武俠世界

鴛鴦雙煞

（新派俠情[illegible]）著

雙煞是江湖上的豪俠英雄，綠林黑道煞星，其威震武林的一生事跡，有如一首雄壯綺麗的詩篇，故事纏綿緊湊，情節驚險詭秘，場面偉大人物栩栩如生，非坊間一般小說可比……



$2.50

981

編後話

巨型故事今期選刊一部充滿俠義情仇氣氛的「鴛鴦雙煞」。是篇題材別創，內容脫俗，情節感人，橋段曲折。故事中主角人物突出，身世詭秘傳奇！他們是江湖道上一雙豪俠英雌，伉儷二人，並肩湖海，行徑飄忽，扶弱鋤強，俠踪所至，羣魔辟易！閱後定必令你拍掌稱快。

*　　*　　*

「狐狸尾巴」是一篇由東南亞名作家杜飛精心撰著的短篇佳作，其內容之妙絕奇詭，趣味雋永處，保証是你從所未睹，傳奇中的傳奇人物，匪夷所思，詭計裡的詭計連環，大嘆觀止，回味無窮……

*　　*　　*

東方四女俠故事「粉紅色的狼」下期隆重刋出，本文情節啣接「女神俱樂部」，主角人物中四名英雌，身手不凡，頭腦靈活，抱打不平，除惡務盡，她們是邪惡黑道中的致命尅星，也是清除現代社會渣滓的大忙人，愛好刺激閱讀的讀者切勿錯過。

下期巨型小說是獨家專有的國際特警傳奇故事「賊贜公司」，這是一篇別開生面、題材新穎的鬥智鬥力，場面熱鬧的巨著，請留意下期的刋出吧！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鴛鴦雙煞（一期完巨型俠情小說）
他們是江湖上的豪俠英雌，也是綠林黑道的致命煞星，拚正義，除强梁！懲奸誅惡，扶弱濟世……本故事充滿俠義情仇氣氛，閱後令你蕩氣廻腸，拍案叫絕……隆中客 3

一期完短篇奇情故事

狐狸尾巴（詭計傳奇故事）……杜飛 91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惡人萬歲（司馬洛傳奇故事）
黑夜探別墅　發現違禁藥……馮嘉 38

風月寶劍（俠情中篇故事）
巧施易容術　夜盜稀世寶……秦紅 59

瘋雷狂雨動江湖（俠義奇情小說）
丈夫遭誤殺　寡婦報寃仇……高皐 75

塔里木風雲（民初俠情故事）◀完▶
叱咤風雲後　三女慶新生……司馬紫烟 83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密宗十絕（武俠傳奇故事）
敲得非份財　招來殺身禍……慕容美 67

血劍鴛鴦
一條借刀計　三惡慘遭殃……伴霞樓主 95

殘山俠隱
遞柬桑家堡　求宿在南樓……蕭逸 105

武壇雜摭・功夫漫談

四百錢打黃瓜架（武壇雜摭）……萬里傳 55
紮馬顯功夫（功夫漫談）……希華 66
野獸的絕招（招式奇談）……海雲 111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0.00
	一年港幣$	11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8.00
	一年港幣$	13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82.00
	一年港幣$	16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900　半年26期NT.$4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武俠世界

第981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五角・
H.K.$2.5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一期完巨型俠情小說

鴛鴦雙煞

隆中客·文
子成·圖

分明被殺死　開棺竟生還

寧爲太平狗，莫做亂世人。兩句話道盡了亂世黎民的悲哀處境。

田園寥落干戈後，骨肉流離道路中，這兩句古詩，更等于是一幅最生動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流亡圖。

時爲元朝鼎革之後，雖然朱元璋巳在金陵登基，建立起大明皇朝，但久經戰亂，備受摧殘的黎民百姓，一時之間却無法復元，有些地方，還受到散兵游勇的騷擾，仍然處于兵荒馬亂的不正常狀態中——朱家集就是一個最顯著的例子。

朱家集是一個有着千把戶人家的市集，位于蘇州境內的太湖之濱，距貫通南北的官道僅十二里。

如所週知，太湖週圍是漁米之區，一般居民，都頗爲富庶。

朱家集得天獨厚，平時最富庶，戰時所受的摧殘也堪于其他地區。

如今，大明建國伊始，眞是巳經太平了。但朱家集在大明建國的過程中，那種羣雄蠭起，你爭我奪的情況之下所受的創傷，却是一點也沒恢復，一般民衆還是過着苦哈哈的日子。

一般說來，不論古今中外，城市中的生活都是畸形的，所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該是最好的寫照，朱家集巳具城市的雛形，所以，它也不能例外，在絕大多數的苦哈哈生活中，也有它畸形繁榮的一面，那就是賭場，酒館、客棧、妓院，莫不生意興隆。

當然！光顧這些場所的，不是曾經趁火打刦的散兵游勇，就是囤積居奇，發戰爭財的奸商，以及出沒于太湖中的水寇，總而言之，一些正常的規矩的平民，是沒力量光顧它的。

像這樣的場所，也是是非最多之地，就算是每天出條把人命案子，也不算新聞的。

可是也有例外，眼前就有一宗人命案子轟動了整個朱家集，不但蘇州府盯得很緊，限期破案，據傳說，京城裏也要派幹員前來督導哩！

這一宗命案的死者姓朱、名杰，是朱家集中數一數二的大戶，在戰亂期間，朱杰一直在太湖東西兩洞庭山的山區中過着躲躲藏藏的日子，大明皇朝在金陵建都之後，天下太平了，同時，朱杰的胞兄朱俊也在朝廷中混上了三品大員。

新朝新貴，是夠風光的，因此，身爲新貴胞弟的朱杰，滿以爲可以重返故鄉，過那愜意而又風光的太平日子的了！

可是，他沒想到，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他回到朱家集不到三個月，就掉了腦袋。

說朱杰「掉了腦袋」，是最寫實的說法。

因爲，命案發生之後，朱家沒失去任何貴重物品及金錢，只是朱杰的腦袋不見了，當然，兇手也沒留下任何綫索。

× × ×

「五鳳樓」，是朱家集首屈一指的大酒樓。

相傳以前五鳳樓的老闆有五個如花似玉的女兒，才將酒樓命名爲五鳳樓。

如今，五鳳早巳出嫁，酒樓也巳換了新的主人，算得上是鳳去樓空，人事全非，但由于五鳳樓巳建立了它的金字招牌，所以，雖巳換了主人，這五鳳樓的金字招牌，却仍然沿用下來。

五鳳樓的新主人米俊，是一個三十才出頭的壯年人，長得很結實，做生意很有一手，他買下這五鳳樓前後也不過才一年多一點，却使得這酒樓更加興旺起來。

如今，五鳳樓不但是酒樓，也兼營賭場和客棧。

不論是酒樓也好，賭館也好，客棧也好，都是最豪華的，不但在朱家集是首屈一指，即使是跟附近城市中的同業比較之下，也只強不差。

因此，連附近城市中的豪客們，也因慕名而不惜遠道前來捧場哩！

× × ×

亥時巳過，夜巳深沉，正常的人都巳好夢正酣，但五鳳樓東廂的賭館中，却是燈火輝煌，有如白晝，賭鬼們正賭興方濃哩！

賭鬼們忙着賭錢，綺年玉貌的女侍們，却穿插于賭鬼們前，像穿花蝴蝶似地，忙着端茶，遞毛巾，送點心，大家都是忙得不亦樂乎！

正中央一張賭骰子的枱面上，一位年約二十四五，身着竹布長衫，有點像公子哥兒的年輕人，正在低着頭，計算自己面前的籌碼。

坐在他對面的莊家——一個中年痲臉漢子向着他笑問道：「杜公子，這一注賭不賭？」

杜公子苦笑道：「半夜不到，一千兩銀子巳只剩二百五拾兩了，這手氣還能再賭嗎！」

痲臉漢子笑道：「說不定這一注你會贏哩！」

「對！也許這一注我會贏。」杜公子一咬牙，將面前二百五拾兩銀子的籌碼一齊向前一推，道：「好歹就是這一注。」

不幸的是：這一注又輸了。

一千兩白花花的銀子，半夜工夫不到，就全部泡湯了。

他倒是夠洒脫的，千兩銀子泡湯了，只不過是自我解嘲地苦笑一聲：「手氣眞背。」

一擲千金無吝色，這位杜公子，可算是當之無愧哩！

「杜公子要吃點心嗎？」

一位綽約多姿的女侍，貼近他身邊低聲笑問。

杜公子一把摟住她的纖腰，含笑說道：「我只想吃胭脂。」

女侍一面閃避他的親吻，一面「格格」地媚笑：「胭脂是吃不飽的啊！」

杜公子道：「誰說的，古人不是說過，秀色可餐嗎！」

五根春葱似的手指搭上杜公子肩頭，並傳來一串銀鈴似的嬌笑聲道：「杜公子好眼力，水仙是這兒最吃香的妞兒哩！」

杜公子似乎巳知道說話的是甚麼人，頭也不抬地笑道：「這朱家集中，還有誰能比妳蔡夫人更吃香的。」

這位被稱爲蔡夫人的是一位約莫花信年華的少婦，雖然不算很美，却很艷，也很媚，是一個十足具有女人味的女人。

此刻，她穿着一身絳色宮裝，頭上的金步搖也隨着她的嬌笑而顫巍巍地，更替她增添幾分媚勁。

杜公子的話並未誇張，這朱家集中，再沒有比這位蔡夫人更吃香的女人了。

蔡夫人芳名妙妙，她到這朱家集來也不過是一個月光景，雖然只不過是個把月的時間，但朱家集上的玩家，却沒人不知道蔡夫人其人的。

據她自己說，她是陳友諒手下一員悍將的侍姬，自陳友諒兵敗之後，她勘破一切，獨個兒四處飄蕩，由于喜愛這朱家集的環境，所以在這兒呆了下來。

目前，她就住在五鳳樓客棧部中最豪華的一間上房中，跟杜公子所住的那一間，只隔了兩個房間。

她，很隨和，也很豪邁，其作風之大胆，很多男人都會自嘆不如。

不過，作風大胆並不是意味着她過于輕賤，要想作爲她的入幕之賓，除了需要大量的金錢之外，還得模樣兒長得俊俏才行。

所以，儘管她在朱家集中艷名昭著，但眞正做過她的入幕之賓的男人，也不過是寥寥三五位而已。

× × ×

那個被稱爲水仙的女侍很識相，自蔡夫人出現之後，立即掙脫杜公子的擁抱，一溜烟似地走了。

蔡夫人徐伸纖掌，以食中二指將杜公子的下巴托起，向他眨了眨眼睛，又俯身貼着他的耳朵嘰咕了一陣子，只見杜公子曖昧地一笑道：「妳不吃醋？」

蔡夫人嬌嗔地道：「你要死了，就算你整個兒都鑽進那丫頭的褲襠中去，我也沒理由吃這種飛醋呀！」

杜公子笑道：「妳不吃醋，另外却有人要吃醋哩！」

「誰？」

「我的未婚妻，再過兩天，她就要來了。」

「兩天以後的事，還早呀！尋歡須及時，莫待春光老，要好好把握機會啊！」一位身着青衫的精壯漢子徐徐走近杜公子身邊，未語先笑道：「杜公子，今宵戰績如何？」

杜公子苦笑道：「哼，別提了，又輸光啦！」

青衫漢子笑道：「不要洩氣，屢戰屢敗，屢敗屢戰，重整旗鼓，再來，總會贏的。」

杜公子雙手一攤道：「已經沒本錢了，過兩天，等我未婚妻來了再說吧！」

青衫漢子道：「不必再等兩天，我可以馬上借給你。」

蔡夫人插口嬌笑道：「對啦！有米老闆借賭本，可以放手大賭一番了。」

原來青衫漢子就是這五鳳樓的老闆米俊，看情形，他的為人，倒也算是够豪爽的。

杜公子含笑說道：「米老闆盛情可感，謝謝，今宵我實在不想再賭了，明天再說吧！」

說完，他站起來，伸了一個懶腰，並打了一個呵欠。

米俊接口笑道：「賭錢這玩藝，也的確是够累的，杜公子既然累了，就早點歇息，要錢用，明天上午到我房間來取。」

「好！我先謝謝，再見！」

× × ×

第二天辰牌過後，朱家集又出了命案，而且，也是一宗頗為轟動的命案，因為，死的是五鳳樓的老闆米俊。

由于杜公子於米俊死前曾經進入米俊的房間借過錢，所以他的嫌疑最大，當場被趕往督導朱杰命案的蘇州府捕頭丁為元所扣押，並於杜公子的房間中就地予以偵訊。

丁為元一臉肅容地問道：「你叫杜介夫？」

杜公子表現得非常鎮定：「不錯。」

「由那兒來？」

「京口。（鎮江）」

「來此何事？」

「遊歷。」

「為何要殺死米俊？」

「我沒殺他。」

「那你為何要進入米俊房間？」

「我進入米俊房間，是為了借錢。」

杜介夫侃侃而談：「就當我走出米俊的房間之後不久，米俊被人殺死，我明白，我的嫌疑最大。」

丁為元冷笑一聲：「你明白就好。」

杜介夫道：「丁捕頭，能不能容許我反問幾句？」

「可以，我不過是先行了解情況，並非正式問案的大老爺。」

「那麼，在下敬謹請教，丁捕頭是已經認定我就是殺米俊的兇手了？」

「不錯。」

「人命關天，殺人者死，這不是兒戲的事，閣下總得有證據才行。」

「米俊死前，你是唯一進過他的房間的人，而且有小二可以證明。」

「小二怎麼說？」

「小二說，你走出米俊房間之後，還跟他閑聊了幾句。」

「不錯，丁捕頭請想想看，如果我殺了米俊，我還會由房門出來，跟小二閑聊，留下痕跡，世間會有這樣的笨蛋嗎？」

丁為元冷笑道：「這是你故佈疑陣，作為事後狡辯的根據，這種花招，瞞不過我。」

「好！這理由不算。」杜介夫聳肩一笑：「在下再請教，閣下找到殺人的兇刀沒有？」

「目前還沒有，但我自信一定可以找到的。」

「我要提醒閣下一聲，自我走出米俊的房間，直到目前，才不過半個時辰，在這段時間之內，我沒離開過我的房間，這一點，小二也該可以替我證明。」

「我知道。」

「那麼為何在我的房間中找不到兇刀，難道我將兇刀吃到肚子裏去了不成？」

丁為元楞了一下，才冷然地道：「找兇刀是我的事，用不着你操心，我總會將兇刀找出來，讓你俯首認罪就是。」

「好！這些我也暫時不過問。現在，我要問到最重要的關鍵問題了。」杜介夫神色一整道：「米俊被殺之後，他的房門是由裏面上門的，是嗎？」

丁為元點點頭道：「不錯。」

「請問丁大捕頭，我殺了米俊之後，能再回到他的房間去，將房門閂好嗎？」

「這當然可以啦，只要找個機會就行了。」

「那麼，我又如何出來呢？」

「可以由窗子出來，因為，窗子是打開的。」

「大捕頭，你忘了窗下是一個方圓達十丈以上的荷花池，除非是會飛，沒人可以由窗口躍登對岸，何況又是大白天，荷池旁邊，不斷有行人來往，請問，有人證明我由窗口飛越荷花池嗎？」

「……」

「還有，由清晨到現在，一直在下着毛毛雨，地面都是濕的，你也檢查過我的房間，曾經看到過我的衣衫和鞋子上，有過一絲水漬嗎？」

「……」

「更重要的一點，當我走出米俊的房間，一直到發現米俊被殺的這一段時間之內，我的房門沒有關，小二也一直在走道上打掃，請問：小二是否說過，我曾經再度離開過我的房間？」

「……」

接連三問，問得丁為元啞口無言。

他，沉吟了一下，才不自然地一笑道：「我不能不承認，你反駁的很有道理，但……在眞兇沒找出之前，你還是脫不了

嫌疑。」

「我知道，在案情未明朗之前，住在這兒的每一個人都有嫌疑。」

「但以你的嫌疑最大。」

杜介夫苦笑道：「僅僅是嫌疑，也必須要扣押嗎？」

丁為元正容說道：「我可以不扣押你，但在破案之前，你不能離開朱家集。」

杜介夫如釋重負似地長吁一聲，道：「大捕頭，在未破案之前，即使你趕我走，我也不肯走哩！」

× × ×

米俊是外地人，而且是單身漢，他突然遇害之後，五鳳樓的產業，由官府出面，責成賬房先生胡大年暫時接管，等米俊的胞兄到達後，再行處理。

據賬房先生胡大年說，米俊的胞兄即將到達朱家集的消息，是三天之前，米俊親自告訴他的。

也由於天氣太熱，米俊的遺體不便久停，所以，經由官府正式相驗備案之後，當天下午後，即暫時安葬於朱家集半里外臨湖的萬姓公墓中。

× × ×

夜已深沉！

五鳳樓因老闆米俊之橫死而暫時歇業了。

平時燈火輝煌，釵光鬢影，笑話喧嘩的五鳳樓，一下子變成一片凄清。

朦朧夜色中，杜介夫顯得意興闌珊，徐徐地踱出五鳳樓的大門，沿着大街，踽踽前行。

暗影中轉出一個短裝漢子，跟杜介夫取十來丈的距離，亦步亦趨地跟着。

杜介夫頭也不回地笑問道：「朋友是丁捕頭手下的幹員？」

那短裝漢子楞了一下，苦笑道：「杜公子，請多多包涵，在下上命所差，身不由己。」

「我沒怪你。」

「多謝杜公子。」

「不用謝，走近點好嗎？說起話來也省點力。」

短裝漢子尷尬地一笑，加快脚步跟杜介夫走了個併肩：「杜公子要去那兒？」

「萬姓公墓。」

「深更半夜，去……去……去那兒幹甚麼？」

「看鬼打架。」

如果世間眞的有鬼，而鬼又眞會打架的話，萬姓公墓該是最適當的場所了。

可惜的是，那短裝漢子沒有看鬼打架的眼福。

因為，就當他苦笑一下之間，人已不能動彈，口也不能說話了。

杜介夫將滿臉驚駭神色的短裝漢子安置在一條小巷的暗影中，俯身輕笑道：「朋友，你胆子太小，那地方不能去，委屈你暫時在這兒歇着，如果我回來得快，我會帮你解開穴道，否則，一個時辰之後，穴道自解。」

話鋒略為一頓又正容說道：「記着：為我，也為你自己，你現在的遭遇，除非已得到我的同意，不可告訴你的上司。」

× × ×

烏雲密佈，星月無光。

這，是一個沒有一點兒美感的仲夏之夜。

不但沒有星星、月亮，連一絲微風也沒有，像是連空氣也凝結了似地。

這是萬姓公墓，也就是俗語所稱的亂葬岡。

滿眼是數不盡的孤墳，點綴着明滅不定的燐火。

伴奏的是「啾啾、唧唧」的虫鳴，和遠遠傳來的隱隱雷聲——一場暴風雨正在醞釀。

可就是不見有鬼打架。

儘管不見有鬼打架，但杜介夫却還是趕了來！

他，以最快速的身法，像幽靈似地繞着公墓飛奔一圈，最後停在一座新建的孤墳前。

那新墳建得頗為草率，除了黃土之外，只不過在週圍堆砌了不少大小不一的石頭，墓前一塊木板暫代墳碑，上面寫着：

「五鳳樓老闆米俊之墓。」

這就是朱家集的大亨，五鳳樓的老闆米俊的埋骨之所。

對財雄勢大的米俊來說，這一座孤墳，似乎有點簡陋得離了譜。

當然，這是世俗的看法。

其實，對一個死去的人而言，埋葬得簡陋與隆重，都是一樣的。

只要不是白痴，誰都明白，不論是貴為天子，富甲天下，或者是貧為乞丐，死後還不都是兩手空空。

也許杜介夫也正好想到了這些，他，忽然沒來由地輕輕嘆了一聲。

嘆過一聲之後，又有所警覺似地，俯身貼地射落十多丈外一株枝葉濃密的榕樹上，一聳身，上了樹梢。

他，借着濃密枝葉掩蔽好身形之後，忍不住低聲輕笑：「看鬼打架，這兒是最合適……」

他的自語聲未落，却被一聲輕「噓」給打斷了：「想看鬼打架，就別作聲。」

此時此地，居然有人打斷他的自語，如果是胆子小一點的人，不給嚇得掉下去才怪。

當然，杜介夫不是胆小鬼！

儘管他也着實給嚇了一跳，却是慚愧的成份大於受驚的成份。

因為，他循聲察看之下，發覺對方就在他左下方丈遠外的一根橫枝上。

試想：對方近在咫尺，自己竟不曾察覺，這是多麼不可原諒的疏忽？

如果，對方是敵人，那後果還能設想嗎？

他，驚愧交迸之下，又覺得對方的嗓音有點似曾相識，但匆促之間，却想不起來在那兒聽到過。

妙的是，對方是背向着他，雙手抱膝而坐，加上那濃密枝葉遮住視綫和夜色的掩護，可以說，連對方的背影也沒法看清楚！

他，楞了一下，才悄聲問道：「閣下是甚麼人？」

那人也悄聲笑道：「杜公子眞是貴人多忘事，咱們分手才不過是頓飯工夫，你就不認識我了？」

這話已說得很明顯，同時杜介夫也已

經由口音上聽出端倪來了。

此人就是他前來萬姓公墓之前，被他制住穴道，安置在小巷中的丁捕頭的手下——那個短裝漢子！

明明已被他制住穴道的人，居然會比他先到達這兒，杜介夫心中的這一份震驚，可遠比方才驀地聽到對方的話聲時更爲厲害得多。

他這裏怔楞未落，那人又接着輕笑道：「杜公子還沒想起來？」

杜介夫苦笑道：「想起來了，眞想不到，丁大捕頭的手下中，有如此高明的人物。」

「錯了，我不是丁爲元的手下。」

「你不是？」

「不錯，別說我不會成爲丁爲元的手下，即使丁爲元作我的手下，也只够資格提提夜壺。」

這口氣未免太狂妄了。

丁爲元雖然不過是蘇州府的一名捕頭，但在江蘇全省的捕頭中，却也是最能幹的幹員之一。

如果說，像丁爲元這樣的人物，只够資格替那人提提夜壺，那是誰也不會服氣的。

儘管杜介夫也曾暗中佩服那人的高明，却也感到很不是味道，而沒接腔。

那人似乎已看透了杜介夫的心事，又笑問道：「杜公子覺得我太狂？」

杜介夫却悄聲岔開話題道：「有人來了……」

「是的，鬼打架要開始了。」

「……」杜介夫苦笑了一下，却沒接腔。

「杜公子該不致將我當作敵人吧？」

「是的，但同時我也不敢將一個陌生人當作朋友，因爲，有時候，朋友比敵人更可怕。」

「在下也深具同感，當一個朋友就近捅你一刀時，你死後還不知道死在誰的手中……」

所謂「來人」已到了二十來丈之外，沉沉夜色中，只看到三個幽靈似的影子疾奔而來。

那短裝漢子以傳音入密功夫接着說道：「但你該心中有數，如果我要就近捅你一刀，至少你已經死過兩次了。」

「現在，我給你第三次的機會……」

杜介夫這句話也是以傳音入密的功夫說的，而且，話出的同時，人已到了那短裝漢子的身邊，兩個人倂肩坐在那根橫枝之上。

短裝漢子沒接腔，只是扭頭向杜介夫發出會心的微笑，並伸手翹了一下拇指。

因爲，那三個「來人」已到達米俊的新墳前。

由于雙方距離已只有十多丈，憑他們兩人那超人的夜視能力，已能看清那三個是怎樣的人了。

那三人一高二矮，都是一身玄色勁裝，高的一個肩插長劍，兩個矮的則腰跨單刀，年紀約莫都在三旬上下，手中都持着一把鐵鏟。

三個人都沒開口說話，一到達米俊的墳前，就立即運鏟如飛地挖起墳來。

俗語說得好：人死不記恨。

不管生前有多大的仇恨，一旦死了，就一了百了。

目前這三位，跟米俊之間，究竟有甚麼深仇大恨，居然要刨米俊的墳？

這，本來是一宗令人憤慨，也令人詫異的事，但作爲旁觀者的杜介夫和那短裝漢子，却一點也沒憤慨和詫異的表情。

這兩位，不但一點也沒憤慨和詫異的表情，而且，還互視點首，作會心的微笑哩。

「方才，閣下爲甚麼要跟我開那種玩笑？」杜介夫首先傳音發問。

「逗逗你這位『鴛鴦雙煞』中的杜公子，不可以嗎？」

「你……你怎會知道我是『鴛鴦雙煞』中人？」

杜介夫的語氣中充滿了驚訝。

那短裝漢子笑了，笑得好得意：「我不過是由你方才到達墳場，環奔一匝時所使的『天龍御風身法』加以忖測，現在，我却能確定你就是『鴛鴦雙煞』中的雄煞了。」

這情形，使得杜介夫登時禁不住爲之氣結。

「鴛鴦雙煞」是武林中新近崛起的神秘人物。

傳說中的「鴛鴦雙煞」，武功高絕，爲人介於正邪之間。

可是，沒人知道他們的姓名來歷，更沒人見過他們的廬山眞面目，只知道他們是一對很年輕的男女，由於他們經常雙雙行俠江湖，也由於他們化身千萬，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神秘身份，以及懲治江湖宵小和武林敗類的霹靂手段，武林中人才送了一個「鴛鴦雙煞」的綽號。

如今，「鴛鴦雙煞」中的杜介夫，不但被一位同樣高明，也同樣神秘的人物所戲弄，而且還被對方一口道破了來歷。

此情此景，怎不敎杜介夫爲之震驚而又困惑萬分？

就當杜介夫怔楞出神之間，墳場中也有了驚人的變化。

米俊的新墳被刨開，棺材也被打開來了。

已經死了大半天的米俊，居然由棺材中欠伸而起，並伸了一個懶腰。

一個已經被殺死，而且還經過官府相驗備案的人會復活嗎？

對於這問題，任何一個正常的人的答案，都該是否定的。

米俊既然沒有復活的可能，那麼，目前的情況該算是屍變了。

屍變，也就是死屍變成了殭屍。

殭屍是很可怕的，即使是武林中人，猝然相遇之下，也會感到震驚。

可是，杜介夫和那短裝漢子，却一點也沒有震驚的表情，不但沒有震驚的樣子，而且還互視着又作了一個會心的微笑。

這二位的表情，固然令人詫異，而那三個刨墳的勁裝漢子的表現，却更令人大感意外。

他們三個竟然向米俊的殭屍發出一聲歡呼，一齊躬身施禮道：「大哥您好。」

「好個屁，睡在棺材中悶了大半天，你們以爲是一種享受？」

殭屍還會說話，這更奇了！

當然，殭屍不會說話，會說話的一定是活生生的人。

目前情況已大致明朗。

米俊根本沒被殺，他的死是故意裝成的。

由棺材中爬起來的米俊，不算復活，更不是屍變，只不過是玩了一下障眼法而已。

內行人都知道，內功到了某一階段時，閉氣裝死，也就不算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了。

只是，米俊爲甚麼要這麼做呢？

× × ×

那三個勁裝漢子，一臉的苦笑，都不敢接腔。

米俊已由棺材中走出，並沉聲喝道：「別發呆，趕快將墳墓恢復原狀。」

「是……」

那三個勁裝漢子恭應一聲之後，又開始忙碌起來。

米俊却站在一旁低聲問道：「這大半天中，有沒有新的情況？」

答話的是三個勁裝漢子中的高個子：「沒有。」

「那位杜公子呢？」

「丁爲元認爲他是謀害您的兇手，却沒法坐實，現在只不過是限制他離境，暗中派人監視。」

「杜公子怎麼說？」

「他說，在案子未破之前，即使趕他走，他也不肯走哩。」

米俊冷冷地一笑道：「好，那就讓他等下去吧。」

那高個子諂笑道：「是的，大哥神機妙算，這案子即使是包龍圖復生，也沒法破案……」

一道人影像隕星瀉地似的疾瀉當場，並「嘿嘿」陰笑道：「好，好！老夫來得可正是時候。」

那是一個中等身裁，鬚髮斑白，肩插一對判官筆的黑衫老人。

對米俊來說，這實在是一種嚴重的諷刺。

因爲，他的手下剛在說他神機妙算，即使是包公再世，也沒法破案。

却沒想到，他手下人的話聲未落，他那詐死的障眼法就被人揭穿了。

但他很沉着，表現得一片安詳，只是冷眼向對方打量着。

那黑衣老人也睜着一雙精光四射的精目，向米俊凝注着笑問道：「米大老闆認識我？」

米俊裂咀笑道：「橫行大江南北的獨行大盜『鬼影子』孫不亮，如果我都不認識，我還配在江湖上混嗎？」

孫不亮也裂咀笑道：「知道老夫的來歷，還能如此沉着，你老弟也足以自豪的了。」

米俊笑了笑道：「我毋須自豪，你也不必自我標榜，現在，我先請敎一個問題，你是怎麼這麼巧趕到這兒來的？」

「問得好，你這叫作聰明反被聰明誤，如果你詐死之後不閂上房門，或者是你死的時間在夜晚，你這障眼法就完全成功了，但你過於賣弄聰明，佈上這一個令人費解的疑陣，雖然一時間難住了丁爲元，却難不住老夫我，內行人都知道，閉氣裝死，不能超過一個對時，老夫料定你今晚必然會復活，所以才及時趕到來，這解釋，你滿意了？」

「非常滿意，也非常感謝你給我上了一課……」

「感謝大可不必，只要你乖一點就行了。」

「感謝也是必須的，而且，我也準備了現成的禮品。」

米俊抬手一指那尙未復原的新墳，含笑說道：「你也明白，這下面的棺材是空的，不用白不用，剛好作個現成的禮品送給你，你就將就一點吧。」

孫不亮臉色一沉道：「老夫可沒工夫跟你閒磕牙，你也該明白，目前的朱家集，龍蛇雜處，羣豪畢集，他們的目的是甚麼？」

「你說呢？」

「別跟老夫玩王二痲子，老夫再提醒你一聲，由於你玩的障眼法不够高明，同老夫英雄所見略同的人，一定還大有人在，如果等他們想通之後一齊趕來……」

米俊截口笑道：「那好極了，俗語說得好，開飯店不怕大肚皮，這兒本來就是亂葬崗，再添上百兒八十個游魂，決不嫌擠……」

「閉咀！」孫不亮截口一聲厲叱：「小輩，老夫耐性有限。」

緊接着，他已亮出判官筆，沉聲喝道：「米俊，老夫等你一句話。」

孫不亮又表現得劍拔弩張，但米俊却仍然是安詳地一笑道：「我正在聽。」

孫不亮一個字一個字地沉聲說道：「交出那尊玉觀音，少不了你的好處。」

米俊笑道：「孫不亮，你找錯廟門了，玉觀音不在我手中……」

「那你爲何要殺朱杰？又爲何要裝死呢？」

「這兩個問題，都與你不相干，我拒絕回答，但是，我可以告訴你另一個問題，而且，我也保證，一定是你最喜歡聽的問題。」

「好，你說。」

「你知不知道，有關玉觀音那批寶藏，原主人是誰？」

「寶藏的原主是誰？老夫不想過問，也不必過問。」

「但你必須明白，那是元韃子自知大勢已去，逃出中原之前，所埋藏的宮廷珠寶，而且，還留下一批武功極高的宮廷侍衞在暗中看守，所以，退一萬步說，即使你獲得了那尊玉觀音，也順利找到了寶藏的地點，憑你的身手，憑你這個獨行大盜，不但沒法將那批珠寶吞下去，而且，極可能是肉飽子打狗，有去無回。」

孫不亮冷然說道：「那與你不相干，老夫只要你交出玉觀音就行。」

米俊說道：「我已說過，玉觀音不在我手中。」

「那麼，在誰手中？」

「不知道，即使知道，我也不會告訴你。」

孫不亮冷笑一聲：「好！老夫有辦法敎你乖乖地說出來……」

那「來」字的尾音未落，手中的判官

筆已「呼」地一聲，挾着一片筆影，向米俊身前罩落。

一串震耳金鐵交鳴聲中，但見兩道人影一觸而分，孫不亮更是臉現驚容，凝注着對方。

原來，跟他硬拚一招的，竟然不是米俊，而是那兩個矮個子中的一個。

本來，孫不亮的判官筆，是攻向米俊的。

事實上，對方四人中，也以米俊跟他的距離最近。

但就在他進攻的刹那之間，米俊已退立丈外，而由矮個子的單刀接了一招，其換位時身法之快速，自不難想見。

而且，由孫不亮的表情忖測，這一招硬拚，他並未佔到便宜。

孫不亮不但成名已久，而且是江湖上响噹噹的角色。

而米俊却恰恰相反，是一個道地的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

至於那三個短裝漢子，由於他們一直都是在埋首工作，更不知他們是何來歷，但由他們對米俊的稱呼判斷，似乎決不是甚麼成名的高人。

但事實上，這個似乎不是甚麼高人的小人物，居然在一招硬拚之下，跟成名已久的獨行大盜「鬼影子」孫不亮打成了平手。

這情形，不但使孫不亮暗地震驚，也使遠在十多丈外隱身看「鬼打架」的杜介夫和那短裝漢子，爲之大惑不解。

現場中沉寂了少頃，孫不亮才沉聲問道：「你是甚麼人？」

那矮個子含笑答道：「在下祖勇，這是我二哥祖仁，大哥祖智。」

他，倒是够爽快，人家問他一個，他却連另兩個也一併介紹出來。

孫不亮「哦」了一聲，道：「原來是名震關外的祖氏三雄，那就怪不得啦。」

這當口，杜介夫和那短裝漢子，也互相作了一個會心的微笑。

「哪裏，哪裏，」祖勇裂咀笑道：「祖氏三雄比起你這名震大江南北的鬼影子來，相差可有一大截哩。」

祖仁（卽另一個矮子）插口笑道：「老三別妄自菲薄，祖氏三雄的名氣，不見得比不起鬼影子响亮，而且，咱們在姓氏上也佔了便宜，他姓孫，咱們姓祖，叫他一聲孫子，是名正言順的。」

孫不亮一點也不生氣，只是平靜地問道：「你們跟米俊是何淵源？」

祖仁神色一整道：「米大哥就是咱們的龍頭大哥。」

「憑你們祖氏三雄的身份，居然去捧一個名不見經傳的米俊。」孫不亮的目光移注米俊，淡淡地一笑道：「看情形，閣下這米俊二字，決不是姓名。」

米俊笑問道：「何以見得？」

孫不亮道：「就憑祖氏三雄甘心作你的手下這一點，可以證明。」

米俊淡笑如故地道：「我可以坦白告訴你，這米俊二字，如假包換。」

孫不亮蹙眉道：「像你這樣的高人，怎麼從來沒聽說過。」

「在下不敢當高人之稱。」米俊笑了笑道：「而且，我還要提醒你老兄，每一位名人，都經過默默無聞的階段，同時，也未必每一位名人都具有和他的名氣相當的眞才實學。」

孫不亮臉色一沉道：「你這是諷刺老夫名不相符？」

「豈敢！」

「好！老夫讓你認識一下老夫的眞才實學。」

米俊披唇一哂道：「但願你的眞才實學能保住你的老命……」

孫不亮截口一聲怒叱，道：「小輩接招。」

孫不亮含憤之下，揮筆進攻，但接招的不是米俊，是祖氏三雄中的祖仁。

「嗆」然巨震聲中，祖仁並冷笑道：「孫子，想跟咱們米大哥交手，必須先通過祖爺爺這一關。」

就這兩句話的工夫，兩人已互攻了十二招之多，居然是一個難分高下的平局。

平心而論，「鬼影子」孫不亮並非浪得虛名之輩，他那捷如鬼魅的身法，固然不愧那「鬼影子」的綽號，而那一對判官筆，更是使得出神入化，極盡奇詭，狠準之能事。

可惜的是，他目前所遇上的對手，也是不含糊。

祖仁手中的單刀，像具有靈性似地，幻成層層刀幕，像一張網，也像是一片無孔不入的水銀，化招，攻敵，都在電光一閃之間。

這也就是說，也幸虧孫不亮眞的是有眞才實學，才跟對方打成平手，如果換上一個差一點的角色，恐怕連祖仁的三招已接不下哩。

像祖仁這樣的角色，旁邊還有兩個，而這二位，又不過是米俊的手下，那麼，米俊的身手之高，也就不難想見了。

此情此景之下，試想，孫不亮是怎樣的心情，會有怎樣的打算？

激戰已逾二十招，依然難分高下的平局。

一旁的米俊忽然喝一聲：「夜長夢多，祖老二別拖時間，早點打發他上路。」

「得令。」

祖仁的恭應聲中，刀法也隨之一變，那張有如網狀的刀幕，忽然收斂成一道銀虹，向着孫不亮攔腰疾捲而來！——

也幾乎是當祖仁的刀法突變的同一瞬間，孫不亮已頓足騰身飛射，而且，於騰身飛射的同時，一蓬淬毒牛毛鋼針，悄沒聲地向祖仁兜頭罩落。

這一招等於是黃鼠狼逃命的臭屁，雖不光彩，但却是退敵的有效絕招。

可惜的是，祖仁的身手不止高過他一二籌。

只見祖仁冷笑聲中，大袖一拂，一股潛勁，將那蓬淬毒鋼針震得倒射而去，而那道銀虹也恰好射向孫不亮那凌空激射的身子。

像剖瓜一樣，一刀兩半，乾淨俐落之至，但孫不亮那死狀之慘，却令人不忍卒睹。

隱身觀戰的杜介夫和那短裝漢子，也互視着皺了一下眉頭，不知他們是驚凜於祖仁那最後一刀的威力，還是不忍心看那孫不亮的死狀。

米俊一揮手，沉喝一聲，道：「趕快清理現場……」

現場很快就收拾乾淨了。

新墳也恢復了原狀，當然，現在的新墳中，埋的可不再是空棺，而是裝上了孫不亮的屍體。

以米俊爲首的四人，也悄然離去。

一直在暗中目睹這一場「鬼打架」鬧劇進行的杜介夫和那位短裝漢子，才似乎是如釋重負，不約而同地長吁了一口氣。

「曲終人散，咱們也該走了。」首先打破沉寂的是那短裝漢子。

「是的，該走了。」杜介夫漫應着，人似乎正陷入沉思中。

「方才，你爲甚麼不截住米俊那夥呢？」

「你呢？」

杜介夫一句技巧的反問，使得那短裝漢子苦笑一聲道：「杜公子，是我在問你呀！」

杜介夫淡淡地一笑道：「咱們都免了，你別問我，我也不問你，我甚至連你的姓名來歷也不問，因爲，我明白，問也徒然。」

「如果我自己主動將姓名來歷告訴你呢？」

「那我一定感到很榮幸。」

「在下複姓司徒，草字旭山。」

「不是臨時胡謅？」

「絕對眞實。」

杜介夫自我解嘲地一笑道：「也許是我自己太孤陋寡聞了，居然於一夜之間，碰上兩位名不經傳的高人。」

司徒旭山笑問道：「閣下說的是在下和米俊兩個？」

「不錯。」

「那麼，你也該記得方才米俊和孫不亮所說的那一段對話。」

「我沒忘記，如果將米俊方才所說的話加以引申，那就是說，莽莽江湖之中，多的是身懷奇技而默默無聞的小人物，也多的是浪得虛名的名人，而閣下，米俊和我，正好是這兩個極端的代表人物。」

司徒旭山笑道：「杜公子客氣了，也許米俊和我都算得上是有點眞才實學，却不爲人所知的人，但我却深信，『鴛鴦雙煞』決不是浪得虛名之輩……」

杜介夫截口笑道：「够了，你老兄別再給我臉上貼金，咱們說正經的。」

「在下恭聽。」

「司徒兄也是爲了那批元宮寶藏而來麼？」

「咱們彼此彼此，其實，不論是你或我，如果說不是爲了這批元宮寶藏而來，誰又肯相信。」

「這倒是實情。」

「那麼，杜老弟……哦！對了，請原諒我托大，稱你爲老弟。」

「這應該是我的光榮。」

「這也該算是彼此彼此，老弟台，你認爲，那尊玉觀音在誰手中呢？」

司徒旭山漫應道：「杜老弟，這問題，現在研判，未免太早，走！咱們回五鳳樓去輕鬆一下，今宵只談風月。」

× × ×

杜介夫是帶着三分酒意回到他的房間的，時間已經是四更將盡，距天亮也不遠了。

室內有他頗爲熟悉的淡淡幽香，羅帳中還發出輕微而均勻的鼾聲。

他，似乎一點也不驚訝，閂好房門，連燈都不點，撩開羅帳，和衣躺了下去。

一聲嚶嚀，接着是一個無限嬌慵的語聲嚷道：「哎喲，你把人家的手臂都壓斷了。」

聞聲知人，那是五鳳樓的尤物——蔡夫人蔡妙妙。

「嘻嘻，人家的手臂壓斷，與你不相干呀！」

杜介夫的答話中沒一絲歉意，但他的行動却是「很解風情」的——一下子來了個軟玉溫香抱滿懷。

說杜介夫此刻是「軟玉溫香抱滿懷」，該是最寫實的說法。

因爲，蔡夫人的胴體是赤裸的，滑如脂，軟如綿，熱如火。

這種陣仗，如果換上一個沒見過世面的小伙子，不當場現醜才怪。

但杜介夫不是沒見過世面的小伙子，相反地，他見過的世面太多了。

儘管他是很解風情地，軟玉溫香抱滿懷，却沒有進一步的行動，也似乎沒有採取進一步行動的打算。

蔡夫人似乎才完全清醒過來。

她，像一隻溫馴的小貓，蜷伏在他那健壯的胸脯中，扭動着蛇樣的腰肢，撒起嬌來：「唔……你……你好壞……」

「男人必須壞一點，才有美人兒自動送上床來……喲……」

可能是挨了一下重扭，他那並不能算是俏皮的談話，用一聲痛呼結束了。

「唔……討厭！你喝酒了！」

「悶得發慌呀！曹阿瞞說得好：人生幾何，對酒當歌……」

「別酸！我問你，這兒歇業，你跑去哪兒喝的？」

「這朱家集的酒館，可不止這五鳳樓一家呀！」

「哼！倒是會享受，自己去尋樂子，却讓人家在這兒苦等。」

「誰知道妳會在這兒苦等，事先妳又沒給過我一點暗示。」

「現在，你已經知道了？」

「是的，好奶奶……」

「那你還穿着這些撈什子幹嗎？」

「喲！這可使不得。」很顯然，她已在主動地採取行動了。

接着，他又打了一聲呵欠，道：「快天亮了，我醉欲眠卿且去……」

沉沉夜色中傳出一聲無限幽怨的嘆息道：「杜介夫，在你的眼中，我就那麼不值一顧。」

「不不……」杜介夫連忙加以解釋：「妳是女人中的女人，世間每一個臭男人都樂意拜倒妳的石榴裙下，甚至于樂意爲妳而死……」

「只有你杜介夫例外。」

「不！我杜某人也是血肉構成的臭男人，又怎能例外。」

「那麼，此情此景之下，你爲何還能無動于衷，難道你是天閹……」

「笑話！堂堂男子漢，大丈夫，怎會

是天閣，改天，我一定給你證明，以雪此奇恥大辱。」

「不用選甚麼黃道吉日，咱們這是逢場作戲，我現在就要……」

杜介夫截口苦笑道：「我的姑奶奶，妳又不是知道，我身上正厭着一宗人命案子，急都快急死了，那還有尋歡作樂的興趣。」

蔡夫人意味深長地一「哦」道：「是眞的嗎？」

「當然！如果妳我易地而處，妳也決不會有自動向一個只有點頭之交的男人投懷送抱的興趣。」

「說得也是道理，我看這樣吧！我保證替你洗刷兇嫌的嫌疑，但有兩個先決條件，你必須接受。」

杜介夫忙道：「慢着，讓我先問一個問題，妳怎能斷定我只有嫌疑，而不是眞正的兇手？」

蔡夫人道：「理由很簡單，現場的情況，證明你不可能殺他，我也 過，你也沒有殺他的理由。」

杜介夫輕輕一嘆，道：「妙妙，如果妳是這蘇州府的捕頭，那有多好！」

「怎麼？你不相信我有替你洗刷罪嫌的力量？」

「我相信。」

「那麼，現在我要談條件了。」

「在下恭聆。」

「第一，要陪我共度今宵，不許鬧蹩扭。」

「可是，我沒錢……」

「死相！誰說過要你的錢！」

「但我聽說過，想跟妳要好，錢是先決條件。」

「不錯，但對你可以例外。」

「這不是條件，而是打着燈籠也找不到的好事呀！」

「你答應了？」

「不答應的是傻瓜。」他，一面在她的嬌軀上上下其手，一面笑問道：「第二呢？」

蔡夫人貼着他的耳朵悄聲道：「後天起，陪我去太湖作七日之遊。」

「得！」

「你答應得太爽快了吧！」

「妳這位姑奶奶可眞難伺候，爽快地答應，又有甚不好呢？」

「當然不好，昨宵你才說過，你的未婚妻這兩天內會來，你這麼貿然答應，是表示你沒有誠意……」

「原來妳說的是這個，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那位未婚妻不是醋罈子，而且，我和她訂婚時，就曾經約法三章，不許干涉我的任何行動。」

「也包括你拈花惹草的行動？」

「不錯，何況，她也不一定會如期趕來。所以，對于這一點，妳大可以放十二萬個心。」

「我只有一個心還沒放下。」她已替他解除了所有的衣衫，然後，縱體入懷，暱聲說道：「現在，該履行第一個條件了吧。」

× × ×

一陣清吟由夜空中傳來：

莫風流，莫風流，
風流後，有閒愁，
月滿南園風滿樓…………

「那是甚……甚麼人……已經快……快天亮了，還在……鬼……叫鬼叫的。」

是蔡夫人的語聲，斷斷續續，還夾帶着一陣緊似一陣的嬌喘，接着卻是斷斷續續的呻吟。

沒聽到杜介夫的答話。

此情此景，杜介夫哪有工夫答話。

不過，可以肯定，杜介夫一定知道那個「鬼叫鬼叫」的人是誰。

因爲，那分明是司徒旭山的嗓音。

司徒旭山爲何還沒睡？他的清吟是偶爾的即興之作，還是有意對杜介夫有所暗示呢？

太湖波浪翻　三鶴葬湖底

兩天過去了。杜介夫的未婚妻未見芳踪，但米俊的胞兄却及時趕到了。米俊的胞兄叫米誠，是一個斯斯文文的中年人，面貌，身裁都跟米俊有七成近似。

米誠的外表雖然斯文，性情倒頗豁達，一到五鳳樓，了解情況之後，立即着手替乃弟辦理超度亡魂的工作。

人還好好的活着，却有人在替他作佛事超度亡魂，仍在暗中活動的米俊，不笑掉大牙才怪哩！

由于蔡夫人在丁爲元面前的力保，杜介夫身邊，不再有人監視了。但由于他的未婚妻還沒來，他對蔡夫人所作的「太湖七日之遊」的承諾，不得不順延一天。

× × ×

這是第二天的初更過後。

朱家集中突然出現近百名流亡難民。

這批難民，一個個蓬頭垢面，衣衫破敗，與其說他們是難民，倒不如說是一批叫化子還來得恰當一點。

多年戰亂，大明建國伊始，百廢待擧，原本逃亡他鄉的難民未能及時處理，並不值得驚訝。

但像朱家集這等小地方，也突然之間湧來這麼多的難民，就未免太不尋常了。

而且，這批難民還有另一項不尋常的情況，那就是他們當中，男女老少都有，就是沒有小孩。

小小的朱家集，突然來了這麼多的不速之客，而且又是夜晚，地方士紳未能出面接待他們，官府中人也眼開眼閉，裝做沒看到。

于是，他們只好隨遇而安，就在街道兩旁的屋簷下就地安頓下來。

好在這些人已過慣流亡的生活，何況又是夏天，露宿街頭也就算不了甚麼了。

當這批難民逐漸自行安頓下來之後，一陣「得得」蹄聲由遠而近。

少頃過後，一騎雄健的白馬徐徐進入街頭，馬上是一位綺年玉貌的紅衣女郎。

難民中有人脫口高呼：「好一個標緻的小妞！」

另一個難民却發笑道：「省省吧！老兄，晚餐還沒着落，你居然還有心情看小妞。」

「看看有什麼關係，這也算是慰情聊勝于無呀！」

「看看當然沒關係，但大聲嚷叫就不

太好，萬一挨兩記耳光，可划不來啊！」

紅衣女郎策馬徐行，目不斜視，對于那兩個難民的對話，似乎聽如未聞。

平心而論，這位紅衣女的確是美得沒話說，不論是眼睛，鼻子，和小咀，都安排得恰到好處，身裁也是增一分嫌肥，減一分嫌瘦，配上那一身紅衣勁裝，和那根烏光油亮，長達臀部的辮子，更顯得于清麗脫俗中，還透着少許的俏勁。

如果硬要在鷄蛋中挑骨頭，找她的缺點，也只有那麼一丁點兒——那就是太冷。

眞箇是艷如桃李，冷若冰霜。

她，剛剛到達五鳳樓前，入目那趕辦喪事的燈籠和招魂幡，一蹙黛眉，輕盈地飄身下馬。

也就當她飄落下馬的利那之間，背後忽然傳來一串曖昧的淫笑，同時一隻毛茸茸的手掌，也向着她的纖腰摟將過來。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那隻毛茸茸的手掌距她的纖腰還有半尺以上，忽然一聲慘呼，整條手臂虛軟下垂。

那紅衣女郎霍地轉過身來，她那本來就冷若冰霜的俏臉上，更是添上了一層嚴霜。

站在她對面的是一個馬臉獨目的中年文士和一個年約半百的黃衫老者。

方才意圖輕薄，向紅衣女郎偷襲的，就是那獨目中年文士。

這時，中年文士獨目中放射無限怨毒的寒芒，獰視着紅衣女郎，默然無語。

那黃衣老人低聲問道：「喂！手臂怎樣？」

紅衣女郎搶先代答道：「廢了！」

黃衣老人臉色一變道：「姑娘好毒辣的手段！」

紅衣女郎冷笑道：「這算不了甚麼，如果你們不識相一點，立即滾開……」

她的話，被獨目文士的一聲厲吼打斷了。

獨目文士于厲吼聲中，揮劍進擊，一面怒叱道：「臭婊子，一條手臂算不了甚麼，大爺還有另一條手臂可以派用場，今宵，我一定將妳生擒下來，消遣個痛快淋漓之後，再廢掉妳的四肢，挖出妳的心肝五臟來……」

他這一段狠話固然能令人不寒而慄，身手也的確夠高明。

儘管他已被廢掉一條左臂，但身法之快速，劍招的奇詭，仍然够得上稱爲一流高手。

很顯然，方才他的被廢掉一條左臂，如果不是他「大意失荊州」。就是紅衣女郎的身手太過高明了。

紅衣女郎的身手果然是高深莫測，在對方那奇詭而又綿密的劍幕中，她居然沒亮兵刄——事實上，她身上既未佩劍，也沒帶刀，只是手持馬鞭，像風擺殘荷似地東飄西盪。

她的「舞」姿固然美妙之至，情況却也驚險已極。

旁人看來，似乎每一劍都能殺傷她，事實上却是每一劍都以毫髮之差給她避了開去。

因此，獨目文士連攻十三招，却是連紅衣女郎的衣角也沒碰到過。

獨目文士越鬥越心寒，紅衣女郎忽然嬌笑一聲道：「你是『金陵一匹狼』郎大器？」

她這難得的笑容，好美！美得令人心醉。

可惜的是：此刻的獨目文士沒心情，也沒工夫來欣賞。

他，楞了一下，才冷笑道：「既知大爺來歷，還不乖乖地陪大爺上床……」

紅衣女郎一點也不生氣，嬌笑如故地道：「『金陵一匹狼』與『白下之虎』胡小山，一向狼狽爲奸，形影不離，你那個朋友，想必就是胡小山？」

那黃衣老人沉聲代答道：「不錯。」

紅衣女郎道：「好！你們兩個一齊上，免得姑奶奶多費手脚。」

「金陵一匹狼」郎大器是色狼。

「白下之虎」胡小山雖然是兩條腿的虎，却比四條腿的虎更可怕。

這兩個，武功高，心機深，行踪詭密，是金陵地區的兩大害。

白道人物雖想除害，但等閒人物奈何不了他們，人數少了他們也不在乎，如果大張旗鼓，加以圍剿，他們却早已聞風遠颺。

所以，儘管他們積案如山，滿手血腥，却一直逍遙法外。

今宵，想不到他們居然也趕到朱家集來淌這塘渾水。

更令人驚訝的是：紅衣女郎已知道對方的來歷，竟然敢教他們一齊上。

可能這也就是所謂藝高人胆大吧！

胡小山畢竟年紀大一點，比較穩重，並未立即聯手夾攻，而試探着笑問道：「姑娘能否報個萬兒？」

紅衣女郎笑道：「待會，閻王爺會告訴你的。」

要閻王爺告訴他，那不是說他已死定定了嗎！

所謂泥人也有三分土氣，胡小山涵養功夫再好也忍不住了，怒叱一聲，飛身參戰。

紅衣女郎似乎等的就是這一刻。

胡小山的身子，才欺近紅衣女郎背後，驀覺頸子一緊，已被紅衣女郎的長辮圈住。

誰都明白，頸子被圈住了，就不能呼吸，即使武功再高，也沒法施展。

胡小山是血肉構成的人，需要呼吸，當他的頸子被圈住時，就意識到自己已經完蛋了。

也可能他這個意識還沒轉過來，人却已在紅衣女郎的一聲清叱中甩飛出去。

紅衣女郎對自己這一圈一甩的威力，深具信心，根本不察看胡小山的生死，長辮就着一甩的餘威，又圈住了郎大器的頸子。

依樣畫葫蘆，郎大器也被甩飛三丈之外，而且，兩人身子着地的時間，也不過是利那之間的差別而已。

橫行金陵地區的兩大害，在紅衣女郎的雷霆一擊之下，遭了報應，而且死狀奇慘。

兩個人的頸子都被長辮勒斷，這也就是說，這兩個人早在身子被甩飛之前已經

畢命了，再加上那狠狠的一甩，可以說是連全身骨頭都摔散了，成了兩堆血肉模糊的爛肉。

紅衣女郎却像什麼事也沒發生過似地，緩步登上五鳳樓前的台堦，剛好遇上杜介夫蔡夫人二人相偕拾級而下。

紅衣女郎的美目中掠過一絲異彩。

可惜的是，她美目中的異彩一掠而過，令人沒法忖測她的涵義，甚至還很可能沒人發現過她的美目中曾經掠過這麼一絲異彩。

蔡夫人以手肘碰了杜介夫一下，停下來注目問道：「這位姑娘是找人，還是投店？」

紅衣女郎美目在對方週身上下一掃，不答反笑道：「賢伉儷郎才女貌，眞是好一對璧人……」

蔡夫人居然俏臉一紅道：「錯了，咱們不過是萍水相逢的朋友。」

紅衣女郎歉笑道：「失禮，失禮，不知者不罪，尚請當面恕過。」

杜介夫插口說道：「姑娘如果是投店，這兒正在辦喪事，似乎有點不太好。」

蔡夫人也接口笑道：「這兒倒是還有空着的上房，如果姑娘不怕觸霉頭，也不妨住在這兒。」

紅衣女郎苦笑了一下道：「算了，我想，還是換一家吧！」

蔡夫人道：「也好，由這兒往西，不過箭遠之遙，有一家嘉賓客棧，設備也很不錯。」

「多謝指點。」

紅衣女郎又向對方兩人深深地盯了一眼，才轉身牽着她坐騎，快步離去。

蔡夫人目送紅衣女郎姍姍地離去的背影，向杜介夫悄聲媚笑道：「起初，我還以爲她就是你的未婚妻哩！」

杜介夫笑道：「如果我的未婚妻是這麼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女煞星，我情願打一輩子光棍。」

蔡夫人道：「別作違心之論，像這麼漂亮的小姐，多少男人夢寐以求都想不到，我決不相信你竟然一點也不動心。」

「好！好！就算我也動心，而且想得要命，妳該滿意了吧？」

蔡夫人沒接腔，却幽幽地嘆了一聲。

「好好的，怎麼忽然嘆起氣來？」

「你瞧！這些屍體，還有這滿街的難民，眞教人掃興。」

「是的，我也深具同感。」

「那麼，不去散步了，還是早點歇息吧！哦！對了！你那位未婚妻今天還沒來，明天要不要再等？」

「不用等她了，明天，決定履行我的諾言。」

「如果當我們去遊湖之後，她忽然趕來了呢？」

「我會在掌櫃的那兒留下話來，教她等。」

「介夫，你眞好……」她俏皮地在他的俊臉上親了一下。

× × ×

夜靜更深。

杜介夫，蔡夫人二人正交頸而眠，好夢方酣，却被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所驚醒。

兩人以最快速的動作穿上衣衫，杜介夫並含含糊糊地問道：「甚麼事？」

「杜公子，蔡夫人是不是在你這兒？」是帳房先生胡大年的語聲。

「不錯！」

「有人找她，請開門。」

「甚麼人找她？」

「請打開門就知道啦！」

「請等一等……」

少頃，房門「呀」然而啓，杜介夫，蔡夫人二人，衣冠楚楚地並立門口，當他們看到門外擠滿了衣衫襤褸的難民時，不由臉色一變，蔡夫人並蹙眉問道：「是哪一位要找我？」

「就是區區在下。」接口的是一個滿臉病容的中年漢子。

「可是，我不認識你。」她的眉頭皺得更緊了。

「妳不認識我，不要緊，我認識妳就行。」

蔡夫人苦笑了一下道：「找我有何貴幹？」

那中年漢子道：「半夜三更，前來打擾妳，自然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微頓話鋒，臉色一整道：「蔡夫人，在下有句很冒昧的話，問出來希望妳莫見怪。」

蔡夫人俏臉一沉道：「既然連你自己都覺得很冒昧，那就免了。」

那中年漢子歉笑道：「情況所逼，我是非問不可，蔡夫人，聽說米俊生前跟你很要好，是嗎？」

「我拒絕回答。」

「那麼，米俊手中，有一尊小巧的白玉觀音，妳該見到過？」

「沒見過。」

「妳再想想看，米俊生前，是否有甚麼貴重物件交給妳保管的？」

「沒有。」

一問三不知，那中年漢子似乎火了。

他，目注蔡夫人，冷笑道：「蔡夫人，妳要放明白一點，目前，朱家集中，各路英雄好漢雲集，他們的目標，都在那尊玉觀音。」

蔡夫人淡然一笑道：「這與我不相干啊！」

中年漢子道：「如果米俊沒死，自然與妳不相干，如今，米俊死了，情況就不一樣了。」

蔡夫人臉色一變道：「怎麼？你認爲米俊是我殺的？」

「米俊是誰殺的，我毋須過問，但我認定，那尊玉觀音一定在你手中。」

「我說不知道，你不相信，你可以去我的房間，詳加搜查。」

「我會搜的，即使將這座五鳳樓整個翻過來，也非得將玉觀音找到不可。」

蔡夫人苦笑道：「那就請便吧！」

那中年漢子聲冷如冰地道：「蔡夫人，我向妳提最後一次忠告，希望妳自動交出玉觀音來，否則，嘿嘿嘿嘿……」

「難道你還敢殺人？」

「妳猜對了，告訴你：五鳳樓已被我的手下包圍，就是一隻老鼠也別想逃出去，如果搜不到玉觀音，這兒的人一個也別想活，甚至我還可能血洗整個朱家集。」

蔡夫人臉都給嚇白了：「你……你不

怕王法？」

「廢話！怕王法的人，又怎會幹我們這一行。」

「那……我看這樣吧！由我出錢替你訂製一尊玉觀音，質料，樣式，大小，都由你指定。」

那中年漢子伸手在她的俏臉上摸了一下，笑道：「蔡夫人，妳不但模樣兒長得很可愛，裝胡羊的功夫也不錯呀！」

「我不懂你的意思。」

「待會妳就懂的。」接着他扭頭沉喝一聲：「搜！別忽略任何一個小地方！」

一陣暴諾，他的手下人都散開了，但他自己却仍然守在門口，向蔡夫人笑道：「蔡夫人，對了，還有這位小白臉，現在，你們都可以坐下來帮我祈禱，能很快就找到那尊玉觀音，也請蔡夫人冷靜地回想一下，米俊生前有可能將玉觀音藏在甚麼地方。」

蔡夫人沒接腔，和杜介夫退回室內，分別坐下之後，端起一杯涼茶一飲而盡。

那中年漢子笑道：「對了，喝杯涼茶，可以使頭腦更清醒一點。」

蔡夫人仍未接腔，倒是有點像在認眞地回憶一些什麼了。

一直像是一個「小白臉」似的杜介夫，忍不住插口問道：「這位兄台，那尊玉觀音究竟有何寶貴之處？值得你如此勞師動衆，甚至不惜要血洗朱家集呢？」

那中年漢子一臉不屑神情，根本沒理他。

杜介夫毫不介意，又自語似地說道：「如果那尊玉觀音眞有甚麼特殊價值，恐怕早就到了別人手中了。」

那中年漢子冷然問道：「你又怎麼知道？」

「想當然耳！難道你不以爲米俊之死，跟你所說的玉觀音有關？」

「當然有關。」

「那麼，那人殺了米俊之後，還有不將玉觀音取走的道理嗎？」

「話是不錯，但我由各方面的情況研判，斷定玉觀音仍在朱家集中。」

沉寂了少頃，蔡夫人忽然歡呼一聲道：「我想起來了……」

那中年漢子目光一亮道：「是藏在那兒？」

蔡夫人道：「你先別太高興，我不過是想起一點綫索，是不是你所說的那尊玉觀音，還很難說。」

那中年漢子注目道：「妳說出來試試看？」

蔡夫人道：「約莫是十天之前，米俊拿出一張當票，要我代他保管，當時，我感到很詫異，身爲五鳳樓的大老闆，可說是日進斗金，有甚麼理由要向當舖求助，但他含笑告訴我，不是向當舖求助，是請當舖代爲保管一件貴重東西……」

「那當票上沒註明是甚麼物品？」

「是的，只寫明是漢玉器一件……」

「一定是那尊玉觀音，那當票呢？」

「在我房間中。」

× × ×

當票找出來了，那些奉命搜查的「難民」，也陸續前來報告：一無所獲。

那中年漢子作了斷然處置：暫停搜索，但包圍五鳳樓的人手並未撤除，一律在原地待命，然後，他自己帶了兩個得力助手，匆匆離去。

× × ×

約莫是頓飯工夫過後，遠處傳來激烈的打鬥聲，包圍五鳳樓的「難民」也立即撤走了。

蔡夫人目注杜介夫，似笑非笑地道：「看情形，他們找到那尊玉觀音了。」

杜介夫有點傻不楞登地問道：「你怎麼知道？」

蔡夫人道：「我是由這一陣殺伐聲所穎悟出來的。」

「妳是說，他們是爲了爭奪那尊玉觀音而斷殺？」

「不錯，這，有點像是一羣餓犬爭奪一根肉骨頭，誰都是當仁不讓。」

「那尊玉觀音究竟有甚麼稀奇，值得那麼多的人爲它拚命？」

「你問我，我去問誰？」

杜介夫心中暗笑着：「咱們都裝胡羊，看誰能堅持到最後一刻……」

「你在想甚麼？」她似乎看透了他的心事。

「我想，可能跟金錢有關。」

蔡夫人嫣然一笑道：「我也正想到這一點，咱們眞可算是英雄所見略同。」

不遠處的殺伐之聲越來越激烈，兵刄相觸的金鐵交鳴聲，叱喝聲，慘號聲……連綿不絕，交織成一支瘋狂交响曲。

杜介夫禁不住長嘆一聲，道：「人爲財死，鳥爲食亡，其是之謂歟！其是之謂歟？」

蔡夫人也禁不住嬌笑道：「別酸了，借這機會，咱們好好地睡一會兒吧……」

× × ×

不錯，他們睡得很安穩，一直睡到第二天的日上三竿才起床。

一宵之隔，朱家集中，又添了百十具游魂。

那批乘夜而來的「難民」，一個都不見了。

那尊玉觀音究竟到了誰的手中，也無從知道。

當杜介夫，蔡夫人二人收拾停當，準備前往遊湖時，那位蘇州府的捕頭丁爲元正濃眉深鎖，在大街上指揮善後工作哩！

蔡夫人向丁爲元嬌笑道：「大捕頭，生意不錯呀！」

丁爲元苦笑道：「大妹子，妳好意思找我開心。」

「事情已經發生了，愁眉苦臉又有什麼用。對了，一共死了多少個？」

「不多不少，一共百零一個。」

杜介夫插口笑道：「大捕頭，這些人命，該與我無關吧？」

丁爲元瞪了他一眼道：「小伙子，你少說風涼話！」

杜介夫正容說道：「大捕頭，在下有幾句交淺言深的話，不知你愛不愛聽？」

「說出來試試看？」

「大捕頭也是老江湖了，當知道這些命案，都是江湖上的亡命之徒的傑作？」

「唔……」

「如果我的猜想不錯，今後，這種命案，還會在朱家集中不斷地發生。」

「很可能。」

「像這種案子，根本不是官府力量所能處理，而閣下的上司，又勢必責成你限期破案，請問，閣下何以自處？」

丁爲元不答，反問道：「老弟何以教我？」

杜介夫道：「依區區愚見，不如來個不告而別，遠走他鄉，天下之大，哪兒不能謀生呢？又何必幹這種賣力不討好的工作。」

「多謝指點，我會加以攷慮的。」丁爲元精目向對方二人一掃，訝問道：「二位準備遠行？」

蔡夫人搶先答道：「不！不！是去遊湖！」

「遊湖還帶行李？」

「我們準備七天以後才回來。」

丁爲元笑道：「你們倒會享受，只是，我要提醒你們，最近，湖面上不太安靜，當心遇到水寇。」

蔡夫人嬌笑道：「我想不要緊的，我們身邊，除了七天的費用之外，沒有任何貴重東西，水寇遇上我們才算晦氣哩！」

丁爲元裂咀笑道：「如果將妳搶去當押寨夫人呢？」

蔡夫人一拳擂向他的肩頭，嬌嗔地道：「丁大哥，你好壞……」

丁爲元呵呵大笑道：「好！我不躭擱你們了，祝你們一路順風旅途愉快……」

× × ×

太湖，古稱笠澤，東西長二百里，南北一百二十里，週圍五百里，面積三萬六千頃，襟帶蘇，常，湖三郡，爲我國東南水都。

沿湖有大小港口二百八十五處，界內並有七十二峯，分名東洞庭山，西洞庭山，馬蹟山。

三山比較起來，西洞庭山景物優於東洞庭山，面積也以西洞庭山較大，週圍廣達八十里，居民數萬，山外有山山居者忘其住在水中央，湖內有湖，濱湖的居民，却被羣山環抱，眞算得上是人間仙境。

由於其面積大，一望無際，其勢猶如內海，風浪大時，白浪滔天，令人有驚心動魄之感。

古詞中有「望太湖三萬六千頃，歷盡風帆沙鳥，看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烟雨樓台」之句，並非誇大之詞。

相傳范蠡功成身退之後，偕西施隱於太湖，更爲此名湖平添一段佳話。

以七天時間去遊覽這樣的風景區，即使是走馬看花，也將有掛一漏萬之虞哩。

× × ×

今天是好天氣。

艷陽高照，萬里無雲。

湖面上，平滑如鏡，風帆點點，遠處，有疏落的水鳥在悠閒地飛翔……

「好一幅人間仙境！」由衷地讚美的是杜介夫。

他，卓立船頭，右手持着一柄摺扇，左手輕攬蔡夫人的纖腰，一個白衣勝雪，一個艷紅如火，却正是紅白輝映，相得益彰。

蔡夫人顯得無限柔情地，偎在他身旁，微風揚起他們的衣袂，大有乘風飛去之概。

此情此境，好教人羨煞，妬煞。

手擁如花美眷，人在畫圖中，像此等賞心樂事，芸芸衆生中，又有幾人能夠獲得。

那麼，杜介夫於游目馳騁之餘，因而逸興遄飛，由衷地讚美着，也就不足爲怪了。

蔡夫人微抬螓首，媚眼如絲地斜睨着他，以夢囈般的語聲說：「你我就是仙境中的神仙眷屬。」

「那太奢侈了，會折壽的。」

「傻瓜，既然是神仙眷屬，就可以長生不老，青春永駐，怎會折壽哩。」

「妙妙，神仙之說，太荒誕無稽，我只希望終老於此山嵐水色之中，不讓范蠡西施二人專美於前，也就很滿足了。」

「喲，想不到你還是個多情種子哩！別忘了你還有一位未婚妻。」

杜介夫輕輕一嘆道：「人到情多情轉薄，而今方悔太多情，未婚妻爽約不來，恐巳成過眼烟雲了。」

蔡夫人媚笑道：「所以，你才突然興出世之感，準備終老此間？」

杜介夫一緊摟着她緘腰的猿臂道：「是啊！前人說得好，溫柔不住住何鄉？」

說完，擁着她瘋狂地熱吻起來。

良久，良久，她才掙脫他的懷抱，拋給他一個媚眼道：「太陽太厲害，晒得人頭暈。」

杜介夫善知人意，也很解風情：「好！咱們回艙內去。」

小艇是租來的，其實，也並不算小，作爲他們兩人的「溫柔鄉」，巳經是綽綽有餘了。

這是專門租給年輕情侶遊湖的遊艇，艇中設備，相當於一般高級客棧的上房，外加厨房用具和食物，一應俱全。

不用隨船的船夫，只要是懂得水性的人，掛上風帆，就可以任意所之了。

杜介夫擁着蔡夫人剛剛進入艙內，湖面上却傳來一串蒼勁而嘹亮的淸吟：

稽首慈航大士前，
莫生西土莫生天，
願爲一滴楊枝水，
洒作人間並蒂蓮。

蔡夫人禁不住嬌笑道：「好傢伙，這首詩眞說到我的心坎裏了。」

緊接着，却是俏臉一笑道：「不對……不對……」

杜介夫似乎殊感困惑地問道：「哪兒不對？」

蔡夫人道：「我們進來時，你是否注意到，我們附近，有沒有別的船隻。」

杜介夫道：「有是有，但最近的也在百丈之外。」

「可是，這位仁兄，好像就在我們附近？」蔡夫人邊說邊探首窗外，「咦」了一聲道：「奇怪。」

「有什麼奇怪的？」

「這附近沒有任何船隻啊！」

「那正好啊。我希望這整個太湖，就只有我們兩個。」

說着，他擁着她的嬌軀就地一滾，並得意地笑道：「現在，正是我們花開並蒂，同赴溫柔鄉的時候……」

話聲未落，他那本來是壓在蔡夫人身

上的軀體，陡地一個電旋，挺身而起。

也幾乎是在這個時候，船尾的甲板下忽然冒出一個全身黑色勁裝的蒙面人來。

「够機警，也够高明。」那黑衣蒙面人歉笑道：「是，在下非常抱歉，打擾了二位的好事。」

杜介夫淡淡地一笑道：「閣下不遲不早，偏偏趕在這節骨眼兒上鑽出來，實在是太煞風景了。」

說到這裏，他忽然足底下有滑輪似地橫移三尺，避過蔡夫人由背後刺過來的一劍，裂咀笑道：「二位演得好雙簧啊！」

不等對方接腔，又含笑說道：「蔡妙妙，如果我是你，我一定趕在當我們花開並蒂，共效于飛的時候下手，既省事，又萬無一失。……」

「現在也一樣……」

話出招隨，蔡夫人「唰，唰，唰，」地一連攻出三招，但見寒芒電掣，劍氣侵肌，如非親眼目睹，誰也不會相信，這位嬌滴滴的美人兒，劍上的造詣，居然也具有一流的身手。

但她這凌厲的劍法，並未將杜介夫逼退半步。

事實上，船艙中地勢太窄，對杜介夫而言，可說是退無可退。

只見他在對方那綿密的劍幕中，以左足爲軸，身形隨着對方的劍勢東倒西歪，每一招都險煞人地避得恰到好處。

當蔡夫人攻完三招後，他居然向着對方抱拳一揖道：「多謝夫人劍下留情！」

蔡夫人怒叱一聲，再度揮劍進攻。

杜介夫還是在原地像風擺殘荷似地避着，一面笑道：「俗話說得好，一夜夫妻百夜恩，妙妙，我知道，妳是不忍心殺我的……」

一直靜立官艙門口冷眼旁觀的黑衣蒙面人，忽然沉喝一聲：「住手！」

蔡夫人聞聲住手，杜介夫目注黑衣蒙面人笑道：「閣下眞沉得住氣啊。」

黑衣蒙面人那透過障面紗巾的冷厲目光，深深地凝注着，默默不語。

杜介夫大笑道：「閣下不認識我？」

黑衣蒙面人冷冷地道：「我不認識你，但我曾經懷疑你是某一位聞名而不曾見過面的高人，現在，我巳經肯定你就是那位高人了。」

「你以爲我是誰呢？」

「鴛鴦雙煞中的那個公的。」

「高明！高明！」

「其實，咱們應該算是彼此彼此，我敢料定，你也一定巳經知道我是誰。」

杜介夫含笑點頭道：「不錯，儘管你巳經服過變聲丸，但我仍然斷定你就是裝死之後，又還魂的五鳳樓的老闆米俊。」

黑衣蒙面人揭下障面紗巾，果然就是「死後還魂」的五鳳樓的老闆米俊。

他，目光深注地，長嘆一聲，道：「你我該算得上是一時瑜亮，奈何偏偏又是敵對立塲。」

一頓話鋒，又苦笑了一下道：「你該明白，本來我是準備殺你的。」

杜介夫笑問道：「難道現在改變主意了？」

「不錯，我明白，有關玉觀音的寶藏，目標太大，僅僅我跟蔡夫人兩個，消受不起。」

「這是說，你願意分我一杯羹。」

「應該說是分與賢伉儷一份，我知道，鴛鴦雙煞一向是公不離母，你來了，尊夫人也必然就在附近，是嗎？」

「是的……」

「取得寶藏之後，咱們二一添作五，賢夫婦一份，我跟蔡夫人一份。」

「我想，你一定有條件？」

「當然，世間沒有不勞而獲的收穫，先決條件是：咱們必須同心協力，掃除一切障碍。」

「原則上我同意，」杜介夫沉思着道：「但我有些問題，必須先行請教。」

米俊點點頭道：「好！問吧！」

杜介夫注目問道：「殺死朱杰的人是不是你？」

「是我。」

「是爲了那尊玉觀音？」

「不錯。」

「朱杰的人頭呢？」

米俊苦笑着聳了聳肩，道：「我也不知道，我雖然殺了他，却並未取走他的人頭。」

「那麼，你以爲朱杰的人頭是誰弄走了呢？」

「我想不起來。」

「朱杰會不會武功？」

「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朱杰，也可以說是衆所週知的朱杰，只是一個文弱書生，也是一個花花公子。」

「朱杰的玉觀音由何處得來？是誰發現玉觀音在他的手中呢？」

「朱杰由何處得到玉觀音，沒法查究，最初發現玉觀音在朱杰手中的，是蔡夫人。」

「這是說，知道玉觀音消息的應該是只有你閣下，蔡夫人和朱杰三位？」

「不！也許朱杰生前巳於無意中洩了消息，否則，不可能弄到目前這八方風雨，齊滙朱家集的局面。」

「有這個可能，」杜介夫苦笑道：「所以，你閣下一看情況不對，就來個詐死嫁禍的絕招，幾乎使我脫不了身。」

米俊歉笑道：「這一點，我非常抱歉，但我事先有過估計，料定你不會受到連累，才這麼做的。」

杜介夫訝問道：「你怎會料定我不會受到牽累？」

米俊笑道：「因爲，我斷定你不是可以輕易受到連累的人。」

他，一頓話鋒，又笑問道：「閣下，該問完了吧？」

「不！」杜介夫本來還想問問米俊是否認識司徒旭山，以及爲何能斷定自己是鴛鴦雙煞中人的，但話到咀邊又嚥了下去，只是苦笑了一下道：「算了。」

「那麼……」米俊神色一整道：「咱們也該研商一下合作的細節了。」

這時，湖面上又傳來一陣淸吟：

今日太湖遊，
漾漾輕舟，
波光斂艷（水旁）柳條柔，
如此春來又春去，
白了人頭……白了人頭……

蔡夫人驚呼道：「我們被包圍了。」

不錯，他們被包圍了，那些包圍他們的小艇至少在三十艘以上，而且已到了約莫五十丈外，並全部都以快速逼近中。

那發出清吟的人，也顯然是屬於那批小艇上的人，由嗓音上可以斷定，這個人也就是當杜介夫擁着蔡夫人進入艙中時，曾經發出過一串清吟的人。

米俊冷冷地哼了一聲道：「這些插標賣首之流，人數再多，也不管用。」

杜介夫正容說道：「米兄不可輕敵，來人中不可能沒有高手，即以方才這位清吟的人來說，其內功之精湛，恐不在你我之下。」

米俊裂　一笑道：「杜老弟別長他人志氣，只要咱們三人同心合力，縱然是千軍萬馬，咱們也決不在乎。」

就這幾句話的工夫，那批以包圍之勢逼近的快艇已到了十丈之內，米俊也重行戴上了障面紗巾。

也就當米俊重行戴上障面紗巾的同時，人影飛閃，前艙甲板上已飛落兩個勁裝漢子。

蔡夫人冷哼一聲：「狂徒找死。」

但見她纖掌一揚，那兩個勁裝漢子已帶着一聲慘呼落入湖中。

緊接着，蔡夫人又低聲說道：「米俊操舟，杜公子暫時不要露面。」

說完，安詳地步出船艙。

舉手之間，殺死兩個入侵的高手，而且指揮若定，儼然是大將風範。

這情形，使得杜介夫在心中讚嘆着：

「這女人眞不簡單……」

也許是蔡夫人的霹靂手段將對方鎮住了，沒有人繼續入侵，那批小艇也仍然是以包圍之勢，採取五到十丈左右的距離。

距離不大，又是大白天，雙方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距離最近的一艘小艇的艇首，卓立着一個滿臉病容的中年漢子……也就是昨日晚間，率衆逼着蔡夫人要玉觀音的那個「難民」中的頭兒。

那中年漢子目注蔡夫人冷笑道：「蔡妙妙，妳玩得好花槍。」

「是嗎？」蔡妙妙嬌笑道：「你要的是玉觀音不是已經給你了嗎？……」

那中年漢子截口一聲厲叱：「閉咀，蔡妙妙，妳那尊假玉觀音，害得我損失了數十名手下，我恨不得將妳碎屍萬段。」

蔡妙妙嬌笑如故地道：「這有甚麼不對，你那些手下人死在朱家集，還有官府替他們收屍掩埋，我覺得他們很幸運，像你呀，待會只有落入湖中餵忘八……」

另一艘艇首上的一名灰衫老者截口笑道：「大家都別說廢話了，蔡夫人，妳是明白人，我看，還是將玉觀音主動交出來為上策。」

蔡妙妙冷笑道：「眞是說的比唱的還好聽，老實告訴你們，眞的玉觀音就在我手中，不怕死的儘管冲着我來。」

那灰衫老者也冷笑道：「妳是不到黃河不死心，不見棺材不掉淚，好！老夫先稱稱妳的斤兩……」

那「兩」字的尾音未落，人已騰身飛射，向蔡妙妙的遊艇飛撲過來——

那身法之輕靈美妙，確是令人嘆為觀止。

湖面上有人脫口驚讚：「恰似灰鶴凌空，不愧那『雲中鶴』的綽號……」

「砰」然巨震聲中，灰衫老者已和蔡妙妙硬拚一掌，並借力騰空三丈，蔡妙妙的遊艇，却劇烈地幌了兩下。

灰衫老者環空一匝，再度揮掌下擊。

蔡妙妙這回以右手單掌硬接對方的掌力，左手駢指如戟，凌空點向對方的「丹田」重穴。

灰衫老者吃虧在身形凌空，而蔡妙妙這招中套招的絕招，又大大出他的意料之外，因而他不得不於匆促中減去掌上的眞力，維持身形的靈活，以避過對方那要命的凌空一指。

所以，這第二掌的震盪力還不及第一掌的一半。

同時，灰衫老者雖已避過對方的指勁傷到要害，但腰際的衣衫却已洞穿一孔，並且傷及表皮。

因此，他眞力一洩，不得不飄落蔡妙妙那遊艇的船頭，脚尖在甲板上一點，一個倒翻，又射落他自己的小艇上。

蔡妙妙嬌笑道：「不必逃得那麼快，如果我要存心打落水狗，你逃得再快也沒用。」

這倒是實情，即使那灰衫老者也心中明白，如果對方趁他在船頭一點之瞬間痛下殺手，他能不能逃回來，是很難說的。

蔡妙妙為甚麼要放棄了那麼好的機會呢？

她之所以要放棄那麼好的機會，眞的是為了要保持風度，不打落水狗嗎？

這問題恐怕只有蔡妙妙本人能夠解答了。

那灰衫老者驚魂甫定，可能還沒時間去攷慮這個問題，蔡妙妙却又含笑問道：「方才，有人說你不愧雲中鶴的綽號，你果然是威震雲貴二省的『雲中三鶴』中人了？」

那灰衫老者傲然點首道：「不錯。」

「你是雲中三鶴中的老幾？」

「老三雲彪……」

「哦！怪不得你那麼差勁，原來只不過是三鶴中的小老弟，聽說你們雲中三鶴一向焦孟不離，另外兩個，想必也已經來了？」

「不錯，老子三兄弟都來了。」

接腔的是另兩個灰衫老者，看外表，年紀似乎都差不多，只是一個瘦如竹桿，一個却身高不滿五呎，矮小得有如侏儒。

他們兩個也是各踞一艘小艇，成鼎足之勢，將蔡妙妙的小艇圍在當中。

蔡妙妙媚目環掃：「誰是老大？」

雲彪搶先答道：「矮的是老大雲虎，高的是老二雲豹。」

蔡妙妙嬌笑道：「眞是見面不似聞名，雲虎，你大概只能算是一隻壁虎吧。」

雲虎冷笑一聲：「好！老夫教妳先嚐嚐壁虎的滋味。」

話落身揚，三兄弟像有默契似的，同時飛身進擊——

陽光下，煞像三隻灰鶴比翼翺翔，美妙已極。

只是，旁觀的人，全都心中明白，這美妙的畫面中，却隱涵着無窮的殺機。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當「雲中三鶴」射達遊艇上空的瞬間，遊艇的官艙中忽然射出三點寒星，分取「雲中三鶴」的前胸「七坎」要穴，其急勁之勢，尤過於離弦激矢。

陽光下，但見三點寒星電疾地一閃，隨即傳出一聲慘號。

不，應該說是三聲慘號，只不過由於三聲慘號同時發出，聽起來像是一聲慘號而已。

慘號聲中，「雲中三鶴」像是中了彈的三隻飛鳥，身形成直綫下降。

按這情形，「雲中三鶴」會墜落在蔡妙妙的遊艇上。

但那艘遊艇像具有靈性似地，當「雲中三鶴」的身形快要落到艇上時，陡地快速前衝三丈！

於是，可能是已經當場畢命的「雲中三鶴」，一齊掉落深不可測的湖水中，而遊艇却又逼近那「難民首領」中年漢子的快艇前不足二丈了。

中年漢子目注「雲中三鶴」掉落處水面上的一片殷紅，默然無語。

現場中一片死寂，只有湖面浪花衝擊船舷之聲，在為已葬身湖心的死者奏出哀歌。

蔡妙妙抬手整理了一下被湖風吹亂的青絲，目注那中年漢子嫣然一笑道：「閣下，該輪到你了。」

那中年漢子漠然地問道：「妳，究竟是甚麼人？」

「你這話問得好奇怪，我也跟別人一樣，是圓顱方趾的高等動物呀。」

「少廢話，我是問妳的姓名來歷。」

「我貴姓蔡，芳名妙妙，人家都尊稱我蔡夫人……」

「閉咀，我是問妳的眞實姓名。」

「蔡妙妙三字，如假包換，待會閣下在閻王爺面前，當可查證出來。」

這二位，一個疾言厲色，一個嬉皮笑臉，形成一個强烈的對比！

那中年漢子强忍心中怒火，冷冷地一笑道：「我懶得跟妳鬥咀，我問妳，方才以暗器殺『雲中三鶴』，以及那操舟的蒙面人是誰？」

蔡妙妙嬌笑道：「那兩位，來頭大得很，先報上你的姓名來歷，看看够不够資格問。」

「本座乃大別山飛虎寨主覃飛虎。」

「唔……飛虎寨寨主覃飛虎，也算是小有名氣的人物了。」

飛虎寨寨主管轄三十六分寨，手下嘍囉上萬，高手如雲，是北六省中响噹噹的人物，而蔡妙妙却輕描淡寫地只說是「小有名氣」，想想眞令人為之氣結！

覃飛虎那滿是病容的臉上，佈滿一片殺機，却强忍着沒發作。

蔡妙妙又含笑一嘆道：「只是，像你這樣的人物，不在總寨中逍遙，却千里迢迢跑到太湖來送死，實在是愚不可及。」

覃飛虎冷然問道：「像我這樣的人物，够資格問那兩位的來歷嗎？」

「馬馬虎虎，暫時通融一下。」蔡妙妙聲調一揚道：「覃飛虎，操舟的蒙面人就是五鳳樓的老闆米俊。」

米俊已應聲將障面紗巾揭了下來。

現場中羣豪同聲驚「啊」，隨後是一片死寂。

少頃過後，覃飛虎才注目問道：「米俊也是眞實姓名？」

「不錯。」

「他為何要裝死？」

「米俊裝死，對你們本來是一次慈悲行動，希望你們停止爭奪玉觀音，保住老命，多多看看這花花世界，想不到你們大限難逃，仍然巴巴地趕來送死，實在是一件很遺憾的事。」

「誰死誰生，現在言之過早，還是先介紹船艙中的那位高人吧。」

「好。」蔡妙妙嬌笑道：「杜公子，人家已經在促駕了，出來亮亮相吧。」

「得令……」

杜介夫朗笑聲中，已出現船頭甲板上，和蔡妙妙並肩站在一起。

現場中，傳出一陣驚呼：「怎麼會是他？」

「這小子不是一個花花公子嗎？」

「這年頭眞是怪事特別多，一個名不見經傳的花花公子，竟然一舉手之間，殺掉鼎鼎大名的『雲中三鶴』。」

「……」

蔡妙妙合掌三擊後，現場立即鴉雀無聲。

然後，她目注覃飛虎淡淡地一笑道：「大寨主，雖然很多人都認識杜介夫這位花花公子，但我還得來一次特別介紹。」

覃飛虎冷冷地道：「我在聽。」

蔡妙妙道：「武林中新近出現一對武功高絕，行動神秘，出手絕不留情的年輕俠侶，被稱為『鴛鴦雙煞』的，閣下該聽說過？」

覃飛虎道：「難道說，這小子就是雙煞中的那個公的？」

「不錯。」

「妳就是雙煞中的母的？」

「不是。」蔡妙妙嬌笑道：「大寨主，別忘了令尊令堂大人，他們也是公的和母的。」

「本來就是嘛！公的母的，雖然不够文雅，但叫起來很順口。」覃飛虎接問道：「妳為何要否認是雙煞中的母的？」

「不是否認，不是就是不是。」

「據我所知，鴛鴦雙煞一向公不離母，妳既然不是那母的，那麼，那母的如今何在？」

蔡妙妙一怔道：「這個……就得問問這位杜公子了。」

杜介夫含笑接口道：「拙荊也許就在覃大寨主身旁。」

俗語說得好：人的名，樹的影，儘管飛虎寨寨主覃飛虎的名氣並不見得比鴛鴦雙煞遜色。

但一聽到對方的另一位可能就在自己身旁時，也禁不住臉色為之一變，而下意識地向左右掃視了一下。

其餘羣衆，包括蔡妙妙和米俊在內，也都不約而同地，將視綫集中投向覃飛虎的身旁。

覃飛虎附近的小艇上，都是糾糾武夫，也都是他的手下，沒有可疑人物，更沒有女的。

不但覃飛虎身旁沒有女的，即使是整個現場中，除了蔡妙妙外，也沒第二個女

的。

覃飛虎臉色一變之下，已察覺到自己的失態，因而老羞成怒地冷笑道：「杜介夫，我倒希望尊夫人眞的在我身邊，因爲我正需要一位武功好的壓寨夫人，只要長得不太難看就行了。」

「你看我這個樣子還算過得去嗎？」

語聲發自距覃飛虎約莫十丈外的一艘小艇上。那小艇上是一個頭戴范陽草帽，身着黑色長衫的人。

由於那人的帽沿拉得很低，看不到她的面貌，但由于她那嬌滴滴的嗓音，顯然是個女的，因而她的語聲一起，立即吸引了全場的視綫。

她的話聲一落，身形倏地一陣電旋，范陽草帽和套在外面的黑色長衫，隨之化成無數碎片，落英繽紛似地飄落在小艇四週的湖面上，現出一位長辮及臀，有着七分美艷和三分俏勁的紅衣女郎。

對現場羣豪來說，這位紅衣女郎並不陌生。

因爲，她就是曾經在朱家集以長辮搏殺金陵地區的兩大害——「金陵一匹狼」郎大器，「白下之虎」胡小山的那位紅衣女郎。

她的驀地出現，使得全場羣豪目光爲之一亮，一時之間鴉雀無聲。

紅衣女郎美目環掃，最後，目光停在覃飛虎身上，嫣然一笑道：「覃大寨主，答我的問話呀。」

覃飛虎裂咀邪笑道：「妳長得很美，够得上稱爲一代尤物。」

「够資格做你的壓寨夫人嗎？」

「論姿色是够了，只是武功方面，還得經過攷驗才行。」

「這是說，你要跟我交手？」

「當然，不交手，又怎能知道妳的武功方面够不够資格？」

「那你是死定了。」紅衣女郎嬌笑道：「你該聽說過，鴛鴦雙煞出手之下無活口，遠的不說，朱家集上除金陵二大害，片刻之前誅『雲中三鶴』的事，你該記憶猶新？」

當她鶯聲嚦嚦，如珠轉玉盤似地，侃侃而談時，蔡妙妙却向杜介夫投過一個嫵媚而又含有嬌嗔意味的白眼。

那意思好像是說：「你們小兩口演得好雙簧，在朱家集中相見不相識，視同陌路，將我瞞得好苦……」

覃飛虎臉色微微一變，道：「妳就是雙煞中的那個母的？」

紅衣女郎點點頭道：「不錯。」

覃飛虎道：「總該有個姓名？」

紅衣女郎道：「人，當然都有姓名，外子既然已將眞實姓名公開了，我也不願例外，聽好：我姓宋，名玲玲。」

說到這裏，她的臉色和語氣同時一沉，道：「覃飛虎，你想不想多活幾天？」

「想又怎樣？不想又如何？」

「想吧，給我立即滾回去，不想就儘管留下來。」

覃飛虎邪笑道：「我不但想多活幾天，而且還想將妳和玉觀音的寶藏一齊帶回去哩。」

「好！有種。」宋玲玲俏臉含霜，美目帶煞氣地環掃一匝，聲調一揚道：「我方才對覃飛虎所說的，除了蔡夫人和米俊之外，全都有效，想活命的，現在離開，還來得及。」

現場一片死寂。

誰都沒吭氣，也沒任何人離開。

少頃，覃飛虎才冷笑一聲道：「宋玲玲，妳要明白，冒大氣嚇不倒人的。」

宋玲玲方自美目中寒芒一閃，不遠處「欸乃」一聲，一艘小艇掉頭離去，同時也傳出一縷清吟：

清夜無塵，月色如銀，
酒斟時須滿十分。
浮名厚利，虛共勞神。
嘆隙中駒，石中火，夢中身。
雖抱文章，開口誰親？
且陶陶樂取天眞。
幾時歸去，作個閑人。
對一張琴，一壺酒，一溪雲。

那是蘇東坡所作的二首「行香子」詞，其意境之美，簡直不帶一絲人間烟火氣息。

浮生如夢，光陰似白駒過隙，生命如電光石火，即使爭得浮名浮利，又能享受多久。

但茫茫人海中，能勘破名僵利鎖的，又有幾人！歸隱田園，對一張琴、一壺酒、一溪雲，那種淡泊逍遙生活，覺得是一種享受的，更是有如鳳毛麟角。

所以，儘管那位清吟的神秘客用心良苦，但現場中却沒人領他的情。

那位秘客是甚麼人呢？

現場中只有杜介夫一個人知道，但他也只能算是知道那麼一點點而已——那是和杜介夫在萬姓公墓中的大樹上，一起看「鬼打架」的短裝漢子司徒旭山。

同時，杜介夫也想起來了，自從他和蔡妙妙進入湖中之後，所先後聽到的兩次清吟，也是那位仁兄的傑作。

鴛鴦侶逞威　名湖成血海

那小艇已逐漸遠去。

清吟聲也渺不可聞。

一場慘烈屠殺也隨之展開。

說這是一場屠殺，是一點也不算過份的，只見宋玲玲美目中寒芒一閃，隨着一聲清嘯，人已飛身而起。

他們夫妻之間，默契也很好，杜介夫幾乎是和宋玲玲同時飛身而起。

但見兩道人影，就像兩隻碩大無朋的神鷹，圍着四週的小艇，快速地環飛一匝，雙手也快速地連連伸縮着。

在一陣連續不斷的慘呼聲中，兩人都以「平沙落雁」之勢，輕盈而又美妙地飄落在蔡夫人的遊艇上。

就像變戲法，經他們兩人那麼雙雙環飛一匝之後，四週那三十多艘小艇上的人，除了覃飛虎一人還傲然卓立和一個操舟的中年漢子之外，其餘的人已全部畢命。

而且，那些人的致命傷都是嵌在眉心中的一枝閃亮的竹葉鏢。

他們所中的竹葉鏢是銀質，只是形式上和眞的竹葉鏢完全一樣而已。

那些已死的人，都不是省油的燈，也決不會「坐以待斃」。

但事實上那些人就是來不及閃避，更

談不上格拒或是反擊，而且一個個當場畢命。

由這一點，也不難想見，「鴛鴦雙煞」出手之快與認穴之準，眞已到了神乎其技之境了。

當杜介夫，宋玲玲二人雙雙飄落到遊艇上時，蔡妙妙拇指雙翹地嬌笑道：「賢伉儷神威蓋世，蔡妙妙這回眞是大開眼界了。」

宋玲玲淡淡地一笑道：「多謝誇獎！其實，是那些土鷄瓦狗太差勁了。」

緊接着，却向覃飛虎冷笑一聲道：「大寨主，你的伙計在呼喚你哩！」

杜介夫接口笑道：「玲玲，其實，這位大寨主已足够自豪啦！」

覃飛虎不是浪得虛名之輩。

如果他是浪得虛名之輩，也絕對坐不穩那總寨主的寶座。

可是，目前情況，却也就是壞在並非他浪得虛名之輩這一點上。

由於他並非浪得虛名之輩，才形成他平日岸岸自高，目無餘子的狂傲個性。

以目前情況來說，儘管他並未輕視「鴛鴦雙煞」，却也並不曾將他們當作頂尖兒的對手。

一直到「鴛鴦雙煞」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盡誅其餘羣豪時，他才感覺到事態的嚴重。

所以，這片刻之間，他似乎完全成了一個局外人，靜立小艇上，默然不語。

對於他的手下和其餘夥伴的全軍覆滅，似乎是跟他漠不相關。

甚至於對杜介夫，宋玲玲的指名譏笑，也聽如未聞。

這時，四週的小艇，由於人死沒人操縱，都已隨波逐流而去，現場中，除了蔡妙妙的遊艇之外，就只剩下覃飛虎的那艘小艇了。

替覃飛虎操舟的是一個白面無鬚的中年漢子，他，一手把舵，一手持着一根長達三尺七八的旱烟桿，正在「吧嗒，吧嗒」地吞雲吐霧，那一份悠閒狀態，表現得比覃飛虎更像一個局外人。

杜介夫語音一頓之後，又向宋玲玲笑道：「玲玲，看到嗎？那位操舟的朋友，也不簡單哩！」

宋玲玲嬌笑道：「是的，看情形，咱們兩口子算是碰上對手了。」

杜介夫道：「但願如此，否則，如果盡是一些不堪一擊的土鷄瓦狗，不是太乏味了嗎？」

覃飛虎的臉上已冒出一片淡淡的青氣，杜介夫「啊」了一聲道：「這位大寨主已練成了『乙木眞煞』，怪不得那麼鎮靜了。」

覃飛虎亮了一下手中的竹葉鏢，冷冷地一笑道：「鴛鴦雙煞出手之下無活口，你們小兩口，也足以自豪呀！」

出手之下無活口，如今，他們兩個不但活得好好的，而且還接住了對方的竹葉鏢。

這情形，對鴛鴦雙煞來說，的確有點難堪，也算是六月債，還得太快了。

「我沒工夫跟你鬥咀，待會兒，事實會證明一切。」杜介夫注目問道：「現在，我問你，你們兩個，是不是五行門的餘孽？」

「你問得太多餘了，還你……」

手中竹葉鏢脫手而出，挾着一片破空銳嘯，逕取杜介夫的眉心重穴。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這也算是以牙還牙吧！

好個杜介夫！他一口咬住迎面而來的竹葉鏢，隨即以更勁疾之勢反射而出。

那情形，就像是那枝竹葉鏢由他的牙齒上反彈出去的一樣。

而且，鏢才出口，人也隨之騰身飛撲，疾如離弦急矢般，凌空向覃飛虎攻出三掌。

覃飛虎驚呼一聲：「金剛神掌……」

驚呼聲中，人被迫退三步，杜介夫已搶登船頭上，並朗聲笑道：「金能尅木，大寨主，你運氣不好，碰上尅星了……」

覃飛虎揮掌反擊，並冷笑道：「可惜你的金剛神掌還不够火候。」

就這一句話之間，已攻出三十多掌。

杜介夫的雙足，就像是釘在甲板上似的，始終未曾挪動分毫，一面有攻有守地從容應付，一面笑道：「咱們彼此彼此，你那乙木眞煞的火候，也不見得怎麼高明哩……」

「呼、呼、呼、……」一陣急攻，已將覃飛虎迫退到小艇中心，距那船尾操舟的中年漢子，已不過只有四尺距離了。

杜介夫繼續進逼，覃飛虎也繼續一步步地向後挪動。

杜介夫朗聲笑道：「我看，還是你們兩個一起上吧！」

那操舟的中年漢子道：「別忙，到時候，我自然會出手的。」

覃飛虎繼續後退，距那中年漢子已只有二尺距離了。

杜介夫冷笑一聲道：「覃飛虎，只要你再能支持十招，我破例免你一死……」

「作夢！」

覃飛虎截口一聲怒叱，奮力攻出一招最最普通的「雙風貫耳」。

顧名思義，所謂「雙風貫耳」，就是以雙拳擊向對方的雙耳。

這是給予敵方的致命招式，通常只有在自己功力高于對手時才施展。

因爲，施展此一招時，自己前胸空門大開，予對方以可乘之機。

試想，如果不是自己功力高于對方，有必勝把握，那不是敞開前胸送死嗎！

但事實上，目前是覃飛虎處於劣勢。

一個處於劣勢的人，突然違背常情，施展這種險招，決非自己找死，而必然有某種陰謀。

×　×　×

杜介夫的反應很快——

他，不但沒有趁機攻擊對方那敞開的前胸，反而疾退三尺。

眞是說是遲，那時快——

就當杜介夫疾退三尺之瞬間，但聽「霍」地一聲，覃飛虎的頭頂上，已被敲開一個大窟窿，血漿四濺地，一頭栽入湖中了。

奇兵突出，一下置覃飛虎於死地的，是那個操舟的中年漢子，他那旱烟桿的巨大烟鍋上，還沾上不少的鮮血和腦漿哩！

杜介夫一怔之下，注目問道：「你……

…不是他的夥伴?」

那中年漢子裂咀一笑，不答反問道：「誰說的?」

杜介夫蹙眉問道：「那你是他的甚麼人?」

「飛虎寨總巡察金仁義。」

「名仁義而犯上弒主，我看你該改名叫金無義才對。」

金仁義笑道：「杜老弟，你實在太嫩了，這種事，不但江湖上屢見不鮮，即使在廟堂上，爲了爭奪皇帝寶座，弟弒兄，子弒父的例子，不也很多嗎?」

杜介夫苦笑道：「我不跟你談這些歪理。」

金仁義道：「不談歪理就談正理，我這行動固然是爲我自己，但也有一半是爲了你。」

「爲我?你怕我殺不了他?」

「如果你方才乘機進擊，不但殺不了他，而且，上當的一定是你。」

「……」杜介夫沒接腔。

「你知不知道，你們的功力在伯仲之間，方才，他是故意隱藏實力，誘你上當，因爲，他身上穿有能避刀劍拳掌的天蠶絲馬甲。」

「啊……」

「你想想看，如果你方才貿然進擊，那後果還能設想嗎?」

杜介夫又苦笑了一下道：「如果你所言屬實，那我還得感謝你才對。」

金仁義道：「感謝大可不必，我只想放這點交情，咱們交個朋友，以後，賢伉儷別找飛虎寨的麻煩，於願足矣!」

宋玲玲插口笑道：「介夫，別上那廝的當，他的話不可靠。」

金仁義笑問道：「杜介夫何以斷定我的話不可靠?」

宋玲玲注目問道：「你說你是飛虎寨的總巡察?」

「不錯。」

「那麼，你平常多的是下手的機會，爲何到現在才下手?」

金仁義苦笑道：「杜夫人問得有理，但妳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宋玲玲道：「此話怎講?」

金仁義道：「在下的功力，也跟他在伯仲之間，但他經常穿着天蠶絲馬甲，而且他疑心太重，防護也特別嚴，在如此情況之下，雖然也有暗算的機會，我却不敢輕易下手，只有在方才趁他在全神對付强敵，心無旁騖之瞬間，才能一擊奏功。」

杜介夫含笑說道：「够了!我相信你所說都是實情，也領你方才的那一份情，但我還是不能讓你活着離開這兒。」

金仁義訝問道：「爲甚麼?」

「我看不慣以下犯上的行爲，更不會放過以下犯上的人。」杜介夫正容說道：「所以，我必須殺死你，不過，爲了酬謝你方才也算是帮了我一　忙的情份，我會將你的遺體帶回陸地去，好好安葬。」

金仁義呵呵大笑道：「杜老弟不愧是一代奇俠，不但恩怨分明，公私之間，也劃分得清清楚楚，只是，說句不怕你掃興的話，你老弟這番盛情，金某人只能心領了。」

「那只怕由不得你……」

杜介夫于冷笑聲中，凌空一掌拍了過去。

而且，他担心一掌未能奏功，掌力拍出之後，身隨掌進，人也跟着飛撲過去。

「砰」地一聲，金仁義借力一個倒翻，飛縱五丈之外，「撲通」一聲，掉入湖心中。

金仁義這一意外的行動，使得杜介夫當場爲之楞住，然後向宋玲玲展示出一個無可奈何的苦笑。

金仁義在十丈之外冒出水面，揚聲笑道：「杜老弟，多謝順風相送，現在，我可以誇句海口，我是在鴛鴦雙煞手中活着離開的第一個，哈哈哈……」

笑聲，人影俱杳。

杜介夫頓足苦笑道：「一時大意，給他溜走，眞是陰溝裏翻船，貽笑大方。」

蔡妙妙嬌笑道：「杜公子，你的水性如何?」

杜介夫道：「只能算勉强過得去，要想在水底制服那樣的强敵，可沒把握。」

米俊插口笑道：「杜老弟，即使你有把握制勝，也犯不着了，時間已經不早，咱們必須加點勁，希望能在天黑之前趕到目的地。」

蔡妙妙也接口笑道：「對了，咱們也該趁這段時間，合計合計今後的合作計劃了。」

×　×　×

夜幕逐漸下垂。

遊艇以最快的速度在航行。

暮色蒼茫中，不遠處出現一座小島，並遙遙傳來一陣激烈的殺伐聲。

那是位於西洞庭山以南約莫五十里的一座荒蕪無人的小島，也就是米俊所說要在天黑以前趕到的目的地。

一座荒蕪無人的小島，怎會傳來殺伐之聲?

原因是米俊的三個得力助手，也就是曾經在萬姓公墓誅殺「鬼影子」孫不亮的祖氏三雄，事先跟米俊約好在那兒碰頭。

由於在湖心力戰羣雄時，耽擱的工夫太多，因而還不曾趕到，那兒却發生了事故。

因此，米俊一聽到那一陣殺伐之聲，立即臉色爲之一變，並親自操舟，使遊艇加速前進，而且，當那遊艇距岸還有十多丈遠時，他已一聲清嘯，騰身向小島上疾射而去。

但儘管如此，米俊還是晚到了一步。

祖氏三雄中的老大祖智、老三祖勇，已力戰身亡。而且死狀奇慘，每人身上至少有八道傷口，每一道傷口都是致命的重傷。

至于老二祖仁，雖然還沒死，却也只能算是比死人多了一口氣。

不過，米俊却也到得正是時候——

他，以雷霆萬鈞之勢，一劍斜挑，將正向祖仁砍下致命的一刀，也是最後一刀的一個灰衣老者的大砍刀，震得反彈了回去——

慘號聲中，那灰衫老者被他自己的大砍刀砍中胸部而當場畢命，米俊却一手持劍，一手扶住搖搖欲倒的祖仁，將眞力源源地輸入對方體內，對于週圍環伺的强敵，根本視如未見。

已將油盡燈枯的祖仁，獲得米俊所輸入的眞力之後，精神一振地苦笑道：「大哥，小弟無能，誤人誤己，您別再浪費眞力了。」

米俊也明白，以祖仁的傷勢而言，即使是華陀再世，也沒法挽救，但他却不能不盡人事，同時，他也希望能在祖仁嚥氣之前，獲得一些消息。

于是，他一面繼續輸入眞力，一面問道：「那邊情況如何?」

「非常不好。」

「如何不好法?」

「那邊，外表上平靜如常，但各地聞風而來的高手，至少在百名以上，還不包括元韃子留下的人在內。」

「這些，都在我意料中。」

「大哥，您……要替……替我們兄弟報仇。」

米俊的精目中，突然射出兩道冷電似的寒芒，道：「我會的，這孤島上的敵人，一個也別想活着回去……」

「謝謝您……大哥……」

隨着話聲，祖仁的身子已倒了下去。

米俊精目環掃，他的四週，除了祖氏三雄的屍體之外，還有十八個壯年勁裝漢子，四個灰衣老人，和一個年約四旬上下的青衫文士。

這是說，米俊已陷入八面包圍之中。

但包圍圈外，還有一個按劍卓立的人——杜介夫。

米俊披唇一哂之後，目注杜介夫揚聲說道：「杜老弟，請回遊艇上去，這些鼠輩，我一個人足以超度他們。」

杜介夫笑道：「遊艇有蔡夫人和拙荊坐鎮，可以萬無一失，你老兄不願我插手，我只在這兒乘凉，決不插手就是。」

那青衫文士插口冷笑道：「最好是你們四個一齊上，免得本寨主多費手脚。」

「又是一位寨主。」杜介夫含笑問道：「你就是太湖的水寇頭頭『浪裏白條』魚仲?」

那青衫文士冷笑道：「既知本寨主威名，還敢在本寨主的禁區內撒野!」

杜介夫朗聲笑道：「我不但要在這兒撒野，還要犂庭掃穴，澈底摧毀你們的巢穴，爲民除害哩!」

「作夢!」魚仲冷笑道：「你就是那甚麼鴛鴦雙煞中的杜介夫?」

「不錯。」

「那很好，本寨五大堂主，十八羅漢，都在這兒，只要你有本事，殺了咱們這些人之後，整個太湖水寨，也就算是全部瓦解了。」

「好啊!水寇菁英，全部集中在這兒，那可眞是天從人願啊!」

米俊話聲說道：「杜老弟，你承諾過的，不許搶我的生意。」

杜介夫道：「行!只是如果有人想借水遁時，我該可以檢點便宜。」

米俊點首笑道：「可以，不過，你檢便宜的機會少之又少。」

「閉咀!」魚仲插口冷笑道：「小輩，你們知道，本寨集中全力在這兒，爲的是甚麼?」

米俊冷笑道：「自然爲的是那尊玉觀音呀!」

魚仲道：「你明白就好，小輩，本寨主給你們一個便宜，只要自動獻出玉觀音，可以免死……」

米俊截口冷笑道：「別說夢話了，等着領死吧!」

話聲中，他手中的劍尖上已冒出尺許烝芒。

魚仲臉色微變，擧手一揮，沉喝一聲：「十八羅漢剁了這小子!五堂堂主搶攻遊艇!」

一陣暴喏聲中，又一場慘烈屠殺也隨之展開——

十八羅漢使的都是大砍刀，十八人分作三批，第一批的六人不到一個回合就倒下三個。

米俊大奮神威，一招「橫掃千軍」，殺了三個對手之後，寒芒再閃，剩下的三個也告了賬。

當第二批的六個悍不畏死地衝上來時，米俊揚聲大喝：「杜老弟，不可殺他們，留給我……」

米俊口中要「留給我」的「他們」，也就是那所謂五大堂主。

其實，五大堂主已被米俊方才飛　登岸時，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殺了一個，如今已只剩下四個了。

身爲寨主的魚仲，可能是平時叫慣了「五大堂主」，死了一個之後，一時之間還沒法改口。

四大堂主奉命搶攻遊艇，首先必須通過杜介夫這一關，因爲，杜介夫正卓立通往遊艇的必經之地。

四大堂主使的也是刀，不過那不是普通的刀，是可以束在腰間的緬刀。

使緬刀的一定是一流高手。

因爲，像那種柔軟如帶的兵刄，沒有極精湛的內家眞力，是沒法施展的。

四大堂主既然都使緬刀，自然也都算得上是一流高手。

可是，這四個一流高手碰上杜介夫，可一點轍兒也沒有。

其實，他們四個對杜介夫可並未存有一絲輕敵之念。

一開始，就是四人聯手齊上，一片刀光，像一張網似地向杜介夫兜頭罩落——

就在這同一瞬間，米俊的喝聲也剛好傳了過來。

杜介夫好像成了刀網中的魚，全看不到他的人影，只見一道精虹在刀網中閃耀着。

一陣「叮叮咚咚」的脆响中，傳出杜介夫的朗笑道：「米兄，你講不講理，這是送上門來的生意呀!」

米俊大吼一聲：「我不管，你必須遵守自己的諾言!」

就這兩句話的工夫，慘號連傳中，十八羅漢已倒下十二個。

米俊似乎殺紅了眼，不等那最後一批的六個衝上來，他已揮劍飛身迎了上去。

一旁掠陣的魚仲，精目中厲芒一閃，悄沒聲地揮刀擊向米俊的背部——他使的也是一把緬刀。

杜介夫揚聲大喝一聲：「米兄當心暗算!」

「多謝示警!」

米俊朗笑聲中，防敵不忘殺敵——

只見他于危機一髮之間，揮劍回身，剛好接住魚仲那要命的一刀。

而且，於揮劍回身的同時，左手一揚，六道黑影，分取六名「羅漢」的眉心。

當他的長劍和魚仲的緬刀相觸而發出「嗆」然震响時，那六名「羅漢」也同時于慘號聲中，飛昇極樂。

米俊對自己的暗器似乎有着十二分的信心，暗器發出之後，連頭都沒有回過去一下。

其實，就是他想要回過頭去瞧一下，也沒這個工夫。

因爲，魚仲已把握先機，于這片刻之間，攻出三十六刀。

三十六刀有如一氣呵成，極盡奇詭，快速之能事，居然將米俊迫退五大步。

但米俊退過五大步之後，也立即使出快速攻勢，將對方迫退七步，並冷笑道：「姓魚的，你這寨主的寶座，大概也是憑偸襲得來的吧……」

話聲中，又將魚仲迫退三大步。

這兩位，論功力，魚仲要比米俊差上二三籌，但米俊要想將對方擺平，恐怕還得多費點工夫。

× × ×

以一敵四的杜介夫，本來似乎是被困在對方的刀網中的，但現在却已完全反過來了。

刀網已四分五裂。

杜介夫的長劍，却已形成一片劍網，將對方四人籠罩住。

那四個堂主也算是大行家，心知已遇上絕頂高手，如不及早脫身，勢必老命不保。

但怪就怪在這裏，不論他們使盡吃奶的氣力，企圖脫出對方的劍網，都難以如願，就好像杜介夫的劍網上有着莫大的吸力似地。

杜介夫一面以靈貓戲鼠姿態，將對方四人圈入自己的劍網中，一面朗聲笑道：「四位大堂主，你們的主子還在作困獸之鬥，就想腳底揩油，有點說不過去吧！」

一直在遊艇上作壁上觀的宋玲玲，揚聲說道：「介夫，別躭擱時間了，太湖水寇，人人皆曰可殺，早點超度他們吧！」

杜介夫苦笑道：「玲玲，妳又不是沒聽到，米老兄不許我搶他的生意呀！」

和宋玲玲併肩俏立的蔡妙妙嬌笑道：「杜公子，別理他那一套。」

「得令！」

「令」字聲中，四個堂主已有一個掉了腦袋。

另三個亡魂俱冒中，又一個被一劍穿胸，發出一聲淒厲慘號，緊接着，又是兩顆人頭滾落。

四大堂主，刹那間成爲四具死狀奇慘的屍體。

跟米俊作困獸之鬥的魚仲，眼看大勢已去，也想作死裏求生的打算，却被米俊的劍勢纏得緊緊地沒法脫身。

米俊並得理不饒人地冷笑道：「魚仲，跪下來，叫三聲米爺爺，我可以讓你死得完整一點……」

跪下來叫三聲米爺爺，也不過是死得完整一點，這眞是欺人太甚。

像魚仲這樣的水盜頭兒，平日裏一呼百諾，何等威風，又幾時曾受過這等窩囊氣。

氣憤加絕望，使得他索性把命豁出去了。

自古艱難唯一死。

人，只要勘破了生死玄關，世間就沒甚麼可怕的事物了。

目前的魚仲，就是在這種情況之下，發出一陣只攻不守，拚着與敵偕亡的拚命攻勢。

他的功力，本來跟米俊只差上二三成，捨死忘生之下，激發了本身潛力，再加上那拚命的招式，居然將米俊迫得連連後退。

絕望之下，居然拚出一綫生機來，魚仲自然要好好把握。

于是，在將米俊逼得連退五大步之後，陡地騰身而起，向十丈外的湖面上疾射而去。

那地方，遊艇上的兩個女煞星固然是鞭長莫及，沒法攔截，即使是早就說過，要防止他「借水遁」的杜介夫，也由于距離太遠而沒法攔截。

此情此景之下，以他那「白裏浪條」的水底功夫，只要能冒險衝過米俊這一關，就算是逃出生天了。

米俊當然不會讓他逃出生天，立即怒叱一聲：「留下命來！」

怒叱聲中，手中青鋼長劍脫手向魚仲的背心電疾射出——

這一招，自然是在魚仲的意料之中，只聽「噹」地一聲，已被他反手一刀，把長劍震得成一道弧綫，向十丈外的湖面上射落。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那枝即將掉落湖面上的長劍，在接觸湖面的刹那之間，像具有靈性似地，忽然電疾地掉頭，射向即將落入湖中的魚仲。

既快又準，劍尖由前胸進，後背出，眼看已逃出生天的魚仲，只發出一聲慘號，就連人帶劍，一齊沒入湖心之中。

× × ×

一枝青鋼長劍，不是神話中的飛劍，不可能自己由水面上反射殺人。之所以能由水面上反射殺人，必然有人在操縱。

那麼，這枝意外的伏兵是誰呢？

由于夜色太濃，距離又在十五六丈之外，因而誰也沒法看清楚。

就當杜介夫，米俊等人微微一楞之間，「欸乃」一聲，一艘快艇由懸岩下疾射而去，並傳來一陣頗爲熟悉的清吟：

幾時歸去？
做個閑人，
對一張琴，
一壺酒，
一溪雲……

米俊苦笑道：「又是他。」

他？他是誰呢？

米俊不知道，但杜介夫知道，不過，杜介夫也僅僅是知道那個人叫司徒旭山而已，而且，即使是這一點，杜介夫也不願加以說明。

停了一下，米俊向他笑問道：「杜老弟，那是甚麼人呢？」

杜介夫雙手一攤，道：「你問我，我去問誰？」

米俊又苦笑了一下，道：「看情形，那位仁兄，才是我們的勁敵。」

杜介夫沉思着道：「這個……目前還難確定，看起來他對我們似乎沒存敵意，以方才的情形來說，還等于是帮了我們的忙。」

「帮忙？哼！我看，他是先讓我們殺個你死我活的，他好坐收漁人之利。」

「也許有這個可能，今後，咱們特別提高警覺，多加防範就是。」

米俊居然嘆了一聲，沒接腔。

「米俊怎麼嘆起氣來？」

米兄還沒答話，遊艇上的蔡妙妙已揚聲嬌笑道：「嗨！有甚麼話，到艇上再談，不行嗎！」

朗笑一聲，兩道人影，已射落遊艇中了……

× × ×

四圍山色，一泓碧水，這是西洞庭山中的湖中之湖。

湖中之湖方圓約莫百十畝，青山綠水，點綴着山麓間豪華別墅的紅牆綠瓦，和濱湖漁民的竹籬茅舍，炊烟嬝嬝，鷄犬相聞……眞是好一個世外桃源！

有男人的地方必有娼，有賭。

有水的地方必有魚，有蝦。

這是不爭的事實，箇中道理，只要稍微有點世故的人都懂得。

湖中之湖的週圍，有達官貴人，富商巨賈的別墅，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升斗小民，也有慕名而來的遠地遊客，還有一條數十家商店的街道。

像這樣的場所，自然算得上是有男人也有水的地方。

這兒是否也有娼和賭，暫時不談，要談的是這兒的水——湖中之湖的水中沒有魚蝦。

偌大一個湖中，沒有魚蝦，誰會相信哩！

據說，湖中之湖的魚蝦，都被水鬼趕走了。

所以，目前的湖中之湖，沒有魚蝦，只有水鬼。

這消息，是兩年以前傳出的。

當時，也有不少不信邪的漁民，硬是冒險前往撈捕，那些人有沒有捕得魚蝦，不得而知，因爲，他們都一個個神秘失踪了。

是水鬼作祟，還是別有原因？

沒人能够解答，也沒人敢去追查。

於是，湖中之湖成了只有水鬼沒有魚蝦的妖湖，再也沒人胆敢前去送死了。

× × ×

今夜，星稀月朗，萬里無雲。

沉浸在銀色月光下的湖中之湖，像一幅名家筆下的山水畫，美得更令人心醉。

萬籟俱寂中，一艘敞篷小艇，悄悄地駛向湖中之湖的湖心。

這是兩年以來的第一次，令人談湖變色的妖湖中，又見船踪。

世間畢竟有不怕鬼，也不怕死的人。

不怕鬼，也不怕死的人，一定是異乎常人的非常人。

不錯，他們是「鴛鴦雙煞」和米俊，蔡妙妙等四人。

不過，目前這四位，已不是他們的本來面目，經過改裝易容之後，他們都成了兩鬢斑白的半百老人，由外表看來，就像是兩對慕名前來遊山玩水的夫婦。

眞是無獨有偶，當他們的小艇離岸不久，居然發現另一艘小艇由湖心中徐徐迎面駛來。

米俊首先苦笑道：「眞想不到，還有人走在咱們的前頭。」

杜介夫似笑非笑地道：「這叫做：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

那迎面而來的小艇上，傳出清朗而又蒼勁的歌聲：

一丈穿雲到上方！
湖光山色總茫茫，
乾坤有我能担担，
明月清風底事忙。

杜介夫禁不住脫口讚道：「好大的口氣！好洒脫的襟懷！」

那小艇上有人接口笑道：「諸位也是雅興不淺呀！說實在的，此情此景之下，月夜泛舟，的確是人生一大快事。」

說話間，那小艇已到十丈之內。

冷月清輝下，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了。

那是一個年約四旬出頭，紅光滿面，亂髮蓬飛，却是鶉衣百結的叫化子。

他雖然是鶉衣百結，却相當整潔。

至於那滿面紅光，却顯然是喝醉了酒，連眼睛也滿佈紅絲。

當兩艘小艇擦肩而過時，米俊笑問道：「老兄，沒見到水鬼吧？」

「見到了。」那叫化子裂咀笑道：「他說：對我這個窮叫化不感興趣，諸位可得小心點啊！」

杜介夫目光深注着，口中漫應道：「多謝閣下指點。」

一直到那小艇遠去之後，米俊才徐徐地道：「杜老弟，我想起來了，這位仁兄的歌聲，好熟悉。」

杜介夫道：「有點像那位殺死太湖水寨寨主魚仲的神秘客？」

「對！」蔡妙妙也附和着道：「不僅是有點像，是非常像！」

其實，在杜介夫的感受上，又豈僅是非常像而已。

不但是歌聲，連說話的口音，也分明和司徒旭山是同一個人。

但由於這是他個人的秘密，不願加以說明，只是在心中暗忖着：

究竟哪一個身份是眞的？

爲甚麼要那麼神秘？

他心急電轉，口中却仍然是模稜兩可地漫應着：「是嗎？」

米俊哼了一聲道：「我仍然認爲，這個人很可能是我們的勁敵。」

蔡妙妙插口嬌笑道：「我却認爲，只要我們四人同心協力，任何勁敵，都不足畏。」

邊說邊由懷中取出一幅繪製得非常精細的平面圖，端詳了一下之後，才抬手一指道：「瞧！入口就在西面那一片峭壁下了。」

她手中的平面圖，也就是最近轟動整個江湖，引得三山五嶽的英雄好漢，齊集太湖，人人都必欲得之的，藏於玉觀音中的藏寶圖。

現在，湖中之湖之所以成爲妖湖的秘密，也算是已經揭開了。

那是元韃子的秘密留守人員玩的戲法，目的在預防漁民們於無意間發現這一秘密。

可惜的是，這戲法不但不高明，而且還收到相反的效果。

因爲，到目前爲止，儘管玉觀音的下落尚未公開，而元廷寶藏埋在湖中之湖的消息却已不脛而走。

如果不是由於湖中之湖面積過大，很可能被那批聞風而來的羣豪們給整個翻過來了。

宋玲玲輕輕一嘆道：「人爲財死，鳥爲食亡，爲了這批元廷寶藏，浩浩太湖中，已平添近百個孤魂野鬼了。」

蔡妙妙嬌笑道：「看情形，至少還得添上百名以上的寃魂哩！」

杜介夫插口一嘆道：「那些黑道梟雄，死得再多也不足惜，而且，死得越多越好，只是，以前死的那些漁民，可實在太寃枉了。」

操舟的是米俊，由於他功力高，運槳如飛，舟行甚速，不多久已到達西岸那片峭壁下。

就當小艇上的四人按圖索驥，尋找那批寶藏入口處的記號時，小艇底部猛烈地一震。

「水鬼出現了……」

說話的是宋玲玲，但杜介夫却早已一個倒翻，躍入湖中。

如响斯應，「嘩啦」一聲，杜介夫已冒出水面。

不遠處的水面，湧起兩團殷紅的浪花來。

宋玲玲揚聲問道：「只有兩個？」

杜介夫一面甩掉頭上的水珠，一面說道：「可能還有，我還看到水底岩壁下有一個巨大的洞口，我再下去瞧瞧……」

宋玲玲截口喝道：「快！快向湖心潛游……」

杜介夫來不及發問，一頭鑽入水中。

同時，小艇也在米俊的操縱下，箭疾地向湖心駛去。

原來峭壁上有人傾下大量的石灰。

石灰這玩藝，行家都知道，一進入眼中，就會變成瞎子，吸入肺中，會傷害肺部。

在大量傾倒的情況下，即使你武功再高，也不易防範。

如果傾入水中，立即會沸騰起來，後果更爲嚴重。

所以，這一招，算得上是非常毒辣，杜介夫的處境也自然是非常危險。

小艇及時避開了，杜介夫是否也逃脫了危險地帶呢？

目注湖面上「嘶嘶」連响，熱氣騰騰，像沸水一樣翻騰的湖水，宋玲玲不禁憂形於色，美目中更是射出冷電似的寒芒。

米俊連忙安慰她道：「大妹子別担心，杜老弟水性甚佳，不會有問題的。」

「但願如此。」宋玲玲一挫銀牙道：「否則，我會將這些賊子碎屍萬段，銼骨揚灰。」

「嘩啦」一聲，杜介夫已在小艇前丈遠處冒出水面。

蔡妙妙歡呼道：「瞧！杜公子不是好好的嗎！」

杜介夫索性卸除了臉上的僞裝，苦笑道：「雖然活得好好的，但說得誇張一點，已經算是兩世爲人了。」

說話間，人已登上小艇，接着說道：「諸位也都還我本來吧！咱們立即打道回府，岸邊還有盛大的歡迎場面在等着我們哩！」

蔡妙妙訝問道：「立即打道回府？」

杜介夫道：「是的，現在，一切都已攤開了，就必須爭取時間，夜長夢多，難免又生枝節。」

宋玲玲道：「我的意思，最好是先將峭壁上那些暗箭傷人的鼠輩宰掉。」

杜介夫道：「不忙，他們跑不了的，何況目前他們佔了地利的優勢，會使我們事半功倍。」

蔡妙妙接口道：「這是說，咱們要由陸上通道進攻？」

「不錯。」

「可是，陸上通道的出口，還沒有確定。」

「我已經心中有數了，而且我自信，那地點有九成九可靠。」

不等對方接腔，又笑了笑道：「還有，我有個預感，當我們掃除外來的障碍之後，很可能他們會主動來找我們談判。」

米俊接問道：「杜老弟說的是元韃子的秘密留守人員？」

「是的。」

「他們會跟我們談判？」

「米兄不信，且拭目以觀吧！」

談話間，小艇已朝回程疾駛。

當他們快要到達碼頭邊時，四人都已恢復了本來面目。

不錯，碼頭上已有百名以上形形色色的武林高手在「歡迎」他們。

杜介夫當先飛登碼頭，精目環掃，朗聲笑道：「好啊！燕趙三凶，雲夢四鬼，中洲七惡，秦嶺八魔，還有大多數不曾謀面的黑道朋友，都自動到齊了，眞是濟濟盛哉！濟濟盛哉！」

燕趙三凶中的老大公治煌冷笑道：「這麼多的武林先進，共來超度你們四個，你們四個應該覺得雖死猶榮。」

「好說，好說。」杜介夫含笑道：「閣下一開口就要超度我們四個，難道不要那玉觀音了？」

公治煌道：「宰了你們四個，玉觀音自然會到咱們手中，再說，目前，我們已知道元廷寶藏的入口，就在西岸峭壁下的深水中，有沒有玉觀音都無關緊要了。」

「有道理，只是，你們人數上百，即使能順利宰了我們四個，那批寶藏又如何分配？」

「廢話！武林中事，自然是憑本事定存亡，宰了你們四個之後，咱們這些人之間，還免不了有一場血戰。」

米俊插口笑道：「杜老弟，你眞好耐性。」

杜介夫裂咀一笑道：「米兄，讓他們臨死之前，做一做發財美夢，不也是很好玩嗎！」

公治煌冷笑一聲，精目環掃，沉聲問道：「哪一位先上？」

那批黑道羣雄，你瞧瞧我，我瞧瞧你，誰也沒吭氣。

當然也沒有人自告奮勇「先上」。

公治煌臉色一沉之間，人羣中才有人說道：「賢昆仲是大夥兒臨時公推的龍頭大哥，爲了以身作則，激勵士氣，自然是作爲龍頭大哥的先上。」

「對，對，請龍頭大哥先上。」全體羣雄立即同聲附和。

赴義不前，攘利恐後，本來是人性的弱點，不足爲異。

那麼，對于這批黑道梟雄的互相要別人打頭陣，以便自己保存實力檢便宜的心理，就更不足爲怪了。

燕趙三凶臉上一陣青，一陣白，他們心中顯然有着無比的憤怒。

人羣中忽然响起一個蒼勁語聲道：「依我老叫化子的拙見，諸位最好是大家一齊上，既公平又公道，誰也不吃虧。」

這位自稱老叫化子的人，也就是方才杜介夫等人在湖心中邂逅過的那一位，當杜介夫的目光跟他的目光接觸時，並向杜介夫眨眨眼，做了個會心的微笑。

公治煌向老叫化注目問道：「閣下是誰？」

老叫化裂咀笑道：「我是誰都無關緊要，只要你們雙方認爲我老叫化子的建議有道理就行了。」

說完，他又向杜介夫眨眨眼。

公治煌一楞道：「你不是咱們這邊的人？」

老叫化子點點頭道：「是的，老叫化有自知之明，像目前這等場合，上不了枱盤，只够資格看熱鬧。」

杜介夫向他的同伴投過會心的一瞥之後，插口笑道：「公治煌，別躭擱時間了，我倒讚成這位叫化老兄的高見，咱們不妨來一場混戰……」

也不管對方同意與否，話落，一劍斜挑，攻向公治煌，同時左手一揚，一把竹葉鏢，以「滿天花雨」的手法撒出——

劍是攻向公治煌，竹葉鏢是攻向其餘的黑道羣雄。

一陣慘號聲中，倒下十三個，每一個都是眉心中鏢，當場畢命。

同一瞬間，宋玲玲，蔡妙妙，米俊等三人也發動閃電攻勢。

公治煌對杜介夫的一劍，（其實，方才杜介夫的劍是虛招，他的攻勢重點是那十三枝竹葉鏢）手中的三尖兩刃刀子刹那之間，攻出三十六刀，刀刀攻向杜介夫的要害。

杜介夫從容地接過對方的三十六刀之後，長劍展開一串快攻，將公治煌逼得連連後退，並朗聲笑道：「嘿嘿……公治煌，你一個人絕不是我的百招之敵，快點三人聯手……」

其實，他的話沒說完，其餘兩凶經已聯手進攻了。

杜介夫話鋒一轉道：「這才乖，只是，你們三個似乎太差勁，教我有見面不似聞名之感……」

就這幾句話的工夫，他已攻出一百三十多劍。

他的話也是實情——至少作爲他對手時的趙燕三凶，不像傳聞中那麼高明。

因爲，趙燕三凶聯手之後，並未取得優勢，頂多，只能算是取得短暫的均勢而已。

他們取得的均勢，有如曇花一現，隨即陷入挨打的困境中。

杜介夫一面加强搶攻，一面朗聲笑道：「你們三個聽好，百招之內，準教你們血濺橫屍……」

燕趙三凶碰到尅星，其餘羣邪的處境，也不見得比他們好。不但不比他們好，有些人甚至比他們更壞。

在宋玲玲、米俊、蔡妙妙等人一輪快攻之下，倒下五十多個，這五十多個中，還包括惡名昭著的秦嶺八魔在內。

如非是雲夢四鬼與中洲七惡分別將宋玲玲等人截住，餘下的二十多個也勢必全部被宰殺掉。

不過，那剩下的二十多個，也不過是多活片刻而已——那些人是死在那位自稱老叫化的長劍之下。

現在，現場中只有三組人在惡鬥着：那是杜介夫對燕趙三凶，宋玲玲對雲夢四鬼，米俊蔡妙妙二人對中洲七惡。

這三組，杜介夫、宋玲玲二人都是攻多于守，遊刃有餘。

唯一處於劣勢中的是米俊、蔡妙妙那一組。

其實，米俊、蔡妙妙二人也不能算是處於劣勢，只不過由於中洲七惡使的是頗爲玄妙的七星劍陣，每一招一式都是合七人之力，使得米蔡二人一時之間沒法取得優勢而已。

就當這三組殺得如火如茶，難解難分時，那熟識的歌聲又傳了過來：

幾時歸去，

做個閒人，

對一張琴，

一壺酒，

一溪雲，……

不用說，又是那位自稱老叫化的神秘客在引吭高歌。

也不用看，他已經走了。

歌聲才停，慘號聲又起——是來自箭遠外的沉沉夜色之中。

這，無疑又是那「老叫化」的傑作，只是不知死的是甚麼人。

那遠處傳來的慘號聲，似乎激發了鴛鴦雙煞的豪興。

夫婦倆雙雙大奮神威，首先遭殃的是燕趙三凶中的老二和雲夢四鬼的老三。連慘號聲都沒發出，一顆腦袋已像滾西瓜似地滾落丈遠之外。

緊接着，寒芒連閃，慘號之聲此起彼落——

片刻之間，剩下的兩凶，三鬼也全部伏誅。以七星劍陣作困獸之鬥的中洲七煞，也在米俊、蔡妙妙二人的快攻之下倒下三個。

剩下的四個眼見大勢已去，不約而同地分向而逃，但他們也不過逃出丈多遠外，就分別死在米蔡二人的暗器下。

一切歸於靜止。

不到頓飯工夫，一百多個活生生的人，全部變成了支離破碎，慘不忍覩的屍體了。

面對撲鼻的血腥和狼藉遍地的屍骸，宋玲玲禁不住悽然一嘆道：「介夫，如果恩師知道了一定又怪我們殺孽太重……」

杜介夫正容說道：「不會的，恩師他老人家也常說，誅惡就是行善，妳想想看，這些人，每一個都是滿手血腥，罪孽等身的黑道巨擘，他們生前，不知已殺死過多少無辜的人，如果他們不死，今後更不知有多少無辜的人會死在他們的手中，所以，妳不要以爲殺了很多的人，只當作是自己救了很多無辜的生命，妳就會覺得心安理得了。」

宋玲玲忍不住嬌笑道：「够啦！瞧！衣服還是濕淋淋的。……」

蔡妙妙也插口嬌笑道：「對！快回客棧去，換下濕衣服，以免着凉。」

杜介夫、宋玲玲等四人住的是湖中之湖唯一的一條湖濱大街上首屈一指的湖濱別館。

兩對男女，分別佔用兩間上房。

儘管他們重回客棧時，都已恢復本來面目——與原先住進時的樣子等於又換了一個人，但客棧中的上下人等，却沒人胆敢過問。

不但不敢過問，而且是一個個奉命唯謹，喏喏連聲，連大氣都不敢吭出。

這原因很簡單，方才，湖中之湖濱的一場空前大屠殺，殺寒了他們的苦胆。

杜介夫、宋玲玲二人回到自己的房間，首先被一件奇異的事情吸引住他們的注意力。

那是擱在床頭枕頭上的一紙便箋，便箋下面還擱着一件銀光閃閃的馬甲。

便箋上，墨瀋猶未全乾，有如龍飛鳳舞地寫着數行佑軍狂草：

寶劍贈烈士，紅粉贈佳人，天蠶絲馬甲贈與鴛鴦雙煞中的公的，順水人情，請莫嫌棄，而且你必須馬上穿上，除了你們這一公一母之外，也不能讓第三者知道，切記！切記！

箋末沒署名，只用簡單的筆劃，勾繪出一個亂髮蓬飛、手持打狗棒的乞丐，栩栩如生。

小兩口都沒作聲，只是互以目光作會心的一瞥。

這也算是無言勝有言，一切盡在不言中。

他們都明白，天蠶絲馬甲，不但能避刀劍，也能消解敵人的拳掌力量，是武林中防身保命的瑰寶。

而且，像此類寶衣，武林中也並不多見。

目前這一件，顯然就是那犯上殺主後，「借水遁」逃去的金仁義，由他的主人飛虎寨寨主覃飛虎的屍體上剝下來之後，據爲己有的。

由于金仁義對元廷寶藏也有覬覦之心，暗中到了湖中，却不幸死在「老叫化」司徒旭山手中——這也就是當方才那一陣大屠殺進行時，司徒旭山離去後，遠處所傳來的那一陣慘號聲的由來。

現在，這一件被武林中人視爲瑰寶的寶衣，却平空落入杜介夫手中，這倒眞算是一飲一啄，莫非前定，風萍偶聚，總是因緣了。

杜介夫手持便箋，怔楞未語間，宋玲玲悄聲道：「他還沒走。」

「誰？」

「那位送寶衣的老叫化。」

「不！現在已經走了。」

是的，他們小兩口說的都有理。

像這樣珍貴的寶衣，放在空房中，任何人站在贈與者的立場，都會在暗中守護。但當受贈者回到房間之後，就沒有再留下的必要了。

宋玲玲苦笑了一下，道：「現在是應該已經走了，來，我幫你穿上去。……」

杜介夫忙道：「應該由你穿上。」

宋玲玲媚笑道：「老叫化是送給你，不是送給我，而且，他此舉必有深意，乖孩子，應該聽話……」

說話間，她已將他的濕衣脫了下來。

杜介夫訕然一笑道：「玲玲，讓我自己來。」

「已經是老夫老妻了，還怕難爲情。」宋玲玲一面替他解除身上的衣衫，一面還有意無意之間，在他最敏感的部位挑逗着，並媚笑道：「我知道，你們臭男人就喜歡這個調調兒，前幾天在五鳳樓中，那位蔡夫人不就是這樣伺候你的嗎！」眞絕！她居然在暗地偷窺過。

女人，走在大街上要像個淑女，回到閨房中就要像個蕩婦。

宋玲玲可算是深諳箇中三昧的一代尤物。

平常，她艷如桃李，冷若冰霜。

此刻，她全身的每一分一寸，都是一個十足加三的蕩婦。

有着這樣善解人意的妻子，杜介夫的艷福，是令人艷羨的。

不！應該說是令人嫉妒才對。

× × ×

當杜介夫情不自禁地摟着愛妻作深長的熱吻時，門外却傳來蔡妙妙的嬌笑道：「杜公子，衣衫換好了嗎？」

杜介夫連忙推開懷裏的愛妻，一面手忙脚亂地穿上天蠶絲馬甲和衣衫，一面答道：「請等一下，馬上就好了。」

蔡妙妙的語聲道：「不要緊，小兩口久別勝新婚，多溫存一下也好。」

宋玲玲却微慍地，問道：「有甚麼事嗎？」

也難怪她會不高興，蔡妙妙來得可實在不是時候。

蔡妙妙的語聲道：「小事情，有人拜訪鴛鴦雙煞。」

「啊！那是甚麼人？」

「好像是山間別墅來的貴賓。」

杜介夫接口道：「好！教他等一下，我馬上就來。」

× × ×

山間別墅來的貴賓是一位外表有書卷氣息的中年文士。

當杜介夫，宋玲玲二人，衣冠楚楚地進入客廳時，米俊連忙向那中年文士道：「這二位就是鴛鴦雙煞中的杜公子和杜夫人。」

那中年文士表現得很冷漠，只是點點頭，道：「久仰，久仰。」

杜介夫沒就座，注目笑問：「朋友尊姓大名？」

那中年文士道：「在下不過是一個傳口信的下人，這姓名不提也罷！」

「好，我不問，貴上是何許人，當可見告吧？」

「見了面，自然會知道。」

連碰兩個軟釘子，杜介夫仍然是面不改色地笑問道：「那麼，說你帶來的口信吧！」

那中年文士也仍然是冷冷地道：「敝上說，敬備菲筵，恭候四位俠駕光臨。」

「就是現在？」

「不錯！」

「好，好，在下四人隨後就到，朋友請！」

「告辭！」

說完，轉身大步而去。

宋玲玲柳眉雙挑，一聲勁喝，道：「站住！」

杜介夫一把將愛妻拉住，笑道：「玲玲，別跟下人一般見識……」

這當口，那中年文士已出了客棧的大門，連頭都不會回過來一下，只拋下一個冷峻的哼聲。

× × ×

杜介夫爲甚麼對一個不明來歷的人的邀約，答應得這麼爽快？

原因無他，他們早已決定打鐵趁熱，自行前往拜訪。所以，此刻與其說是爽快應邀，倒不如說是順水推舟，或者是打蛇隨棒上還來得恰當一些。

× × ×

約莫炊許工夫過後，杜介夫等一行四人已進入山腰間，距離他們的目的地——那間紅牆綠瓦別墅，已只有箭遠之遙了。

冷月斜照下，俯視山脚，湖中之湖像一面鏡子，美得令人俗念盡消。

蔡妙妙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新空氣，以夢囈似的語聲說道：「好美……」

「是的，美極了！」宋玲玲意味深長地一嘆道：「人，是多麼矛盾的動物，住在這種洞天福地中，不去好好享受，却偏要從事腥風血雨的大屠殺……」

一陣「沙沙」脚步聲，打斷了宋玲玲的話。

方才那位去客棧傳話的中年文士，又迎面走了過來，仍然是冷冰冰地道：「在下奉命迎賓。」

杜介夫笑道：「貴人也迭多禮了，好，請閣下帶路。」

那中年文士道：「在下有僭。」

說完，轉身就走。只見他脚步似行雲流水，飄飄然脚不沾地，像是御風而行，既輕靈，又美妙。

一個傳信的人，就具有此等造詣，其主人的高明，自不難想見。

隨後行進的杜介夫等人，也亦步亦趨，並悄悄地交換了一個會心的眼色，意思好像是說：「行百里者半九十，這最後一關，也必然更艱險，咱們可得特別當心一點……」

箭遠距離，像他們這等脚程的高手，自然是很快就已趕到。

那是一棟依山勢而建，佔地廣達十畝以上的花園別墅。

所經之處，夾道花木扶疏，清香沁人心脾，却不見人踪，也不見燈光，除了他一行五人的「沙沙」脚步聲之外，也聽不到別的聲音。

黑暗加寂靜，使得這本來就顯得神秘的花園別墅，更增添不少神秘的色彩。

穿過一道月洞門，一個右拐，順着一條青石砌成的梯道上昇，到達一棟精緻的小樓前。

小樓中有微弱的燈光透出，這是他們進入別墅後所看到的唯一一道燈光。

那中年文士一直沒說過一句話，後隨的四人也沒有發問。

小樓的大門是開着的，裏面仍然是靜悄悄地不見人踪。

穿過堂屋，到達右廂一間小花廳的門口，中年文士才停下來，身形一側，做了個肅客的姿勢，道：「到了，四位請！」

小花廳大門是敞開的，站在門口也能一目了然。整間小花廳不過二丈見方，正中一張八仙桌上，早已擺好了美酒佳餚。

不，也不能說是太早就擺好了美酒佳餚，因爲，那些山珍海味的佳餚，還正在冒着騰騰熱氣哩！

只是，這小花廳中，也仍不見人踪。

杜介夫等四人昂然進入小花廳，一個不疾不徐而有點蒼勁的語聲也適時傳來：「歡迎四位俠駕光臨，在下俗務羈身，未克遠迎，尚請當面恕過。……」

聞聲而不見人，但杜介夫等四人都斷定那語聲是來自隔壁的房間中。

那蒼勁語聲還在娓娓地說着：「諸位折騰了半夜，一定餓了，淡酒粗餚，請隨意飲用，保證沒下毒，諸位不妨先用銀釵試試。」

蔡妙妙搶先冷笑道：「我會試的。」

那蒼勁語聲道：「房間內也絕對沒有土木機關，諸位可以放心飲用。」

杜介夫笑道：「這眞是千呼萬喚始出來，獨抱琵琶半遮面，閣下何必如此故作神秘？」

宋玲玲却冷笑道：「再說，這也不是待客之道呀！」

那蒼勁語聲道：「非常抱歉！在下絕非故裝神秘，也不是有意慢客，實在是暫時不克分身……」

杜介夫截口笑道：「諸位，不管人家是故裝神秘也好，故意慢客也好，咱們先祭五臟廟要緊……」

說着，他已當先大馬金刀地，在主位上坐了下來，舉杯笑道：「杜介夫暫代主人敬三位一杯。」

那蒼勁語聲笑道：「好！目無餘子，氣吞河嶽，不愧是鴛鴦雙煞中人。」

蔡妙妙却沉聲喝道：「且慢！俗語說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先讓我用銀釵試試看。」

經蔡妙妙，宋玲玲二人分別用銀釵試過酒菜，證明並未下毒，也小心地檢查過桌椅，證明沒有土木機關，然後四個人始淺酌低斟起來。

說實在的，經過半宵的折騰之後，他們四人都餓了。

所以，儘管酒是淺酌低斟，吃菜的速度却相當快，雖然還說不上甚麼「狠吞虎嚥」或「風捲殘雲」，但桌上的佳餚却是不消多久就見到盤底了。

杜介夫像是自語似地說道：「這位主人似乎太小器了一點，所供美酒佳餚，質雖美，量却太少了。」

那蒼勁語聲道：「杜公子別急，且等取得元廷寶藏之後，一定讓四位儘情享受，不過，那也不是沒有條件的。」

杜介夫笑問道：「甚麼條件？」

那蒼勁語聲道：「男的效忠於我，女的做我的侍姬。」

宋玲玲，蔡妙妙二人同時黛眉一揚，杜介夫却以手式止住她們，並笑問道：「看情形，閣下好像已自信穩獲那批寶藏了？」

「不錯。」

「但你要明白，玉觀音還在咱們的手中。」

「只要掌握了你們四個，也就等於掌握了玉觀音，你信不信？」

「不信。」

「你非信不可。」那蒼勁語聲呵呵狂笑道：「事實上，我現在就已經掌握住你們四個了，杜公子，你們四個何妨運氣試試看。」

酒菜中已用銀釵試過，座椅上也仔細檢查過，證明對方沒用毒，也沒裝土木機關，蔡妙妙也算是老江湖了，絕對自信她的檢查不會錯。

但對方的語氣中，却也是非常自信地肯定他們已中了毒。

那麼，毒從何來？

難道對方使的竟然是傳說中的無影之毒？

當杜介夫等四人半信半疑地，默運眞氣試過之後，一個個臉色全變了。

也就當他們的臉色一變之間，那蒼勁語聲又笑問道：「現在，諸位該相信我了吧？」

他們不相信也得相信了。

因爲他們已沒法運用本身眞氣——一運用眞氣，就覺得胸腹之間，疼痛難禁。

這也就是說，他們空有一身傲視當代的武功，而且目前却已形同常人。

沉寂了少頃，還是蔡妙妙首先問道：「你使的是無影之毒？」

「不是。」那蒼勁語聲笑道：「雖然不是無影之毒，却比無影之毒更妙用。」

不等他們接腔，又得意地笑道：「你們想想看，像你們這樣的高手，不論是中上無影之毒也好，其他的毒也好，只要發覺及時，都還可以運用本身眞氣，將毒逼聚一隅，甚至將其逼出體外，可是，中上我這種毒之後，却只有死路一條。」

緊接着，又「嘿嘿」陰笑道：「當然，你們四個可以不死，但必須接受我的條件。」

蔡妙妙冷笑一聲道：「說了半天，還沒說到你所施的是甚麼毒？」

「這也很重要嗎？」

「不很重要，但至少我們可以不做糊塗鬼。」

「說得也是道理。」那蒼勁語聲忽有所憶地道：「怎麼，你們不打算接受我的條件？」

蔡妙妙道：「誰說過要接受你的條件呀？」

那蒼勁語聲道：「你們一定要找死，我也沒辦法，現在，我好人做到底，讓你們不做糊塗鬼，瞧！門口左邊的那隻花瓶，那就是毒的來源。」

門口左邊的那隻花瓶，裏面插的是一束百合花。

時當仲夏，正是百合花盛開季節。

因此，杜介夫等四人，進入這小花廳後，雖也曾看到那一束百合花，並聞到百合花的淡淡清香，却並未加以注意。

誰會想到，這一束百合花，竟成了他們陰溝裏翻船的罪魁禍首哩！

當杜介夫等四人的目光一齊投向那束百合花時，那蒼勁語聲又道：「由外表粗看，這是一束很普通的百合花，但仔細瞧瞧，就會發覺它的奇怪之處，花朵的邊緣，鑲着一條金綫，花瓣的顏色也略呈粉紅，有點像桃花，諸位看清楚沒有？」

杜介夫等人當然都看清楚了，却是誰也沒吭氣，而且他們的表情也顯得出奇的平靜。

那蒼勁語聲冷笑道：「諸位這一份沉着功夫，倒是令人佩服。」

杜介夫也冷笑道：「不沉着又有甚麼用，難道我們痛哭流淚，你就會給我們解藥。」

那蒼勁語聲道：「也用不着痛哭流淚，只要能接受我的條件，就可以獲得解藥了。」

杜介夫道：「別說夢話了，我們不會接受你的條件，如果你能介紹一下這束百合花的來歷，讓我們臨死之前長點見識，倒是非常承情。」

「可以，即使你不問，我也會說明的，」那蒼勁語聲道：「這是產自苗疆瘴毒區的野百合，由於它是攝取桃花瘴毒的精英而生，故色如桃花，而且還有比桃花瘴毒更烈的毒性，當地苗人稱之爲要命的百

合。」

「如此說來，只要能解除桃花瘴毒的解藥，就能解除這毒百合的毒性？」

「不錯，但這兒距苗疆迢迢千里，我諒準你們身邊沒帶這種解藥，退一步說，即使你們身邊帶有那種解藥，目前，你們也不會有服用的機會。」

「那可不一定。」

杜介夫語音一落，宋玲玲立即接口道：「你總該亮亮相了吧！」

「對，對，」那蒼勁語聲邪笑道：「先亮亮相，也許兩位美人兒會接受我的條件……」

「呀」然一聲，房門啓處，一位身裁頎長的白衫文士緩步而出，並邊走邊笑道：「在下雖然年紀大一點，但論外表，決不比杜公子，米老闆差到哪裏去，而且，寶刀未老，床第間功夫，更是獨勝後生小子多多……」

這刹那之間，他的嗓音也變了——由原來的蒼勁變爲清朗。

外表上，此人也並不老，最多只能估他四十出頭。

面相清癯，神態瀟洒，誠如他自己說的，除了年紀大一點之外，其餘決不比杜介夫，米俊二人差到哪裏去。

——杜介夫，宋玲玲二人目光深注着，却全都默不作聲。

——蔡妙妙、米俊二人却都是像見了鬼一樣，目瞪口呆，一臉的奇異表情。

白衫文士一臉奇異的笑容，徐徐地走到蔡妙妙座前，道：「很不錯，看情形，妳還認識我。」

蔡妙妙張了張咀，却是欲言又止。

「別怕這不是陰曹地府，咱們都還是活生生的人。」白衫文士伸手摸了一下蔡妙妙的俏臉，居然煞有介事地一嘆道：「造化也未免太捉弄人了，這麼美麗的外表裏面，却是一顆毒得不能再毒的心……」

他是誰？

爲甚麼他要說這麼些令人莫測高深的話？

蔡妙妙，米俊二人又爲何會有這種奇異的表情？

蔡妙妙仍未接腔，却向米俊投過令人難以理解的一瞥。

那白衫文士却似乎已理解蔡妙妙那一瞥的意思，而淡淡地一笑道：「別怪米俊，當時，他的確已完成了任務。」

蔡妙妙輕輕一嘆道：「但事實上，你還活得好好的。」

「這是我命長，忽然心血來潮，臨時找來一個替死鬼。」

「這是說，米俊殺的只不過是你的替身？」

「不錯。」

「那人的人頭呢？」

「當然是我將它悄悄地掩埋了，否則，我這金蟬脫殼之計，豈非是一場空。」

杜介夫恍然地插口問道：「閣下就是在朱家集上死後又失去人頭的朱杰？」

「不錯。」

「你之所以利用米俊施展金蟬脫殼之計，目的就是便於隔岸觀火，讓那些奪寶的人殺個兩敗俱傷之後，你才輕而易舉地坐享其成？」

「正是，正是，這也算是英雄所見略同。」朱杰含笑說道：「到目前爲止，由於諸位的大力協助，我的目的已算是完全達到了。」

杜介夫目注米俊笑道：「米兄，雖然你也玩過詐死又復活的把戲，但與這位朱朋友一比，你可實在太差勁了。」

米俊却苦笑道：「杜老弟，你不覺得，這有點以五十步笑百步的味道嗎？」

杜介夫含笑點首道：「對！對！咱們難兄難弟，應該同病相憐才是……」

朱杰以左手的食姆二指，托起蔡妙妙那尖而微翹的下顎，曖昧地笑道：「妙妙，當我倆在牙床上顚鸞倒鳳，欲仙欲死之際，誰會想到妳事後會要我的命……」

蔡妙妙一扭頭，掙脫對方的手指，冷笑一聲道：「你忘了：青竹蛇兒口，黃蜂尾上針，兩般不算毒，最毒婦人心的格言麼！」

朱杰點首笑道：「不錯，古人信不我欺，信不我欺。」

他一頓話鋒，目光在杜介夫，米俊二人臉上一掃，又自語似地道：「妙妙，聽說妳是掃帚星，凡是跟妳有過一腿的男人，都不得善終，但我不信邪，不！不是不信邪，是難忘妳的那股騷勁，那是別的女人想學都學不來的，所以，我還是捨不得殺妳，我要將妳留下來，慢慢的享受。」

蔡妙妙又冷笑道：「不怕我再找機會殺你？」

「我不怕。」朱杰笑了笑道：「如所週知，河豚是美味的，但能要人的命，高明的廚師，能除掉牠的毒，只留下美味。現在，妳是河豚，我是高明的廚師，我有辦法除掉妳身上的毒，只留下美味，妳懂嗎？」

蔡妙妙身上的毒，就是武功。

只要不是白痴都能懂得朱杰的話意。

蔡妙妙不是白痴，不但不是白痴，而且比誰都聰明。

她當然懂得朱杰的話意，她也明白，此情此景之下，朱杰要廢掉她的武功，那實在太簡單了。

所以目前最好的對策，就是不接腔。

蔡妙妙果然沒有接腔。

蔡妙妙不接腔，朱杰却有了行動，他的左手在蔡妙妙的胸前摸索着——不是輕薄，衆目睽睽之下，這種事畢竟是不對勁的。

朱杰摸索的結果，摸出了一尊玉觀音——一尊高約五寸，雕刻得栩栩如生的白玉觀音。

朱杰撫摩着手中的玉觀音，仰首狂笑道：「這尊玉觀音本來是我的，現在，又回到我的手中，而且，再也沒人能將它搶走了，哈哈哈，……」

笑聲高亢入雲，整棟小樓都爲之震顫不已。

功成身且歸　去做個閒人

但他的狂笑聲才歇，門口却傳來一聲冷笑道：「好！城府深沉，功力高深莫測，不愧是一代梟雄……」

這位不速之客是誰？

是蘇州府的捕頭丁爲元。

丁爲元的突然出現，不但使朱杰爲之一楞，連杜介夫等四人也似乎大感意外地，互相瞧了一眼。

丁爲元又苦笑道：「朱莊主，你這招金蟬脫殼的把戲，雖玩得過癮，却把我整得慘了。」

朱杰臉色登時一沉道：「你是怎麼來的？」

丁爲元裂咀笑道：「先乘船，然後，一步步的走上來，……」

「廢話！」

「先問廢話的是你！」

朱杰哼了一聲，注目問道：「你此行目的何在？」

丁爲元道：「沒別的，只想請你陪我跑一趟蘇州府，以便銷案。」

朱杰冷笑一聲：「作夢！」

丁爲元苦笑道：「朱莊主，你即使不爲我們這些吃公事飯的人着想，也該爲令兄朱大人着想呀！」

朱杰道：「家兄的一切，毋須你關心，你回去之後，愛怎麼辦就怎麼辦，但我醜話說在前頭，你如果一定要公事公辦，當心你的老命！」

丁爲元苦笑如故地道：「朱莊主，你放心，咱們吃公事飯的人，最會見風轉舵，所以，看來這件無頭命案，只好不了了之了。」

「這才像句人話。」

「那麼，我這就告辭了。」

「唔……。」

「那麼，我這就告辭了。」

眞絕！連說兩次要告辭了，人却連半步也沒挪動過。

朱杰瞪了他一眼，怒聲道：「神經有病！」

丁爲元笑了笑，道：「我的神經正常得很哩，只是，這個案子，說來非同小可，要想不了了之，各方面的打點都需要銀子……」

朱杰截口冷笑道：「說來說去，還是爲了錢，你要多少？」

丁爲元伸出一根手指。

「一千兩？」

「不？一萬兩，黃的……」

在那個時候，一萬兩黃金，可實在是一個很嚇人的數目。

因此，朱杰怒「呸」一聲，道：「你窮瘋了。」

「我正常得很。」丁爲元裂咀笑道：「朱莊主別罵人，生意不成仁義在，這回，我眞要告辭了。」

他，頓住話鋒，扭頭向杜介夫等人問道：「諸位，我可以走了嗎？」

杜介夫搶先點了點頭。

朱杰怒聲問道：「你走你的，跟他們何干？」

丁爲元淡淡地一笑道：「這關係可大得很哩！如果他們所中的桃花瘴毒未消解，我又怎能一走了之。」

接着，目光又一掠杜介夫等四人，笑問道：「杜老弟，你說是嗎？」

杜介夫含笑點首道：「是的，多謝閣下義伸援手！」

丁爲元道：「別客氣，現在，我雖然身在公門，以往却也是江湖中人，武林一脈，本該互相支援的。」

蔡妙妙插口嬌笑道：「丁捕頭，你不能再多呆一會兒。」

丁爲元道：「沒這個必要呀，我留在這兒算老幾？」

「可是，你這麼一走，那無頭命案如何銷差？」

「那不要緊，誰都知道，官家的事，小事可以擴大，大事可以化小，只要有銀就行。」

蔡妙妙嬌笑道：「提到銀子，我想，你也應該參加這一場奪寶的遊戲……」

「不不…」丁爲元苦笑道：「我有自知之明，也只有一條老命，還是安份一點，早走爲妙，告辭……」說完轉身就走。

自從由丁爲元與杜介夫二人的對話中，獲知杜介夫等人所中的桃花瘴毒已解除之後，朱杰已悄然退立原位。

他心中明白，瘴毒解除後的杜介夫等四人，每一個都不是省油的燈。

當然他也自信，一對一，當代武林中已難逢敵手，但如果對方四人聯手，則吃虧的準是自己。

所以，爲防萬一，他不得不立即由蔡妙妙身旁退到原位上。

同時，他也明白，替杜介夫等人解除桃花瘴毒的，是丁爲元。

——丁爲元之所以趕來，又之所以跟他胡扯，目的都只有一個，那就是爭取時間，使那暗中散發的解藥，能充分發揮作用。

——同時，丁爲元是早巳到達小樓外，並以傳音入密功夫，分別向杜介夫等人有所交代，這一點，可以由杜介夫等人中毒之後，始則震驚，繼而無比鎭定上可以得到證明。

因此，朱杰對丁爲元這個人，可說是恨到了極點。

也因爲如此，當丁爲元安詳地轉身離去之際，他忽然怒叱一聲：「丁爲元，給我站住。」

丁爲元根本不予理睬，人巳緩步走到門口。

朱杰冷哼一聲，飛身而起——

就當朱杰飛身向丁爲元追撲之瞬間，另一道人影以更快的速度橫裏攔截。

「砰」然巨震聲中，雙雙瀉落地面。

橫裏攔截的人是杜介夫。

很顯然，這一招硬拚，沒分出高下來，但丁爲元却巳失去踪影。

朱杰目注杜介夫，披唇一哂道：「鴛鴦雙煞中人，也不過如此而巳。」

蔡妙妙插口笑道：「朱杰，你巳黔驢技窮，交回玉觀音，我可以放你一馬。」

朱杰冷笑一聲：「別說夢話了，這房間太小，咱們到外面去……。」

小樓外面，是一片約莫十多丈方圓的草坪，當小樓內的五人飛身而出時，草坪四週，也像幽靈似地冒出數十道人影。

同時，半山腰上的密林中也傳出那熟悉的歌聲：

幾時歸去？
做個閑人
對一張琴，
一壺酒，
一溪雲……

朱杰震聲大喝：「阿扎克、海兒罕聽令！」

一聲暴諾，兩個身裁高大，虬髯滿頰的壯漢應聲而出，一齊向朱杰躬身施禮道：「屬下在。」

「將山上那個鬼叫鬼叫的東西給我抓回來！」

「是……」

那兩個人，再度躬身施禮，立即長身飛射而去。

別瞧他們身裁高大，那身法可非常靈活哩！

杜介夫向朱杰笑問道：「那兩個，是蒙古人？」

朱杰冷冷地答道：「不錯。」

「也是元韃子留在這兒守護寶藏的宮廷高手。」

「不錯，這外圍中，有一半都是元廷高手。」

「另一半呢？」

「另一半本來是我的手下。」

杜介夫忽然蹙眉自語道：「奇怪！」

朱杰笑問道：「有甚麼奇怪的？」

杜介夫道：「我有兩件事情想不通，可以請教一下嗎？」

朱杰道：「可以，反正這是最後一戰，我可以慈悲一點，讓你們都死得了無遺憾，問吧。」

「你眞够朋友，」杜介夫笑了笑，然後注目問道：「你該不是蒙古人吧？」

「誰說我是蒙古人？」

「既然不是蒙古人，爲何甘心做元廷鷹犬？」

「錯了，我也不是元廷鷹犬，目前這批元廷高手，是我費了不少工夫，才收服的。」

「這是說，目前這批元廷高手，效忠的對象已由那過氣的元廷，轉向你朱大莊主了？」

「不錯。」

「這是第一個問題。」杜介夫笑了笑道：「現在，我請教第二個問題：方才，你說過，玉觀音本在你手中，元廷高手也早巳被你收服，按說，你早巳將那批寶藏取走了，是嗎？」

朱杰苦笑了一下道：「理論上應該是的，但事實上，那批寶藏仍在寶庫中。」

「原因何在？」

「這該分兩方面來說，當我獲得玉觀音時，尚未收服元廷高手，收服元廷高手之後，玉觀音却被蔡妙妙刦走了。」

「玉觀音既曾一度在你手中，你應該早巳知道進入寶庫的路徑，有沒有玉觀音，都無關緊要了。」

「是的，但玉觀音同時也是開啓寶庫的鑰匙，這一點，你們可能還不知道。」

「是的，現在我知道了。」

「還有，沒有玉觀音，也該有別的法子，可以打開寶庫的門戶，但由於這批寶藏的消息不脛而走，各地黑道高手雲集，所以我不得不按兵不動，等你們殺得兩敗俱傷時，再也不會有人跟我競爭，現在，我的計劃巳完成九成九，只剩下你們這四個强敵了。」

杜介夫一翹拇指，道：「高明，眞高明。」

「多謝誇獎！」朱杰笑問道：「還有疑問嗎？」

「我想不用再問了，」杜介夫精目環掃，淡淡地一笑道：「閣下打算是一個個的車輪大戰呢？還是來一場混戰？」

朱杰道：「不拘形式，以儘快將你們四個放倒在這兒爲前提……」

「叭叭」兩聲，兩道人影像被扔木頭似地扔在朱杰的身邊。

那是奉命去將「那鬼叫鬼叫的東西抓回來」的阿扎克與海兒罕。

此刻，「那鬼叫鬼叫的東西」並沒「抓回來」，他們自己却躺在這兒？

這情形，對不可一世，雄心萬丈的朱杰而言，自然是很失面子的事，因而，刹時之間，使得他鬚髮怒張，雙目中寒芒暴射。

就當朱杰威態懾人，猙獰得像一個厲鬼之際，那躺着的兩個却也挺身站了起來，向着朱杰連連躬身道：「屬下無能，屬下該死……」

原來這二位不但沒死，也沒受傷，甚至連穴道也沒受制，只是兩人的臉都腫成了猪肝色。

現場的正邪羣豪都是大行家，目前的情況，各自心中有數。

——阿扎克，海兒罕二人被指定去抓人，縱然不是朱杰手下最强的高手，也絕對不是最次的高手，何況他們離去時所表現的高明身法，是有目共覩的。

——現在，這樣的兩個高手，被人家揍了一頓耳光之後，既沒殺傷，也沒制穴道，就像扔死狗似地扔了回來，「那鬼叫的東西」，高明到甚麼程度，也就不難想見了。

這刹那之間，現場中一片死寂。

朱杰强行抑平心中的怒火，平靜地說道：「不能怪你們，是我低估了那個狗東西。」

緊接着，又注目問道：「是不是丁爲元那個狗東西？」

阿扎克搶先答道：「不是。」

「那是甚麼人？」

「是一個叫化子？」

「叫化子？」朱杰向杜介夫問道：「杜介夫，那是甚麼人？」

杜介夫答得很乾脆：「不知道。」

「那斷不是你們的同伴？」

「如果是我們的同伴，他爲何不跟我們在一起。」

朱杰沉思了一下，突然一挫鋼牙，擧手一揮，震聲大喝：「殺？」

「殺」字聲中，他自己巳一馬當先，撲向蔡妙妙，並冷笑道：「蔡妙妙，這是妳最後的機會，放下兵刄，我可以不究既往……」

就這幾句話的工夫，他巳長劍翻飛，攻出了四十八劍。

蔡妙妙也不含糊，從容地接下對方四十八劍之後，立即還以顏色，展開同樣快速的反擊。

另一方面，杜介夫，宋玲玲，米俊等三人，也陷入以寡敵衆的混戰情況中。

他們三人，每一個都是面對四個以上的高手，儘管他們三人於甫一接觸之下，即以雷霆萬鈞之勢，各自殺了一個並殺傷

一個，但外圍還有三十名以上的後備高手在等着。

倒下一個，立即有人補充，始終維持四或五對一的局面。

而且，目前米俊的這批高手，比起前此在太湖湖面上，和湖中之湖的湖濱那些高手來，每一個都高明得多，也頑强得多了。

因此，目前的杜介夫等人，儘管一直處於優勢，但戰來却是相當吃力！

尤其是此刻分別圍攻鴛鴦雙煞的四個，都是元廷留守人員中一等一的高手，竟能跟杜介夫小兩口打成平局。

由於米俊那邊仍然不時地傳出敵人倒斃時的慘號聲，對於暫時被纏成平局的鴛鴦雙煞，自然覺得面子上很不光彩。

因此，杜介夫首先大奮神威，將四個對手逼退三步，並揚聲喝道：「天地交泰，鬼哭神號……」

喝聲似天鼓齊鳴，身形如游龍夭矯，突破四個敵手的圍攻，凌空射向宋玲玲那邊。

須知杜介夫口中的「天地交泰」，是他們夫妻倆劍招的名稱，而「鬼哭神號」却是雙方聯手殺敵的暗號！

宋玲玲也應聲嬌喝：「天覆地載，擋我者死……」

夫妻倆一唱一和中，身形也電掣地交織着飛向對方的包圍圈中。

緊接着，慘號連傳，那本來是分別圍攻他們夫妻倆的八個高手，還沒有弄清楚雙方在玩甚麼花招，人却已倒下四雙。

杜介夫小兩口似乎殺紅了眼，一招殺掉八個强敵之後，不再等敵人圍攻上來，雙雙採取主動，展開了一陣快速衝殺。

米俊也不甘後人，大奮神威，殺掉包圍他的四個對手之後，也採取杜介夫小兩口的戰術——主動衝殺。

一時之間，但見寒芒電掣，殘肢斷臂紛飛，慘號聲此落彼起。

前後也不過是飲一盞熱茶的工夫，朱杰手下那四十多個高手，已全部就殲。

也就當現場中最後一聲慘號傳出來的同時，蔡妙妙忽然清叱一聲道：「留下命來……」

原來朱杰獨戰蔡妙妙，儘管一直佔着優勢，但蔡妙妙跟他比較起來，也決不多遜。

也由於他們兩人的功力相差不多，朱杰決不可能於短時間之內制服或殺死蔡妙妙。

當杜介夫等改變戰術，展開一陣快速衝殺時，朱杰自知大勢已去，已暗中打算腳底揩油，但却被蔡妙妙拚死纏住，沒法脫身。

直到他最後一個手下發出臨死前的慘號時，他才不得不拚死攻出一招，將蔡妙妙逼退，飛身逃入小樓中。

× × ×

蔡妙妙叱着，啣尾疾追。

米俊入目之下，也飛身跟進，並大喝一聲：「妙妙當心……」

小樓外，除了遍地殘缺不全屍骸外，已只剩下杜介夫小兩口這兩個活人了。

這兩個活人，也是兩個血人。

他們全身上下，都沾滿了鮮血——那是飛濺上的敵人的鮮血。

杜介夫目注愛妻，苦笑道：「玲玲，現在，咱們可眞像個煞星了？」

宋玲玲却正容道：「別偷懶，追！」

「追……」

「追」字聲中，夫妻倆雙雙射落小樓的堂屋中。

眞巧，米俊，蔡妙妙二人也剛好由另一個房間內出來，兩人都是一臉的苦笑。

宋玲玲搶先問道：「追丟了？」

蔡妙妙苦笑道：「是的，明明看到他進入右首那房間，却一下子就不見了。」

杜介夫也苦笑道：「又是一個由咱們手底下逃生的人，玲玲，看來『鴛鴦雙煞出手之下無活口』的那句話，應該取消了吧。」

蔡妙妙搶先答道：「不！杜公子，那斷是由我手中脫逃的，跟你們小兩口無關的。」

宋玲玲笑了笑道：「我想，咱們還是追緝那個姓朱的要緊，說不定寶庫的入口，就在那個房間中。」

米俊附和着道：「對，打鐵趁熱，咱們馬上着手搜查……」

宋玲玲的判斷不錯，寶庫的入口就在那個房間左邊的複壁中。

也沒甚麼特別的機關，複壁上外表是一幅巨型山水畫，只要輕輕一碰就開了，但複壁內却是別有洞天。

首先是一條向下延伸的梯道——是經過人工修飾過的梯道，足有百丈以上的長度。

走完人工梯道，即進入天然石洞中。

天然石洞也還是向下延伸，坡度不大，但却極不規則，寬敞處有如巨厦的大廳，狹窄處却僅能容兩人並肩通過而已。

這是一段一點也不愉快的行程，因爲他們並非尋幽探勝，而是深入虎穴，追踪一個狡詐又兇狠的武林高手。

除了要忍受石洞中的霉腐氣息之外，還得隨時隨地當心敵人的偷襲。

更要命的是，洞內暗無天日，他們四人最少必須保持一個火把照明，形成敵暗我明，必須小心之外更加小心才行。

但事實上，却有點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一路行來，除了發現五具剛死不久的屍體之外，並未受到任何偷襲。

當然也沒發現一絲人影。

——朱杰去哪兒了呢？是不是不曾進入這天然石洞中來？

——那些剛死不久的屍體是甚麼人？又是死於誰的手中？

——難道說，已經有人捷足先登，進入寶庫了？

這是杜介夫等人心中的疑問，却是誰也沒說出來。

他們都心中明白，在進入寶庫之前，即使說出來，也沒法獲得答案。

× × ×

寶庫終於到達了。

那銹漬斑剝的鐵門半開着，却是裏外一片漆黑，不見一絲人影，也不聞一點人聲。

首先打破沉寂的蔡妙妙苦笑着：「我們來遲了。」

杜介夫接口一笑道：「既然到了這兒

，即使遲了，也得進去瞧瞧。」

「對！」蔡妙妙扭頭向宋玲玲道：「大妹子，勞駕妳守在門口，我和杜公子，米俊先進去。」

宋玲玲含笑點頭道：「好，就這麼辦，只是，你們三位可得多加小心啊！」

她口中說的是「你們三位」，但一雙美目，却是深情欵欵地凝注着杜介夫，眞箇是含眸凝睇，若不勝情。

杜介夫忽然沉喝一聲：「當心……」話出同時，反手一抄，已接住一枝短箭。

其餘三位也不甘後人，每人接住一枝短箭。

那是一種僅有四寸多長的沒羽箭，箭鏃呈暗藍色，顯然是淬有劇毒。

所謂沒羽箭，就是矢尾沒附羽毛的箭，不用弓絃，箭發無聲，除非是絕頂高手，事先沒法察覺。

別瞧它長僅四寸多一點，但由於它不易防範，又淬有劇毒，故殺傷力非常驚人，是一種很歹毒的暗器。

× × ×

企圖暗箭傷人的人箭發無功之後，心知遇上了難纏的對手，沒有採取進一步的行動。

杜介夫目注仍然擎着火把的蔡妙妙，蹙眉笑道：「妙妙，看情形，妳很樂意當箭靶。」

可不是嗎？敵人隱于暗中，自己擎着火把，不是最好的箭靶是甚麼。

蔡妙妙絕不笨，一點就透，立即將火把順手插在洞壁上，而且，也無形中露了一手。

洞壁是堅硬的石質，火把的柄却不過是根竹桿，但蔡妙妙那麼不經意地一插，竟然插入半尺多深。

可惜的是，此刻强敵當前，包括蔡妙妙自己在內，誰都沒欣賞她這一項不是表演的表演。

目前這四位，年紀雖然不大，却都算是老江湖了。

蔡妙妙的火把脫手之後，四個人都立即不約而同地，隱入背光的死角，凝神默察。

寶庫外的這一段石洞，相當寬敞，橫寬足有四丈多，高度也在三丈以上。

地面有參差不齊的石筍，洞頂倒垂着形形色色的鐘乳，像這樣的場所，加上黑暗的掩護，要隱身暗算別人，那實在是太方便了。

但杜介夫等四人凝神默察之後，都確定這石洞中沒潛藏敵人，事實上，他們到達寶庫門前時，也曾經運功默察過。

在洞中既沒潛藏敵人，那麼，方才，那企圖傷人的暗箭由何而來。

他們都能確定，方才的暗箭是來自寶庫門外右邊約莫三丈處的一個死角，而且，事前事後他們都查察過，那死角上無通路，自然也不見人踪。

現在，他們都不能不集中全力，再度向那個死角作細密搜查了。

不錯，那死角的確有問題。

這兒顯然是有通道的，但出口却被一道僞裝的門堵住了。

那道僞裝的門僞裝得很成功，外表看來，跟天然石洞的洞壁完全一樣。

發現這一秘密之後，杜介夫向其餘三人作了一個小心戒備的手式，然後，功凝左臂，遙遙擊出一記劈空掌。

那道門無聲無息地被推開了。

對杜介夫來說，他那一記劈空掌，等於是殺鷄用上了牛刀。

因爲，那道門並未上閂，門樞上又有着太多的油脂，開闔靈活輕巧而無聲，以杜介夫的功夫，只要輕輕吹口氣，也會把它吹開的。

× × ×

門開了，沒有預期的暗箭，也不見人影。

在寶庫旁的火把掩映之下，可以約略地看到，那是這石洞中的另一支洞。

這支洞也是向下延伸，坡度很陡。

一個相同的意念掠過杜介夫等四人的腦際：「這兒一定是通往湖中的水底通道的……」

不錯，這就是由湖中之湖的水底通往寶庫的通道。

只是，目前這通道中已沒有活人。

就在進入通道約莫三丈深處，地面上亂七八糟地躺着八具屍體。

那些屍體都沒有外傷，好像都是被重手法震斷心脈而死的。

片刻之前，這些人中還有人發沒羽箭，企圖暗殺杜介夫等人，足證他們死沒多久。

能發沒羽箭，又負有防守寶庫另一通道的重責，也足證他們決非庸手。

像這樣的八個高手，于片刻之間，以重手法無聲無息地將其全部震斃，那位神秘的高手，也未免高明得太可怕了。

「那是甚麼人呢？」

不知是誰問的，也沒人回答。

事實上，這個問題，也沒人能够回答的。

半晌過後，蔡妙妙才幽幽地道：「我想，一定是朱杰幹的。」

米俊接口問道：「何以見得？」

蔡妙妙道：「這些人都是朱杰手下的高手，換上任何一個絕頂高手，也不可能於刹那之間，無聲無息地將他們震斃。」

「妳認爲只有朱杰可以作到？」

「不錯。」

「朱杰的武功就這麼可怕嗎？」

「不！這些人之死，不是由於朱杰的武功高得那麼可怕，而是由於朱杰是他們的主子，在事出意外，又極端震驚的情況之下，才會有目前這結果。」

米俊笑道：「妳這一分析，好像是很有道理，但實際上却有一個很大的矛盾，妳自己知道嗎？」

蔡妙妙嬌笑道：「你的意思是說，朱杰沒理由殺死自己的手下？」

「是的，尤其是現在的朱杰，更沒理由要殺他自己的手下。」

「我的想法恰好相反，現在的朱杰，必須殺死他的手下才行。」

「爲甚麼？」

「你忘了，現在的朱杰，是在逃命，逃命這玩藝兒，自然是越秘密越好。」

「妳認爲，朱杰是由水底通路逃走了，由於怕他的手下洩密，才殺以滅口？」

「滅口只是目的之一，另一個目的是故佈疑陣，讓我們疑神疑鬼，而他却已經遠走高飛了。」

一直靜聽着的杜介夫，插口笑道：「分析得有條不紊，合情合理，妙妙，今後，妳該冠上『女諸葛』的賀號了。」

蔡妙妙嬌笑道：「瞧你，怎麼吃起我的老豆腐來。」

「我說的可是由衷之言。」杜介夫正容說道：「妙妙，我們要不要追下去?」

蔡妙妙道：「不用追，如果我的猜想沒錯，朱杰早已到了湖中之湖，這支洞內，也決不會有活人了。」

「那麼，現在怎麼辦?」

「現在嘛，自然是入寶庫去取寶，照方才的分配，大妹子守門，你和米俊跟我一起進去……」

× × ×

寶庫的門還是半開着。

蔡妙妙點燃了另一枝預備火把，杜介夫戒備着以劍尖頂開那半開的門。

裏面還是一片死寂。

但由於火把的照耀，黑暗被驅走了。

那是一個橫寬約三丈，縱深約四丈，高約三丈的死洞——只有進口，沒有出口的死洞。

洞頂和地面，也跟寶庫外一樣，有着形形色色的鐘乳，和參差不齊的石筍。

所不同的是，正中央一字橫排，陳列着四口巨型鐵箱，鐵箱上的巨大銅鎖也已打開。

整個寶庫，除了那扇鐵門和門框之外，一切都還保持着它的本來面目。

——四口鐵箱中，顯然就是元韃子所搜括的漢族同胞的金銀珠寶。

——銅鎖既已打開，那批珠寶，是否已被取走了呢?

——打開寶庫鐵門和寶箱上銅鎖的，是否就是行蹤不明的朱杰。

——如果是朱杰打開的，則箱中珠寶應該還在，因爲目前的朱杰，沒時間將它弄走，除非是以前就將它弄走了。

——以前弄走的構想也不能成立，因爲，眞是那樣的話，朱杰又有甚麼理由還呆在這兒，等杜介夫等人找上門來?

× × ×

面對這批已經犧牲了將近兩百條人命的寶藏，杜介夫，米俊，蔡妙妙等三人，都是一臉奇異的表情，呆立鐵箱前，默然不語。

是腦子裏疑問太多?

還是有點「近鄉情怯」的味道?

「近鄉情怯」，是人之常情。

面對這批即將揭曉的，足能驚世駭俗的寶藏，任何人都必須有時間去緩和自己的情緒。

但那些難以理解的疑問，却太簡單了，跨前一步，揭開箱蓋，不就解答了大半的問題嗎?

是的，蔡妙妙已開始行動了。

她，左手火把向地面一插，右手長劍尖連閃，四個鐵箱的箱蓋都挑開了。

蔡妙妙算是又露了一手。

那四個鐵箱的蓋子，幾乎是在同一瞬間被挑開的。

就憑這一點，也不難想見，她那劍尖閃動的速度有多快。

可惜她這一精彩表演沒人欣賞，甚至她自己也沒工夫去自我陶醉。

因爲，那箱蓋挑開後所放射出的珠光寶氣，使得他們都目眩神迷地楞住了。

四口鐵箱都是盛得滿滿的寶石，珍珠，那價值是沒法估計的。

寂靜了少頃，杜介夫才「咦」了一聲道：「箱蓋上還有字跡哩!」

是的，第一口鐵箱裏面，有着用燒焦的木炭所寫的八個碗大的字：人爲財死，鳥爲食亡。

試想：此時此地，此情此景之下，目睹這樣的警語，眼前這三個當事人，會有怎樣的感觸呢?

第一個有反應的是蔡妙妙。

她，由杜介夫，米俊二人之間擠向鐵箱前，一面冷笑道：「眞是廢話!」

杜介夫淡淡地一笑道：「雖然是廢話，却也很有哲理，可惜的是：人人都懂得這句老生常談的廢話，却很少有人能體會他的警世涵義。」

蔡妙妙美目流盼，媚笑道：「你能體會嗎?」

杜介夫道：「我能體會，但面對這批無法估計的財富，却也有點意亂情迷。」

「這眞是老實人說的老實話，」蔡妙妙嬌笑道：「現在，咱們都是富甲天下的大富翁了，杜公子對於這批財富，打算如何支配呢?」

杜介夫沉思着道：「這個……我還沒想到，也許我會把它獻給朝廷。」

「爲甚麼?」

「我有自知之明，生來是窮小子的命，過多的財富會折壽的。」

「所以你才打算送給朝廷?」

「是的，這批財富，本來就是來自民間，現在，再假手朝廷，用于民間，不是很有意義嗎!」

「你想得太天眞了，假手朝廷，不過是肥了那批經手的官崽而已……」

杜介夫劍眉一揚，道：「妙妙，妳未免太以偏概全了。」

「是嗎!」蔡妙妙媚笑道：「杜公子，咱們打個商量如何?」

「如何一個商量法?」

「既然你不要這批財富，那麼，與其錦上添花獻給朝廷，倒不如將你們小兩口的那份送給我，我會非常懷念你們的。」

話聲未落，突然雙手齊揚，兩道寒鋩，分別刺向杜介夫和米俊二人。

刺向杜介夫的是右手的長劍，刺向米俊的却是藏于左袖中的一把匕首。

她本已于有意無意之間站在杜介夫、米俊二人的當中，下手極爲方便。

加上近在咫尺，又是事出意外，自然是一擊中的。

匕首刺中米俊的心臟，只慘呼了半聲，就頹然倒斃。

她的長劍也是刺中杜介夫的心臟部位，但杜介夫却是夷然無損地笑道：「妙妙，妳這一招，實在不太妙啊!」

守在寶庫門口的宋玲玲怒聲道：「介夫，還不宰了這臭婊子!」

「別忙，多行不義必自斃，即使我不殺她，今宵她也難逃公道……」

「你……你捨不得殺她?」宋玲玲的臉，已成一片鐵青。

這也難怪。

男女間事，是容不下第三者的。

以往，宋玲玲放任杜介夫跟蔡妙妙親近，那是別有目的，一時從權。

但現在情況不同了。

尤其是此情此景之下，更不由她不醋火和怒火一齊爆發出來。

× × ×

蔡妙妙的劍尖，依然抵着杜介夫的左胸。

杜介夫也仍然沒反擊，只是裂咀笑道：「玲玲，妳這飛醋吃得多沒來由。」

宋玲玲怒聲道：「我不管，你必須立即殺了這人盡可夫的臭婊子!」

「我早就說過，凡是跟蔡妙妙有過一腿的男人，就會終生不忘，杜介夫並非超人，他也跟蔡妙妙有過一腿，妳想，他怎麼捨得殺蔡妙妙哩……」

隨着話聲，一道幽靈似的人影，由寶庫深處的暗影中徐徐地走了出來。

那是行踪不明的朱杰。

朱杰的突然冒出，雖然有點意外，但現場中的人，却是誰也沒感到驚奇。

杜介夫却目注蔡妙妙笑道：「妙妙，這一招不算，收回去再來過……」

蔡妙妙冷哼一聲，長劍往回一帶，却是立即無比快速地攻出三十六劍。

杜介夫從容地接下三十六劍，並未反擊，仍然是淡淡地一笑道：「妙妙，在當代武林中，妳的劍法，已經是少有敵手了，但在我面前，妳還差了一大截……」

蔡妙妙俏臉一沉問，朱杰却向她揮揮手道：「妙妙，他的話沒錯，妳不是他的敵手，現在，杜介夫由我對付，妳去攔住那個雌的，別讓她過來夾纏，也不許傷了她，聽懂了嗎?」

緊接着，又向杜介夫笑問道：「男對男，女對女，過去，你在妙妙身上佔過便宜，今後，由我接收你的老婆，這兩件事情，都很公平，你說是嗎?」

杜介夫含笑點首道：「是的，這很公平。」

「唯一不公平的是：你身上穿有不畏刀劍拳掌的寶衣。」

「要不要我先脫下來?」

「不忙，待會，放倒你之後，再由你身上剝下來也一樣。」

「如果待會倒下來的是你，豈非是一場空。」

朱杰敞聲大笑道：「想不到你比我還要狂，我不妨老實告訴你，我有絕對的必勝把握，萬一陰溝裏翻船，倒在你身邊，那也簡單得很，這批寶物，那兩個花不溜丟的女人，都是你的了……」

說到這裏，屈指輕彈劍葉，臉色一正道：「請!」

「且慢!」杜介夫笑了笑道：「目前情況很明顯，咱們兩人中，只有一個人能活着出去，但在決一死戰之前，我要請教一些問題。」

「好!問吧!」

「蔡妙妙早就是你的助手?」

「不錯。」

「自朱家集詐死開始，一直到目前爲止，所發生的種種一切，都是你在幕後安排?」

「不錯。」

「蔡妙妙之所以一直到現在才向我下手，爲的是要利用我們夫婦替你消滅那些奪寶的敵人?」

「正是，正是，」朱杰連連點首笑道：「對了，我還沒向你道謝哩!」

杜介夫冷笑一聲道：「該問的已問完，該說的也說明了，接招!」

寒芒連閃，片刻之間，已攻出百零八劍，也將朱杰逼退了七步。

朱杰接過百零八劍之後，也立即展開快速反擊，並朗聲笑道：「見面更勝聞名，杜介夫，我好像有點低估了你……」

他算是立即還以顏色，一陣急攻，將杜介夫逼退十一步之多。

這是一場武林中難得一見的惡鬥。

交手的雙方，使的都是長劍，那劍招的奇詭與快速，令人目不暇接。

方才，朱杰的狂話並沒誇張，他的身手，的確是比杜介夫要高明一點。

因爲，目前事實證明，杜介夫一直處于下風。

儘管他也還是有攻有守，但他被迫後退時的步數總比朱杰要多。

這情形，使得一旁的宋玲玲芳心焦灼，不顧一切地揮劍攻了上去，但却被蔡妙妙於半途截住，並嬌笑道：「對了，咱們也該活動一下才對……」

兩頭母老虎交上手了。

宋玲玲心急丈夫的安全，再加上積壓已久的妒火和怒火，一上手就銳不可當的展開一串無比火爆而又激烈的搶攻。

這兩個女的的戰況，剛好與兩個男的的戰況相反——蔡妙妙一開始就被迫居劣勢。

是宋玲玲技勝一籌?

還是蔡妙妙受了朱杰所交代的「不許傷她」的那句話的影响?

這問題，恐怕只有兩個當事人才能解答。

宋玲玲既已佔了上風，自然是得理不饒人地，大奮神威，節節進逼，並冷笑道：「妖婦，今宵，是妳的末日到了……」

也就在這同一瞬間，只聽朱杰朗聲笑道：「失禮，失禮，我忘了你身上穿有寶衣，人沒傷着，却將你的衣服弄破了。」

聽這語氣，敢情是杜介夫已挨了一劍了?

不錯，杜介夫是挨了一劍，他前胸的長衫上，已被劃破一道半尺長的裂痕。

杜介夫沒吭氣。

但宋玲玲却芳心更急，攻勢也更爲凌厲了。

杜介夫連忙揚聲點醒他的愛妻道：「玲玲，沉住氣，妳應該相信我不會如此差勁。」

朱杰接口笑道：「你的確是不算差勁，只是運氣不太好，今宵碰上了剋星，我先打個招呼，下一劍，我會照顧你的腿部，你總不至于也穿着寶褲吧?」

不料話沒說完，左臂上已挨了一劍。

雖然傷勢不算嚴重，却已冒出殷紅的鮮血。

杜介夫乘勝追擊，「刷，刷，刷，」

一連三劍，將對方逼退八尺，並冷笑道：「老虎不發威，你眞把牠當作病貓了！」

原來杜介夫並非比對方差，他和朱杰的身手，只是在伯仲之間。

他心中認定，朱杰是他所遇上的第一個最難纏的對手。

因而一開始就採取低姿勢，穩紮穩打，以便于觀察對方的劍路。

他的天份高，記性強，當朱杰的劍招使過兩遍之後，已大致都記住了。

兵法上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雖然指的是戰術戰略的運用，但用在個人搏鬥上，也同樣的有效。

兩個功力相當的高手交手，當其中一人了解對方的武功路數和招式之後，已經算是勝券在握了。

× × ×

本已勝券在握的朱杰，作夢也沒想到會有目前這種意外的變化。

他，心中驚急交迸之下，不但欲振乏力地沒法反擊，甚至想穩住頹勢也不可能，而只有節節後退的份了。

當然，這一意外的變化，也使得另一組中的宋玲玲安下心來。

相反地，蔡妙妙可更加不濟了。

就當寶庫內的戰況急轉直下之間，寶庫外又傳來那熟悉的歌聲：

今宵歸去，
做個閑人，
對一張琴，
一壺酒，
一溪雲……

歌詞已變更了兩個字，「幾時歸去」變成了「今宵歸去」。

難道說，這位仁兄今宵就可以達到他那「做個閑人」的心願了？

× × ×

聽那歌聲的嗓音，顯然就是那位自稱司徒旭山，也自稱老叫化的神秘客。

但出現在寶庫門口的，却是蘇州府的捕頭丁爲元。

丁爲元的背後，火把通明，至少有二十名以上手執火把的公差。

目前這情況，對朱杰，蔡妙妙二人而言，等于是屋漏又逢連夜雨，但杜介夫，宋玲玲兩口子却是更加精神大振地加速搶攻。

丁爲元卓立門口，揚聲問道：「杜老弟，要不要我助你一臂之力？」

「謝啦……」

杜介夫朗笑聲中，宋玲玲嬌叱一聲：「妖婦躺下！」

蔡妙妙可眞聽話，只聽「噹」地一聲，手中長劍被震得脫手飛去，人也跟着慘號一聲，躺了下去。

不過，她不是死於劍下，致命傷是嵌在眉心的一枝竹葉鏢。

同時，宋玲玲震飛蔡妙妙長劍的手法，不但捉狹，也很絕。

長劍是勁行射向朱杰的背部。

當然，以朱杰的身手之高，宋玲玲這一記「槓上開花」的絕招不一定得手。

但正與像杜介夫這等絕頂高手作殊死戰的朱杰，是最忌分心的。

可是，事實上朱杰對宋玲玲這「神采的一筆」却又不能不分心。

何況，蔡妙妙臨死時的那一聲慘號，已早就使他分過心了。

兩個「分心」加在一起，使得杜介夫很順利地將其一劍穿心。

一代梟雄的朱杰伏誅了。

正如他自己故弄玄虛，在鐵箱蓋內所寫的：

人爲財死，鳥爲食亡。

× × ×

丁爲元拇指雙翹地笑道：「恭喜賢伉儷又完成了一件大功德，鴛鴦雙煞果然是名不虛傳。」

「多謝誇獎！」

杜介夫一雙精目盡在丁爲元的背後搜索着，他口中的「多謝誇獎」也就顯得有點言不由衷了。

丁爲元笑了笑，問道：「杜老弟找誰呀？」

「找一位並不太熟悉的朋友。」

「是那個唱歌的老叫化？」

「不錯。」

「你知道他的姓名來歷嗎？」

「他的來歷不知道，只知道他複姓司徒，名旭山。」

「錯了，那姓名是假的，老叫化的身份也不過是他的另一個化身而已。」

「你認識他？」

「當然！」

「那麼，他的眞實身份是——？」

「當今皇上的布衣朋友，今上南征北剿，統一天下的過程中，他在幕後立過太多的汗馬功勞，但他無意仕途，功成身退，經常以各種不同的身份，遊戲風塵，目前這一幕剛剛結束的奪寶遊戲，也是他一手在幕後主持，朱杰却於無心中成了他的助手，只是朱杰至死還不知道自己是在被人利用中。」

一席話說得杜介夫，宋玲玲二人面面相覷，連聲苦笑不已。

少頃過後，杜介夫才苦笑着問道：「那麼，我們夫婦倆也是在被利用了？」

丁爲元點點頭道：「可以這麼說，但對賢伉儷是善意的利用，借用賢伉儷的絕代武功，求得武林中一二十年的太平歲月，同時，這批珠寶也可以假朝廷之手，作爲救災濟貧之用，一擧兩得，那不是功德無量嗎！」

杜介夫腦際靈光一閃，笑道：「我明白了。」

「明白甚麼？」

「你……就是在幕後主持這一件奪寶遊戲的神秘人物……」

丁爲元一掌拍向他的肩頭，哈哈大笑道：「我早就知道，瞞不過你這個鬼精靈的。」

杜介夫道：「現在，你可以回去，做個閑人了。」

丁爲元道：「是的，這得歸功於賢伉儷的鼎力合作……」

說完，他又唱將起來：

今宵歸去，
做個閑人，
對一張琴，
一壺酒，
一溪雲……

——全文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文·嘉成　圖·馮子

惡人萬歲（三）

黑夜探別墅　發現違禁藥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金生生死之謎，由司馬洛公開揭破，肯定金生巳死，各報均有報導。翌日，金生又出現，並威脅李道玄爲其驅使，李道玄以金生殺死司馬洛爲條件。金生應允，事後李道玄匿名告發司馬洛，是晚，司馬洛與嬋絲果遭伏擊，第二晚搬往新居，在閉路電視上又發現金生……

「他要進來了！」司馬洛說着站起來，走到衣櫃前面，打開門，伸手進櫃裏，取出一根奇怪的棍子。那是一根大約有一呎長的棍子，是黑色的，好像是軟的，但又不太軟，像是硬的，也不太硬。

「爲什麼你不用槍？」嬋絲問。

「用槍會把他打死的，」司馬洛說，「我們現在的目的要把他活捉，難道這一點你也忘記了嗎？」

嬋絲手忙脚亂，一條腿穿進了裙子裏，另一條腿一時却不能提起來穿進。她狼狽地一跳一跳的。司馬洛連忙把她扶住，代替她穿進了。

「你——需要帮忙嗎？」嬋絲問。

「不，」司馬洛笑起來，「我不需要帮忙！我看你最好的帮忙還是躲起來，別阻着我！」

嬋絲瞥一眼電視機，低聲說道：「他進來了！」

電視機中顯示，金生巳經把那隻窗子弄開，正在爬進窗內。

「那是尾後，」司馬洛說，「他一定以爲我們正在睡着了。你躲進浴室裏吧，關着門，我不叫你不要出來。」

嬋絲巳經害怕得在不斷發抖，而手也變得冰冷了。她連忙遵命，躲進了浴室中，把門關上了。

司馬洛輕着脚步走到睡房的門邊，站在那裏等着。

他現在身上祇穿着一件圓領的底衫和一條短褲，可以容許他的四肢很靈活地動作的。他不單是祇穿着他的「睡衣」而巳，那根奇怪的皮棍子就吊在他的右手中，皮棍末端的皮索套住他的手腕。

忽然之間，門被推開了。完全沒有聲音的。但雖然如此，司馬洛還是馬上知道金生是來了。

那股難聞的臭味是不會錯的。

司馬洛的手一動，那根皮棍子便繞了一個圈，擊下去。這東西不硬，却也並不軟，其實是一隻裝滿了鉛砂的長形皮袋。一擊下去，便擊中了金生的手腕。金生痛叫一聲，槍丟掉了，人也仆進了門內。

金生狼狽地轉身抵抗，司馬洛那根可怕的皮棍子又再度迎頭擊下來了。他連忙閃身躲避，肩膊上又着了一記，整個人跌開，隆然一聲撞在浴室的門上。浴室門內的嬋絲一定給嚇得魂飛天外了！

金生扶着門站起身來，目露兇光，小心地注意着司馬洛，兩臂張開，準備抵抗，顯然這一次，司馬洛要揮棍擊中他可是沒有那麼容易的事情了。

司馬洛也並沒有貿然進攻。他不想浪費每一擊的。

金生的身上，那股難聞的腐屍的氣味又在散發着。他向地上瞥了一眼，司馬洛的脚便立即踢出，踢中地上那把槍，使它滑到床底下去了。司馬洛那根黑色的皮棍子則仍然威脅着金生，而金生並沒有任何可以還擊的武器。

「你還是投降吧，金生，」司馬洛得意地微笑着，「這一次，你逃不了的！」

「誰怕你？」金生的咀角翹起，又成爲了那個毫無笑意的微笑，「你不能殺死我，我是不會死的！」

「誰要殺死你？」司馬洛吃吃笑着，「我是要把你活捉，然後把你宰了，看看你究竟是不是眞的復活！」

金生吃驚地退後一步。司馬洛的棍子一揮，沉重地向金生横掃過來了。金生連忙跳後，於是已退無可退，背部抵住牆壁了。於是司馬洛的第二下擊來時便無法閃避，肋骨上「蓬」一聲着了一記。金生捧着腰部，痛苦地側着身子跪下來。

司馬洛踏步上前，棍子又揮動。但是忽然之間，金生好像加添了新的氣力似的，雙脚一彈，便整個人飛起來，撲到司馬洛的身上，那陣難聞的氣味使司馬洛一時差點要嘔吐出來了。而金生的雙手巳扼住了他的頸子。

金生的力氣是出乎意外地強大的，他

把司馬洛的頸子揑得緊緊的，使他無法透氣，而且氣管又受壓，極度痛苦。很快就接近昏迷的邊緣了。在迷惘中，司馬洛揮動拳頭，拚命向金生的脅下毆擊。他的拳頭打得極重，金生的肋骨有折斷之虞，那痛苦以至那震動都不是容易捱的，於是金生的雙手漸漸放鬆了。最後，司馬洛的膝蓋頂上去，頂中了金生的胯下。

金生抽噎一聲，完全放鬆了，在地上倒作一團，男性最重要的部份受了重創，一時戰鬥力完全消失了。司馬洛也坐在床上，按着喉嚨。他也是被扼得相當痛苦的。不過到底，他的痛沒有金生嚴重。

終於還是司馬洛先復原過來。他踏上前，執住金生的手臂，一拖一扭。金生便整個飛起來，再摔跌在地上。這一次，他暈過去了。

司馬洛走上前去，用脚把金生挑翻過來，金生已經一動也不動，他是眞的暈過去了的。他過去敲敲浴室的門，說：「好了，嬋絲，現在你可以出來了！」

跟着他又走去打開衣櫃，從裏面取出了一綑幼幼的尼龍繩索。這是那種爬山用的尼龍索，即使一部坦克車也不容易把這繩子拉斷的，因此，他用這繩子來縛住金生，就大可以放心了。

嬋絲畏縮地開門出來了，第一反應就是皺着鼻子：「他眞臭！」

「帮帮手吧，」司馬洛說，「我們得好好地把他縛起來！」

×　×　×

金生就像一隻從別個星球來而被捉住了的怪獸。不是說他的樣子像，而是說哄動的情形、他被捉住了的消息當然是給守着秘密的，但是仍然洩漏出去，全市的新聞記者差不多全部湧到了，把警察總部包圍着，警察花盡氣力，才能制止他們，不使入內。他們祇好在門口引頸翹望，似乎認爲金生會從總部大厦那幾百個窗口之中的一個探出頭來似的。

除了記者之外，還有成千上萬的市民是如此熱心地圍在那裏。

但實際上他們是白費工夫的，金生並不在那裏。金生此刻已經給安置在一間較小的分局裏正在接受盤問。這是司馬洛的主意，他認爲既然消息已經洩漏了出去，就應該造成一個印象，使人們以爲金生是在總部裏的。把閒人引到那裏去，這樣，他們才能够淸淸靜靜地在另一地方進行問話的。

但是司馬洛的一番功夫似乎也是白廢的，因爲金生並不會回答他什麼。

「金生，你聽得見我說話嗎？」司馬洛柔聲地問道。

金生完全沒有反應，祇是呆呆地坐在那裏，眼睛定定地望着前面，好像一個白痴人，也像一個沒有開動的機械人。他竟連眼睛也不霎一霎的。

司馬洛伸出一隻手掌在他的眼前左右移動，然而金生的眼球並沒有跟着動。這就是一個不大好的兆頭了。這是一種本能的反應，不容易假裝的，假如手掌在眼前動而眼球不跟着動，那麼這個人的神經便是眞的有點問題了。

金生醒過來了之後就一直是如此的。會不會是那一跌把他跌壞了呢？也許他的神經受了劇烈的震動，把他震壞了？假如是這樣，就眞是太可惜了。

司馬洛終於暴躁地揮動手掌，在金生的臉上左右摑了幾下。他遲滯地爬起來，又爬回椅子上，繼續發呆。

司馬洛嘆一口氣。他眞沒有辦法了。

他看着金生，說：「媽的，假如你是假裝，那你是假裝得眞好了！」他轉身，警務處長，探長及好些高級人員都在後面看着他。司馬洛對警務處長說：「我不能奈何他，找個醫生來吧！」

「醫生正在來了。」警務處長回答。

這樣說着時，便有人敲門。開門，果然是醫生來了。這是一位高級的醫官，一位專家。司馬洛是找他來檢驗一下金生究竟是怎麼回事的。而醫官並不浪費時間，馬上動手替金生檢驗。金生並沒有反抗，而且馴服順從地受檢。醫生一面檢驗，一面就皺起眉頭。他打開那隻巨大的藥箱。

這藥箱是他帶來的，裏面裝着許多種類的儀器，而他就是取出這些儀器來替金生檢驗，用過一種，又換一種。最後他搖搖頭：「我不能在這裏決定。假如可能的話，最好讓他跟我進醫院去！」

司馬洛跟那些高級人員們交換了一下眼色，但大家都在等着司馬洛作出決定，由於金生是司馬洛捉回來的人。

「好吧，」司馬洛說，「我們把他送進醫院好了。但是，醫生，可以告訴我們一個大概的情形嗎？究竟是怎麼回事？」

醫生嘆着氣搖頭：「我不知道！我從來沒有見過這種情形。他就像缺少了什麼似的，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我的意思；他就像一架電動的機器忽然沒有了電！」

「這可能是因爲受了震動嗎？」司馬洛問。

「不！」醫官搖着頭，「絕對不是的。不是震動。正如我所說，像是關了電掣似的！」

「關了電掣？」司馬洛莫明奇妙地問道。

「我現在不能解釋淸楚，」醫官說，「我得在檢驗過了之後才能告訴你！」

司馬洛聳聳肩，祇好跟隨着大家和醫官一起送金生進院。他們在醫院裏花了一個白天的時間研究，一直到晚上，却沒有結果。

午夜，司馬洛又到達了非非的家對着的那座山上。嬋絲已經在那裏用望遠鏡看着非非了。

「有什麼新發展嗎？」司馬洛在她的身邊坐下來，問道。

嬋絲搖搖頭：「她還沒有回家，而我已經差不多睡着了！」

「奇怪，」司馬洛說，「她今天晚上似乎暫停工作了。這會不會是與金生的被捕有關？」

「誰知道？」嬋絲聳聳肩，「金生那一方面又如何了呢？他們檢驗出什麼來了嗎？」

「沒有，」司馬洛說，「他們祇是斷定智力忽然離開了他，他忽然變成了一個白痴，就是這樣！」

「就像有人把掣關掉了似的？」嬋絲問。

「沒有醫生能解釋這件事，」司馬洛

說，「因爲這是醫學史上從未有過的現象。總之有一點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金生是不會回答我們什麼問題的了！」

「他那股臭味又如何呢？」嬋絲問，「一定有原因的，普通人沒有理由會那麼臭！」

「你果然有一副很好的頭腦，」司馬洛說，「醫生們也有注意到這一點的，而且他們也檢驗出原因來了。那就是，金生的肌肉正在發腐！」

「什麼？」嬋絲愕然看着他。

「就像一具屍體一樣，正在開始腐化，」司馬洛說，「臭味是皮下發出來的！腐化得很慢很慢，但是正在開始腐化！」

嬋絲恐怖地一陣發抖：「那怎麼可能呢？他是一個活人呀！」

「最近，不可能的事情已經發生得太多了，」司馬洛說，「照常理而言，生物是一定要死了之後才會腐化的，但金生還活着，却有這種情形了。」

「爲什麼他們不把他解剖來研究一下呢？」

「你在開玩笑！」司馬洛笑起來，「金生到底是一個男人，怎能硬把他宰了呢？這個責任誰負得起？」

「這就是不把金生殺死的一個缺點了。」嬋絲說。

×　×　×

而在同一個時候，金生正給關在醫院的一間房間裏，受着密切的觀察。那房間跟一間監房差不多，是用以囚禁精神病患者的。

不過金生並非狂性大發那種病人，所以沒有給套上一件破袖的窄衣而把兩臂困在衣內。

金生呆呆地坐在那裏，眼睛雖然是睜着，但是沒有看着什麼。大約每隔一小時，就會有醫生進來，替他檢驗一次。到現在，他已經給檢驗過六七次了。

門又打開了，三個醫生進來，又替他檢驗，而且逗他講話。

金生不反對他們檢驗，但是並不回答他們的問話，最後，三個醫生還是失望而去。

當門關上了，而醫生們的脚步在走廊盡頭消失之後，金生忽然又活起來了，他的眼睛恢復了靈活，他以很迅速的手法把身上的襯衣脫下了來，撕成一條一條，駁接起來，成爲一條長長的布繩，他拿着這條布繩走到房間的鐵門面前，那鐵門上是開着一個方形的小窗子的，窗上攔着鐵枝，他就把布繩的一頭縛在中間的一根鐵枝上，拉緊了繩結，然後又熟練地把繩子的另一頭弄成一隻活結，套在自己的頸子上，就像要上吊似的。

那窗口祇高達他的面部，本來是不够高上吊的。但是金生却用姿勢去遷就，他首先是背着門口而站，跟着就把頸子上的活結拉緊了，然後兩腿放鬆，讓身子坐了下去，那條繩子並未長到可以讓他的臀部安然着地，因此金生就祇是吊在那裏了。

他祇是很安靜地吊在那裏，臉上仍然是沒有任何表情的，祇是手脚在反應地抽搐着，而最後，他的舌頭長長地伸出來，而人也不動了。

沒有人知道這件事，連走廊口頭的那個守衛也沒有發覺，起先，這個守衛是很緊張的，隔幾分鐘就會來巡視一下，看看金生有什麼異動沒有，但是由於他每一次來到時看見金生總是同一個樣子的，完全沒有變化，於是漸漸他也鬆懈下來了，不再過來窺看。

也因此，金生上了吊，他亦完全不知道。

三小時之後，醫生又來了。這一次來得遲了兩個小時，也許，醫生們也是跟那個守衛一樣，來得厭了，每一次來，總是毫無變化的，所以不自覺地鬆懈下來。

但是這一次，他們都是不免大吃一驚了。

守衛用鎖匙開了鎖，把鐵門推開了，第一件使他們大吃一驚的事就是，金生已不在房間裏了。

「他逃走了！」醫生叫道。

守衛的全身的汗毛直豎，呆了好一陣，才吶吶着說：「不，這是不可能的，絕對不可能的！我守在走廊口頭，這房間又沒有窗口！」

「但他已經不在了！」醫生怪責地看着他說道。

「但——但——」那守衛慌張地四面望望，「這裏是沒有一個門口，一條出路的，假如要出去，就一定得經過我的身邊，假如我睡着過，那就沒有話可說了，但我是淸醒着的，如果有人經過面前，沒有理由我會看不見，除非他會隱形！或者他成了空氣，不，他一定得在這裏！」

他蹲下來向床底下張望一下，雖然那張床的床底就是不蹲下來亦一樣可以看得相當淸楚的。床底下面當然並沒有什麼。

到現在，醫生們已經發現了窗栅上縛着的那長布條了，那活結之中並沒有什麼，圈子是深的，而地上也積着一灘液體。

除此之外就沒有什麼了。

「這看來像是用以上吊的繩圈呢！」其中一個醫生很準確地指出道。

「簡直是的，」另一個醫生亦附和此說，「祇不過這上面却沒有吊着屍體！」

「這液體是什麼？是水嗎？」

當這些醫生們正在迷惑地研究着時，那個守衛已經充滿驚恐地跑出去報警了。

×　×　×

司馬洛在那間小小的房間裏踱來踱去，找尋一個解釋。還有許多高級的警務人員也在找尋一個解釋。不過他們大部份是聚在房外的走廊中的，因爲房內沒有那許多空位容納他們。

司馬洛是給從床上拉起來的。他和嬋絲在非非的窗子對面等到差不多天亮才看見非非回來，而非非一回來便熄燈就寢，這亦即是表示再也沒有什麼可看的了，於是司馬洛和嬋絲便祇有離開，回到他那特別安全的家去，在與嬋絲作那祇有兩個人適合玩的遊戲，而嬋絲對這種遊戲的興趣是愈來愈濃厚的。然而，他們才是剛剛開始，電話就來了，傳來了那個可怕的消息，金生不見了。

本來，在任何別的情形之下，司馬洛都是不會給一個電話打斷他這遊戲的，但這一次情形不同。金生是特別的，金生不見了，更是特別之中再特別的事情，因此他丟下嬋絲，趕到醫院來了。而現在，在

這病房中踱來踱去，離開他的心最遠的東西就是女人了。

「和上次一樣，」司馬洛喃喃自語地說：「跟殮房那一次一樣，在一個沒有別的出路的地方，他却不見了。」

「你有什麼猜想呢？」警務處長向他問道。

「你們做偵探的又有什麼猜想呢？」司馬洛問，「根據偵探學而言，這是可能的嗎？」

在旁邊的探長苦笑：「司馬洛先生，辦這件案子，我們早已把偵探學丟開了，假如還要請什麼偵探學，那我們很快就會發瘋的！」

「根據偵探學，這是不可能的，」警務處長回答司馬洛的問題，「除非那守衞說謊，他曾經睡着，給金生溜走了他也不知道！」

「但我們知道他並沒有說謊，」司馬洛說：「因此我們可以下一個結論，那就是，金生並沒有逃走，他祇是在這房間裏消失了！」

「什麼意思消失了？」

「他成了水，」司馬洛指指地上那灘還沒有乾的液體，「就像上次在殮房裏一樣，他化成了一灘水！再上次在棺材裏也是一樣。」

「你的意思是他可以從這灘水再還原成一個人？」

「不，」司馬洛說：「他化成了水之後就不存在了。他的身體本來已經在腐化着，這一點我們是已經證實了的，金生必須要死掉才能消失，因此他在這裏上吊，吊死了之後，他便腐化成水！」

「連骨頭也化掉了？」

「這在醫藥上並不是不可能的，」司馬洛說：「假如他的體內有一種够強力的藥物，能促進腐化——」

「那簡直是神話。」

「我祇是在分析一個騙局，」司馬洛說：「我猜這就是金生的騙局了。金生祇是一個傀儡，眞正的金生早已死了，化了，這就是被處決了的那個金生，以後出現的，祇是模樣相同的傀儡！」

大家祇是瞪目看着他，司馬洛的理論的確是太意外一點，令人難以明白的。

「我知道有許多地方是還未能證明的，而且在醫學上也還未成立的，」司馬洛說：「但是，我的解釋是唯一可能的解釋了。」

「你的解釋究竟是什麼呢？」警務處長顯得有點迷惘的，「我看你還是講得清楚一點好些！」

「這其實是嬋絲想出來的解釋！」司馬洛說：「首先，我們必須斷定再生是不可能的，而這是一個騙局，事情開始的時候，金生被處決了，下葬了，但是他忽然再度出現，這使我們懷疑他是活過來了，祇是我們去開棺，我們發覺金生已不在棺內，這使我們很慌張，以爲金生是從墳墓中逃出去了，其實並非如此，這是兩件事情，金生在棺材裏不見了，祇是因爲他腐化得快，他成了水，就和在這裏時一樣，」他指指地上，「祇不過墳墓裏的水已經給棺材吸去了！」

「那麼那個再次出現的金生呢？」探長問。

「那是另外一個人，」司馬洛說，「現在的整容術是發達的，一個身裁相近的人，面部經過改容，就成爲第二個金生了，甚至指紋亦可以用人工套上去，換掉眞皮！」

「這第二個金生，」司馬洛繼續說下去，「在我們還未有機會把他化驗淸楚之前便化掉了！然後是第三個金生出現，這一次我們把他活捉了！但是他却忽然變成了一個白痴，不能回答我們的問題，接着他便吊死自己，化掉了。這一點是很重要的，他知道自己已逃不掉，便自己吊死，這樣，屍體就會毀滅，讓我們不能再作進一步的研究。我知道每一次都不是同一個金生，譬如剛剛在這裏失踪的一個，就有小偸的身手，這不是眞正的金生所不會做的人，他一直是在騙我們！」

「他！」探長叫道：「誰是他？」

「不是金生，」司馬洛說：「而是在幕後操縱金生的人！」

「這人是誰？」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但這是一個我最希望見面的人！」

「你又在開玩笑了，」探長說：「這些冒充金生的人，爲了錢也許可以讓他指揮，但爲他而死？人是祇有一條命的，不論多大的代價，也不能够使一個人爲了另一個人而死的！」

「我沒有說指揮，」司馬洛說：「我是說操縱，身心的全部操縱。這些人祇是傀儡，沒有自己，他們是受這個幕後人操縱的，這些人被捕了，操縱的人把掣關掉了，於是他們便變成白痴，不能回答什麼問題！」

探長嘆口氣：「你的預測雖然是很有道理的，但很可惜全部是猜測，沒有一點事實的根據！」

「先有猜測，然後我們再去加以證明，」司馬洛說：「這不是好一點嗎？總勝過在暗中亂摸！」

「總之，」警務處長爲他下結論，「你是說，這一件神秘的事情是有一個神秘的人在幕後主持的，這個人有一種特別的方法，能够控制人。他控制了一羣像金生般的廉價打手作他的傀儡，而他所控制的第一個人就是那個眞正的金生，但以後的就不是眞的了。」

「對了，」司馬洛說，「以後的祇是冒充的，用人工製造而成的，他要使一個繼一個的金生出現，就是爲了要成立這不死的把戲！」

「但爲什麼呢，爲什麼他要使人相信金生是不死的呢？」

「這個我起先也猜不到，」司馬洛說：「但後來有一個匿名電話告訴了我！」

「什麼電話！」

「一個匿名電話，」司馬洛說：「當然，那個電話中人所講的事情也是沒有證明的，但我相信那是眞相，因爲那是唯一合邏輯的解釋了。那就是，這個神秘的人物要控制全部黑社會組織。當這金生不死的事蹟爲人所傳之後，金生就會成爲一件極其可怕的武器，他是一個永不會失敗的兇手，他要殺一個人，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動手，他自己被殺多少次都不要緊，因爲

他能够活過來，但是對方只要給他殺死一次就不行了！」

一陣沉默，大家都在咀嚼着司馬洛的話，細細地玩味着，考慮着其中可能性。

最後，警務處長看看周圍各人，說：「在這裏的都是我們自己的人，全部都是高級的人員，假如你認爲你的理論應該守秘密，那他們是不會洩漏出去的，你認爲怎樣呢，司馬洛？」

「我當然認爲不必守秘密，」司馬洛說，「事實上，我們並且應該把這推測向報界發表呢！」

「向報界發表？」

「是的，」司馬洛說，「假如每一個人都明白這是一個騙局，而且明白這個騙局的目的，那麼，這個狡猾的幕後人，他的計劃就很難得逞了。」

「向報界發表？」警務處長搓着自己的下頷，「唔，這倒是個不壞的主意！」

× × ×

電話鈴响起來了，黑社會大頭目李道玄轉動那張大皮椅子，以便旋過身來。他拿起了聽筒，說：「喂？」

聽筒裏一時沒有人說話，祇是傳來一陣恐嚇性的沉重呼吸聲。但李道玄也是那一行的人物，他知道這是怎麼回事的，所以他並沒感到恐懼。

李道玄說：「別來這套把戲吧，朋友，有話要說就說好了！」

「我是金生，」一把聲音在那邊說：「我要殺死你，李道玄！」

「爲什麼？」李道玄笑起來，「我們不是已經約好了的嗎？你替我們殺死司馬洛，我們替你做事！」

「你有看今天的報紙嗎？」

「當然看過，」李道玄說，「今天警方在報紙上揭穿了你的把戲，現在我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了！」

「他們是在說謊！」金生咆哮道。

「假如他們是說謊的，他們也說得很有道理，」李道玄說，「至少比你的吹牛有道理，所以我寧可相信他們了！」

「你不怕死嗎，李道玄？」金生說。

「我當然怕死，」李道玄說，「但我也不是一個沒有見過世面的人，曾經有過許多次有人要殺我，但結果我還不是活到現在嗎？」他對金生講的語調完全缺乏了敬畏成份，顯然司馬洛的宣傳攻勢是果然生效了。「而且，爲什麼你要殺我呢？我又沒有背約，是你自己背約吧了，你並沒有殺死司馬洛！」

金生憤怒地深呼吸着。「報紙上同時也披露了我的計劃，關於我要控制黑社會的事情。是你告訴他們的！」

「我沒有。」李道玄立即否認，不想負這個責任。

「一定是你，」金生說，「因爲我沒有對別人講過這個計劃。你對我不忠，因此我要殺死你了！」

「你還有多少個傀儡？」李道玄問，「我有的是保鑣，你派一個來我就殺一個，你不會趕得及製造那許多傀儡的！」

「我並沒有什麼傀儡！」金生吼道：「他們說謊，我隨時可以復活！」

「那你得在我的眼前來證明才行！」李道玄不屑地說。

「你等着瞧好了，」金生咬牙切齒地說着摔下了聽筒。

李道玄收了綫，哈哈大笑起來。不過當他笑完了之後，他的表情却變得嚴肅起來了。他把他的兩個保鑣召進書房裏來，吩咐他們今後不要離開他一步，此外並且召集另外五個打手來，分佈在花園裏，充作臨時增防的保鑣，假如金生來的話，他會遭到劇烈的抵抗，看來起碼要死四五次才行的。

凌晨二時，金生果然來了。他來的先兆就是黑影一閃，一個人矯捷地躍登了花園的牆頭，然後又很快地跳下，落在草坪上。

李道玄的花園是很大的，假如是在平時，此舉也許不會被察覺，但今天晚上多人得多了。防守的人密佈在花園中，所以這個人的出現，雖然是快捷而無聲的，但是也立即就被察覺了。

「他來了，金生來了！」其中一個人大聲叫着，警告其他的打手們。

馬上，黑影就在各處紛紛幌動，從四面八方而來，向這人包圍，而槍彈向這人掃射，槍嘴的火光閃閃着。這人遲疑了一下，忽然騰身一躍，身子便直向上升。他的兩手扳住了一根橫枝，一個跟斗翻上了樹上，不見了。

那些打手們都圍過來，在樹下向上掃射。這當然是比較難命中的，因爲目標看不見，雖然知道是在樹上，但樹是這麼大，而枝葉又是這麼茂盛。這是很奇怪的場面，射擊一直都沒有停過，槍嘴的火光閃了又閃，但是這槍聲却並不响，因爲全部的槍都是裝上了滅音器的。

接着樹上的人開始還擊了，也是裝了滅音器的槍，沒有人聽見他的槍聲，而槍嘴的閃光也給樹葉遮掉。但其中一個打手忽然大叫一聲，向後跌倒，馬上就一命嗚呼了。這提醒了其餘的打手們，使他們明白自己是多愚蠢。他們這樣毫無障碍物地排列在樹下，不等於是供應一批活靶子。

因此，一個倒下了之後，他們便散開了，各自找尋藏身之所。槍彈仍然密集着向上面射擊，上面那人繼續還擊，但這一次可沒有那麼容易擊中目標了。

雙方的槍彈都是虛耗的，槍聲不斷地响着，就像有許多香檳酒瓶，一個一個地給打開似的。

後來，樹上那人大概知道永遠躲在那上面也不是辦法的，於是，一陣沙沙的聲音，他就像會飛似的，穿過樹的枝葉，落在花園圍牆的牆頂上。在那裏，他祇是略一停頓，還沒有給對方瞄準射擊的機會，便又一彈而起，落到外面的街上了。

「追他！」李道玄在屋內隔窗叫道，「別讓他逃掉！」他是一直在看着的。

於是那些打手空羣而出了。有些從大門出去，有些則越牆而出。

那人在外面的街上跑着，已經跑得相當遠，但他祇是跑步而已，並不是開車子，還是有可能追到的。成批打手就向他追過去，有些則朝兩邊走，準備繞到他的前面去，加以兜截。

在屋內的李道玄舒了一口氣。金生的第一次攻勢是已經給擊潰了，第二次又會在什麼時候來呢？也許他應該到外地去遊

歷一次，這樣金生要追上他就很困難了。

那個金生奔跑着，跑到了一個剛劃出了而還未動工的建築地盤，忽然發覺前無去路了，因爲那是崖邊的半圓形空地。

進口是半圓形的平的一邊，而那圓的一邊則是懸崖的邊緣，假如再向前走，就會跌到崖下了。然而後面的逃路又已經給追踪者包圍了，子彈帶着教人心驚的聲响在周圍飛過，這塊半圓形的空地上，唯一的障碍物就有一堆石頭而已。沒有選擇的，他祇有躲到那堆大石後面，負隅頑抗。

追兵的子彈如雨一般擊中那些大石，又濺開了，而間中，這人也會還擊一槍。大家都沒有擊中目標，不過起碼，那人是已經暫時把追兵擋住了。

另一方面，在屋子的李道玄剛剛鬆了一口氣。他並不知道眞正的危險確是此時才來臨的。當他正斟了一杯威士忌來定一定神時，花園的牆頭又有一個人爬上來。

這個人的出現就沒有被發覺了。因爲留在花園的人已全部追了出去，園中就祇剩下了李道玄原來的二個保鑣。這二個保鑣守在書房的門外，而並非接近窗子，因而也看不到窗外園中的情形了。

這個人爬過了圍牆之後，便蛇行鼠伏着到達了屋子的大門外。他再小心地四面窺看了一遍，沒有看見什麼人。剛才已經中槍而死的其中一個打手的屍體仍在草地上，一動也不動的。

屋子的大門並沒有鎖上，而是打開着的。李道玄是一個惡人，他的家沒有理由要關門防盜的，而且，花園門口的鐵柵是已經關牢的了。這個人一閃閃進了門內，燈光忽然投到他的臉上，照亮了他的臉。他就是金生，至少，他的臉是金生的臉。仍然是穿着一套那麼襤褸的西服，皮膚很骯髒。

在他人未出現之前，他那股臭氣已先到了。二個守在書房門口的保鑣皺起眉頭，奇怪這究竟是什麼氣味，祇是覺得似曾相識，但一時又想不起那是什麼氣味。

接着金生便轉過了牆角，而出現在他們的視綫中了。二個保鑣都反應地伸手去拔槍。但是金生比他們快得多。原來金生兩隻手掌中都已各兜着一把飛刀的，現在他的手一揮，飛刀便直飛出去。

「托、托！」兩個保鑣的心臟部份都刺進了一刀，刺得深到祇餘刀柄在外面，簡直就像是刀柄從他們的體內生長出來似的。

他們沒有機會把槍拔出，便倒下來，死掉了。

金生慢慢地走上前去，推開了書房的門。

李道玄把酒杯丟了，一手伸向寫字桌的抽屜。

「不要！」金生命令着，手中又已擧起了一把刀，「不要拿槍出來！」

「你——」李道玄吶吶道。

「我現在來殺你了，李道玄，」金生說，「你還有什麼話要說嗎？」

「我——我合作吧！」大汗從李道玄的額上涔涔而下。

「合作？」金生搖頭，「現在合作不遲一點了嗎？」

「我們……可以講講條件的！」李道玄哀鳴地說。

金生還是搖頭。「我已經給過你機會，你却不肯把握！我答應加倍的待遇，你還是不肯接受。現在，你祇好死了！」

金生的刀子慢慢地再高擧一點。李道玄凝視着他，呆了一陣，接着他也很快地動了。他的手向抽屜一伸，裏面眞的有一把手槍，而他把抽屜中的這把手槍取了出來。

但是來不及了。金生的手一揮，便擲出了。快得祇是一下閃光，這一閃光，刀子便進入了李道玄的額上，貫穿了額骨而直透腦中。

李道玄自然沒有機會用那把槍了。他打了個滾，便倒在地上，死去了。

金生用脚踢踢他，見沒有反應，哼了一聲，然後轉身走出去。外面沒有人阻止他。那些槍手們還未曾回來。

金生從容地爬上牆頭，跳牆而出了。

另一方面，那個被追逐的人則仍然是躲在那堆石頭的後面，與追兵展開着激烈的槍戰。他的槍中的子彈射空了一次又一次，最後，他已經沒有子彈補充了，空的槍膛發出着「格格」的聲音。

「他沒有子彈了！」一個打手在黑暗中召喚着叫道，「我們一起衝過去！」

有兩個人同時跳起來了。其餘的人向那堆亂石密集射擊，爲他們作掩護，他們就直衝過去。

而石頭後面那個人知道他是再也守不住了，便做了一件出乎各人意料之外的事情，他忽然一跳，跳離了那些石頭後面，縮成一球，在空地上滾着滾着，直滾到空地的邊緣，便跌出去了。

「唏！」其中一個打手吃驚地叫起來，大家一齊衝到崖邊向下望。

已看不見那人了，崖下是一片黑壓壓的叢林。

「他——一定跌死了！」又有其中一個打手說道。

這是一個很合理的推論，人從這裏掉下去，不用講，生存的機會是微之而又微的了。

「但也許他還未曾死，」另一個說：「他是一個特別會跳躍的人，看他在花園裏跳來跳去就可以知道了。」

「我們下去找他的屍體吧！」

「這樣黑暗，找不到什麼的！」

「那讓我們回去報告老板吧！」另一個說道。

這最後一個提議，亦是最受歡迎的一個提議，這件事，使得大家都感到毛骨悚然了。於是他們回去。

他們回到去時，當然不會有什麼老板在聽他們的報告了，那恐怖的場面，雖然他們都是早已見慣暴力的人，也感到驚心動魄！而且這件事情亦使他們感到大爲尷尬了，假如是別人，那是會毫不猶疑地去報警的，但是這幫人的情形可就不同了。這些都是不大願意與警察交手的人，叫他們去報警，實在是一件大難事。但是，另一方面，他們在商量過了之後，又覺得假如不報警，也是不妥的。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警方一定會發覺的，這樣多的屍體，難以毀屍滅跡，而且警方又是正在大力調查着金生的事情，很可能終於會查到他們的身上來，那他們就會反而變成是殺死金生的嫌疑兇手了。

× × ×

「這一次，有兩個金生出現了！」司馬洛在書房裏走來走去，這樣說着，現在屍體還未曾給移去，警方的工作人員仍然正在拍照片存案。

「一齊出現！」警務處長點頭：「其中一個是飛刀能手，另外一個却是跳躍能手。」

「李道玄顯然就是打電話向我告密的人了！」司馬洛說。

「這就是你向新聞界發表那一番理論所引起的效果了，」警務處長說：「李道玄不受控制，他以爲金生沒有能力殺死他的，但是結果金生還是殺死他。」

「這一次是兩個本領高强的金生出現，」探長說：「司馬洛，你最好小心！」

司馬洛用拳頭一搥手掌，心裏很悶，雖然他已經將把戲揭穿了，又有什麼用，他既不知道那個在幕後弄把戲的人是誰，亦不知道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找到那些傀儡是沒有用的，他們不會告訴他什麼，正如上次一樣。

他在兇案現場轉來轉去，考察着情形，腦子裏忽然又有一個主意在躍躍欲現了。是什麼主意，他一時也想不起來！祇是說：「我希望這四位高手快點來找我。」

「人愈來愈死得多了，」警務處長說，「但是，我們的案子，却並沒有一點進展！」

「李道玄死了！」司馬洛說：「繼承他的地位的會是什麼人呢？我是指在黑社會當中！」

「史雲生，」警務處長毫不猶疑地回答：「除了李道玄之外，史雲生就是最大的了，爲什麼？」

「因爲金生——或者這個操縱金生的人，他是決不會放棄他這個統一黑社會的計劃的，」司馬洛說，「李道玄死了，他會去找另一個李道玄來代替，這個繼承的人，可以想見一定是聽話得多的了。」

「你的意思是我們去找史雲生嗎？」

司馬洛點點頭：「爲什麼我們不能去找他呢？」

「我希望他肯合作。」警務處長說。

× × ×

史雲生的居住環境與李道玄又有不同，也許這是性格不同的緣故吧，史雲生住在一間大厦的十五層樓上，兩個打通了的單位裏，屋內並沒有經過加意的裝修，而各物凌亂，很顯然，他對生活情趣是不大重視的。

司馬洛到達的時候，史雲生是仍然醒着的。已經是破曉時份了，他却並不在床上。假如他不是起得很早，那他就是睡得很遲了。

他親自開門，司馬洛踏進去，出示他的證件。這當然是臨時發給他的證件了，不過却是眞貨式。

史雲生並不感到詫異，他祇是平淡地說：「我犯了什麼罪嗎？」

司馬洛搖搖頭：「不，史先生，我不是來拘捕你的，我祇是來對你作一次友善的訪問吧了。」

「請坐。」史雲生指指一張沙發。

司馬洛在沙發上坐下來，打量着史雲生。史雲生是一個年輕人，很年輕，相信不會超過三十歲，很强壯，露出在那件短的T恤外面的手臂是肌肉豐隆的，而皮膚黝黑，顯然是經常晒太陽，他一定是一個喜歡戶外生活的人，而在這樣的冷天裏，他還是祇穿着一件短袖的T恤，亦可見他的强壯了。

「我是爲了金生的事情而來的，」司馬洛說：「金生的事情，我猜你也是聽過了吧？」

史雲生點點頭：「我聽過的，但是我看不出這件事跟我有什麼關係。」

「李道玄死了，相信你也知道？」司馬洛問道。

史雲生沉默了一下，點點頭：「我知道。雖然報紙還沒有機會披露，但是我知道。我們是另有綫路的！」

「史雲生先生，」司馬洛說：「我聽說李道玄死了的話，你會有很大的益處。他是王，他死了，就是輪到你稱王？」

史雲生聳聳肩：「也許吧，但是我沒有殺死李道玄。在私交上，我跟李道玄還是好朋友呢！」

「不是你殺死李道玄，而是金生殺死李道玄的。」司馬洛說。

「那麼，你究竟來找我幹什麼呢？」史雲生問道。

司馬洛賣關子地微笑一下。

他說：「李道玄已經死了，金生下一個會來找的人就是你，我祇是來提醒你，假如他來的話，你不要跟他合作。」

「這是一個命令嗎？」史雲生問。

「不，不是命令，」司馬洛說：「祇是提醒你吧了，這祇是一個忠告。」

史雲生聳聳肩：「謝謝你的忠告，司馬洛先生，不過，我覺得這種事情似乎我自己有權決定的。」

「當然，」司馬洛說：「性命是你的，祇有你自己能負責任，但你必須明白，和金生合作並沒有好處的，而且和金生合作，等如要與我們爲敵，我們是不會容忍的。」

史雲生皺起眉頭：「司馬洛先生，你似乎有點誤會了，你似乎覺得我是會跟金生合作的。」

「不錯，」司馬洛點頭，「我相信你是會跟金生合作的，我祇是希望你在這個決定之前先考慮清楚。跟我們合作，是比較跟金生合作好得多的。」

史雲生哈哈大笑起來：「司馬洛，司馬洛，你眞會開玩笑，你似乎忘記了我是什麼人了。和警方合作？即使我不和金生合作，我也是不會和你們合作的。」

司馬洛站起來：「史雲生先生，我和你顯然是不大相處得來的，看樣子你並不喜歡我。我要說的話已經說完，所以我也不阻你睡覺了，不過，我的友誼之門是開着的，假如你需要帮助的話，用不着害羞，打電話給我好了。」

「我會記着的，」史雲生說：「謝謝你。」

司馬洛離開了史雲生的家，回到樓下，警務處長已經坐在車上等着他了。

「怎樣？」老頭子問。

「我們來遲了，」司馬洛說：「史雲

生拒絕合作！因爲金生已經去過了。」

「你怎知道了？」老頭子問：「難道史雲生會告訴你嗎？」

「他沒有告訴我，」司馬洛說：「但我可以嗅到的。」他指指鼻子，於是警務處長就明白了。

金生那陣臭味。金生到過的地方，都會留下那陣臭味的。

「那麼我們應該怎麼辦呢？」警務處長問。

「監視史雲生，」司馬洛說：「爲他佈置一個圈套的監視網，監視着史雲生的一舉一動，並且在他的電話上搭綫，留意他的出入電話好了。」

「這是不難辦到的事情。」警務處長說。

× × ×

司馬洛走了之後，史雲生並未就寢，仍然是坐在廳中思索着，嘴角有一絲得意的微笑，不錯，金生剛才已經來過了，而金生的來臨，使他乍驚還喜，李道玄的死亡，對他已經是一個好消息了，現在金生又來邀他合作，這可能是一個更大的好消息，金生跟他說的話，一如初見李道玄時所說的，但是史雲生的回答，却與金生回答的不同，史雲生並不拒絕金生的提議，但是也沒有答應，他祇是說他要考慮一下，才提出條件，或者提出一個新的合作方式。

史雲生現在就正在考慮怎樣和金生合作或者應不應與他合作。

最後，史雲生忽然站起來，走到牆邊去按了一個掣，讓屋頂上的電風扇轉動起來，電風扇本來是熱天才用的東西，但金生留下來的那股臭味使他受不住，他想，金生假如不是那麼臭，就很好合作了。

× × ×

當警務處長的車子把司馬洛送回住所門口的時候，車中的無綫電話就响了起來。那是嬋絲打來找司馬洛的，無綫電話交給了司馬洛。

「有點不對，」嬋絲說，「是關於非非的，我剛剛想起來！」

「什麼不對呢？」司馬洛問。

「那股臭味，」嬋絲說，「金生那股臭味，我在非非家裏也嗅到過的！」

「對了！」司馬洛興奮地叫起來，「你提醒了我！」

「會不會金生也是非非家的常客呢？」嬋絲問道。

「不，不是的，」司馬洛說，「我們一直觀察着非非的行動的！我們知道金生沒有去過，而且，我們嗅到那股氣味是來自她那一櫃子的藥。記得嗎？我們是在打開了她那隻藥櫃的門之後才嗅到那股怪氣味的！」

「對了，」嬋絲說，「但這是什麼意思呢？」

「意思就是她與金生的事情很有關係，」司馬洛說，「我沒有猜錯，她跟這件事情是有很密切的關係的！」

「那麼我們應該把她抓起來問問話了吧？」嬋絲說。

「讓我想一想吧。」司馬洛說。

「你現在究竟在哪裏？」嬋絲問。

「你又在哪裏？」司馬洛問。

「在你家裏吧了。」嬋絲說。

「我在樓下，」司馬洛說，「我剛想回家。」

「噢，那麼我實在用不着找得這麼辛苦了，」嬋絲說，「馬上來吧！」

× × ×

當司馬洛進門的時候，嬋絲正坐在廳中，吃着一隻萍果，身上的穿着和一個天體會信徒無異。司馬洛說：「爲什麼你不穿上衣服呢？」

「我不是穿着你的睡衣嗎？」嬋絲媚笑笑說。

「噢，對了，」司馬洛說，「這是一套很漂亮的睡衣，特別是穿在你身上！」

「多謝，」嬋絲微笑，「關於非非那件事，你有什麼想法呢？」

「我已經吩咐把那個湯明抓起來了。」司馬洛說。

「湯明？」你是說那個每晚和非非親熱的男人？」

「是的，」司馬洛說，「就是他。我看與其問非非，不如問他了。他也許不能告訴我們很多事情，但我相信他是能替我們解答好幾個疑問的！」

「你認爲湯明這件事會是有關的嗎？」嬋絲問。

「我認爲湯明跟這件事會有關的。」司馬洛說道。

「爲什麼呢？」

「湯明是什麼人，你可記得嗎？」司馬洛問。

嬋絲想了一想，聳聳肩：「一個廉價的打手，爲了低微的代價就不惜去殺人的那種人。社會上少了他這個人並不算是什麼損失的！」

「問題不是在這裏，」司馬洛說，「問題是，湯明這個人和金生有很多共通之點，難道你看不出來嗎？身世固然差不多，就是身裁也很像的！」

「你的意思是——。」

「我也不能肯定我的意思是什麼，」司馬洛說，「但總之湯明這個人是值得研究的，湯明受到非非無條件的熱情招待，而他顯然是沒有資格享受這種招待的，非非的家裏有金生那種臭味，而非非以前又是金生的情婦，這是很有趣的聯繫，是不是？」

「嗯，」嬋絲說，「想起來，金生又是憑什麼條件作非非的情夫呢？以非非這樣一個女人，她應該很容易可以找到好許多倍的對象的。也許，金生昔日受到的招待，和現在的湯明正是相同的！」

「金生，非非，湯明，那種氣味，」司馬洛說，「這個聯系是仍然缺一環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環，就是主持這件事的那個人。他究竟是誰呢？沒有身份，沒有面目，甚至連名字都沒有。他也從來沒有出面過一次！」

「一定有一個辦法能把他逼出來的！」嬋絲恨恨地說。

司馬洛在床上躺下來，雙手托着後腦，冥想着，嬋絲也是沉默了下來。兩個人都在絞着腦汁，思攷着這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我相信現在的湯明，會是將來的另一個金生。」嬋絲終於說。

「這是一個主意，」司馬洛說，「事實上我也是這樣猜。我懷疑的祇是一些在科學上不可能的細節而已。」

「讓我們撇開科學上的可能性不談吧，」嬋絲說，「你對這件事情怎樣猜？」

「我猜這個幕後的人物能够把人變成一具傀儡，他使一個人沒有了主宰，祇受他的控制，而且是遙遠的控制，完全依他的控制去做事。金生在行刼銀行時已經是這樣了。一個傀儡，祇有血肉，沒有靈魂。事實上肉身也是已經死了的，已經在腐化中，發出着臭味！」

「而他可以製造很多金生，」嬋絲說，「他祇要把一些身裁差不多的打手變成傀儡，再經整容之後，便成爲金生了。」

「認眞殘忍！」嬋絲嘆口氣。

「把一個人的靈魂剝奪了，使它成爲一具機器，完全聽候指揮，甚至叫他什麼時候死便什麼時候死，這在科學上應該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司馬洛說，「但是，現在却顯然發生了這種事情了！」

嬋絲撫着下頷，偶然會打一個冷顫，因爲這件事情的可怕而感到不寒而慄。

司馬洛咬牙切齒地握着拳頭：「這眞是一個惡魔！總有辦法逼他攤牌的！」接着他覺得嬋絲的手放在他的身上了，輕輕地動了起來。

「唏，你在幹什麼？」司馬洛說。

「我在帮助你鬆弛，」嬋絲得意地微笑着，「不反對吧？」

司馬洛看了她一眼，才記起她現在是祇穿着「睡衣」，於是他閉上了眼睛，讓她帮助他鬆弛。後來他說：「唏，你怎麼了？你進步得眞快，我好像沒有教過你這個！」

「我會看書，」嬋絲說，「是書上教我的！覺得怎樣？」

「美好極了，」司馬洛說。

他需要鬆弛，她也一樣是需要鬆弛的，而她所做的事情使兩個人都能够在極樂之後鬆弛下來，入睡了。

× × ×

但是，司馬洛的計劃却是行不通的，因爲找不到湯明。湯明已經失踪了。就像一陣輕烟般消失掉。他出現過的地方都再也見不到他了。

他只是在忽然之間不見了，好像離開了這個世界似的。警方肯定他是沒有離開本地的，除非他是以偷渡的方式離開。直到目前爲止，湯明還沒有理由需要逃的，他又不是受着通緝的人，警方要把他抓起來，祇是因爲司馬洛的提議，在警方動手之前，他根本不會想到有此事。假如他要離開的話，他是大可以循正當手續，用護照離開的。

司馬洛接到了報告之後，不禁躊躇起來了。現在怎麼辦好呢？

「我們似乎應該向非非開刀了，」嬋絲說，「假如再等下去，可能連非非也會逃掉的！」

「幸而我們有人日夜跟踪着她，」司馬洛說，「她要逃也不容易的。」

「這樣就最好了。」嬋絲說。

司馬洛說這句話的時候是在中午，非非不在家，有二個探員負責跟踪着她的。而此時，非非是在一家環境優美的餐廳中進午餐，她並沒有注意到哪一個探員正在監視着她，當她吃完了之後，她便去用餐廳的公用電話，撥了一個號碼。

一把低沉的男人聲接聽：「喂喂！」

「博士，我是非非，」非非向他報告道，「今天有什麼新的命令？」

「我正想找你，」那博士說，「有一個很不對的消息。有人在找尋湯明。」

「誰？」

「警探，」博士回答，「警方正在找他找得天翻地覆，幸而他失踪得早一點，」吃吃笑，「你知道爲什麼警方會找他的嗎？」

「他犯了案？」非非問。

「怎會犯案呢？」博士道，「他是在我們的控制之下的，我們不叫他去犯案，他怎會去犯案呢？我認爲問題是出在你的身上。」

「我！」非非愕然問，「這是什麼意思？」

「他們一定對你注意，非非，」博士說，「因此他們才會找湯明的，近來你有發現什麼不對嗎？例如有些可疑人在你的附近出沒之類？」

非非沉默下來，思索着。

「對了，」非非終於若有所悟地說，「有好些事情都不對的。首先，我有那一種受到監視的感覺，而且昨天，我又覺得好像有人動過我那一櫃子的藥！」

「怎樣動？」博士問。

「我說不出來，」非非說，「但這些藥一向都是我一個人經手放置及處理的，假如有人動過，即使有人打開過櫃子，我也感覺得出來，此外，我的衣櫃也好像有人動過！」

「換句話說，」博士嚴肅地道，「曾經有人乘你不在的時候進你的家裏搜過，是嗎？」

「可以這樣說。」非非道。

「媽的，」博士咒罵起來，「這個司馬洛眞使我頭痛，我必須把他殺死，他的存在對我是一個很大的威脅！」

「你已經嚐試過幾次要除去了他，」非非說，「但是你並沒有成功！也許你應該躲避他，他是沒法找到你的！他甚至不知道你是誰呢！」

「不，躲避不是辦法，」博士激動地說，「他終於會找到我身上來的！目前，他不是已經找到了你了嗎？」

「好吧，你去殺他吧，」非非說，「但你不能把這任務交給我，殺人並非我的專長！」

「當然不是要你去殺人，」博士說，「我認爲你應該避一避，我認爲你應該逃走！」

「那麼我回家收拾行李去吧，」非非說。

「不，不，」博士說，「你不要，已經沒有時間了，你不能回去，你回家可能已經太遲，你可能再也出不來了！」

「但我的東西都在家裏！」非非抗議道。

「你的東西，沒有什麼是不能用錢買到的！」博士說。

非非沉默了一陣，仍然感到依依不捨，女人總是這樣的。後來，想到了顧全大

局的方面，她才毅然一咬牙。

「好吧，」她說，「但，那些藥如何呢？假如他們拿那些藥去化驗的話——」

「你可以放心，」博士說，「我有辦法解決的！」

「那麼，我現在該到哪裏去呢？」非非向電話裏問道。

「你該躲到我這裏來，」那位博士說，「但是，不要直接來。我差不多可以肯定，你一定是受着跟踪的！你現在就開車到白沙灣吧，我會派人到那裏接你！」

「我——我用什麼辦法能擺脫跟踪呢？」非非問道。

「你不必擺脫的，」博士說，「我替你擺脫就行了！」

「現在就走？」

「唔——三個鐘頭之後到達就最好，」博士說，「這樣，你就用不着匆匆忙忙了！」

非非答應了，便收了綫。

非非放下電話，回到她的位子去。她的臉上不自覺地露出了慌張的神色。這使那二個負責監視的探員醒覺到她打的一定是一個重要的電話了。

「唏，好像有點事情發生了！」其中一個探員指出。

「嗯，」另一個說，「非非的神色像有點不對！」

「也許她要去做一件特別的事情了！」第一個說。他看見非非揮手召侍者結賬，便站起來：「走吧，我們走！」

他們是在喝啤酒的，馬上就放下鈔票離開。他們回到停在街上的車子裏等着，不久，非非便出來了。她上了她的車子，開動了，直向郊外馳去。二個探員駕着車子跟在後面，遠遠地跟着她。

「看情形她好像是正在到海邊去。」第一個探員猜道。

「也許她是去游泳吧！」另一個笑起來。

這是冷天，不是游泳的季節，所以非非去的這個海灣是不會有多少人去的。事實上，那海灘是一片荒凉，一個人都沒有。這麼冷的天氣有誰願意到海灘上去呢？

兩個探員當然不相信非非是來游泳的，所以覺得奇怪了。最後，他們決定用車上的無綫電去報告總部這件事情。然而就在這個時候，無綫電却响起來了。是總部在找他們。

「你們聽着，」探長的聲音在無綫電裏說，「我要你們現在就把非非拘捕！」

「她——似乎要去什麼地方，」二個探員說着，報告了非非剛才的可疑表現，「也許我們應該再跟踪她，這一次看她是去幹什麼！」

探長遲疑了一下，也同意這個做法，說：「好吧，但小心一點，要一直保持聯絡！」

「我們會很小心的！」那二個探員說道，好像保證似的。

於是他們繼續跟踪着非非，到最後，非非的車子轉進了一條小路。那條小路是通下海灘的。二個探員跟着轉進去，沿着那小路而行，走了一半，忽然發現路已給一部大汽車橫梗在那裏擋住了。

「一部車子又擋住了路，」駕車的探員馬上開了無綫電報告探長，「我猜有詭計，車子裏沒有人，讓我過去看看吧！」

「我現在就派兩部巡邏車接應！」探長很謹愼地說。

那個駕車的探員下了車，拔槍在手，慢慢地向那部車子走過去，而他在車中的同伴也拿着槍在掩護着他。

駕車的探員到達了那部車子的旁邊，探頭望望車窗內。原來車中並非沒有人，而是有一個人躺在那裏，一把雙管的鳥槍夾在兩腿之間。當這個探員一探頭望，獵槍便轟然而响了。千百顆鐵沙處於半溶狀態從槍咀轟出，而且是在近距離之下，那威力眞是大得難以形容的。那人的頭就這樣不見了，祇有他的身體倒在車旁的地上，一具無頭屍體。簡直就像是幻象似的。

車上那第二個探員雖然也是受過特別訓練，而且也是富有經驗的，但一時也給這場面弄得呆住了。一陣嘔心的感覺湧上來。呆了幾秒鐘，他才醒覺到自己的處境是多麼危險，於是便推開車子的另一邊車門下車，而槍緊緊地握在手中。

但這條路也是不對的，因爲這邊的林中忽然也有一個人出現了。鳥槍又轟然而响。鐵沙不但射中這人的身體，而且也把他後面的車身射得像一個麻子的臉。

「唏，發生了什麼。」車中的無綫電响起了探長的聲音。是那二响槍聲使他覺得有點不對了。但沒有人應。

「唏，唏，三一五，報告總部，報告總部……報告總部……」

沒有人答應他了。

而在沙灘上，非非已經下了車，正緊張地挨在車子的旁邊，四面張望着，等候接她的人出現。然而她却沒有看到什麼人，祇是聽到了那二响槍聲，而這二响槍聲使她很驚惶了！

跟着一陣奇異的聲音來自身後，她連忙轉望向海面，看見一艘快艇正在破浪前進着，直向沙灘這邊駛過來。

唔，博士的辦法倒是很好的，用船來接她，這使到跟踪她的車子無法繼續下去了。

快艇很快就來到了，艇頭插進淺水之下，白沙灘那白得耀眼的沙上，停住。祇有一個人在艇上。這人就是金生——起碼模樣像是金生。他在艇上站了起來，向非非招手：「來吧，快過來！」

非非上前兩步，遲疑了一下，不想踏進水中而弄濕了鞋子！金生焦急地咒駡起來：「媽的，快來，把鞋子脫掉，我們已經沒有時間了！」

非非服從地脫下鞋子，涉着水走過去，金生拉住她的手，把她扶上了快艇上。

「坐好，不要站起來！」金生命令着，便把快艇開動了。

× × ×

同一個時候，在非非的家，一個人正在用門匙開門內進。那座大廈的樓下是滿佈警探的，假如非非回來，就一定不會漏網，但是，這些警探祇是等着非非出現，而不是等着別人，因此，有別人出現，他們就沒有注意了。這個人就是在不受注意的情形之下上樓，潛入了非非的家。

他進門之後便迅速走到非非那座藥櫃的前面，從衣袋裏掏出一隻小小的包裹，

就在櫃門的前面丟下了！

然後他便匆匆地退出了這間屋子。

他乘升降機下了樓下，仍然沒有人注意他。那些人祇是在注意非非而已。因此他很順利地出了大厦的門外，從容不逼地走到街口，上了一部相當陳舊的老爺車，坐在車中，點上了一根香烟，等着。

大約過了二十分鐘，大厦的樓上便响起了「轟隆」一聲，抬頭望上去，可以及時見到樓上一個角落的牆壁破碎了，吐出一大團濃烟，而同時，鬆碎的磚石紛紛墮下來。幸而這並不是一個熱鬧的地方，所以磚石墮下來並沒有傷及什麼人，祇是毁了幾部車子而已。

在樓下，看不到樓上的毁壞情形如何，但可以肯定的一點就是，那一櫃子的藥是必然已經完蛋了，因爲藥櫃是在牆壁前面的，既然牆壁也炸破了，櫃子還會完好嗎？

那人滿意地開動車子走了。

× × ×

「司馬洛先生，」警務處長平心靜氣地說，「我不是在責難你，但是，也許你辦事的方式是有點不妥吧？」

「什麼不妥？」司馬洛瞪着他。

「不錯，你已經把金生復活的謎揭破了，但那又如何呢？主謀的人仍捉不到，甚至連名字也不知道。而，我們的人員却一個一個地死去了。你要知道，警探被殺，是比普通人被殺影响更大的。首先，這就會影响我們警探部的士氣。人員們如果不是不肯落力工作，就是工作過份。你明白的，也許他們會向無辜的嫌疑人物報復之類。

司馬洛深深地吸着手上的香烟，而探長則把桌上的一把獵槍拿起來，舉一舉：「這簡直是挑戰！」

因爲這就是在白沙灣殺死了二個探員的獵槍，兇徒在行兇之後便把槍遺下來了，而槍上就有着金生的指紋。

「這個人不見得很聰明，」司馬洛說，「他不該留下這許多指紋的。他不該向我挑戰！他做得太過火，使我沒有別的選擇，非要把他消滅不可了。」

「你能把他消滅嗎？」警務處長問。

「我看已經差不多了，」司馬洛說，「事實上我認爲我們已經在成功的邊緣。非非就是一條很好的綫索！我要的非非的資料，已經準備好了嗎？」

「差不多了。」警務處長說。

「當非非的資料到手之後，」司馬洛說，「我相信我就可以給你一個明確的答案了！」

「也許我們應該聽嬋絲的話，」警務處長感嘆地說，「早早把非非抓起來，那麼事情就會簡單得多了！」

「當時我們還不能肯定非非是有關的，」司馬洛說，「我們怎麼知道該問什麼呢？」

「那麼你現在有什麼打算呢？」警務處長問道。

司馬洛站起來：「還是當我有成績的時候再告訴你們吧，不然，我又變成是亂開空頭支票了。再見，各位！」他離開了那間臨時充作會議場的探長室。

當他回到行人路邊的車子時，警務處長也跟着出來了，拉開車門，在他的旁邊坐下來。

「怎麼樣了？」警務處長問，「你生氣嗎？司馬洛。」

「是的，」司馬洛說，「但不是生你們的氣，而是生我們自己的氣。你們說得沒有錯，這件事的成績實在太差了。也許我很少有這樣失敗的經驗，所以我有點受不住了！」

「我們的確碰到了一個很强的高手！」老頭子咬着烟斗，「但，你不是存着失敗心理吧？我從來沒有聽過司馬洛這個人會放棄一件事情的。」

「我不是放棄，」司馬洛說，「我從來不會放棄的，我現在也不是放棄。」

「你打算怎辦呢？」警務處長問。

「我的打算不想在許多人的面前說出來，」司馬洛說，「不過對你說倒是不妨的。告訴你，我會以非非爲主要綫索，因爲，主持這件事的人，一個科學家，而非非本身是一個護士。這其間的聯系，你大概也看得出來的吧？這個人，可以肯定是與非非有着相當密切的關係，極可能是在醫學上跟她合作過！」

「這是一個好主意，」警務處長點頭，「調查每一個與非非在醫學上合作過的人，那麼我們終於可以找到這個人了！」

「不錯，」司馬洛說，「我就是這樣想，而且我相信我們是會成功的。」接着改變話題：「要不要我送你回家呢？」

「不必了，謝謝你，我還要上去辦一點公事。」

那年老的警務處長又伸出手去打開車門要下車，司馬洛也伸出手去帮助他推開車門，並且說：「晚安！」

而就在此時，一陣吵鬧的馬達聲傳進他的耳中。從車窗玻璃的反映，他看見一部汽車正急急地向他的車子攔腰撞過來。

司馬洛的反應是敏捷的，他不再去關車門了，他祇是向車子外面仆出去，就像跳水一樣，撲到了行人路上，抱住老頭子的腰，把他一推。兩個人一起滾在行人路邊。

這時，那部來車就撞中了司馬洛的車子了。轟隆一聲，司馬洛的車子打了一個滾身，四輪朝天，而那部來車的車頭則已完全毁爛了。一先一後，兩車爆成火球，熊熊地燃燒起來。

司馬洛一直扶着老頭子，把他按在牆角，不讓他受到爆炸所傷。好在，汽車不是爆炸品，可燃的東西祇是汽油而已，所以那爆炸也未至於如何犀利，祇是爆炸了一次，以後便祇是熊熊地着火了。

跟着，駕車的人便推開車門，企圖衝出來，全身都已冒着火了。他顯然已被燒得乏力，車門雖然推開了，却爬不出來。

司馬洛一躍而起，三步就躍過去，冒着烈火，伸手進車中，執住了那人衣服上沒有着火的部份，把他整個拖了出來，用力一推。那人打着轉跌開了，在地上打着滾，滾到身上的火已熄了大部份。當他停止了滾動時，司馬洛已經趕到，用手帮助他把身上的火撲熄了，然後，司馬洛便把他翻轉過來，讓他的臉朝着天，以便看清楚他的面貌。

老頭子此時也已經過來了。許多警察也聞聲從警察總部內衝出來。

「這是誰呢？」老頭子問。

「你自己看吧，」司馬洛說，「你應該認識他的。」

這人身上已經燒得佈滿了污烟和焦塊，而衣服已經完全破爛了，但不錯，老頭子是應該認得他的。事實上，這個人的面貌至今已經有許多人認識了。

金生，這人就是金生。至少，他的面貌就是金生的面貌。

司馬洛蹲下來，驗一下這人的脈搏，轉對老頭子：「仍然活着，快些，叫人把他送進醫院！這一次，可不要再讓他有機會自殺了！」

老頭子轉身，把這個命令向周圍的下屬傳達了，然後也蹲下來，露出一個半猙獰得意的微笑：「我會爲他安排二十四小時的守衛，而且是目不轉睛的看守着的。總之，這一次，他是一定死不了！」

× × ×

這個新的金生，在反應的方面，跟以前被捕的那個果然是一樣的。在被捕之後，又變成白痴似的了，不說話，沒有感覺，對什麼都沒有反應，而這並不是由於傷勢的影响。他所受的火傷雖然也相當嚴重，不過却還未嚴重到會致命的程度。

這一次，醫生們也不浪費時間了，就在病床上把他澈底檢驗，差不多每一種檢驗都作過了，就祇差沒有把他解剖而已。一個人仍然是活着的時候，沒有人有權把他解剖的。

他們的發現證實了司馬洛的推測，那就是，這個根本不是金生，而是用另一個人改裝而成的。醫生們從他的頸根找到微細到肉眼不容易察覺到的一連串疤痕，顯示臉皮是換上去的。而手指上也有同樣情形。指皮是僞造的，換上去的，原來的指紋已經剝去了，而換上了與金生相同的指紋。至於此人的正身實在是誰，那是無可查究的了。

這就是一個人在現代世界上的價值了，如果沒有了臉皮和手指皮，他就不能算是人。但是知道了這個金生的底子也並沒有用處。醫生們盡了他們的能力，依照司馬洛所作的假定，希望能使這人從傀儡的狀態恢復過來，而回復本性，但他們早已聲明，成功的機會是很微很微的，因爲這個人的本性可能是早已經死去了，再也找不回來了。

× × ×

司馬洛離開醫院時，已經是中午時份了，他並沒有帶出來什麼好消息，金生並沒有醒過來，而醫生們的努力也沒有一點成績。

踏出醫院外面那中午的炎陽之下，司馬洛首先就是四面望望，看看有沒有什麼可疑的人或可疑的事情。因爲很可能又有一次謀殺的企圖在等着他的。那件撞車的事就是謀殺的企圖了。金生連人帶車地撞向他，簡直就像昔日日本空軍的神風隊自殺飛機，要與司馬洛同歸於盡，假如司馬洛不是及時脫身，很可能也和金生一樣躺在醫院裏了。

他看不到有什麼可疑之處，便揮手截了一部剛剛經過的士，坐了上去，一面想着剛才其中一個醫生的一番話。那是一位年輕的醫生，也許在行醫方面的經驗不太豐富，但年輕的優點就是頭腦够靈活，而想像力也豐富得多。這位年輕的醫生就指出，在車子着火之後，金生曾企圖逃出，這一點是很值得注意的。

派金生來的人，無疑是準備讓金生與車子同歸於盡的，但是在着火之時，金生企圖逃出，這就不會是那個幕後指揮者的主意了。

那人應該命令金生在車中等燒死，這樣才會更加乾淨的。逃出車子，明知脫不了身，便會留下痲煩了。也許，火對金生本性是有一點影响作用的。

但是，怎樣用火來作試驗呢？金生的火傷還未癒，而且在人情上而言，這個金生仍然是一個人，總不能够再用火去燒他吧——

忽然，司馬洛注意到了那跟踪他的車子。本來，中午的交通是熱鬧的，跟踪應該不容易被發覺，但是那車子的跟踪不大够技巧，馬脚就在通過紅燈時露出來。司馬洛這部的士剛在燈轉紅之前經過了，後面那部車爲了跟貼，祇有硬衝過去，於是引起了車子一陣憤怒煞掣聲及响號聲。

司馬洛想了一想，吩咐司機：「繞着這座大厦走三匝吧。」

他指指的士剛剛經過的一座很巨大的住宅大厦。司機不知道他是什麼意思，但是當然也照做了。反正司馬洛肯給車資便無所謂。

轉了第三匝時，那部車子仍然是緊緊地尾隨在後，於是司馬洛絕對肯定他是正在跟踪了。

於是他對司機說：「好了，現在把我載到無花果山去吧！」

司機點點頭，向郊區馳去。

這無花果山的得名是莫名其妙的。這山中可能連一棵無花果樹都沒有，不過樹却多的是，而且山路又是極盡迂迴曲折之能事的。

司機把車子馳上了無花果山的山路，沿路轉了幾次彎，便看不見後面那部車子了，雖然肯定它是仍然會跟踪着來的。

司馬洛把一張鈔票遞給司機，又說：「好了，在這裏停車吧，一直往前去，在那邊下山，不要掉頭，明白嗎？」

司機接了鈔票，點點頭。這張鈔票是足够補償他所走的任何寃枉路的。的士停了下來，司馬洛迅速下了車，的士又開動，走了，馬上就不見了。

司馬洛走到路邊的一棵樹後面。不過那並不是無花果樹，而是一棵榕樹之類。方便的是大約在他腹部的高度有一隻樹椏。司馬洛跪下來，這樹椏便剛好在他的臉前，而他就把槍擱在這樹椏上，等着。

不久，那部跟踪他的車子果然出現了，匆忙地沿着小路飛馳而來。到了轉彎處，它略爲慢一下，這使司馬洛有機會從容地瞄準，扳了二次槍機。

槍彈得心應手地鑽進了車輪裏，車輪忽然洩了氣，車子便失去了控制而撞向路邊了。

不過駕車的人及時煞掣，所以車頭祇是與路邊一棵大樹的樹身輕輕一吻，並沒有如何嚴重地碰撞。

車中是有兩個人在着的，而且這不是兩個飯桶。他們馬上就猜到了這是怎麼回事，而且也一眼就瞥見了躲在樹後面的司馬洛。因此車子一停下來，他們便各自打開車門，分左右跳下了車子，而竄進了樹林中。

兩個人，這是比較痲煩一點的。不過，使司馬洛鬆了一口氣的倒是，至少這兩個人不是金生，金生那張木頭臉，他已經看得實在太討厭太討厭了！

司馬洛也一閃身進入了林中。

那二個人拿着手槍，在林中小心地走着，分兩邊找尋司馬洛。他們也許不是平庸的打手，但是，像許多打手一樣，他們常常在城市裏工作，對城市裏的情況熟悉得多，而對樹林裏的情形就較爲陌生了。他們犯的最大錯誤就是走動得太快，穿過樹林樹葉的時候發出「沙沙」的聲音，給予對方以容易找尋的破綻，而且亦因此而聽不到對方接近的聲音了。

他們分兩路前進着，作弧型綫的搜索，到最後，其中一人又回到車子的附近了。這時，他却驚愕地發現，他的同伴已經仆在地上，暈過去了。

他在這同伴的身邊蹲下來，發覺此人並沒有受什麼傷，祇是後腦給硬物敲了一記而已。

跟着身後出現了很輕微的脚步聲，一件硬硬圓圓的東西抵在他的後腦上。司馬洛的聲音很柔和地說：「好了，你，不要動！」

那人僵住了，一動也不敢動。雖然他沒有看到，但他可以猜到亦可以感覺到，抵在他腦後的必然是一隻槍咀。

「放下槍吧。」司馬洛命令着，聲音仍然是保持着那充滿了危險性的柔和。

那人祇好放手，讓槍丟在草地上。司馬洛把槍拾了，繼續命令：「好了，現在在樹脚下坐下來。」

那人也祇好遵命在樹脚坐下，背脊挨着樹身，而司馬洛的槍一直指着他。

「現在招供吧！」司馬洛說着，就像一位老朋友似的在他的旁邊坐下來。看來他們果然像是兩位朋友坐在一起聊天，祇不過其中一個是有槍的，而另一個則沒有槍。

「招供甚麼？」那人問。

「是誰派你們來的？」司馬洛問着，一面心裏有一種十分舒服的感覺，那是因爲他知道他這次捉到的並不是一個有臭味的傀儡，而是一個有自己　，會答問題的活人。

「我不會告訴你甚麼的。」那人强硬地。

他想不到司馬洛的手動得那麼快，他這話才剛說完，司馬洛手中的槍便已經揮動了，很快地一連揮動了二下，那人的兩邊臉頰上便各出現了一條血痕。他呆了一呆，一時還不知道發生了甚麼，跟着才感覺到痛苦，而那痛苦好像烈火似的直透他的全身。

他呻吟一聲，捧着臉，躺倒下來，連忙求饒：「不，不要！不要！」

司馬洛把槍收回了，對他作一個兇狠的微笑：「這祇是一個開始而已，假如不招供的話，我還有更多花樣可以表演給你看。」

「是史雲生先生派我們來的。」那人終於承認了。

「你們的任務是甚麼？」司馬洛問。

「殺死你。」那人也勇於承認。

「爲甚麼要殺死我？」司馬洛問。

那人搖頭：「你也知道我們是不曉得的，我們用不着曉得！」

「唔。」司馬洛點頭，「起來吧。」

「現在帶我們上警局去嗎？」那人問，沒有表示恐懼，祇是顯得頹喪，倒是頗有點男兒氣概的一個人。

「不，警局祇是第二站。」司馬洛說：「第一站是史雲生的家。不過目前你有兩件事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你的同伴抬回車子去，第二件事，就是換一隻車輪。」

「好吧。」那人點頭同意，便馬上動手，他知道受制了，便不作反抗的企圖，也許是認定大勢已去。

好不容易，那個打手把兩件事情都辦妥了，於是他便依着司馬洛的吩咐上車，担任駕駛，駕着車子離開了那座無花果山，向市區進發。

× × ×

時間還是白天，史雲生仍在家裏，並未出外。事實上他是正在家裏等着好消息，他認爲他派出去的是二個一流的打手，應該能够成功地把司馬洛殺掉的，不過，心裏也難免有點緊張。雖然他是一個惡人，但買兇謀殺這種事情却不是他慣做的。

他在家中踱來踱去，心急地等着時，門鈴就响了。史雲生自己去開門，開門之前他當然是謹愼地從門洞張望一下的，他看見的祇是他自己派去的那個打手，認爲不怕開門了，便把門打開了。

那個打手好像給火箭推動似的直衝進來，而緊跟着他跳進來的就是司馬洛。司馬洛一脚把大門踢上了，手中的槍一擺，柔聲地命令：「好了，史雲生先生，不要動！」

史雲生祇好舉起兩手，他深深地吸入了一口氣，問道：「司馬洛，你究竟想怎樣？」

「你派人來殺我。」司馬洛說：「我要知道爲甚。？」

「我並沒有——你一定弄錯了！」史雲生吶吶着說。

「我沒有弄錯。」司馬洛指指那個打手，「證人我都帶來了，所以否認是沒有用的，你還是快點回答一些問題吧！」

「我不知道——」史雲生說。

司馬洛的槍揮動了，向他的額角直敲過去，史雲生敏捷地一閃閃過了，並沒有擊中，史雲生是一個運動家，在這方面他是有相當本領的，不過，司馬洛很快，快到史雲生祇有能力閃避，並沒有能力反抗，他沒有機會還擊，也沒有機會把司馬洛手中的槍奪過來。

「不要，不要。」史雲生退後着，遞前一隻手求司馬洛不要再壓逼他，「我們可以談談的，讓我們談談吧。」

「很好。」司馬洛說：「坐下來吧！」槍一擺：「你，也坐下來。」他向他帶回來的那個打手命令，暈去了的一個已給縛起來，困在車尾的行李廂中了，那一個

是沒有威脅的。

「金生叫我做這件事的。」史雲生坦白地說，他也很有男子漢的氣概。

「我知道。」司馬洛說：「他自己做不來的事就叫你做。你怎樣跟他聯絡？」

史雲生搖搖頭：「不是我跟他聯絡，祇是他跟我聯絡而巳，我根本不知道到甚麼地方可以找到他。」

「你答應過他甚麼？」司馬洛問：「他又答應過你甚麼？」

「唏！司馬洛。」史雲生忽然異想天開地道：「我跟你何不也加入金生的陣綫呢？你知道，金生那裏其實是很有前途的，我對他很有信心。」

「你可知道金生實在是甚麼嗎？」司馬洛冷冷地說：「不過是一具行屍走肉，一個傀儡，跟你接頭的就是這個傀儡，至於幕後的主腦，你連見也沒有聽見過，你很可能終於會也成爲這樣一個傀儡的，沒有自己的生命，沒有自己的思想，你認爲這是值得冒險的嗎？」

史雲生露齒微笑：「我認爲這是值得冒險的。」

司馬洛忽然一拳揮出去，擊中了史雲生的牙床，史雲生猝不及防，完全沒有閃避，而這一下擊得那麼重，史雲生簡直整個人離地飛起，狠狠地跌回沙發上，而司馬洛手中的槍毫不停頓地一揮，那個打手的額角上便也着了一記，整個人頹然倒下來，暈過去了。

司馬洛再轉向史雲生，史雲生正搓着自己的牙床，目瞪口呆地看着司馬洛，司馬洛上前兩步。

「唏！」史雲生焦急地叫道：「你要幹甚麼？我們可以談談，談談——」

「史雲生。」司馬洛柔聲地說：「我聽說你是一位一流的運動家，拳術和技擊都很了不起，我們來較量一下如何？」

史雲生難以置信地看着司馬洛，跟着疑心頓起：「你拿着槍和我較量？」

「不。」司馬洛說着，把槍插回了外衣下面的槍袋中：「祇是公平的較量。」他退到大門口，把防盜鍊拉上了，以便不能再有人走進來。

史雲生看着司馬洛，臉上露出着一個得意的微笑：「你究竟想證明甚麼？司馬洛！」

「我祇是想證明我的觀點。」司馬洛說：「證明我是比你强的，來吧，來吧，史雲生。」

史雲生微笑得更爲得意，兩隻拳頭舉在前面，好像車輪似的轉動起來，標準的拳擊家姿勢。司馬洛也小心地接近他。他們互相接近，很接近了，跟着，史雲生便首先發動攻勢，左拳虛幌一記，右拳便鈎過來，而當司馬洛閃過了之後，他的右拳又來了，這種左右拳連環進攻，使得司馬洛無法不頻頻退後。

不過，司馬洛退後儘管退後，却並不曾亂了步驟，當史雲生第八拳鈎過來時巳擺開了架式，兩手捉住了史雲生的拳手，一轉身一扭一抬，史雲生便大叫一聲，整個飛起摔在地板上，發出隆然一聲巨响！

司馬洛用柔道對付史雲生的西洋拳，這是比較佔優的，因爲西洋拳祇是爲了針對西洋拳而訓練，如果對手不是也用西洋拳，就會露出許多破綻，柔道則不同了，柔道是用以作一般性的搏擊的，性能較爲廣泛，這樣做雖然不大公平，不過却是有效的。

史雲生摔了一交，整個呆住了，就像全身的骨頭都巳散掉了似的，司馬洛一手執住他的衣領，又把他揪起來，右拳向他橫掃過去。

這却是史雲生所熟悉的招數，因此雖然還有點呆，却輕易地一側頭閃過，而且史雲生還乘機出拳向司馬洛的脅部襲擊，擊得很快，一連在司馬洛的肋骨上擊了四拳。雖然距離太近，不能怎樣發力，但史雲生是飽經訓練的，拳頭很重，這幾下就足以使司馬洛放下他而跌開了，司馬洛也痛得微微彎下腰。

史雲生怒吼一聲，一跳而前，拳頭又向司馬洛的臉部展開激烈的進攻，但是司馬洛早巳預算到他會如此，所以並沒有企圖站直，祇是讓身子繼續沉下去，同時雙脚沿着地板滑出去，當史雲生到達時，他巳經躺在地上，而一隻脚巳伸進了史雲生的兩脚之間，他忽然在地上一滾身，史雲生的右脚便給他的兩脚夾住一絆，立足不牢，大叫一聲，倒在地板上，隆然一聲，又摔了一交！

這一次，司馬洛也不再把他拉起身了，祇是走上前去，在史雲生的肋骨上一連踢了兩脚。

史雲生痛得殺猪一般叫起來，連忙縮作一團而滾開，極力要坐起身來，但不論他滾得多快，都不够司馬洛跑得快的，他剛剛坐得起身，司馬洛就巳經追到了。這一次，司馬洛的鞋底直向他的臉蹴過去，軟骨發出碎裂的聲音，史雲生呻吟着再倒下了，兩手緊緊地掩着鼻子。

司馬洛扭住他的頭髮，拉他坐起身，鮮血正好像開了水喉一般從史雲生的鼻子流下來，司馬洛揮動右拳，向史雲生的臉頰上擊過去。這一次，史雲生是閃避不來了。臉頰上中了一拳，整個人打着轉跌開，直滾到牆邊，才被牆脚擋住了走勢。

「不要。」史雲生在半昏迷狀態之中呻吟着求饒，「不要再來，我——受不住了。」

司馬洛的攻勢暫停了，緊抱着頭部的史雲生有機會稍爲休息一下，當痛苦稍過時他把兩手拿開一點，看看司馬洛，却發現司馬洛手中巳拿着槍，槍咀正對着他！

「不要。」史雲生恐懼地尖叫起來。

司馬洛的槍响了，史雲生覺得脅上竄過一陣灼熱。他緊貼着牆脚，坐在那裏，恐怖得整個人痳痹了，完全不能動彈，他祇是看着司馬洛的槍不斷地响，一次一次地吐射子彈，史雲生不知道自己究竟中了幾槍，由於他並沒有中槍的經驗，他祇是聽過一些有關的傳說。聽說中槍的當時是不痛的，有些人甚至還未來得及感到痛苦就巳經死去了呢……

司馬洛的射擊終於停止了，史雲生仍然呆着，好一會，才醒覺到自己原來是仍在人間的，於是便連忙摸摸身上，找尋有沒有甚麼地方中了槍。但是沒有，司馬洛的每一顆子彈都是打中他的身體旁邊，把衣服擦破而巳，並沒有傷及他。

他再抬起頭來，看見司馬洛正在哈哈

大笑！

「你究竟想證明甚麼？」史雲生怒道道。

「很簡單。」司馬洛停止了笑，臉容也嚴肅下來了，「我祇是想證明，我是隨時可以殺死你的，史雲生，不論是用拳頭抑或是用槍。所以今後，你要聽我的話，不然我就要你的命，明白嗎？」

「你想我幹什麼？」史雲生瞪目看着他。

「首先就是脫離金生，」司馬洛說，「不要再聽他指揮。」

「但是，」史雲生痛苦地叫道：「金生會殺死我的！」

「難道我就不會殺死你嗎？」司馬洛說。

「你使我左右做人難，」史雲生說，「我寧可退出，寧可不幹了，我可以離開這個地方的！」

「不行！」司馬洛說，「你不能離開。你得留下來維持着黑社會。你一走，就會有第二個人來接替你的地位，金生要找這第二個人，我也要找這第二個人，這太浪費時間了。」

「但……」

「沒有但是的，史雲生，」司馬洛喝道，「這是一個機會，你要服從命令。」

「這即是說，」史雲生又吶吶着說，「你要我和金生公然作對？」

「你沒有選擇的餘地，」司馬洛說，「你不能離開這裏，出入境關卡不會放你走的。你必須留在此地。」

「不是你殺死我，就是金生殺死我，」史雲生說，「我總之是要死了。」

「抵抗金生，比較抵抗我容易些，」司馬洛說，「這就是你的選擇了。」

「或者，」史雲生的眼珠狡猾地轉動起來，「我們可以合作。」

「這正是我起初的提議，」司馬洛說，「但是你說你不會和警探合作的。」

「那是以前的事，」史雲生說，「那時我們還未攤牌，現在可不同了。」

「我們怎樣合作呢？」司馬洛說着向沙發攤手，「坐下來吧。」

他取出一包香烟來，向史雲生一遞，但史雲生推却了。史雲生是一個運動家，不染這些對健康無益的惡習。

「你說吧。」史雲生聳聳肩，「現在是我爲你服務。」

司馬洛想了想，考慮着史雲生的誠意。誰知道史雲生的腦子裏是在想着什麼？不過，假如史雲生是眞的有頭腦，那他是應該走這合作的路子的。

「合作的第一步，」司馬洛終於說，「就是告訴我，金生吩咐了你些什麼？」

「金生祇是叫我等他的消息，」史雲生說，「我們巳經商量過了，我跟他是平等的，我不是爲他做工，我祇是跟他合作。跟着到了今天，金生便叫我設法殺死你，於是我找了兩個人，以後的事情你知道的。」

司馬洛看着他：「金生是怎樣通知你的？史雲生！我們日夜監視着你，我們知道你今天祇出外打過一次電話，在公共電話亭裏打的。這就是唯一我們聽不到的電話。」

「這電話就是我去找這兩個人的電話，」史雲生說，「金生找我是不用電話的。他是用這個。」他伸手進褲袋裏，掏出來一隻打火機，交給司馬洛，「一隻小型無綫電，當金生要跟我通話時它就會响，就是這樣簡單。」

司馬洛把玩着那隻小型無綫電，點點頭：「這東西我是認識的，無綫電打火機，我也用過不少了。能用這東西找到金生嗎？」

史雲生搖頭：「不能。祇有金生找我，我不能找他。祇有金生跟我講話的時候我才能够回話。」

司馬洛把打火機交還給史雲生，冷笑：「你留着吧。你說你不是爲他做工，祇是合作方式？史雲生，你這樣做祇是使他快點把你變成一具行屍吧了！」

史雲生聳聳肩：「也許我是錯的。現在我應該怎辦呢？」

「繼續敷衍他，」司馬洛說，「但是要堅決一點，堅持要跟這個幕後人見面，不怕承認我來過並且把你打了一頓，但是你要說你並不屈服，而且因此而更恨我了，明白嗎？」

史雲生點頭：「我盡力吧。」

司馬洛掏出一張名片交給史雲生：「這裏有我的電話號碼，即使我不在，也可以叫接電話的人找到我的。有什麼新的變化，你就通知我吧。」

史雲生接了名片，在袋裏放好，司馬洛站起來：「我看我也該走了，你記得一切嗎？」

史雲生點點頭。

司馬洛離開了他家！

× × ×

「你眞是相信史雲生這樣一個人會和你合作？」嬋絲難以置信地問。她正繞着那張大圓床踱來踱去，而在司馬洛要求之下，她巳穿上眞正的睡衣了。

因爲司馬洛現在是做一件工作，不想注意力被分散。

「他看來是肯合作的，」司馬洛說，「並非因爲他老實，而是因爲他根本沒有選擇餘地！」他說着，又把手上的資料翻了一頁。

那一頁就是有關非非的詳細資料了。自她初進醫學界到五年前她離開的時候，所有她工作過的醫院，合作過的醫生，都有紀錄。

另外有一叠資料則是堆在床頭几上。那一叠則是每一個與她一起工作過的醫生的歷史紀錄及近況，這些資料是並不容易整理的，因爲上面提到的都是司馬洛所不認識的人，祇是有名字而巳，完全沒有任何印象的。

嬋絲終於在床邊坐下來，把床頭几上最頂的五份資料拿下來。她說：「我們可以假設，那個在金生背後的人物，現時一定是就在本地的，不然他就很難指揮，所以，凡是不在本地的人，都可以暫時解除嫌疑了，」她把那五份資料遞給司馬洛，「這些男人之中，就祇有這五個人是還在本地的，我們大可以先從這五個人的身上着手。」

司馬洛點頭：「這是一個好主意。現在，嫌疑人的範圍巳經縮到祇剩五個人了

——假如那人眞在其中的話。」

「我們馬上就動身去查一查他們吧。」嬋絲說。

司馬洛搖頭：「這些不是我們做的工作。讓警探們去做的。他們人多，這一類的事情做起來應該效率特別高。而且，做這種事情也需要時間，起碼得跟踪一兩天，看看他們有些什麼不尋常的行動才能肯定的。」

「唉，」嬋絲說，「那我們又是沒有什麼事情可做的了。」

「我們有一件相當重要的事情可以做的。」司馬洛說，「你等一等吧。」他拿起電話，打到警察總部去。

警務處長還未離開，司馬洛把這個調查的主意對他說了，而且請他馬上派些人員去實行。警務處長也答應了。他也認爲這是一個很好的主意。

司馬洛放下電話，回過身來，呆呆地看着嬋絲，她就站在這裏，兩腿微張，乳房驕傲地挺起，而睡衣已全在地上了。

「剛才，」她以略爲乾啞的聲音說，「你說我們有事可做，是指這一件嗎？」

「我——唉——忘記了，」司馬洛吶吶着，「不過這一件也不壞的。事實上，很好，就讓我們來做這一件吧。」

他的手伸出去，抱住嬋絲的腰，把她拉過來。於是她的臉便貼着他的胸部了，那柔軟溫暖而顫動着的嫩肉簡直要使他窒息，然而他却又不願意離開，不願意放棄那股醉人的氣息。

他奇怪嬋絲究竟是用哪一種香水的？

嬋絲的手也伸過來，抱着他的後腦，讓他緊緊地貼着，而他則輕輕地運用他的牙齒。

「噢！」嬋絲嘆着氣，「從來沒有人像你咬得那麼舒服的！」

「過獎過獎！」司馬洛說着又繼續努力。

使她舒服的不單是牙齒的輕咬而已。事實上，這不過是初步的舒服，正像老人勉勵青年人一樣，更美好的時光是在後頭呢。

×　×　×

電話鈴的聲音好像椎子刺進他們的耳朵似的，司馬洛首先跳起來，埋怨地看着電話。事後的休息是最舒服不過的，然而他的休息時間却被電話鈴聲腰斬了。

嬋絲也坐起來，打一個呵欠，低聲說：「我看我也得去洗一個澡了。」

她下床走進浴室裏了，司馬洛拿起聽筒，裏面傳來是警務處長的聲音。這位老頭子親自向他報告調查的結果。

「我相信已經找到了我們要找的人了，」這個老頭子說，「在這五個人之中，四個是完全沒有什麼不對的，祇是第五個。這個喬堅醫生，你記得他嗎？」

「不，」司馬洛說，「我不是本市的市民，對這裏的時人、時事並沒有什麼印象！」

「這喬堅醫生的執照巳經在幾年之前給吊銷了，因此現在實在巳經不是醫生，」警務處長說，「執照吊銷的原因是私運痲醉藥！」

「現在呢？」司馬洛問，「現在他又是在幹些什麼？」

「不知道，」警務處長說，「他是有案底的人，我們間中也會查一查他的，似乎他現在巳經規矩起來，隱居在他的郊外別墅裏，不問世事。但是再查淸楚一點，却不是這樣簡單。他那別墅似乎有點不對。首先就是出入的可疑人物多一點，不是和醫藥有關的人，而是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有些還像是有槍階級！」

「唔，」司馬洛說，「這個喬堅醫生實在又是怎樣一個醫生呢？會不會他是因爲醫術不够高明，所以才去幹那私運痲醉藥的勾當？」

「剛剛相反，」警務處長說，「他被吊銷了牌照時，有不少同業都表示惋惜，因爲他們認爲喬堅醫生是一位天才，祇是野心太大，不喜歡安安份份地做事！」

「這行了，」司馬洛說，「我們現在要找的正是一個天才，而不是一個庸才，對了，他正像是我們要找的人了。有人看見菲菲在那個地方嗎？」

「沒有，」警務處長說，「時間不够，我們還沒有機會詳細調查，這是初步的資料，現在，你認爲該怎辦呢？」

「你不要幹什麼，」司馬洛說，「讓我進去吧。屋子的形勢你查得出來嗎？」

老頭子想了一會，說：「我相信可以的，那不是獨一無二的別墅，附近有兩座也是相同的，因爲是出於同一張圖則，我可以帶你到另外一座去看看！」

「很好！」司馬洛贊成，「我們什麼時候起程呢？」

「司馬洛，」老頭子讚嘆地說，「怎麼了，你不會疲倦的嗎？」

×　×　×

司馬洛把身上的大衣脫下來，便露出一身黑色的衣服。那黑衣服是絕對貼身的，就像是第二重皮膚一樣，高高的領子，衣袖並沒有袖口，因爲是連同一雙同料子的手套的。褲子也是一樣，沒有褲脚開口，而是連同一雙薄靴，而衣與褲又是連成一體的，祇有腹部的中間有開口，司馬洛就是從腹部鑽進這衣服裏面，再拉上拉鍊，於是他的身上就像是加添了另一重皮膚了。這是一襲用很幼很軟然而又很保溫的特殊纖維織成的衣服，那黑色是完全沒有反光作用的，穿上了它，你就能和黑夜溶成一片。換句話說，就是，這是一襲很理想的夜行衣。

司馬洛再把掛在頸後的一隻頭套上，把臉上的肌肉遮去了一大半，祇剩出眼、耳、口、鼻。現在他成爲了全個黑色的人了，坐在後座裏，幾乎看不見他。

老頭子從車子的前座回過頭來看着他，哈哈笑起來：「看上去眞不錯，就像拍戲一樣，但是，眞的實用嗎？」

「假如不實用我不會用了！」司馬洛說：「我現在不是來拍戲，我現在是拿我自己的性命去冒險，你以爲我會穿一套戲服來？」

嬋絲輕撫他的背，稱讚道：「唔，這衣服可眞漂亮呢！幾時讓我跟你一起合拍一張照片做紀念吧！」

「有機會的！」司馬洛說着，從大衣袋裏取出好些古怪的用具，插進那些分佈全身的袋子裏。

「我們還是可以帶一大隊警察衝進去搜查的。」警務處長說着，轉過頭去看着前面的山下。

山下就是喬堅醫生那座別墅了。有好些地方亮着燈。現在司馬洛就是打算親自潛入別墅中去探一探。

「不！」司馬洛說：「還是那句老話：不要打草驚蛇。我是先頭部隊，我先進去看過，假如裏面沒有什麼我們要找的東西，我們便按兵不動，另找機會。假如裏面有我們要找的東西呢，那時我們才動手也不遲的！」

「好吧！」警務處長無可不可地聳聳肩：「反正你是導演！」

「我去了！」司馬洛開門下車，便矯捷地沉進了黑暗中。

「我眞希望能跟他一起去，」嬋絲神往地說：「這是多麼刺激啊！」

「我簡直希望我變成了他。」老頭子笑起來，「假如我這把老骨頭也變成了跟他一樣矯捷，那麼——哼！」

跟着，車上的收音機便發出聲音來了。「必！必！必！」似乎有人正在用電波召喚。老頭子把收音機扭開了，說：「喂，喂。」

「我是司馬洛！」司馬洛的聲音淸晰地從收音機內傳出，「我正在試機。你們聽得見我說話嗎？」

「聽得見！」老頭子說：「跟你在身邊的時候一樣淸楚！」

司馬洛的聲音說：「那很好，現在我可以放心進去了。」

「小心點！」嬋絲搶着說：「別硬逞英雄，有什麼事情發生的話，就快告訴我們！」

「我知道，」司馬洛說：「我又不是小孩子！」

這之後他們的聯絡就暫時中斷了。

那邊，司馬洛在林中前進着，脚下是一點聲音都沒有的。他那一身黑色的夜行衣果然很好用，使他的行動變成完全無聲無息的。他很快就到達了那座別墅的圍牆之外。

那圍牆大約有十呎高，要翻過去是容易不過的。司馬洛輕輕一聳肩，手便扳住了牆頂，一發力，人便竄了上去。他就像一隻貓般伏在那牆頂上，細察情形。牆頂原來搭着電綫，顯然是通了生電之類的，假如普通人爬上去，就一定會觸電了。但司馬洛却是例外的，因爲他那套黑衣服是用絕緣的纖維製成，並不通電，包括手脚都受到保護，所以電流對他是沒有影响力的。

司馬洛看了這些電綫，心裏暗暗歡喜，因爲，有電綫在着，那表示屋中人是很信賴這電流的防衞的，因而園內的防守力就一定會較弱了。假如不是信賴那電流，就根本不會裝上電綫。他的眼睛在黑暗中向園中的各部份探視着，看不到有人，便在牆頭上一滾，讓自己向牆內的草地上直跌下去，好像一片落葉般飄然着地，沒有聲音，也不大看得見——那套黑衣服使他巳經和黑影打成一片了。

他伏在那草地上，再向前張望了一會，便蛇行鼠伏地前進着，很快便到達了屋子本身的旁邊，毫無阻碍的。

就在他要找機會向窗內窺望的時候，遠遠就傳來汽車行駛的聲音。有一雙車頭燈光刺破了黑暗，從外面進入園中來了。

司馬洛緊伏在牆邊。

那是一部後廂密封的小型貨車，它在花園的大門口略停，便進來了。

似乎花園的柵門是用電流控掣的，有人在屋中按了按扭，那柵門便打開來。

那部小貨車一直駛進來，沿着園中的小路繞到了屋後。

司馬洛遲疑了一下，便也沿着牆壁疾走，跑到屋後，投身進一座小樹林的裏面，以便看看究竟。他巳研究過了這別墅的形勢，知道這別墅有一座地下室，很寬大的，而這地下室的進口處就是在屋子的後部。

小貨車停住了，兩個人匆匆從車上跳下，而屋中巳經有兩個僕人般打扮的男人出來了。他們把地下室的鎖打開，而車上下來的二個人則開了車子的後門，從裏面拉出一張担架床。

那張担架床上躺着一件長形的東西，用白布蓋着。那顯然是一個人。原來，這部小型貨車是兼作救傷車用的。

那二個人把架床抬下了地下室中，而歇了一會，他們就上來了，又從救傷車裏拖出第二張担架床，也抬進了地下室中。

司馬洛皺着眉頭，奇怪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這兩個人究竟是死人還是活人呢？他們給抬來這裏幹什麼？

跟着，那兩個人又出來了，他們把小貨車的車門關上，回到車子上，車子開走了。在車子開走之前，司馬洛巳經把車牌號碼記在心中。他是有着攝影機般的記憶力的，要記憶的話可以馬上就記住，用不着寫下來的。

兩個從屋中出來的人也下了地下室中，隨着，一個高而瘦的老人也繞過屋角而出現了。司馬洛認得這個人就是喬堅醫生。在研究他的資料時，他是當然連這人的相貌也留心過的。喬堅醫生的身上巳經穿上了醫生的白袍，似乎是準備施行手術似的。司馬洛等着。

喬堅醫生進入了地下室之後，地下室的門便關上了。司馬洛想了一想，便矯捷地繞到屋子的側面去，通過那裏的一隻透氣窗向地下室裏窺望。那下面原來是一間手術室。

那二張担架床上的人巳給放到了手術床上了，原來是兩個飛女型的少女，穿着十分時髦，但是却巳經不知人事了。喬堅醫生正匆匆忙忙地替她們檢驗。

檢驗過了之後，喬堅醫生就對那二個助手指手劃脚地吩咐着。地下室的窗子是關密了的，司馬洛聽不到他們在裏面說什麼，但是看那二個助手匆匆去作的準備，可以看出他們是正打算替那二個少女進行洗胃。那二個少女顯然是中毒之類了。她們是什麼人？中了什麼毒？而中毒之後爲什麼會給送到這裏來接受治療呢？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喬堅醫生既然要着手洗胃，那麼一時是走不開的，那也即是說，司馬洛大可登堂入室，進屋裏去大加搜索，而沒有人阻止了。

於是他放棄窺看地下室，而再繞到屋前去，來到了大門的旁邊。（下期續完）

武壇雜摭

四百錢打黃瓜

萬里傳・文

「四百錢」本名「四指金」。據「淮上雜記」載：

「明朝末葉，有流寇（指李自成，張獻忠等）與官軍鏖戰鷄公山，雙方傷亡慘重，事後，有道士募欵建觀修行，該老道極壯健魁偉，唯右手齊腕而斷，僅剩左手四指，其拇指僅餘半截……至清初，觀中黃冠日多，皆以武技稱雄於江湖，雙掌各有四指特粗，能穿木透石，橫切如刀刄，見者視其專用無名指至小指（尾指）傷人，拇指皆屈於掌心，以其四指粗壯犀利，堅逾金剛，故名爲四指金，後分傳到鄂贛之間的幕阜，九宮，鄂人苦習此技者最衆，以鄂人士音重，聞之變爲四百錢矣！」

「黃瓜架」則是一種偏門武功，因其招式絕異，而姿勢古怪，被武道中人視爲「旁門左道」？

它的來源有兩種說法：也可以設定正反兩種說法：

一說它是源自江西境裏「龍虎山」的鎭山拳法「降龍伏虎手」，又名「降魔金剛杵」，創始人當然是張天師了。

據說，龍虎山張天師府出來的人，都精通這種武功。

一說是源自「茅山」的「鬼手十八式」，因爲「茅山道士」一向被江湖視爲異端，有邪法異術的，而與道門正宗的「龍虎山」張天師當然是冰點不同了，正邪有別了。

因此，雖然同是道士黃冠，却勢同水火，誰也不承認這套武功是自己的，也都不否認，更增加了它的神秘性了。

江湖間與民間都各有忌諱，習過這種武功者，都自稱是「降龍伏虎手」，師門當然是「天師府」了。

而輕鄙的則統稱之爲「茅山鬼手」。

但因有顧忌，不敢公然當衆說出，乃爲它取了個古怪的名詞——「黃瓜架」以示和「龍虎山」的「天師府」及「茅山道士」都沾不上邊。

在江西省的西北三縣，習稱修（水），銅（鼓），武（寧），對「黃瓜架」的神秘傳說最多，簡直是聞所未聞的稀奇古怪。

是在民國三十三年冬深，快要過年（春節）的前幾天，修水縣的三都鎭出現了一場「武打」鬥劇。

當時，筆者還是一個小學生，由于修水一向武風很盛，清朝所以「械門」流行，被清史上表奏稱：「古艾本尚示風，本朝以還，民風日愈强悍，民間子弟習武成風……」云云。

據父在相傳：源始於明末流寇爲患，李自成曾經率領殘兵敗將竄到九宮山，並被殺死於山下，却是受了十多個農夫圍毆至死，因爲當地居民飽受流寇荼毒故也。

也有說「闖賊」（李自成）曾經把所有擄刦的金珠珍寶埋藏在九宮山中者，李賊並未死，而是以另一個中面型，身形相似者作替死鬼，他自己則以重金賄賂九宮山的老道士，以獻「香油」黃金千兩，白銀萬兩爲苟且殘喘之計——換裝扮爲道士了。流寇敗亡後，又有「太平天國」之亂事，當洪秀全所到過境時，作惡太多，民間恨之入骨，稱爲「長毛賊」。就由此而嚴命子弟一律習武自衞，越是聚强而居，人多丁壯的大家族，越是要求嚴格，由父在每年以重禮巨金到外地聘請名師就館，富家子弟，是由四足歲起就開始練習紮樁立馬了，到了六足歲就「開拳學打」了。

筆者兄弟同輩皆這樣。

那時——是上午九時許，筆者正和同學們在已被日機炸毀，尚未修復的「萬壽宮」裏石坪天井中「抛錢」作遊戲。

猛聽外面大街上有人敲鑼，並且在大喊：「大家快去看，湖北佬和外鄉佬要比打啦，就在猪腸街！」

我與小朋友們——當時已放寒假了——奔去萬壽宮時，只見好多人正向猪腸街那邊連奔帶跑呢。

我們眞是初生之犢不怕虎，一聽到有人「比打」，比過年拿壓歲錢比放爆竹還喜歡，昏頭轉向飛跑而出。

到了猪腸街，人羣已越來越多了，却一直沿伸向我們讀書的「中心小學」大操場那邊去了。

只聽大人們一面互相招呼快步走，一面在談論什麼：「眞的會比打？」

「當然！」

「爲了什麼？」

「聽人說是爲了棉花担的挑夫爭分紅，湖北帮和外鄉帮吵起來了……」

「鄉公所知道了嗎？自衞隊呢？」

「誰知道呢？知道也不會去管這個事了。」

「爲什麼呀？」

「因爲這是他們兩伙間的私事，他們要依照他們的方法辦，鄉公所如果去管，反而會揷出更大的漏子。」

「讓外地人在我們的家門口比打，不太好吧……」

「大家還沒有決定，要看三叔公他們怎麼說了……」

亂哄哄的一片，七嘴八舌，誰也弄不清楚怎麼一回事。

但是，大家都加快了步子，那幾天難得一連晴了好幾天，大人們都叫做「晒被窩天」——這是老天爺爲了大家快過年了，特別放晴幾天，讓大家洗好衣服與晒暖被窩好過年的。

但積雪溶化後的路子，還是半濕的。一走完了猪腸街的青石板與蔴石砌成的街道，就轉入黃泥路了，到了大操場，人山人海的已經擠成重重人牆了。

中間却空出二十多丈大的圈子。

我和同學們已經各奔各的，跑散了，

我只知道「三叔公」是我們族中的「老太爺」，他已八十多歲了，聽說是方圓數縣，武功最强的一個。

我們最尊敬他，却不易見到他。

因爲，他老人家自從做過七十的「大壽」後，就已經在家「納福」了。

平時，大人們說他老人家在「閉關」練法，以吃水果與清水，常常一個月不吃一粒飯，已經快成「仙體」了，在我們孩子的心目中，他老人家等於是「活菩薩」了。

我已跑了近四五里的路了，不住喘氣，一身大汗，却往人牆內直鑽。

終於鑽到了「圈內」第一排了。

也看清了當場的情形了。

偌大的圈子裏，却只有二個人。

一個是穿着一身「陰丹士林」長衫，內套棉夾袍，却打着黃布「綁腿」，穿着「蔴鞋」與厚布襪子的中年人，瘦長如竹桿，正在不停地聳動雙肩。

另一邊，是一位瘦小枯乾，面如黃蠟，却穿着翻毛皮襖，腰間一條毛綫「板帶」，燈籠棉褲，厚底棉鞋，千層土布套襪的糟老頭子。

——這老頭還是一個禿頂門，本來有一頂毛綫帽子的，這時却抓下來揉成一團，塞入襟內。

只見他後腦紮了一個猪尾巴似的辮子，和小孩子的「朝天辮」一樣，却難看。

他却不慌不忙地在用枯削的手指在頭上轉動着，去分解開了綑紮那辮子的「綫結」。

我一眼之下，就已知道那個不住聳着雙肩的中年人是「湖北佬」。

因爲，那個時候，湖北人除了在淪陷區之外，十九都「逃難」到各地跑單帮，做各種生意，而當時的修水，是大後方地區，需要大批棉花應用，因此每年的九月到十二月，棉花担子不斷地來往於途。

「大挑」一百五十市斤。

「小挑」一百市斤。

據說，如果把一批棉花挑到「轉運站」可以拿到「現洋」（銀元）三塊。以當時的物價，三塊錢可以讓八口之家過十天半月日子。

送到「轉運站」路程約一百二十里至一百五十里左右。

由於挑夫們回程還可以夾帶貨物或挑回「交流」的物品，也有錢可賺，所以在那個時期，幹「挑夫」這一行雖然辛勞，靠强勁體力賺錢，收入却比一般小生意與低級公務人員好多了。

不知如何，這一行先被湖北人「壟斷」了，組織一個什麼「武漢民衆運輸公會」，凡是「挑夫」，不論是幹那一行業的，那一省的人，都得申請加入爲會員，依手續辦好入會，領到有關證件，才可以吃這口「苦飯」，否則，隨時會出意外，聽說在幕阜山裏的山路間，就有幾次發現挑夫被人殺死——沒有申請入會的。還有「失踪」者，所以，這個公會自民國廿九年成立後，成爲「逃難生意行」中極具勢力的組合。在這其中當然臥龍藏虎，有不少「黑社會」的大人物担任理事，監事之類的職務。

隨着抗戰局勢的變化，到了民國卅一年底，各省「難民」日多，不少湧向江西的西山數縣山區，因爲山區交通梗阻，全靠人力運輸，也是日軍鞭長莫及地區，予人一種「安全感」，所以，「難民」越來越多。

就在卅二年初，有一個「愛國搬運勞工福利促進會」出現了，據說是由安徽帮和四川的「袍哥」老大爲首組合者，因當時四川乃抗戰根據地，川軍出川抗日，川軍中成員多是「哥老會」（袍哥），也把這組合帶到各地了。

當時的「三十二集團軍」司令官是川軍中的王陵基將軍，民國三十年到三十三年初，他率部駐紮在江西的德安，而王司令官的「小公館」却在武寧與修水間的「九宮山」及「清水岩」。

可能是王司令官的部下中有人暗中撐腰，這個以「愛國」爲名的會，一亮相就聲勢浩大，大有後來居上，壓垮「武漢民衆運輸公會」之勢。因爲，不少本是「武漢」的會員，竟搖身一變，而爲「愛國」的成員了。

雙方嫌怨就是由那時開始，明爭暗鬥已不止一次了。可能因「愛國」方面幕後有槍桿子撐腰，「武漢」方面時常吃癟。

而這一回事之後聽說是因爲「愛國」方面，以每位成員發給「年終花紅」銀元五塊及「年禮」一包——是當時民間缺乏的日用品「毛巾」，「牙膏」（粉）牙刷等物。「武漢」方面依例發給會員「紅彩」銀洋二塊。沒有其他的東西，引起大家不滿，以罷工威脅，有人暗中策動集體投向「愛國」的謠傳。使「武漢」方面大起恐慌，連夜召集巨頭會議……

也不知他們雙方如何搞的，一下子就弄得非「比打」不可了，但到場的怎麼只有這兩個人？

難道這兩個人就是代表了「愛國」和「武漢」二個組織龐大的公會嗎？

而場中兩個人的動作已經吸住了每個人的眼光，一致注視，當時筆者也是什麼都不管了，也瞪大眼盯住了場中二人的一舉一動。

他們兩個，都不說話。

他兩的動作都是很痲利的。

只見那個「穿長褂，打脫（赤）脚」的湖北佬已經把長衫收下撮緊，掖入了腰間的「暗帶活扣」，雙手交叉，向八面拱拱手爲禮，脚下已經旋風似的「活開了步子」。於是，那個糟老頭子也有了連串的反應了。

先是，只見他把脚跟併緊，左右作內八字旋動，繼之，雙臂虛抱如一個「太極圖」狀，突然左脚橫移半尺，右脚也橫移半尺，馬上一收，脚下一轉陀螺，雙拳隨身向八面一拱，兩臂下垂，兩眼瞪着湖北佬的身形，冷冷地，活像貓見老鼠模樣。

全場已經集合了約五六千人了，還有人潮不斷地由八方湧來，黑壓壓的，只見人頭湧湧，却沒有人出聲喊叫。

氣氛也驟呈緊張。

我的雙掌心已經滿是冷汗了。

終於，奇妙的戰幕挑開了，那個湖北佬突然雙手交錯，揉身向那個糟老頭逼進，由他身上傳出炒豆似的聲息——那是武人全身凝聚功力，關節「炸開」的聲息。

湖北佬一異身，連環箭步，已經到了糟老頭左側，只見他雙手一展，口中低吼道：「四百錢呀，四百錢呀……」

那種湖北人的土腔，實在刺耳。

因爲聽大人們常說什麼「湖北佬，九頭鳥」的話，印象中以爲凡是湖北佬都是壞人，所以，筆者當時對那個湖北佬也沒有好感。

心裏却希望那個糟老頭有好工夫，能把湖北佬打敗。

後來才知那個糟老頭，毫不起眼的，却是安徽鳳陽有名的老師父蔡三斗，而且是「黃瓜架」碩果僅存的高手。

而那個中年湖北佬，是湖北通山「四指金」的第七代掌門師弟范家駒。

只見范家駒的雙手由無名指到小指十分岔眼，粗如蘿蔔，不知是層層的老繭，或者是塗了什麼藥，作灰褐色，又像是八段盤根錯節的枯枝。

相反的，他的左右手二個大拇指，却和常人一樣，並且很短小，又蒼白，更顯得不調和。因此，任何人一看，就覺得他雙手的八個指頭和一般人絕對不相同了。

湖北佬出手了。

那是比閃電還快，除了看到他兩手向糟老頭暴伸，映現入瞳眸一刹那之外，就看不清楚他的出手次數與變化了。

能看到的只見他雙手伸縮如電，時高，時低，時而橫削，時而平伸，時而下截，時而豎劈，把糟老頭罩在一片幻影中。

隨着雙方身形的變化，步位更換，更是叫人眼花撩亂了。

無法看清糟老頭是怎樣出手封架或反擊的，只聽到劈劈，拍拍及好像裂帛破竹的奇怪聲音不絕如縷，響個不住。

——那是雙方力道相接，肌肉打實的聲音。

也只有由這種刺耳的聲息知道他二人出手之快及力道接觸之猛烈。

當然看不出雙方的招式變化，可能那時筆者年紀太小，不懂得其中秘竅所在，只見兩條人影在黃塵濛濛中飛快閃動，旋轉，足足一頓飯的辰光，雙方越打越快，手脚並用，也不知那一個工夫好，但沒有一個落敗，也就是半斤八兩了。

突然，有人大聲吼叫，怒罵。

同時，有好多人先後揮動拳頭，向塲中湧去。我只見到動手的二人，沙塵滾滾中，突然飛起大片細土。這裏是學校大操塲，全部是黃泥地，晴天幾寸土，大風一起，飛舞如霰，下雨一灘泥，一脚一個坑，那時候，根本沒有水泥地，更未見到柏油（瀝青）是什麼樣子的。

當看清楚時，原來是那湖北佬在久戰無功之下，突然利用貼地攻擊對方下盤之際，手指刮起黃土，好像暴雨般向糟老頭全身飛射而去，特別是集中頭面較多。

糟老頭猝不及防，可能是雙眼爲細土所中，或者是躲避射向頭面的細土，一面騰身飛步，頻頻閃退，一面雙手上移，交錯揮動擋住頭面。

湖北佬正要對手這樣，只見他貼地飛滾，攻向老頭的脚下去了。

老頭一式低腿一飛出右脚，被湖北佬偏頭避過了，手出如電，一下抓住了老頭的左脚踝，一震臂，把老頭摔出二丈多遠，老頭居然未跌倒，只是，雙脚落地時，打了個踉蹌。

湖北佬又飛快地仍師故智，貼地飛滾逼攻，那老頭可能左脚骨已經受傷了，一頓一拐地，顯的不够靈活了，却雙掌連劈，迫的湖北佬只好弓腰直身，再攻向對方中，上盤。

那班喊叫，向塲內衝進的人，一下子分爲兩股，就要形成混戰了。

後來才知道都是「愛國」與「武漢」的人，混在人牆內爲自己人「把風」的。

他們所以衝進塲，據說就是因爲「愛國」這邊的工人看不起對方的「代表」利用地上沙土去攻擊老頭的頭面雙目，認爲這是卑鄙的行爲，要羣起干涉，而「武漢」這邊的人當然要出頭攔阻了。

看看那班人，一下子就出來了好幾十個，還有八面人叢中呼喝而出的人，眼看就要全塲大亂了。

猛聽到人叢中有幾個不同的聲音大聲吼叫：「退下！」「回去！」「不准亂動。」「快退回去。」

那兩股正要打架的人又各自散開，回頭了，剛由人叢中衝出的人，又都乖乖退回去。

——顯然，這是他們的頭目在下的命令！全塲的人目光又集中在二個人身上去了。

我看出方才他二人動手過的地方，地面上有縱橫交錯，方圓約一丈多的深溝——每條溝約六七寸深，都是方才那個湖北佬的指頭由地上「剷」起的。

這也不簡單呀！

因爲，我記得做「勞動」課時，和同學們用鋤頭去鋤掉地上的雜草與凹凸不平的地方，用力一鋤下去，也只能鋤進一寸多深的土，因爲黃泥地夾砂石，也很硬實的，那個湖北佬用手指頭可以「剷」進這麼深？

但目光仍是被二個人吸住。

也許因爲雙方都打了好久——快過一小時了，消耗了體力，雙方出手動作已緩慢下來了，可以漸漸看得清楚點。

那眞是滑稽好笑的事——

當湖北佬雙手八指屈時如鐵鈎，直時如鋼錐，像蛇一樣伸縮如電，直取橫削那老頭全身上中下三盤時，那老頭好像只有招架的份，只見他雙臂時屈時伸，隨着對手進攻的位置，以肘部和臂部變化不同方向封架，阻截，奇怪的是不論對手由任何角度攻到，他都可以用肘部與臂部封架——當封架時，就會發出聲響，而他往往就在封架時，一翻腕，吐掌，出指，把對手逼退，倒好像他的肘臂早已在「等着」似的。最奇妙的，當對手猝攻他下盤時，他的小腿與大腿也會突然把對方攻勢擋住，再以脚尖與足跟攻敵，其運用之純熟，可說已到出神入化地步。

當他施展腕部與臂部，及小腿，大腿封堵對手攻勢時，其腕、肘、臂、大、小腿活像被大風吹動的大黃瓜。

總而言之，湖北佬的拳、脚、腿、掌、指不論是攻向他何處，立即就會出現一隻——二隻「黃瓜」封鎖堵截了。

但老頭反擊的力道，也每被湖北佬架開，難怪劈劈，拍拍，裂帛破竹聲響個不

斷了。

但老頭因左足好像受了傷，不時可發現他的左脚顯示不穩定與反應不神速了。

大家都爲老頭担心，認定他會打敗，只是時間問題罷了！

可是，奇事倏地出現了。

只見湖北佬雙脚齊出，一踢老頭面部，一踢老頭小腹下。

老頭雙臂向上交叉一架，竟在電光石火間，硬生生把對方的右脚脛骨「夾」緊了。

而湖北佬的左脚也已到了老頭小腹下了，那是人身要害，非閃避後退不可。

但已來不及了。

只見老頭的小腹突然凹陷三寸多——因當時的角度關係，我看得最清楚了。

但老頭却像被踢中了，向後蹬蹬——連退幾步，且有站立不穩之勢！

而他的雙臂，仍交叉夾住湖北佬的右脚不放！

湖北佬突然吐氣大吼。

左脚凌空連環飛踢，竟轉藉着右脚被對手夾緊，身體懸空之勢，借力使力，兩手八指箕張，閃電般飛押老頭兩肋。

在大家驚叫與呼喝聲中，老頭倏地仰面跌倒，卸去了對手左脚與雙手齊攻的力道了，又像是被湖北佬踢傷了，不支而倒下。但在他跌倒的同時，他雙手突然「絞蔴花」似的連搓又絞扭，可以聽到好像瓷器跌落地跌碎的聲響。

湖北佬慘厲呼號聲中，成個身形，竟好像風車連翻疾轉，誰也可以看出他已身不由主，是被老頭雙臂與雙手扭絞搓切所致。最使大家驚奇的，是老頭明明已仰天跌倒了，却只是背脊貼地，實際還離地面三四寸間——

老頭突然大喝一聲：「去——」

同時，聽到洪鐘般的大喝：

「手下留情！」

只見湖北佬的後空身形，在老頭雙手一抖之下，摔落一丈多外。

就在他身形還離地尺許刹那，由人牆中飛掠出一條人影，一伸脚，正好接住湖北佬身體，被人脚彎一震，再一把抓住右肩，就直立着，却是右腿抖顫，神色慘變，一片煞白透青了。

大家都已看到他的右脚脛骨到綁腿的下端一片猩紅，湖北佬只能用脚尖掂地，五官在扭曲着，顯然在强忍極大的痛苦。

全塲響起了一片嘈雜聲，又是一陣歡呼。我也咧嘴笑了，想拍掌哩。

原來，竟是白髮白鬍鬚的「三叔公」現身出面了，方才以脚接下湖北佬，一手把他「扶」正直立的也是「三叔公」。

但情形已亂了——

「愛國」與「武漢」的人都已經由人羣中竄到塲中，跟着又是一塲混戰了。

那老頭已經雙肘頂地，成個跳起站直，大喝一聲：「大家退！」

向「三叔公」走近三步，竟一膝跪下，就要行大禮了。

「三叔公」拂鬚一笑：「不敢當，請免了，免折老朽的草料。」

奇怪，就在「三叔公」一手「虛招」之下，那老頭竟應聲起立，神色十分驚訝而又恭敬的再拱手：「三爺是先師同輩，理當拜叩福安。」

三叔公會笑點頭：「老朽來遲了一步，不提了，請二位賞個面子，到舍下去，由我來盡地主之誼如何？」

湖北佬忙叫：「我認了。」

那老頭也拱手說：「遵命。」

也不知何時，表兄，小叔和一班堂兄弟已經雁翅排開，站在三叔公身後作弧形拱衞了。

那共有三百多人。

在另三面，赫然還有四位「師傅」在負手點頭，後來才知道是來「監視」的，假如湖北佬與那個老頭及「愛國」、「武漢」雙方的人稍有「異動」，不肯聽話，就會立即出手制裁了。

「愛國」與「武漢」的人很快靜下來了，沒有一個敢妄動一下的。

三叔公向四面點頭：「鄉親呀，沒事了，大家快回去。」哈哈笑着，一手一個，拉着湖北佬與糟老頭，早有人抬來三乘轎子，到三叔公面前放下。

三叔公不等他二人開口，就低語了一聲，先把湖北佬放進一乘轎內，再含笑點頭，擧手請老頭入轎，老頭欲言又止地一拱手，低頭進轎了。

三叔公也進了他老人家的專用大轎。

馬上被抬走，小叔那班人簇擁而行。

大家也開始鳥獸散。

第二天，聽大人們講：三叔公留下他二人「過年」，也不知他們怎麼搞的，過了幾天，都沒有一點動靜，據說，是三叔公說一句話，就什麼事也沒有了。

大家快快樂樂的過年。

直到元宵節，鬧花燈後，才聽大人們講，那二個人已經在元宵夜悄悄離開了。

三叔公留他們二人住了約二十天左右，是因爲二人都受了傷——老頭的足踝骨裂扭筋了，湖北佬傷得更重，整個右脚跟到足踝上下部皮開骨碎了，連脚筋也寸寸斷了。雖然經過三叔公用「仙藥」治療，止血生肌了，已經成了右脚殘廢了，那老頭的傷輕是輕好多，但踝骨有一米碎成粉屑，走路也會一拐一拐的了。

直到一個多月後，才弄清楚湖北佬就是湖北通山「四指金」第七代掌門人的師弟范家駒。

那個安徽鳳陽糟老頭就是蔡三斗。是傳了好幾代的「黃瓜架」老師父，是開館授徒吃「陳家子飯」的，師兄弟與門下很多，直到民國廿八年因抗戰才停止掛牌設館的。

「愛國」就是由他主持的。

他並沒有仗着「哥老會」的勢，也沒有利用王陵基司令官部下官兵。只是爲了和「武漢」的范老三意見不合，翻了臉，才約定由他二人依照江湖規矩私下「比劃」，誰贏了，就聽誰的，結果却是兩敗俱傷，聽說他們二人在三叔公家向三叔公行了大禮，致歉——在三叔公老家「開片」，當然要請罪，致謝——如非三叔公的「仙藥」，他們二人脚傷不會「好」的那麼快的。還有感謝三叔公爲他們二人與二個大組合排難解紛，一言釋歉。據說每年三叔公生日前，蔡，范二人都親自送禮來拜壽，民國卅六年秋，三叔公坐化了，我看到有二個拄着枴杖的人在靈前伏下大哭。



俠義傳奇中篇

秦紅・文
子成・圖

風月寶劍（六）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茅大寶和成小娟來到鹿邑縣城，在酒樓遇上鐵頭將軍和山東將軍，兩位將軍勸他返回楓林書院，茅大寶害怕他的秘密爲他父親所知，只好折返客棧，在客棧裏，他意外地見到項人鳳，她來鼓勵茅大寶，要他力先偷得「珍珠寶塔」，不可輸給刁天英，茅大寶大喜，待項人鳳離去後，他正想離店趕路，此時却來了個臭頭和尙，告訴他成小娟在城外遭人攻擊，茅大寶趕去時，只見成小娟已受傷，他們正在說話間，兩個幪面人又出現，茅大寶獨自對付兩個幪面人，幪面人打得節節敗退，誰知此時又出現另一個幪面人……

巧施易容術　夜盜稀世寶

敢情成小娟並未眞的打出她獨門暗器，她只是虛張聲勢的揚手叫了一聲，想先看看對方的能耐，再籌應付之策，這時一看對方閃躲的動作及變換的招式，已知是個異常扎手的人物，故不敢怠慢，趕緊一轉身，躲到樹身的另一邊。

「卡！」的一响，黑衣蒙面人不料她會轉到樹後，一時收勢不及，長劍掃上了樹身，深深的砍入數寸。

成小娟一揚手，一朶鐵花打了出去。

黑衣蒙面人不及收回長劍，迫得鬆手往旁縱開，躲過了成小娟的第一朶鐵花。

成小娟又一揚手，喝道：「再送你一朶！」

這次又沒當眞打出鐵花，但黑衣蒙面人却以爲她打出了，連忙再往旁跳開。

成小娟趁對方跳開之際，將砍在樹身上的長劍拔出，笑道：「好了，這把劍是我的啦！」

這時，茅大寶仍在迎戰月下劍客和趕山神鞭兩人，他一聽又出現了一個黑衣蒙面人，心中有些着急，但正想趕回支援成小娟時，月下劍客和趕山神鞭忽然發動了猛烈的攻勢，拚命似的纏住了他，不使他趕去保護成小娟……

茅大寶又氣又急，一邊迎戰發問道：「小娟，妳能不能支持？」

成小娟答道：「可以，這賊子上了我的當，他的劍到了我手上了。」

茅大寶聽了才放心，笑道：「那好，妳小心應付，等我收拾了這兩個再去收拾那一個！」

沒有了「後顧之憂」，他又發動凌厲攻勢，只不過二三招間，又將月下劍客和趕山神鞭迫得後退不迭。

成小娟「賺」得黑衣蒙面人的長劍之後，信心大增，但她仍靠着樹身不敢上前攻敵，只笑嘻嘻道：「喂，你這把長劍十分名貴，謝謝你啊！」

黑衣蒙面人一直不開口說話，只見他探手入懷取出一團東西，揚手一抖，好像變魔術似的，那團東西「拍」的一聲脆响，倏地化爲一條銀色長龍，飄揚在空中！

仔細一看，原來是一條一丈長的銀色綾帶！

成小娟一見之下，不覺一呆道：「咦，敢情你是個姑娘呀！」

黑衣蒙面人舞動着銀色綾帶，那情景就像一條銀龍在空中飛竄翻騰，其聲呼嘯，聲勢頗爲驚人。

綾帶，是女人所使用的一種冷門武器，而能使用這武器之人，均非泛泛之輩。

成小娟正看得發呆之際，驀覺眼前一花，本能的蹲身躲避，還沒看清來勢時，手上的長劍已被銀綾帶捲住，接着就有一股猛力將她扯起，亦幸她反應極快，連忙鬆手棄劍，一個翻身又躲到樹後去。

等到她定睛去看時，那柄長劍已回到了黑衣蒙面人的手裏了！

黑衣蒙面人很熟練的捲起綾帶，收入懷中，然後仗劍向成小娟迫過來。

成小娟心中發慌，揚手做勢欲發出暗器，喝道：「站住，否則打破妳的臉，叫妳變成醜八怪！」

黑衣蒙面人好像沒聽見，繼續向她欺近，從眼洞中可看出她的雙目充滿殺氣！

成小娟更加心慌，大叫道：「大寶，這丫頭很扎手，你快來救命呀！」

「來啦！」

茅大寶揚聲一應，突然旋身躍起，勢如平地捲起的一股龍捲風，長劍繞身飛舞，劍光如水潑出，刹那間週圍兩丈之內都爲其劍光所籠罩！

「喔！」

「哎呀！」

月下劍客和趕山神鞭各叫了一聲，身形迅速暴退，原來他們面上的蒙面巾已在這時候被茅大寶的劍尖挑下，而且傷到了面部。

他們似怕被茅大寶看出本來面目，因此疾速的暴退，遁入樹林中去了。

茅大寶轉身疾縱到成小娟身邊，一眼瞥見那黑衣蒙面女正飛向樹上，當下大喝一聲「別走！」騰身飛撲，追了上去。

成小娟叫道：「大寶，我受傷了！」

茅大寶一聽這話，只得放棄追敵，從樹上轉身跳下，急問道：「傷在哪裏？」

成小娟左手按在腰上，臉色蒼白地道：「這裏，我閃避不及，被她的長劍劃傷了腰……」

茅大寶趨近她跟前，拿開她的手一看，只見她腰上微透一些鮮血，傷勢不重，這才放心道：「還好只傷了一點皮肉。」

成小娟自己不敢看，問道：「傷口大不大？」

茅大寶道：「不大，不到一寸長。」

成小娟皺眉叫痛道：「可是痛得要命哪！」

茅大寶道：「我包袱內有金創藥，待我去取來替妳敷上一些。」

成小娟不待他站起，就從懷中掏出一瓶金創藥遞給他，說道：「這裏有，快替我敷上吧。」

茅大寶接過金創藥，命她側臥在地，撒了一些金創藥在她傷口上，然後解下自己的腰帶，替她綁上。

成小娟透了口氣道：「那個蒙面女子好厲害，幸虧你及時趕到來，否則我就完了。」

茅大寶十分驚疑的問道：「他是個姑娘嗎？」

成小娟道：「不錯，武功很高，起初她大意輕敵，一劍砍在樹上，被我打出的一朶鐵花逼退，誰知她接着抖出一條綾帶，一下就奪回了長劍，再一劍就差點要了我的命！」

茅大寶皺眉道：「奇怪，看這情形，他們確實要殺害妳，這是爲甚麼呢？」

成小娟道：「說是與我爹有仇……」

茅大寶搖頭道：「不，那是胡說，那兩個蒙面人身手不俗，他們若眞與令尊有仇，就會找令尊算帳，絕不會找妳。」

成小娟道：「你認爲他們不是『月下劍客月無容』和『趕山神鞭月在天』？」

茅大寶道：「不是，月無容和月在天我雖未見過，但他們是黑道上極爲著名的人物，一向自視甚高，不會因與令尊有仇而要殺妳洩恨的。這種小人行爲，亦爲黑道高手所不齒。」

成小娟道：「這就叫人猜不透了，我對你發誓，我只偷人家的花，不曾得罪過誰，爲甚麼有人要殺死我呢？」

茅大寶沉思不語。

成小娟道：「大寶，我……我很害怕！我本來是甚麼都不怕的，可是我現在很害怕！」

茅大寶道：「別怕，我會保護妳。」

成小娟道：「你不會離開我吧？」

茅大寶道：「不會。」

他本來打算坦白告訴她自己喜歡的是項人鳳，本來已打算離開她，可是現在他已說不出口，他覺得不管自己喜不喜歡，現在都不能棄她於不顧了。

成小娟根本不了解他的心意，還以爲他已對自己有情，因此芳心大悅，忘了腰傷和腿傷之痛，臉上綻開熱情的歡笑，道：「大寶，你眞好！」

茅大寶道：「小娟，我想……我想告訴妳一件事……」

成小娟笑道：「好，你快說！」

茅大寶見她情緒那麼高昂，不禁呆住，吶吶地道：「唔，這件事，我眞不知要怎麼開口才好……」

成小娟道：「別害羞，不論你怎麼說，我都不會生氣的，你快說吧！」

茅大寶知她想左了，越發說不出口，搖搖頭道：「算了，過些日子再告訴妳好了。」

成小娟熱切地道：「不，我要你現在就說！」

茅大寶道：「我說不出口。」

成小娟嬌嗔的白他一眼道：「哼，我說過我不會生氣，你怕甚麼嘛！」

茅大寶笑了笑道：「妳現在能不能騎馬？」

成小娟道：「可以呀！」

茅大寶道：「那麼，咱們先離開這裏好麼？」

成小娟說道：「好，回城還是去五台山？」

茅大寶道：「去五台山。」

他將她扶起，走到二馬跟前，扶她上了馬鞍，然後自己也上了馬，一起馳離烈婦嶺，連夜朝西北方向前進。

兩人在路上並轡而行，成小娟見他始終不再開口，忍不住道：「大寶，你現在可以說了吧？」

茅大寶道：「說甚麼？」

成小娟說道：「說你要告訴我的那件事！」

茅大寶甚感爲難，道：「小娟，妳不要問，等我認爲可以告訴妳的時候，我自然會告訴妳。」

成小娟不悅道：「爲甚麼現在不告訴我？」

茅大寶道：「妳現在受了傷……」

成小娟道：「我巳經不痛了嘛。」

茅大寶默然不語。

成小娟忽然笑道：「其實你不說，我也明白！」

茅大寶心頭一緊道：「哦，妳明白什麼？」

成小娟笑道：「當然！」

茅大寶很怕她說出，忙道：「不要說出來！」

成小娟道：「好，我不說，其實我也不好意思說出來，咱們就讓它『盡在不言中』好了。」

× × ×

此後一路上，茅大寶很小心的保護着成小娟，每逢夜宿客棧或借住民房，他都不敢放心的大睡，隨時隨地提防那些蒙面人再現身襲擊。

有時候，他也想將自己的心意告訴她，但總因不忍傷害她而忍住未言。

但他並不因此而感到煩躁不安，因爲他雖然對她沒有愛意，却覺得跟她在一起十分有趣和愉快。

曉行夜宿，第六天入暮時分，他們到達太原，便在城中客棧歇了下來。

事情就有這麼巧，兩人剛入客棧，迎面竟碰見了小拳王刁天英從一間客房走出！

刁天英手上提着一只包袱，看樣子正要離開客棧。

茅大寶笑着問道：「刁兄，你也在此呀！」

刁天英猛一見到他，神色一呆道：「你是……哪一位？」

竟似不認得茅大寶了！

茅大寶訝笑道：「刁兄，才幾天沒見面，你怎麼把小弟忘了？」

刁天英困惑的打量着他，道：「對不起，咱們曾經見過面麼？」

茅大寶幾乎不敢相信自己耳朵聽到的話，不禁哈哈一笑道：「刁兄莫非有健忘病？」

刁天英面色一沉，冷冷答道：「就因我沒有健忘病，所以我才覺得奇怪！」

茅大寶又哈哈笑道：「這話甚麼意思啊？」

刁天英道：「我的意思是：我從不曾見過你這個公子哥兒！」

說畢，舉步便欲出去。

茅大寶張臂攔住他道：「等一下！」

刁天英雙目一瞪，嚴厲地道：「幹甚麼？」

茅大寶笑道：「你記不記得那天說過的一句話？你說咱們二人不論誰勝誰負，今後仍然是朋友！」

刁天英大怒道：「你這個人是不是瘋了？」

茅大寶道：「沒有，瘋的不是我。」

刁天英道：「既然沒有瘋，就該聽清楚我的話才是！」

茅大寶道：「你說甚麼來着？」

刁天英答道：「我是說我從來沒見過你！」

茅大寶說道：「我却是清清楚楚的記得——」

刁天英不待他說完，突然一掌推開他，大步走了出去。

茅大寶大爲錯愕道：「刁兄，你這是怎麼了？」

刁天英充耳不聞，一直大步而去。

茅大寶想不通他爲何翻臉不認人，看他巳走到客棧外邊，不禁嘖嘖稱奇道：「怪事，怪事，他爲甚麼翻臉不認人呢？」

成小娟說道：「他就是『小拳王刁天英』？」

茅大寶道：「是呀！」

成小娟道：「你沒看錯人吧？」

茅大寶道：「怎麼會，我和他分開也沒有幾天，再說，他並不否認他是刁天英呀！」

成小娟道：「這眞奇怪，他故意翻臉不認人，必有原因。」

茅大寶道：「不論是何原因，這都非常可笑！」

成小娟道：「他是不是在恨你？」

茅大寶一怔道：「恨我？」

成小娟道：「他打不過你，因此心生嫉妒。」

茅大寶笑道：「不可能。」

直到現在，他並未將自己與刁天英之所以要竊取「珍珠寶塔」的眞正原因告訴她，成小娟所知道的情形是：他和刁天英經過數次的較量未分勝負，因此訂下這項古怪的競賽來決定高下。是故成小娟之猜測刁天英因打不過茅大寶而心生嫉妒，自是不可能之事。

成小娟尋思道：「要不然，他有甚麼理由翻臉不認人呢？」

茅大寶道：「走，咱們先走入客房再說吧。」

兩人住入兩間相連的上房，稍事盥洗之後，成小娟便到茅大寶的房中，笑道：「我想出原因來了！」

茅大寶問道：「怎樣？」

成小娟道：「此處距離五台山巳不太遠，馬行二日便可到達，是不是？」

茅大寶點頭道：「是啊。」

成小娟道：「我猜他因怕你捷足先登，因此故意來這一手使你滿頭霧水，誤認你和他的競賽巳無進行的必要。如此一來，他便可順利竊取那『珍珠寶塔』了。」

茅大寶道：「這豈非太可笑？」

成小娟說道：「神拳山莊的人也算不得正人君子，刁天英要這花樣亦不足爲奇呀！」

茅大寶想了想，笑道：「那麼，妳認爲我現在該怎麼辦？」

成小娟道：「你絕對不可輸給他，他巳動身趕赴五台山，咱們最好也馬上動身，不要在這裏過夜了。」

茅大寶道：「有道理，但妳的話我要

修正一下，該馬上動身的是我，不是咱們二人。」

成小娟一呆道：「你不讓我去？」

茅大寶道：「當初講好了的，妳說到了我要行動時，妳便不再跟着我，是不是呢？」

成小娟道：「可是，現在還沒到達五台山呀。」

茅大寶道：「够了，小娟，妳就在這客棧住下，由我一人去吧！」

成小娟黯然道：「大寶，你好像不喜歡我，爲甚麼呢？」

茅大寶道：「這與喜不喜歡無關，我要去進行那項競賽，妳絕對不能同行！」

成小娟道：「我只跟你到山下，可以麼？」

茅大寶笑道：「不行，萬一我失風，眞容院的喇嘛追下山來，就連妳一起算上了。」

成小娟道：「那樣的話，我正好助你一臂之力。」

茅大寶搖頭道：「不，妳聽我的話，就在這客棧住下，安全又舒服。」

成小娟一呶櫻唇道：「我是不放心你，才想跟你一起的……」

茅大寶道：「不放心我甚麼？」

成小娟道：「怕你失敗，怕你遇險，也怕你一去不返。」

茅大寶笑道：「我茅大寶是人，他刁天英也是人，人總非神仙，做甚麼不是成功便是失敗，因此失敗並不可恥，其次，妳怕我遇險，這一點妳可放心，我不會爲了那『珍珠寶塔』而去拚命，再其次，我就算一去不返，對妳也沒甚麼損失呀！」

成小娟愕然道：「沒有甚麼損失？」

茅大寶道：「是的。」

成小娟眼眶紅了，道：「大寶，你這話是甚麼意思？難道你還不明白……」

茅大寶正色道：「小娟，妳恐怕誤會了，咱們一直只是朋友而巳。」

小娟大感意外，臉色一下紅到耳根，道：「你是說……」

茅大寶點點頭道：「是的，今天我不得不坦白告訴妳，我巳經有了一個喜歡的姑娘。」

成小娟瞪大眼睛道：「你爲甚麼不早告訴我？」

茅大寶道：「怕傷害妳的自尊心。」

成小娟整個人似乎一下洩了氣，嗒然若喪地道：「她是誰？」

茅大寶道：「姓項。」

成小娟道：「誰家的姑娘？」

茅大寶道：「說了妳也不認識。」

成小娟忽然强笑一下道：「她一定長得很漂亮，是麼？」

茅大寶點點頭。

成小娟道：「你們巳訂親了？」

茅大寶道：「快了。」

成小娟道：「這該向你道賀。」

茅大寶心甚不安，說道：「小娟，我很抱歉，但是，這件事我又不能一直瞞着妳……」

成小娟好像巳經冷靜下來，微微一笑，說道：「不必道歉，你本來不欠我甚麼的，你曾兩次救了我的命，我對你只有感激。」

茅大寶道：「妳暫時住在這裏，等我辦完了事，我會陪妳回家的。」

成小娟道：「不，不必了，我不能再麻煩你，我明天就回去。」

茅大寶道：「那幾個蒙面人……」

成小娟道：「不要緊，他們這麼多天沒有再出現，必定放棄了。」

茅大寶道：「不一定，所以妳最好不要離開這家客棧，他們胆子再大，大概也不敢公然進入客棧來殺人，等我五台山回來——」

成小娟道：「好吧，你去，我在此等你。」

茅大寶道：「一定？」

成小娟點點頭。

茅大寶見她態度變得異乎尋常的冷靜，反而不放心起來，又說道：「妳不會騙我吧？」

成小娟輕輕答道：「不會。」

茅大寶道：「那麼，我等下就走——對了，妳認爲用甚麼方法才能順利的偷到那座『珍珠寶塔』？」

成小娟道：「我沒去過那眞容院，不了解當地環境，不過……你最好易容前去，到了山下，也最好不要使用眞實姓名，要知道你是『武林大元帥』的兒子，萬一東窗事發，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茅大寶道：「對，我應該改變一下面貌。」

成小娟道：「據說眞容院的黃衣喇嘛武功極高，你千萬不可强取。」

茅大寶道：「我知道！」

成小娟道：「我猜刁天英也不會以眞面目上山，所以到了山上，你要特別留意他的形跡，如果你能發現他而不被他發現，你就成功了一半。」

茅大寶點點頭道：「有道理！」

成小娟道：「另外還要提防他暗算你，從剛才他翻臉不認人的情形來看，此人重利輕義，奸詐無比，可能甚麼事情都幹得出來。」

茅大寶又點頭道：「對，我會防着他，還有呢？」

成小娟道：「沒有了，我預祝你馬到功成，順利贏得此項競賽。」

茅大寶道：「謝謝。」

成小娟道：「再見。」

茅大寶道：「再見。」

× × ×

五台山，左隣恆山，右接天池，環基五百餘里，五峯聳立，高出雲表，頂無林木，有如壘土之台，故以爲名，其東南西北四台，皆自中台發脈，而以北台最高。

山中羣峯聯屬，勢若游龍，叢林大刹，皆在中台之下，僧侶分爲青衣僧和黃衣僧，青衣僧即一般僧人，黃衣僧則是喇嘛，各有著名大寺十座。

黃衣僧的十座大寺是：菩薩頂，玉花池、金剛窟、鎭海、羅喉、普安、三泉、七佛、壽寧、台麓。喇嘛中有扎薩克、居菩薩頂眞容院，是由西藏派來的，負責約束喇嘛，職位甚尊。

一年四季，這裏都有或多或少的遊客，大家可在任何一座寺院住下，走的時候，只要隨意奉獻一些銀子即可。

此時正值夏季，故上山避暑的遊客特

別多。

這一天，茅大寶到達玉花池，就在寺中借一間禪房住下來。

因爲，他已打聽出眞容院因有扎薩克在，故不供遊客之膳宿。

好在玉花池距眞容院不太遠，借宿在玉花池，正可伺機而動。

他已完全改變了面貌，外表看起來，就像一個騷人墨客。

在玉花池歇下時，天已入暮，他在寺中吃了素齋，便以遊山的姿態，循着一條幽靜的山徑，施施然往眞容院行來。

小拳王刁天英必然也來到了五台山，他會借住在哪座寺院呢？

唔，不管他住宿在哪座寺院，今天他必然會來眞容院踩探，等下我去到 容院時，可得小心留意才行……

他一邊走一邊想，不知不覺已到達菩薩頂，擧目一望，那座眞容院已在眼前。

在落日餘輝之下，這座眞容院看來格外有一種莊嚴肅穆的氣派。

此刻，大殿上正在進行晚課，一羣黃衣喇嘛肅立在殿上誦經，其聲雄壯悠揚，令人一聽之下，頓感神朗氣淸，猶如置身西方世界。

殿門上，也有四、五個遊客在隨着喇嘛膜拜，態度都非常虔誠。

茅大寶住足觀察，先看看四周，再逐一打量那幾個遊客，從他們的身材上看，沒有一個身材與小拳王刁天英相同，當下擧步走了過去。

上了台階，趨近殿門口，站在遊客後面向殿中張望，只見殿上約有二十多個黃衣喇嘛，排成兩隊，個個面向殿上俛首合十，嘴裏在朗誦着使人聽不懂的經文。

當中一位，身披黃底金條的袈裟，他是個老喇嘛，可能即是扎薩克。

視綫再向上移，便看見殿上有一尊巨大的金身佛像，盤膝坐在蓮花座上。

供案上香烟繚繞，氣氛十分嚴肅！

在金身大佛的座下，放着一個高約三尺的神龕，其內赫然即是那座名聞天下的「珍珠寶塔」！

它有七層，高約二尺，其形狀與一般寶塔大同小異，但因是珍珠製成的，故散發出一片珠光寶氣。

珍珠，說來也不是甚麼稀有之物，但這座「珍珠寶塔」却是一件稀世寶物，理由有三：

第一：它所使用的珍珠大小共分七種，第一層的珍珠最大，第七層的珍珠最小，而每一層的珍珠大小却完全相同，不管你如何細心去看，都分不出大小來，此可以看出當初在製造它之前，是經過一番工夫挑揀的，每一種珍珠約有兩百顆之多，可謂非常難得。

第二，它是在唐朝時間帶到中國來的，已有千年之久，即使不是珍珠，也已成爲稀有的古物。

第三，它成了黃衣喇嘛的鎭山之寶，黃衣喇嘛對它的重視是可以想像的。

茅大寶比刻面對着這座「珍珠寶塔」，心頭不禁怦怦狂跳起來。

他當然知道偸竊這座「珍珠寶塔」會有何種後果，但是爲了贏得美人爲妻，感情早已勝戰了理智，也早已不把臭頭和尚的帶有禪機的告誡放在心上了。

此外，使他敢於放胆準備竊取「珍珠寶塔」的另一個理由是：他得到了南山隱豹項若愚的親口保證，項若愚保證這只是做爲他和刁天英決定勝負的一項競賽，不管他或刁天英偸得「珍珠寶塔」，最後「珍珠寶塔」仍將奉還眞容院。

也就是 ，偸竊「珍珠寶塔」雖然是一項驚天動地的行動，但其結果並不嚴重，頂多只會使黃衣喇嘛感到不愉快而已。

是故，現在茅大寶心裏所想的，只是如何竊取「珍珠寶塔」，而不是要不要竊取的問題。

他仔細的觀察着殿上的一切情形，籌思着下手竊取的方法。

殿上燈火通明，幾盞琉璃燈發射出强盛的光芒，可以看出那些燈火是通宵不熄的。

殿門上圍着一道欄栅，顯示這座佛殿只准外人站在門上看或參拜，不准外人進入。

此外，夜裏必有黃衣喇嘛在殿上看守着。

在這種情況之下，要入殿行竊而不被發現，幾乎是不可能之事，怎麼辦呢？

茅大寶感到很棘手，決定先暗中觀察一番再作道理，正思忖之間，殿上的喇嘛晚課已畢，在那位可能是札薩克的老僧人的領導之下，魚貫的走進裏面去了，只留下兩個喇嘛在殿上照顧。

他們客氣的向站在殿門上的遊客領首招呼，表示歡迎之意。

當中一個老遊客忽然開口道：「請問大師父，案上那東西可就是『珍珠寶塔』麼？」

喇嘛微笑道：「正是。」

老遊客稱讚道：「果然是稀世寶物，聽說它用了一千多顆珍珠製成的是麼？」

喇嘛道：「一共一千七百二十顆。」

老遊客道：「可以讓我們進去看一看麼？」

喇嘛含歉道：「抱歉，這須要札薩克的准許，施主們就這樣看也看得淸楚。」

老遊客又說道：「塔內的玉佛看不見呀。」

喇嘛笑笑，沒有答腔。

老遊客又問道：「剛才那位老僧人是不是札薩克？」

喇嘛搖頭道：「不是，札薩克因事返回西藏，要半年後才能回來。」

老遊客「哦！」了一聲，忽然又問出了一句使茅大寶感到興趣的話：「請問，貴寺將那座『珍珠寶塔』擺在殿上，難道不怕被人偸走？」

喇嘛笑了，答道：「不會，我們日夜有人在此看守，宵小無機可趁，再說……再說還沒有人有此胆量敢偸我們眞容院的東西。」

老遊客道：「爲甚麼不敢？」

喇嘛笑道：「因爲他跑不掉！」

另一個遊客接口道：「是了，聽說你們黃衣僧個個都是武術高手，對不對？」

喇嘛笑而不答。

老遊客道：「好了，天黑了，咱們該回金剛窟去歇息啦！」

說畢，便招呼那幾個遊客一起走下殿

階而去。

茅大寶亦隨着他們走下殿階，轉去各處溜躂了一會，直到天色全黑，各處山林變成一片黑忽忽時，才又轉回到眞容院附近。

這時候，眞容院四周一片沉默，所有遊客均已回寺院歇息了。

茅大寶在距離佛殿約一箭之地一棵老松樹下站着遙遙觀察佛殿的情況。

殿上的情景，與剛才沒有兩樣，裏面燈光明亮如畫，兩個黃衣喇嘛面向外盤膝端坐着。

看到這情形，茅大寶不禁微微皺眉，暗忖道：「要想竊取『珍珠寶塔』，非得設法引開那兩個喇嘛不可，但看這情形，不論用甚麼計策，只怕也無法引誘他們離開佛殿。」

接着，他又思忖：「我沒辦法引誘他們離開佛殿，但不知刁天英是否有辦法，他必然已抵達五台山，怎麼都不見他的影子？」

正尋思間，忽見一個老人手柱一支拐杖慢慢的踱近佛殿階下。

那老人一身華服，髮鬚皆白，背部有點駝，但步履仍相當穩健。

老人踱到階下，便一步一步拾級而上，到了佛殿門口，把枴杖擱在一邊，然後探手入懷，不知在掏甚麼東西……

忽然，火光一閃。

仔細一看，原來老人使用火摺子點燃三炷香，那三炷香是他自己帶來的，他點燃那三炷香之後，即擎香對着殿上拜了三拜，然後把那三炷香遞給一個喇嘛，說道：「大師父，請替老朽將這三炷香插到香爐上去好麼？」

喇嘛起身迎上，却沒有立刻接去，而問他道：「老施主何以帶着三炷香專程前來本院參拜？」

老人答道：「老朽特來許願。」

喇嘛道：「許甚麼願？」

老人道：「老朽有個兒子不幸染上惡疾，躺在床上已有三年之久，聽說這裏的佛祖很靈，是以特來許願，要是佛祖能保佑犬子病癒，老朽願捐出三千兩銀子，在眞容院外面建造一座七級浮屠。」

喇嘛聞言甚受感動，當即接過那三炷香，拿去插在香爐上，再合十默禱，爲老人做一番禱告。

老人也合十參拜不已。

一會之後，奇怪的事情發生了，殿上那兩個喇嘛忽然像着了魔術，同時軟倒在地！

老人隨即一個輕躍越過殿門前的欄栅，進入殿上去了。

茅大寶一看到這情形，頓時恍然大悟，暗叫道：「糟了，原來他就是『小拳王刁天英』，被他捷足先登了！」

他急得差點暈倒，因爲他和刁天英有言在先，彼此不得破壞對方的行動，現在刁天英捷足先登拿到了「珍珠寶塔」，項人鳳便等於是他的了，而項人鳳千叮嚀萬囑咐不可輸給刁天英，這可怎麼辦呢？

正在心急如焚之際，只見那易容爲老人的「小拳王刁天英」已從神龕中取出「珍珠寶塔」，裝入一只布袋中，隨即飛身掠出佛殿，向對面的山林竄來。

茅大寶連忙隱入了樹後，不使他看到自己，一面暗暗地喝采道：「這小子眞有你的辦法，只用了三炷迷魂香就拿到了『珍珠寶塔』，看來項人鳳註定是他的妻子了。」

轉瞬間，老人已從他左方兩丈外竄過，疾如流星的遁入一片樹林中。

茅大寶忍不住一騰身形，悄然尾隨而下。

老人遁入樹林後，行動仍極快捷，一路順着斜坡疾速向下奔馳，却似未發覺茅大寶跟踪在後。

原來，茅大寶雖是個「公子哥兒」型的青年，但從小對練武却不厭嫌，不但學得了父親的一身絕世武功，而且還常常請教與父親常有交往的一些武林奇人異士，故他的武功博而精，即在輕功方面，也有過人之處。

這時，他施展出絕頂輕功，恰如一隻飛禽，起落無聲，點塵不揚，實已到了「踏雪無痕」的最高境界。

再加上和前面的「老人」保持着一段距離，樹林內又極黑暗，對方當然無法察覺了。

就這樣，「老人」在前飛奔，他在後尾隨，不消片刻工夫，已到了菩薩頂的峯脚下。

也就在這時，驀聞眞容院响起了一片緊急的鼓聲。

「咚咚咚！咚咚咚！」

擂如戰鼓，震動滿山遍野！

這當然不是「暮鼓」，而分明是眞容院的喇嘛已發覺「珍珠寶塔」被竊所擂起的「警鼓」，這種「警鼓」可能也是一種訊號，傳達給散佈在五台山中的所有喇嘛寺院的訊號。

五台山中，共有十座喇嘛寺院，如果全體喇嘛聞鼓而齊出圍捕，那也是相當可怕的！

老人一聽鼓聲，立刻刹住脚步，向四下張望了一眼，忽然縱身飛上一棵巨樹，隱入樹椏裏去了。

茅大寶一見之下，不禁暗笑道：「刁天英，你這一行動就不聰明了，樹上只能躲藏一時，到了天亮之後，你還能躲藏下去麼？」

不料思忖方過，忽見「老人」又從樹上跳下，而手上的那只裝着「珍珠寶塔」的布袋已然不見！

原來，他將「珍珠寶塔」藏在樹上！

接着，只見他身形一騰，向南疾掠而去。

茅大寶隱伏着身子，目送他遠去不見之後，才飛縱到巨樹下，對着樹上看了一眼，暗笑道：「刁天英，咱們當初雖曾約定不得破壞對方的行動，但你現在自動『放棄』不帶走，我可要老實不客氣的接收過來了！」

雙脚一頓，人已到了樹上，略一尋找，便在樹幹中間找到了布袋。

他拿起布袋跳落地上，便向西方數十丈外的一片樹林奔去。

轉眼到了樹林內，他揀了一棵高大的松樹，將「珍珠寶塔」藏在樹上，隨即一掠下樹，奔返玉花池而來。

他爲甚麼不立刻帶着「珍珠寶塔」逃

離五台山呢？

理由是：既然「小拳王刁天英」在聽到「警鼓」時，就將「珍珠寶塔」藏起，不敢直接帶下山，就可知道黃衣僧人一旦發動圍捕後，必然很難突圍而出，所以爲安全計，他也決定暫時不帶走「珍珠寶塔」，等過一陣子，黃衣僧人疏於防備時，再將它帶下山。

此外，他相信黃衣僧人絕不會懷疑到自己頭上，因爲眞容院的那兩個喇嘛巳見過竊取「珍珠寶塔」的老人，他們搜索的對象將是老人而非青、中年人，因此他決定回玉花池的寺院過夜。

一路飛竄，不久玉花池巳在望。

驀地，對面的山腰上出現了五個喇嘛，只見他們手上各握一柄戒刀，正以一字排開之勢，向前搜索過來！

茅大寶一瞥之後，疾忙蹲下身子，藏入一叢長草下，屏息靜伏不動。

「沙沙沙……」

五個喇嘛的脚步聲漸漸近了！

茅大寶心中十分緊張，倒不是怕敵不過對方五人，而是怕一旦被發現形藏後，對方五人一呼叫，必有不少喇嘛聞聲趕來，那時就眞的痲煩大了。

「沙沙沙……」

脚步聲更近，而且正向他走來。

茅大寶情知巳難避免，當下檢了五顆石子揑在掌上，準備出其不意的襲擊對方五人的穴道，不讓他們有動手或叫喊的機會。

「沙沙沙……」

步聲，巳到尋丈之近。

茅大寶正欲暴起身形打出石子之際，驀聞遠處遙遙傳來幾聲喝叱！

五個喇嘛一聽之下，立時刹住了脚步，其中一人沉聲道：「南邊？」

另一個喇嘛答道：「不錯，在百丈之外！」

先前的喇嘛道：「走！」

聲落，五人同時轉身縱起，好像五支投出的標槍，疾速的向南飛去。

茅大寶探頭窺望時，五個喇嘛巳然飛出七八丈，他輕輕的透了一口氣，暗忖道：「想是刁天英被發現了，看來我的運氣比他好些……」

他　起身子，整理一下衣衫，走上附近的一條山徑，負手踱向玉花池。

忽然，眼前人影一幌，出現了一個五旬開外的黃衣喇嘛！

茅大寶對他合十一禮，笑道：「大師父，您還沒就寢呀？」

黃衣喇嘛目光烱烱的打量他一遍，神色冷峻地：「施主住宿在何處？」

茅大寶道：「玉花池。」

黃衣喇嘛接着又問道：「方才去了何處？」

茅大寶一指身後道：「去那邊走了一會，這山上夜裏好涼快啊。」

黃衣喇嘛又打量了他幾眼，似看不出可疑之處，便問道：「施主方才可曾看見一個白髮老者？」

茅大寶道：「白髮老者，沒有啊，對了，在下方才聽到一陣緊急的鼓聲，那是怎麼回事？」

黃衣喇嘛不願解釋，合十一禮道：「夜巳深，施主請回寺歇息吧！」

說畢，身形一閃，從茅大寶身邊閃過向前疾行而去，很快就消失在山徑上……

茅大寶施施然走回玉花池，回到寺中，只見寺中喇嘛少了很多，心知是出去圍捕竊賊，他乃回到自己的禪房中，點上燈火，取出文房四寶，在燈下練起書法來。

他來到玉花池時，化名爲「蘇文艮」，自稱是讀萬卷書後正在行萬里路的文人，故身邊帶有文房四寶，此刻在房中練字，自是很正常的事情。

正在專心練字之際，忽聞房外有人敲門，他以爲是寺中喇嘛，乃一邊寫字一邊應聲道：「門沒門着，請進來。」

房門被推開，一個青年走了進來。

他，赫然竟是小拳王刁天英！

沒有經過易容的小拳王刁天英！

茅大寶一見是他，不禁呆住，擱下毛筆，慢慢站起身來，拱手道：「請問足下是……」

刁天英笑道：「茅兄，眞人面前不說假話！」

茅大寶又是一呆，心中驚奇巳極道：「刁兄好眼力，你是怎麼認出是我的？」

刁天英含笑道：「走路的姿態。」

茅大寶啞然一笑道：「你也在此寺借住？」

刁天英點點頭，說道：「比你早半天到達！」

茅大寶道：「請坐。」

刁天英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

茅大寶仔細的打量他，發現他額上微透汗水，便知白髮老人是他不錯，當下也不揭穿，微笑道：「刁兄，你這個人實在叫人猜不透。」

刁天英詭笑一下道：「怎麼呢？」

茅大寶道：「前天在太原客棧見面時，爲何翻臉不認人？」

刁天英呆了一下，但隨即笑了一聲道：「你不明白麼？」

茅大寶道：「請教。」

刁天英道：「那是因爲……因爲我不想跟你多談……」

茅大寶問道：「爲甚麼？」

刁天英道：「因爲……我急着趕來此地，誰先趕到，誰較爲有利，不是麼？」

茅大寶微微一笑道：「現在你是否巳佔在有利的地位了？」

刁天英含笑點頭道：「不錯！」

茅大寶道：「你巳得手了？」

刁天英低聲道：「茅兄，咱們有言在先，不得互相破壞，而且不論誰勝誰敗，咱們仍然是朋友。」

茅大寶道：「對呀！」

刁天英得意地道：「你能做到麼？」

茅大寶道：「能！」

刁天英道：「那麼你該向我道賀。」

茅大寶佯驚道：「你巳得手了？」

刁天英點點頭。

茅大寶問道：「東西在那裏？」

刁天英笑道：「抱歉，未便奉告。」

茅大寶道：「方才那陣鼓聲，莫非就是他們發現東西被盜而發動圍捕的一種訊號？」

刁天英道：「對！」

茅大寶故作沉吟，搖搖頭道：「對不

起，我不能向你道賀！」

刁天英道：「爲甚麼？」

茅大寶道：「你還沒有將東西帶到五台山之前，它還不能算是你的。」

刁天英道：「你要從我手裏搶去？」

茅大寶道：「不。」

刁天英道：「不然……」

茅大寶道：「那東西如巳在你手裏，我絕不會動手搶奪。」

刁天英道：「你的意思是：如果你能找到它，將它帶出五台山，仍是你的？」

茅大寶點頭道：「對，你同意麼？」

刁天英想了想，微笑道：「我似乎沒有反對的理由……」

茅大寶道：「那麼，到目前爲止，鹿死誰手，尚在未定之天，是不是？」

刁天英點點頭，笑道：「好，可以這麼說，你是不是打算告密？」

茅大寶道：「不會，我不做這種卑鄙下流之事，你也不會吧？」

刁天英道：「當然不會，你是『武林大元帥』的兒子，我是『神拳山莊』的少莊主，將來你我都要承繼父親的名位，不能留下笑話！」

茅大寶道：「有道理，你甚麼時候下山？」

刁天英道：「後天。」

茅大寶道：「不會太早？」

刁天英道：「不會的，我將空着手下山。」

茅大寶道：「等過一些時候，再潛回五台山，將它帶走？」

刁天英道：「對，你很聰明！」

茅大寶笑道：「看來，項姑娘是屬於你的了，屆時可得請我喝喜酒。」

刁天英道：「一定請。」

茅大寶道：「明天一道遊山如何？」

刁天英道：「正有此意。」

茅大寶道：「明天咱們一道遊山，後天一道下山，到了山下，再分道揚鑣。」

刁天英道：「就這麼辦。」

茅大寶道：「現在咱們來談別的事，你認爲『南山隱豹項若愚』此次用這方法爲女兒招親是何意思？」

刁天英道：「你以爲呢？」

茅大寶道：「現在是我在問你。」

刁天英略一沉思，答道：「依我看，他是希望自己的女兒嫁給一個武功高、胆量大的青年，如此而巳！」

茅大寶道：「就因此而要咱們殺一百個人？」

刁天英道：「咱們殺的都是爲惡江湖的歹徒，並未錯殺一個好人。」

茅大寶道：「當初他並未規定咱們不可妄殺好人，他難道不担心我們正邪不分，亂殺一通？」

刁天英道：「他知道咱們不會。」

茅大寶道：「老實說，我對此十分後悔，若非項姑娘確實長得太美，眞想退出這項競賽。」

刁天英道：「我希望你退出。」

茅大寶道：「不行了呀，現在我巳騎虎難下，既然巳殺了一百個人，現在退出，豈不太窩囊！」

刁天英道：「既無退出之意，說這些幹甚麼？」

（未完）

紮馬顯功夫

希華

凡是練習功夫的人，一定要知道步法，如果僅憑一手硬功，步法未精，碰着高手過招，便會吃虧，蔡李佛拳的步法當中，有所謂梅花步，用以擾惑對方的視綫，那是爲了配合它本門拳法所必須的一種功夫，如果學習蔡李佛拳，沒有學過梅花步，那就未能算得升堂入室。

另一方面，螳螂拳的跳步，亦稱猴步，也是必須學習的，螳螂門的一雙手有如螳螂的鋸齒，搭手即拉，萬一脫手，立即閃避，故此，那雙脚步一定要前後左右跳躍不停，初學的人，打了一套螳螂拳，就覺得氣喘如牛，皆因步法未穩。當年螳螂拳能够戰勝許多派拳術的高手，就全靠這種步法。

螳螂拳巳經要使用猴步了，要是猴拳，當然步法更加精密，有如猿猴一樣。

步法並非一定要跳躍如飛，有些拳脚落地生根，不但沒有左跳右跳，還要把下盤的脚步迫住對方，使他無法起脚，有機可乘，然後用手出擊，洪拳善於這種步法，故此，學習洪拳，先要練習紮馬，否則，能够開拳跳脚，沒有那種馬步，亦屬枉然。

黃飛鴻的馬步極穩，他試過在堤岸之上，叫別人把繩子繞在他的右臂，集合各人之力把它拉向前面去，十個壯漢一齊發力，他沒有移動分毫，當時他是以弓式馬步施展這一招的，由於他沉下一身的氣力到前鋒馬，坐得很低，比較四平大馬更難拉動。

這一招可以看出他的馬步，確是十分穩定的，大師傅名不虛傳。

有些人看過李小龍打的截拳，有許多招式是單脚用力站起來的，另外一條腿僅用脚趾壓地，看來有如「丁式」，却比「丁式」更加輕鬆，這種馬步是屬於鷹爪門的，稱「吊馬」，隨時把前脚踢出來。

馬步當中最有趣的是「麒麟步」，亦稱「扭馬」，它是南派拳技當中很出色的一種馬，並不限於某一家，它是如此施展的，分明是弓式的馬步，突然一扭，兩脚糾纏在一起，左脚壓在右脚之上，或者用右脚壓左脚，如果對方進攻，隨時可以扭腰轉身踢出下邊的脚，亦可飛出前面的脚，因爲這種馬步雙脚都可以飛出來，難以捉摸，玩熟了「扭馬」，拳技方面有許多種變化。

日本空手道的馬步跟中國功夫相似，有資格的大師傅必然苦練過三幾年紮馬，奇怪得很，同是「劈空掌」，練過紮馬之人，打出來的一掌特別有份量，因爲這一掌可打出腰勁來。

密宗十絕

慕容美著

（六）

上文提要

前文書至孫二因騰不出房間給夏盛與賴寶，被夏盛扭斷一指，痛澈肺腑，艾格格突然而至，又被夏、賴奚落一番，艾的屬下牛路憤極，便與賴鬥起來，結果賴不敵身亡。孫正暗慶有人代爲報仇，突有一藍衣漢招呼他傾談，席間並以巨欵給孫……

敲得非份財　招來殺身禍

孫二的心頭發緊，眼光却不禁亮了起來。

世上樣樣事物都會令人心煩，只有白花花的銀子不會。

永遠不會！

孫二雖明知道這些銀票不會輕易飛進他的荷包，但依然爲之怦然心動。

他的小指頭好像又不疼了。

藍衣漢子指着銀票道：「三千兩，替我僱一名殺手，這是一個特別價錢，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挑個特等角色，而且馬上就要！」

孫二結結巴巴的道：「這位大爺，您弄錯了吧？」

藍衣漢子道：「什麼弄錯了？」

孫二像蒙受了寃枉似的道：「小人從來也沒有——」

這是他在承接生意之前的一套習慣詞令。

他必須先試探出對方是否眞有誠意，才能決定要不要承接下來。

吃他們這一行飯，利益雖厚，但風險也大，最要緊的便是謹愼。

藍衣漢子打鼻裏一哼，道：「算了，孫老二，別要這套花槍了，銀票放在荷包裏不會咬人，我若是尋你孫二的開心，絕不會說上這番週章，三千兩銀子可不是人人拿得出來的。」

是的，上路了！但孫二仍作出最後試探道：「小人只聽說鎭上的太白樓……」

藍衣漢子打斷他的話頭道：「我知道，除了蔡麻子，還有薛嫂，對吧？但是，圈子裏的人，都知道他們手底下沒有特等貨，要特等貨只有來找你孫老二了。」

孫二完全放心了。

殺手鎭上的行情，確實如此，蔡麻子和薛嫂能找到的殺手多半屬於「保本派」；要找亡命殺手，只有他有辦法，對方既然能說出這種行話，當然不會是爲找他孫二麻煩來的。

於是，孫二立即改變態度，壓低嗓門道：「大爺要的這個人，必須具有些什麼條件？」

「第一，要武功好。」

「不成問題。」

「第二，要有經驗，不會輕易上敵人的當，無論對方要什麼障眼法，他都能看得出來。」

「也不成問題。」

「第三，要不好女色。」

「眞正的好殺手，好色的並不多，這一點你大爺也可以放心，您大爺還有沒有別的什麼條件？」

「最後這個條件較爲苛刻。」

「哦？」

「今天這鎭上那些人以殺手爲業，差不多已成了公開的秘密，我現在要的這名殺手，則希望最好連本鎭的人，都不知道他的殺手身份。」

孫二沉吟着點點頭道：「您大爺這次可說完全找對了人，這樣的殺手，的確只我這裏有，而我這裏，這種殺手也僅有一個。」

藍衣漢子道：「一個就够了。」

孫二道：「不過，有一件事，小人必需要向您大爺直說。」

「什麼事？」

「這個很特別的殺手，他的身份特別，價錢也很特別。」

「特別到什麼程度？」

「他的價碼是一個整數兒。」

「一萬兩？」

「是的。」

「行！只要眞能辦事，這個價錢不算貴。」

「那當然，一分錢，一分貨，只要這位殺手點了頭，小人敢保證，無論多厲害的角色，也絕對逃不出他的手掌心。」

「不不，你孫老二誤會了，我並不僱他去殺人。」

孫二一下呆住了！

花一萬兩銀子僱一名特級殺手，竟不是爲了要殺人？

不殺人僱殺手幹什麼？

難道歷史重演，這藍衣漢子又是另一個管大爺。

如果這漢子僱殺手的目的，跟管大爺完全相同，也是爲了要保護一個人，那麼，這漢子要保護的人，會不會也是去胡集燒香的那位大閨女呢？

藍衣漢子看到孫二發呆的神情，忍不住微微一笑道：「這種事情你從沒有聽說過，是嗎？」

孫二維持驚奇的表情，眨眨眼皮，沒有開口。

現在當然不是他誇耀閱歷豐富的時候了。

藍衣漢子得意地笑了笑，又道：「你找着這位殺手時，不妨告訴他，他的這趟差使，其實很輕鬆，同時工作的時間也不長，他只須釘住一個人，在一時辰之內，不讓這個人受到傷害就行了。」

孫二道：「大爺要保護的這個人，如今人在那裏？」

藍衣漢子微笑道：「就坐在你的對面呢！」

孫二不禁又是一呆道：「是——是您大爺自己？」

藍衣漢子微笑道：「除了我自己，誰的性命值得我花這許多銀子？」

× × ×

孫二像隻覓食的耗子，閃閃藏藏的進了安樂巷。

這位孫老二在安樂巷進進出出，無論被誰見到了，都不會感覺奇怪。

因爲這是他職業上的一部份。

棧裏客人的興緻來了，想找個粉頭樂樂，那怕是深更夜半，他也非得跑上一趟安樂巷不可。

來安樂巷找馬婆子。

但不管怎麼說，如今這個時候，這位孫老二似乎應該沒有前來安樂巷的理由。

因爲他已收下藍衣漢子一萬兩銀子，答應馬上爲藍衣漢子找一名特級的殺手。

藍衣漢子所要的是殺手，並不是要粉頭。

但是，說也奇怪，這位孫二一出客棧大門，幾乎連彎兒也沒有拐一個，就一直走來了安樂巷。

是不是他要找的那名殺手，如今就落脚在馬婆子妓院內。

還是這位孫老二心情太緊張，打算在辦正事之前，先找紅姑娘紅紅那騷娘們鬆弛一下？

× × ×

馬婆子坐在西廂廊簷下嗑瓜子。

這位妓院老板很懂得享受，他的一張嘴巴是閑不得的，沒有說話的對象時，他就以瓜子花生一類零食安撫他的嘴巴。

馬婆子抬頭看到孫二，就像獄囚見到了探監親人似的，慌忙拍去身上的瓜子頭，笑着說了起來道：「啊呀，孫老二，你眞是個大忙人，剛才來了就走，招呼也沒打一個，棧裏生意眞是這樣好嗎？」

孫二慢慢的走過去。

馬婆子迎上一步道：「怎麼樣，是不是棧裏客人要姑娘？這一次你打算挑誰？大金寶？小金寶？卿云？美娟？紅紅還是西施？」

孫二站下，仍然沒有開口。

馬婆子眼珠一轉，忽然吟哦一聲，壓低嗓門傾身道：「我曉得了，不是客人要姑娘……是你……孫老二……自己……嘻嘻，對不對？行行行，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上月來接過客……」

孫二冷冷地搖頭道：「你讓我耳根子安靜好不好？」

馬婆子嘻嘻一笑，道：「我這個毛病，你孫老二又不是不知道，老朋友的，何必板面孔？你不歡喜我開口，我不開口就是了，你想，我不是不開口了嗎？」

孫二望着他道：「有一票交易，水清船穩，老價錢，接不接？」

孫二要找的特級殺手原來就是這位馬婆子馬老七？

如果孫二要找的殺手，眞是這位馬老七，那他對藍衣漢子提的保證則可說一點也不假。

今天這個小鎭上，殺手衆多，但誰又想到這個馬婆子竟然也是一名殺手來呢？

馬婆子輕輕一哦，神態間，彷彿突然變成了另一個人。

他瞪着孫二道：「你說多少？老價錢？八千？」

孫二道：「是的。」

好一個吸血鬼孫二，果眞是名不虛傳。除了正項佣金不說，他想他一轉手又要淨賺兩千！

馬婆子接着問道：「對方要殺的人是誰？」

孫二說道：「這次不是殺人，是護駕而已。」

馬婆子一楞道：「護什麼駕？」

孫二道：「這個人如今就等在我們店裏，他的要求是，在今天天黑以前，他將要會晤一個人，你要做的便是暗中保護着他，不讓他在會晤那人時受到算計。」

馬婆子問道：「這人是怎樣的一副長相？」

孫二將藍衣漢子長相描述一遍。

馬婆子聽完，忽然嘆了口氣道：「你孫老二完全弄錯了。你接下的是個燙手山芋，根本就不是一趟好買賣，如果依了我的意思，這宗交易，你孫老二最好去找別人。」

孫二又驚又急在問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難道你認得這個人？」

「不認識。」

「那你憑什麼說它不是樁好買賣？」

「你弄錯了！」

孫二一怔道：「我弄錯了什麼？」

「因爲這個人也來過我這裏。」

「什麼時候？」

「早上你離開之後。」

「來幹什麼？」

「跟踪猴頭老四。」

「猴頭老四要見的人是管大爺，他有這份胆量？」

「我要說的，也正是這個意思，這位仁兄根本就不會是一個需要別人保護的人，憑他那一身上乘輕功，他自己就能保護自己！」

「這就怪了，他自己既然有一身好武功，爲什麼要白白的多花一大筆銀子？」

「所以我說這不是一樁好買賣。」

「哦？」

「俗云，人上有人，天外有天，這位老兄武功雖好，但顯然還抵不上他將要會晤的那個人，這無疑便是他老兄事先要找一名殺手的原因。」

特級殺手果然不同一般殺手，像小方老吳等人，就不會把一件看來神秘的事情，剖析得如此簡明淸楚。

孫二道：「那麼，依你馬兄看來，這位仁兄想會晤的人，會是什麼樣的一個人呢？」

馬婆子道：「平常時候不說了，這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現在你問我，我却能馬上回答你，而且保證絕錯不了。」

「馬兄想到的這個人是誰？」

「九尾金狐！」

孫二一呆，像是當頭捱了一棍似的，隔了好半晌，才自語般的喃喃道：「若眞是這女人，的確不好辦……」

馬婆子輕嘆道：「這一行飯，愈來愈難吃了，若不趁早收山，總有一天會栽觔斗的。」

孫二的小指頭又疼了起來。

指頭疼，心更疼。

疼那兩千兩已經到了手，轉眼又要失去的雪花白銀！

推稱你要找的殺手目前不在鎭上，將銀兩全部退回僱主，這對殺手個人的信譽並無妨碍。

但是，這樣一來，一大筆肥肥的油水，就要化爲泡影了！

孫二哭喪着臉道：「那就只好……」

馬婆子又嘆了口氣道：「沒有收山之前，生意還是要接的，你既已答應了人家，那就只好勉爲其難一次了。」

× × ×

馬老七的猜測，果然一點不差。

藍衣漢子要會晤的人，果然就是九尾金狐艾格格！

× × ×

深秋午後，不冷也不熱，不是拜客的好時間。

九尾金狐隨時在等着訪客上門。

不過，她要等的人，是血鏢丁玄，並不是這位藍衣漢子。

藍衣漢子如今就坐在九尾金狐的對面，這個位置是九尾金狐爲血鏢丁玄準備的，但現在它上面坐的，却是另一個人。

一位顯然不受歡迎的人物。

× × ×

如果有人見到藍衣漢子進門時的情形，一定會覺得非常奇怪，這一男一女，以前究竟認識不認識。

是的，太奇怪了。

賓主見面時，只是點點頭，臉上都帶着笑，但誰也沒有開口打招呼。

然後，藍衣漢子不請自坐，九尾金狐也在對面坐下，雙方仍然沒有一個開口。

是老朋友嗎？爲什麼連久違之類的客氣話也沒有一句？

如說是初次見面，身爲主人的九尾金狐，又爲什麼會見這樣一位不速之客，絲毫不覺得驚奇或意外？

如果雙方是要以緘默比較對方的耐力，那麼，贏了這一回合的人，無疑是九尾金狐。

因爲到最後先開口的人，還是藍衣漢子。

藍衣漢子雖然第一個開了口，但說出的第一句話却很奇怪，他望着九尾金狐微笑道：「我是道賀來的。」

九尾金狐只報以微笑，神情上毫無變化。

藍衣漢子又笑着道：「今天太平鎭上，恐怕只有我一個人淸楚艾姑娘爲什麼會突然趕來太平鎭。」

九尾金狐雖然沒有開口，但笑着點了點頭。

這表示她並不懷疑對方的話。

藍衣漢子又接着道：「這是一樁好買賣，也是一樁大買賣。」

所以他來道賀？

甚至爲了幾句賀詞，就不惜以一萬兩銀子的代價，請來了一名殺手跟在後面？

九尾金狐又點頭。

不論是樁什麼買賣，她承認了。

藍衣漢子臉上笑意更濃了：「我相信憑艾姑娘的手腕和實力，這樁買賣一定會成功。」

話很中聽。

目的呢？

這一次九尾金狐沒有點頭。

她輕柔地道：「如再多一份力量，也許會成功，但閣下是否有意搭上一眼？」

聰明的女人，都能察言辨色，而不必等到別人先開口。

在藍衣漢子來說，他等着的，也許便是這句話，一萬兩銀子，不是個小數目，如不是爲了在某樁大買賣中插一腿，誰會投下這筆本錢？

但出人意外的是，藍衣漢子居然搖了一下頭。

九尾金狐臉上的笑容不見了。

她好像不相信似的道：「閣下竟對這樣一樁買賣沒有興趣了？」

藍衣漢子悠然微笑道：「有興趣，但不是這一樁。」

九尾金狐的粉腮上，突然泛起兩朵紅雲。

聰明的女人，也往往特別敏感。

藍衣漢子這兩句話，是瞇着眼縫，斜視着她那張迷人的臉蛋兒說的。

只要是稍爲有點經驗的女人，都不難意會出這兩句的絃外之音。

九尾金狐心底暗暗冷笑，但表面上却裝出一副不勝嬌羞的神情，隨即拋了個媚眼，佯嗔道：「我聽不懂你的話。」

藍衣漢子微微一笑道：「如你眞聽不懂，我當然還可以說得更明白些。」

「是嗎？」

「明白一點說：在下只對妳這位艾姑娘感興趣！」

果然說得够明白。

太明白了！

聽了這種說話，妳還能够說妳聽不懂嗎？

九尾金狐隨卽嘆了口氣。

江湖上人人都說九尾金狐心腸狠毒，但却很少有人去追究九尾金狐爲什麼要殺人，以及被殺死的人，又是些什麼人？

就拿眼前這名藍衣漢子來說吧：她除了狠起心腸，打發對方上路之外，還有什麼更好的選擇？

如果她對每個男人都委曲求全，她又將變成一個什麼樣的女人？

就在九尾金狐準備以一聲咳嗽，向在房內兩名老媽子發出行動信號之際，藍衣漢子緩緩地又補添了一句道：「對妳這位艾姑娘的眞心萬分感興趣！」

九尾金狐不覺一楞道：「你在說些什麼？」

藍衣漢子道：「我這句話的意思，妳艾姑娘心裏應該有數。」

他露出詭譎的笑容，又接着道：「如果艾姑娘像剛才一樣，又說聽不懂的話，我當然也可以再說得明白些。」

九尾金狐臉上沒有任何表情，她只是靜靜地望着藍衣漢子，彷彿在等待藍衣漢子繼續說下去，也好像想從外表看淸楚這位不速之客，端的是何來路。

藍衣漢子似乎滿足九尾金狐這種靜以待變的態度，點點頭道：「很好，艾姑娘果然是個聰明人。」

他輕咳了一聲，微笑着緩緩接下去道：「目前江湖上，曾經見過正牌九尾金狐艾格格，而仍然活着的男人，可以說沒有幾個……」

九尾金狐冷靜地道：「而這少數的幾個男人之中，就包括你閣下在內？」

藍衣漢子微笑道：「不錯！」

九尾金狐道：「你既然見過眞正的九尾金狐，就應該知道本姑娘長得跟她足有八分近似，你能從什麼地方看得出破綻來的？」

藍衣漢子道：「艾姑娘可知道九尾金狐手下，過去曾有個綽號叫八爪鷹的護衞嗎？」

九尾金狐道：「當然知道，八爪鷹的本名叫段高，對不對？」

藍衣漢子笑道：「對，這個人姑娘有沒有見過？」

九尾金狐道：「他跟隨九尾金狐的時間並不長，據說早在八九年前，便離開了九尾金狐，那時候本姑娘尚未涉足江湖，當然不會認識這樣一個人。」

藍衣漢子笑道：「姑娘要問破綻，這便是病源所在。」

冒牌的九尾金狐微微一怔道：「你——你就是那位八爪鷹段高？」

藍衣漢子微微一笑道：「姑娘可說猜對了一半。」

「什麼叫猜對了一半？」

「我的人不是，但是，我現在的樣子是！」

原來這藍衣漢子在猴頭老四面前自稱是九尾金狐舊日部屬八爪鷹段高，並非完全出於一時信口胡謅，他不僅冒用了八爪鷹的名號，顯然對八爪鷹當年的音容笑貌，也曾刻意下過了一番模仿功夫。

而這一點，無疑也就是眞正的八爪鷹——張禿子——何以會對這名藍衣漢子特別留意的原因。

一個人如果突然看見另一個人以自己多年前的面目出現，疑訝之餘，當然要查個淸楚。

而目前這位冒充九尾金狐艾格格的白衣女郎之所以會露出馬脚，情形也正好相反。

因爲她根本就沒有見過八爪鷹段高這麼一個人，當然不會對藍衣漢子的外貌特別注意。

藍衣漢子又笑了一下道：「現在姑娘該淸楚在下的來意了吧？」

白衣女郎眸珠微微一轉道：「尊駕既然識破了本姑娘的身份，同時也知道本姑娘冒充九尾金狐的眞正目的，已等於具備了入夥的本錢，爲何不願跟本姑娘攜手合作？」

藍衣漢子笑道：「因爲瞎子替我算過命，說我這個人是天生的一副窮骨頭，一方面發不了大財，一方面也不能發大財，他說我錢愈多，則災難也就愈多。」

白衣女郎說道：「那麼，尊駕的意思是——」

藍衣漢子又露出一臉詭譎的笑容道：「我這個人胃口一向不大，只要姑娘隨便打發一點保密費，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白衣女郎道：「多少銀子可以使你忘記今天這件事？」

藍衣漢子伸出一隻手掌。

「五十兩？」

藍衣漢子笑而不答。

「五萬兩？」

藍衣漢子的手掌不見了。

白衣女郎輕輕嘆了口氣，道：「尊駕的胃口果然不大，只可惜尊駕似乎忘了一件事。」

藍衣漢子淡淡一笑，道：「我沒有忘記。」

白衣女郎輕輕一哦，抬頭道：「你沒有忘記什麼？」

藍衣漢子微笑道：「我沒有忘記要一個人保守秘密，除花錢收買之外，還有一種一勞永逸的方法。」

白衣女郎像是有點意外道：「原來尊駕預先已安排好自保之道？」

藍衣漢子笑道：「姑娘冒充九尾金狐非自今日始，最近這兩年來死在九尾金狐手下的登徒子，我知道全是你姑娘的傑作，在下雖然道行有限，尚還不致於是你姑娘的傑作。」

他得意地笑了笑，又道：「所以，我奉勸姑娘，生意不成仁義在，歪腦筋最好少動，如果想來那套滅口的老把戲，並不一定就對你姑娘有利。」

白衣女郎不住的點頭道：「是的，謝謝尊駕提醒了我，本姑娘一時忘記這兒是有名的殺手鎭，只要有幾千兩銀子，就不難僱到一名出色的殺手。」

她緩緩抬起面孔，肅容柔聲接着道：「要五萬兩現銀，是不可能的，六合莊的銀票怎麼樣？」

× × ×

藍衣漢子帶着五萬兩銀票走了，兩名老媽子也卽從室裏走了出來。

那個頭髮已略是花白的老媽子道：「姑娘爲什麼要放走這個傢伙？」

白衣女郎沒有立卽回答，兩眼望着庭院中的一株銀杏，怔怔地出了一會神，才轉問另一個身材較矮也較瘦的老媽子問道：「柳媽，你可看出這個傢伙究竟是什麼來路？」

聽白衣女郎的語氣，被喊作柳媽的老媽子，顯然比那個頭髮花白的老媽子見聞還要豐富得多。

那個被喊作柳媽的老媽子皺眉思索了片刻道：「很久以前，老身好像聽人說過，說是巴東五毒中的毒蜂弓强，跟八爪鷹段高長得很相像，簡直就像一對孖生兄弟，不曉得這個傢伙會不會就是那個什麼毒蜂弓强……」

白衣女郎點點頭道：「很可能。」

那個頭髮花白的老媽道：「這廝一時大概還不會離開本鎭，姑娘要不要老身去向小高他們知照一聲？」

白衣女郎只是微微搖頭說道：「不必了。」

她稍稍停頓了一下，又接着說道：「你們去替我把這兒那個叫孫二的伙計喊進來。」

× × ×

天色慢慢的暗下來了，馬婆子的妓院裏，也跟着熱鬧起來。

毒蜂弓强的心情一直很緊張，因爲他不但清楚那白衣女郎不是眞正九尾金狐，他同時也非常清楚白衣女郎身邊那兩名老媽子的來頭。

他知道雖有十個毒蜂弓强，也絕不是兩個老婆子之中任何一個老婆子的敵手。

今天這一記竹槓，他原打算聯絡另外四毒，一起進行的。

毒蛇夏盛和毒蛤蟆賴寶說要等個朋友，兩人要等的人，其實便是等他這位毒蜂弓强。

他約另外四毒會面，只說有一票大買賣可幹，並未說明是一票什麼買賣，這也正是夏盛等兩人堅持要開房間的原因，因爲另外四毒必須等到了他，才知道是一票什麼買賣，才能着手進行。

結果，他遲到一步，竟害得毒蛤蟆賴寶送掉一條老命。

賴寶死了，夏盛也跑掉了，其餘兩毒亦未見露面，只剩他一個人，怎麼辦呢？

最後，他咬咬牙關，決定獨自冒險找一名殺手試試。

不意這一試，竟因禍得福。

他成功了。

五萬兩銀子，拿進了他一個人的荷包，五萬兩除去一萬的開銷，淨餘四萬兩！

× × ×

四萬兩銀子是一筆大財富。

這筆橫財無論加在那一個人身上，無疑都會使這個男人像長了翅膀似的，飄飄欲飛。

飛向美酒，飛向佳人，飛向狂歡。

不過，殺手鎭不比省城，尤其是此時可供男人狂歡的地方，顯然沒有幾處。

所以，他幾乎沒有任何選擇，只有走向安樂巷。

走向馬婆子的妓院。

一偎有酒和有女人，不僅可以儘情狂歡，而且還可以省去客棧錢的地方！

× × ×

毒蜂弓强是從妓院後門進來的。

很多人在極度興奮之餘，往往會得意忘形，將一切利害關係全給拋去九霄雲外，毒蜂弓强便永遠不會犯上這種毛病的。

他從別人背後遞小刀子的經驗太豐富了。所以他每幹一件虧心勾當，第一樁想到的事，便是留意自己的背後。

他從經驗中知道，背後突然挨上一刀，那種滋味可不好受。

他走出駱家老棧，先在鎭上各處轉了好幾個圈子，直到完全確定沒有被人跟踪，才以靈巧的身法，悄悄拐入安樂巷。

× × ×

毒蜂弓强從後門進來，當然不會碰上馬婆子。

不過，這並沒有多大關係。

馬婆子這家妓院，他並不是第一次來。院子裏共有幾名紅姑娘？這些姑娘誰住幾號房間？他全都清清楚楚。

毒蜂弓强選中的一個姑娘，花名白如玉。

他們是老相好。

這個白如玉，人長得並不像她的名字那樣有如一塊白玉，同時也算不上是院子裏的一個紅姑娘。

說來也許很少有人相信，弓强之所以會中意這個黑黑胖胖，年歲巳不算小，同時還有着一身狐騷味的姑娘，除了這女人的一套媚功之外，他主要的是爲了這女人有一個好房間！

這個房間，是西偏院最後的一間，地點接近後門，不僅出入方便，而且也很僻靜。

僻靜便是安全。

玩玩女人，只不過是逢場作戲，安全才是最要緊的事。

× × ×

像白如玉這樣的姑娘，生意當然不會好到那裏去。

所以，弓强每一次來，都會受到很好的欵待。

今晚自然也不例外。

× × ×

弓强走進房間，順手放下窗簾，然後朝床上一躺，道：「掛上燈籠，叫一桌最好的酒菜來。」

這話意思就是說，他今夜要在這裏歇下了。

白如玉聽了當然很高興。

她的老客人本來就不多，像弓强這種出手大方的好客人，更是屈指可數。

白如玉拋下一個媚眼，高高興興的扭着腰肢吩咐酒菜去了。

弓强起身閂上房門，重新取出那叠銀票，於燭光下一張張地點着數，心頭湧溢着一股說不出的快意。

叫了一個女人，外加一桌佳肴，總數不過五兩多銀子，而他一票就賺進了四萬兩整！

這一筆銀子，要到那一天才花得完？

奶奶的，眞是越想越過癮！

就在這位毒蜂聚精滙神地點數銀票之際，那房門上忽然響起一陣輕微的剝啄之聲。

弓强不覺陡然一怔。

那娘們這麼快就回來了？

多年的江湖經驗，使得這位毒蜂登時提高警覺。

他將銀票匆匆塞入荷包，順手拔出腰帶上的七首，抬頭沉聲道：「誰？」

門外回答道：「是我，唐大爺。」

弓强的一手按着七首，敲門的人，原來是這兒的老板馬婆子。

唐大爺正是他來這裏嫖妓用的化名。

弓强收起七首，過去拉開門閂。

馬婆子哈腰請了個安，才笑嘻嘻的跨入房中。

弓强故意坐起來問道：「是不是担心大爺付不出銀子，先來收帳的？」

馬婆子連忙陪笑道：「那裏，那裏，唐大爺是老客人，怎會說到這個。」

弓强道：「那麼，這時候你過來做什麼？」

馬婆子湊上一步，壓低了嗓門道：「來請教唐大爺，對小人先前所採取的保護措施，大爺是否還感覺滿意？」

弓强一呆，像是無法置信似的，隔了好半晌，才瞪眼吶吶地道：「你，你就是孫二替我僱的那位殺手？」

如果孫二當時透露他代僱的殺手就是這位馬婆子，這位毒蜂是否信任得過，無疑大成問題。

馬婆子笑着一點頭道：「不錯，正是小人。」

他像表功似的，又接着道：「那時小人就伏在廂房上面，小人巳發現那兩個大脚老媽子，都躲在右邊臥房內，隨時均有出手的可能。」

弓强不禁點了一下頭。

對方這樣一說，使他減去不少疑心，因爲如非具有獨特的眼光，是不會注意到那兩個老媽子的。

馬婆子接下去說道：「不過，大爺你放心，小人既然收下了大爺的賞賜金，就有拚死保護大爺的責任，那兩個老婆子只要一露出不軌的跡象，小人一定會搶先一步，決不會讓她們傷到您唐大爺一根汗毛的。」

弓强心頭一動，忽然他想起了一件事，忍不住帶着懷疑神氣，注目道：「事情巳成爲過去，你幹嘛還要跑來告訴我這些呢？」

馬婆子道：「大爺這次花費不少，小人想問問清楚，到目前爲止，小人的任務，是否巳算達成？」

弓强一咳道：「我不是巳交代過孫二，只要我能平安走出駱家老棧，就沒有你的事情了麼？」

馬婆子道：「是的，這一點孫二交代得不够清楚，按照我們這一行的行規，第一樁交易沒有結束，是不作興接受第二樁交易的。」

弓强心底暗暗冷笑：這個傢伙的武功也許不錯，但頭腦顯然大有問題。

就算你不放心，你不會去叫孫二來問嗎？

幹殺手這一行，最要緊的，就是不能讓別人知道自己的身份，你如今跑來一問，若是被我宣揚出去，你以後在鎭上又怎麼混？

弓强一邊想，一邊裝作若無其事的擺擺手道：「如果又有生意上門，你只管接下來就是，我這邊巳沒有你的事情了！」

馬婆子哈腰道：「謝謝，唐大爺。」

弓强剛想揮手說不必，馬婆子巳一個箭步竄至，一頭撞在他的肚皮上。

弓强遭此一撞，五臟六腑像是一下掏空了。

身子倒飛而起，叭的一聲，倒在床沿上，這一下當然還不致於要了他的命，不過，要想還手，巳辦不到了！

馬婆子跟着撲過來，手上巳多了一把明亮的七首。

弓强費盡氣力，才勉强吸進了一點空氣。

他像呻吟似的道：「姓馬的，你……你……」

馬婆子嘻嘻一笑道：「小人的第二位僱主，就是你大爺剛敲了五萬兩銀子的那位白衣姑娘，她的條件是：取下你首級，五萬兩銀子我分一半！」

× × ×

毒蜂弓强如果眞的巳經找瞎子算過命，那麼，他今晚的下場，便只能怪他自己了。

因爲算命的瞎子，巳經明白的告訴過他，他弓某人是一副天生的窮骨頭，錢財愈多，痲煩也愈多。

這正是俗語所說的：「命中無財莫强求」。

他既然知道自己發不得橫財，却又偏偏想發橫財，這怪得了誰？

既然有意外之財，當然是會有意外之禍！

× × ×

那個花名叫白如玉的姑娘點完酒菜回來，房中巳失去那位唐大爺的人影子。

坐在房裏等他的人，是她們的老板馬婆子。

桌子上放着一隻小木箱，木箱旁邊放着一隻銀元寶，馬婆子指着銀元寶道：「唐大爺剛被幾個朋友有事找去了，花帳巳經結清，這十兩銀子，是唐大爺另外賞給妳買花粉的！」

十兩銀子，數目雖然不大，但在一名生意清淡的粉頭來說，巳算是一筆足以令人失眠的財富了。

馬婆子交代完畢，便挾起那個小木箱，走出了房間。

× × ×

馬婆子也是從後門走出去的。

幹殺手這一行，信用第一。他如今匆匆摸黑出門，當然是爲了要去向仲介人孫二：「交貨」！

馬婆子走出後門，只一轉身，身形便於另一巷口消逝。

這邊，一顆大榕樹的陰影中，有人輕輕嘆了口氣，像自語似的道：「這樣一來，猴頭老四的威脅總算給解除了。這位馬老七扮人像人，扮鬼像鬼，身法靈活而俐落，果然是一位出色的殺手，連了緣他們三個假和尚都給瞞過了，想起來眞是了不起。」

× × ×

是的，毒蜂弓强一死，猴頭老四便用不着再跟踪惡豁子陸富了。

只可惜猴頭老四本人並不知道這一點，所以他至到現在仍然跟在惡豁子陸富的身後。

這位猴頭老四雖機伶，跟踪術却不怎麼高明，加上他仁兄那副顯目的尊容，更是隨時都有被惡豁子陸富覺察的危險，雖說他身上帶有丁玄的信物，到時候儘可憑信物道出原委，但有一點，他可不能不預作防範。

惡豁子陸富是有名的火爆脾氣，到時

候會不會讓他有一個解釋的機會？

如果惡霸子陸富見他陰魂不散，勃然大怒之餘，兜心便是一拳，試問，縱有丁玄的信物又能幫得上什麼忙？

今天的淮揚道上，是幾個人能承受得了惡霸子陸富的一拳？

猴頭老四頗有幾分自知之明，一路上始終不敢跟得太近。

惡霸子陸富要去的地方，顯然也是胡集。

由於路上車馬行人絡繹不絕，無形中給猴頭老四很大的便利。他採取的方法，是戴上一頂破毡帽，走在一輛鷄公車後，推車的車伕，便是他最好的屛障。

也正因爲猴頭老四跟踪得鬆，竟然被他於無意之中，又發現另一個惱人而又可怕的秘密。

從太平鎭出發，沒有走上十里路，猴頭老四便發現原來並不是他一個人在跟踪那位惡霸子陸富！

×　×　×

猴頭老四也推過鷄公車。

推鷄公車，只要懂點技巧，實際上並不如何吃力。

猴頭老四因爲閑得無聊，他起先是打量前面兩輛鷄公車上裝的貨物，然後便慢慢留意到兩個推車的漢子。

由於他也有點經驗，他一眼便看出這兩名漢子不是推這種鷄公車的老手。

因爲兩人推車的姿式都很笨拙。

車子上的貨物，份量並不多，但兩人却都顯出很吃力的樣子。

尤其是車輛偶而輾過路面上的小石子，兩人因不懂得如何藉此發力，那種險險乎勢欲滑倒的情形，更令人覺得可笑。

不過，沒過多久，猴頭老四心頭那種忍俊不禁的感覺便爲驚駭所取代。

當路面上突然出現一處穴洞，他心想看看兩人要怎樣渡過這段難關之際，兩人竟然微微一弓身，硬憑雙腕之力，將兩輛鷄公車拔離地面數寸，從穴洞上連人帶車一步跨了過去。

這只是一霎眼的事，如果不予留意，誰也不會發現。

但是，猴頭老四發現到了。

別說是一輛鷄公車，就算一張普通板櫈，如果只抓住它的一頭，而想將它抬擧起來，也不是一件容易事。

這兩名新手車伕，會有這種驚人的腕勁？

猴頭老四迅即悟及兩人的車伕身份，無疑只是一種掩飾。

兩人不僅是江湖人物，而且一定還是兩名非常人物！

兩人喬裝車伕，是何居心？

這一點，猴頭老四馬上也弄明白了，兩人也是爲了跟踪前面那位淮揚帮的金帶護法——惡霸子陸富！

事實至爲明顯。

惡霸子陸富肩膀上搭着一隻皮布袋，混雜在前面人羣中，脚下走得並不快，以這兩個漢子的一身氣力來說，他們如果眞是兩名車伕，早就該趕到前頭去了。

但是，這兩位兄台推着兩輛鷄公車，竟好像是在玩着一種遊戲。

他們脚下的速度，時快時慢，完全決定於前面的惡霸子陸富的步伐。

七八里路下來，很多人掉到後面去了，也有人趕去了前頭，只有這輛鷄公車，不先不後，始終跟惡霸子陸富保持着原來的距離。

這只是一種巧合？

猴頭老四知道不是，正如他走在這兩人身後，也不是一種巧合一樣。

這兩個漢子跟踪惡霸子陸富，其目的何在呢？

難道也是爲了那瓶羅漢續命丹？

猴頭老四想到這裏，心頭不由得大爲緊張，他聽血鏢丁玄說，爲了這瓶羅漢續命丹，已不知有多少人送掉性命，這兩名漢子若是爲羅漢續命丹而來，等會到了胡集，必想會不擇手段，以求達到奪丹的目的。

憑惡霸子陸富的一身武功，以其在淮揚帮中的地位，當然用不着他猴頭老四來爲這位金帶大護法担憂。

如今的問題是：惡霸子陸富會不會及時覺察到這種危機？

俗云：明槍易躲，暗箭難防。

任何的一個高手，也無法不分晝夜，時時刻刻都保持着高度的警覺。

就拿靑狼老陳來說吧：難道靑狼老陳的武功不够高？爲人不够機警？

如今，那位靑狼老陳那裏去了？

猴頭老四一路盤算，最後終於下定決心：等下到了胡集之後，他一定要找個機會喚醒前面那位惡霸子的注意！

但血鏢丁玄是他的恩人，而這位惡霸子則是丁玄的朋友，無論是在道義或良心上，他都不能袖手不管。

血鏢丁玄肯折節交結他這個朋友，他的行爲就不能辱沒了血鏢丁玄！

×　×　×

胡集的地方，實在小得可憐。

集上全部只有三十來戶人家，散散落落的分佈在官道兩旁，那座受人膜拜的觀音大士廟，則位於集後的一片竹林中。集上平日只有一家兼飯館的小客棧，每逢香期，則家家戶戶門戶開放，不論生張熟魏，先到先住，來得遲的，找不到宿處，便在集後打穀場上鋪幾束乾草，和衣將就一宵。

當然，到胡集來的男男女女，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是燒香來的。

至少，猴頭老四和惡霸子陸富等人就不是了。

他們抵達胡集時，才不過是傍晚時分，太陽尚未完全下山。

但是，由於今年香客特別多，集上顯已無法找到宿處。

猴頭老四對這一點並不在意。

他知道集上也有幾戶人家，是一般香客不肯落脚的。像李二麻子的賭館，臭頭老高的狗肉店，便是這少數幾戶人家之一，而李二麻子和臭頭老高，都算得上是他猴頭老四的朋友。

往年，每逢香期，他來胡集幹無本買賣，差不多都是吃住在這兩處地方。

今年，他當然不是幹買賣來的。

今年他也不急着安排宿處，他要等辦好了正經事，才會想到這些。

×　×　×

惡霸子陸富仍在往前走，兩輛鷄公車也仍然跟在他的身後。

猴頭老四暗暗詫異，分明他已有點焦急。

難道惡霸子不是爲了保護他們那位帮主千金來的？

如果走過了胡集，路上行人稀少，惡霸子只要一回頭，便不難瞧出蹊蹺來。惡霸子認不認得兩個推車的漢子，他不知道，他只知道，屆時惡霸子必然一眼就會認出他猴頭老四來！

這種情況之下，他是否應該繼續跟下去？

如果到時候惡霸子只顧向他盤詰，會不會因而爲兩個推車的漢子帶來可趁之機呢？

正當猴頭老四放慢脚步，感覺猶豫難決之際，走在前面的惡霸子陸富，忽然一個轉身，走進道旁一家舖子。

臭頭老高的狗肉店。

×　×　×

猴頭老四走進舖子時，這店裏已坐滿了人，連半個空位也沒有。

燒香的人來的雖然越來越多，但不怕入地獄轉作畜生投胎的人，看來似乎也不在少數。

×　×　×

猴頭老四繼續向店堂裏走去。

他並不是爲吃狗肉來的。

憑他跟臭頭老高的交情，如果他也想來碗狗肉過過饞癮，他相信臭頭老高一定隨時都會設法爲他騰出個座位來。

如果實在騰不出座位，他甚至可以把狗肉端去老高房裏吃。

問題只是他願不願意，因老高睡覺的房間，實在還不及店堂裏來得乾淨。

兩個推車的漢子，因爲只比他早到一步，佔據的座位也不大理想。

兩人坐在靠門口的一張桌子上。

一張小小的四仙桌，竟擠滿了七個人。倘若不是別有居心，他相信兩人絕不會僅爲了兩碗狗肉而受這種活罪。

惡霸子陸富坐在店堂裏角，猴頭老四現在就是向那個座位走去。

他等到走過了兩排桌子，才以四下搜索的神氣，轉過頭來，向門口那張四仙桌望了一眼。

因爲他一直走在兩個漢子的身後，兩人如今又是面裏背外而坐，他這一路來，始終未能瞧清兩人的長相。

猴頭老四游目所及，不禁當場微微一怔。

兩個漢子都是四十上下的年紀。一個臉如熟蟹殼，扁短多肉，兩腮紅而隆突，兩眼細小滾圓，有如嵌在肉包子的兩顆綠豆。另一個面孔狹窄，鼻樑骨薄挺如刀，兩眼黑珠多過白仁，雙目轉動之間，令人有一種寒森森的感覺。兩人長相，都令人不敢恭維。

不過，這並不是猴頭老四暗暗吃驚的原因。

太平鎭是淮揚道上的一個水陸碼頭，整日裏人來人往，比這更醜陋，或是更兇惡的長相，他也見過。

但猴頭老四感到吃驚的，是另一張桌上的另一個人。

一個長相很老實的人。

張老實！

張老實會在胡集出現，實在太使猴頭老四感覺意外了。

太平鎭的人都知道，鎭上所有的殺手之中，張老實可說是最講究實際的一位殺手。

他既不屬於孫二那伙的「保本派」，也不屬於孫二那伙的「亡命派」。

如果一定要加以分類，不妨稱之爲「老狐狸派」！

凡是價錢不合，對象扎手，或是會招致不良後果的交易，他一概不接。

他肯接的交易，多半是經過他仔細推敲，認爲油水够肥，而且又萬無一失的交易。

一名殺手如此喜歡挑剔，他的生意當然不會好到那裏去。

不過，張老實的生意雖然不如別的殺手，但却是衆殺手之中生活得最舒服的一個。

因爲他賺進一票就是一票，穩穩當當，沒有冒險，沒有後顧之憂。

如今這位既不信佛，又不喜歡湊熱鬧的殺手，忽然跑來胡集幹什麼？

猴頭老四知道的答案，只有一個。

那一定是這位老狐狸，又接下了一宗既够油水而又萬無一失的交易！

那也就是說，在未來的三天香期之內，胡集必然會有一宗血案發生，這宗血案內，至少必有一人死亡！

猴頭老四不禁爲自己只是一個小角色而暗感欣慰。

因爲像他這樣的小角色，永遠不必担心有人花銀子僱殺手來對付他——尤其是像張老實這樣的殺手。

張老實點點頭，笑笑。這一種很得體的招呼方式。猴頭老四也點點頭，笑笑。親切，但不嚕嗦。

然後，猴頭老四轉身，繼續走向惡霸子陸富。

×　×　×

門口那張桌子上，那個刀鼻漢子忽然向張老實問道：「適才跟兄台打招呼的這位老兄是誰？看來却好似面熟得很呢。」

張老實道：「是太平鎭人，大家都喊他猴頭老四。」

刀鼻漢子道：「幹什麼的？」

張老實伸出右手食中二指，上下划了幾划，輕輕一笑道：「幹這個的。」

刀鼻漢子噢了一下，就沒有再問下去了。

來胡集時，猴頭老四一直走在他們身後，兩人雖然沒有回頭張望，但顯然已對身後的猴頭老四起了戒心。

如今，經張老實這一比划，兩人釋懷了。

黑道上的末等人物便是扒手。一個小小的扒手，他們當然不會放在心上！

×　×　×

惡霸子陸富當然也早已看到了猴頭老四。

當猴頭老四走過去時，這位金帶護法目不轉睛的瞪着他，那神氣好像說：「嘿，好傢伙！莫非你對大爺那瓶羅漢續命丹還沒有死心？」

（未完）

俠義傳奇故事

高皐·文
子成·圖

瘋雷狂雨動江湖（四）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白少亭在林間搜查失鏢，遇見東掌費彥衡，面對殺父仇人，白少亭怒鬥費彥衡，但終不支被費彥衡一掌印上他的胸前，使白少亭直向山壁撞去，剛好嵌在巖隙之中……鐵含烟和小菀一路尋鏢，來到一片屋宇，聽到幾聲女人的慘呼，即前去探查，見三個女人被一個大漢綁着並鞭打她們，鐵含烟怒極，一劍刺殺那大漢，誰知大漢竟是她們丈夫，女人見狀欲與鐵含烟拚命，鐵含烟心知錯殺急忙逃去，她們跌進一個深洞之中，湊巧在地洞中她們找到失鏢的五隻箱子，但均是空的……

丈夫遭誤殺　寡婦報寃仇

祝巧巧在凉亭丈外處一站，一雙怨毒的目光向鐵含烟一瞥道：「懸崖捽妳不死，姑奶奶的神劍可饒妳不得，出招吧。」

鐵含烟步下凉亭，微微一笑道：「誤殺尊夫，我對少夫人可是一番善意，再說當時形勢所迫，換了妳也難免會做出這樁錯事的。」

祝巧巧冷冷道：「無論妳怎樣舌粲蓮花，這個仇姑奶奶也勢在必報，廢話少說，接招。」

玉腕一振，勞宮毒劍帶着銳嘯，逕襲鐵含烟身前期門玄機二穴，來勢之急，宛如雷霆乍驚。

鐵含烟已領教過祝巧巧的功力，再加上近百名敵人在一旁眈眈虎視，她不敢絲毫大意，而且必須速戰速決。

因而鐵旗一展，封住勞宮毒劍的攻勢，左手一招「攔江截斗」，挑向祝巧巧的氣海大穴。

祝巧巧估不到鐵含烟的武功竟如此之高，封招攻敵，捷逾閃電，與適才相較，像是換了一個人似的。

急點足彈身，倒竄五尺，雖是嚇出一身冷汗，總算逃過一劍之危。

一招相接便弄得如此狼狽，祝巧巧豈能甘心，她正待再度揮劍之際，智不平已出聲喝阻道：「巧巧！回來。」

祝巧巧怔道：「姑爹！爲甚麼……」

智不平道：「旗劍雙絕果然不凡，妳不是她的對手。」

他不再理會祝巧巧，伸手向後面一揮，九名狀如天神的大漢，便一起湧向鬥場去。

這九人身材高大，長像威武，他們向場中一排，就像平地忽然湧出一片雄山。

如果以鐵含烟及小菀跟他們相比，兩個嬌小的身形，實在不成比例，不必動手，在氣勢上鐵含烟已輸了一籌。

這九人是智不平的忠實部屬，在江湖上的名頭也極爲响亮。

太行第一家有三十六巡山，七十二護院，以及八將九神十二使等高手，這九人就是其中的九神。

他們的兵刃全是降魔杵，像他們如此

雄壯的身材，也惟有使用降魔杵才能够相稱。

每枝降魔杵粗如兒臂，號稱百斤，如果讓他一杵砸上，銅筋鐵骨也承受不住。

更令人頭痛的是他們每次出戰，必是九人共同進退，敵方是一個他們是九人，敵方是千軍萬馬他們還是九個。

現在智不平居然叫九神來對付鐵含烟，實在是有欠公平，不過由這一點可以看出他對旗劍雙絕的重視。

只是他這項重視，無異是替鐵含烟宣佈死刑，因爲自九神出道江湖以來，以九搏一，從未聽說有人逃得活命。

這些鐵含烟都知道，她却絲毫也不怯懼，因爲她明白敵人如此之多，以寡擊衆是無可避免的。

伸頭是一刀，縮頭也是一刀，結果不外一個死字，怕死並不能不死。

她想得很開，這就是鐵含烟豪放不讓鬚眉，爽朗不同於其他女人的原因。

只不過她的神色是凝重的，生死可以不計，但不能讓別人平白的檢到便宜。

她抱旗橫劍，靜待來敵，那份穩如泰山的氣度，無論敵我無不大爲折服。

自然，在如此形勢之下，小菀怎能讓鐵含烟獨當强敵？她也步入鬥場，與鐵含烟併肩而立。

此時九神倏的一分，九枝降魔杵分三面攻出。

這是他們作戰的方式，永遠只攻三面，留給對方一綫生機。

其實鐵杵長有八尺，三面夾攻，已籠罩數丈方圓，對方縱能躲避，生機也有限得很。

因此，這第一招，鐵含烟及小菀便陷入危境。

降魔杵重如山嶽，她們根本就不敢以兵刃招架，而且敵長我短，她們只能挨打，不能攻敵。

她們惟一能做的就只有躲避一途了，但只躲不攻豈是了局？

不過，她們依然具有堅强的鬥志，雖是危如纍卵，仍不忘伺機攻敵。

一晃十餘招，她們的鬢角已現出汗水，有幾次千鈞一髮，幾乎傷在鐵杵之下。

按這等情形推斷，她們無法再支持二十招，因爲九杵縱橫交錯，在逐漸縮緊攻擊的範圍。

忽然……

「住手。」

這一聲叱喝，有如焦雷驟發，在場之人，全都心神一震。

鐵含烟趁機跳出圈外，她以爲是白少亭趕來支援，及舉目向來人一瞥，不由神色一變。

來人一襲青衫，約莫二十四五的年歲，論長像，洒脫倜儻，俊雅絕俗。

此人的身後，還跟着一名掀唇暴齒，狀如野猪的老者，及兩名目蘊神光，面貌威武的錦衣中年。

這般來人之中，小菀只識得那掀唇暴齒的老者是西刀閭人鳳，其他三人她全然不識。

因而她悄聲詢問鐵含烟道：「除了西刀閭人鳳，那三人是誰？」

鐵含烟道：「穿青衫的是青衫客秦三畏，另兩人是他的僕人名叫錦衣雙俠鍾義，鍾勇。」

小菀愕然道：「他就是青衫客秦三畏？黃鼠狼給雞拜年，他此來必然沒有存着好心。」

鐵含烟道：「不錯，此人外表不俗，却藏着一肚子壞水，咱們聽聽他說要些甚麼。」

青衫客秦三畏與智不平似爲素識，此時正抱着拳在向姓智的打着招呼。

「久違了，智大俠，在下來得魯莽，希望智大俠不要怪罪。」

「言重了，秦公子是稀客，老朽歡迎還來不及呢，閭大俠一同光臨，更是老朽的榮幸。」

西刀閭人鳳哈哈一笑道：「太行第一家果然威武得很，對付兩個女娃兒，竟擺出如此驚人的陣仗！」

智不平面色微紅道：「閭大俠是在譏諷老朽了，你可知道太行第一家的招牌已經砸在鐵旗的手裏？」

青衫客秦三畏道：「在下適才曾經旁聽，已經略明白箇中梗概，鐵姑娘誤殺令侄，她原是出於善意。」

智不平冷冷道：「無論鐵姑娘用意何在，她擅闖太行第一家，劍劈老朽的內侄是無法抹煞的事實。」

鐵含烟哼了一聲道：「本姑娘追查失鏢，在你們的地道中查出了鏢貨，不用說本姑娘殺人是出於善意，單就你們刦鏢之事來說，應該是罪有應得。」

智不平道：「既然如此，咱們只好各憑武功，一決生死了。」

青衫客秦三畏道：「別忙，智大俠，在下想討個人情。」

智不平道：「秦公子不必客氣，有話請說。」

青衫客秦三畏道：「鐵旗鏢局老局主鐵千仞，仁聲遠播，俠名素著，咱們不能爲了區區幾顆明珠，使鐵旗百年聲譽毀於一旦，因此，在下想討個人情……」

智不平面色一變道：「秦公子可曾爲老朽着想一下？」

青衫客秦三畏道：「這一點就要請智大俠大度包涵了，三個人抬不過一個理字，是太行第一家刦鐵旗鏢局的鏢，並不是鐵姑娘無緣無故的登門鬧事。」

黑裏嬌冷冷道：「秦公子別忘了咱們是黑道的，對强盜講理那是自討苦吃！」

青衫客秦三畏道：「智夫人說的是，只不過太行第一家可比不得一般黑道宵小，如果王爺責問下來，咱們彼此都有不便呢！」

智不平道：「此話怎講？」

青衫客秦三畏道：「因爲託鏢之人與王爺有關，太行第一家刦鐵旗鏢局的鏢，無異是與王爺爲敵。」

黑裏嬌面色一寒道：「你用王爺來駭我？」

青衫客秦三畏道：「我是實話實說，智夫人請不要誤會。」

智不平道：「其實只要秦公子出面，這個人情老朽怎能不賣，可惜老朽所刦的只是一個空鏢，太行第一家這個臉是丢到家了。」

青衫客秦三畏道：「此話當眞？」

智不平道：「鐵姑娘瞧過盛載明珠的鐵箱，老朽何必欺騙秦公子。」

鐵含烟道：「我瞧過，但誰能担保不是閣下玩的障眼法兒！」

智不平怒叱道：「住口，老夫是何等人物，豈能做出如此卑鄙之事。」

青衫客秦三畏道：「究竟是怎麼回事？鐵姑娘。」

鐵含烟當即將所見一切坦然說出，智不平說因連開四只空箱，所以第五只鐵箱並未開啓，由此證明太行第一家確是栽了一個觔斗。

青衫客秦三畏略作沉思道：「明珠下落，在下願意負責追查，打擾之處，容後再謝，鐵姑娘，咱們走。」

走，鐵含烟遲疑了，已經找到刦鏢之人，她怎能就此一走？

何況，她早巳認定青衫客秦三畏是黃鼠狼給雞拜年，說不定他與智不平是在串通做戲，要走也不能跟他一道！

不過，她與小菀人單勢孤，不跟秦三畏走，也無法在此時追個水落石出，如果智不平要留她下來，她就很難全身而退。

小菀知道她遲疑的原因，立即傳音道：「咱們先走，待找到相公之後再來。」

鐵含烟完全同意小菀的辦法，她們互相一使眼色，雙雙騰身而起，根本不向任何人打一聲招呼，便向與白少亭約定會合之處狂馳而去。

翻過兩重山頭，身後忽然响起一陣脚步之聲，它很輕，輕得幾乎像一片落葉。

鐵含烟沒有回頭，櫻唇輕撇，冷哼一聲道：「大嫂！這山裏有狠？」

小菀微微一笑道：「不錯，有惡狠，大概是四頭吧。」

那自然不是惡狠了，惡狠行動雖快，還不至輕如落葉。

果然……

「臭丫頭！妳找死！」

隨着這聲叱喝，一股強烈的勁風巳向身後撞了過來。

鐵含烟及小菀早巳有備，不待勁風及體，霍的左右一分，同時嬌軀急旋，面對來人橫劍而立。

這四頭惡狠自然是青衫客秦三畏，西刀聞人鳳，以及秦三畏的兩名隨從了。

適才發掌的是聞人鳳，名震武林的西刀，怎肯讓人侮辱，因此，當鐵含烟她們轉身之際，他的刀也拔了出來。

青衫客秦三畏眼見事巳鬧僵，急忙伸手一攔道：「使不得，請聞老看在兄弟的薄面。」

西刀聞人鳳哼了一聲，終於持刀插回鞘中。

青衫客秦三畏這才轉身向鐵含烟雙拳一抱道：「鐵姑娘……」

鐵含烟斜着臉瞧看着遠山，由鼻中哼了一聲道：「什麼事？」

秦三畏道：「在下還有事請教，估不到姑娘走得如此之急。」

鐵含烟道：「請教不敢當，有事你說吧。」

秦三畏道：「聽說金立人主僕是隨着鏢隊同行的，姑娘可知他們現在何處？」

鐵含烟道：「不知道。」

西刀聞人鳳道：「好乾脆，妳是做什麼來的？」

鐵含烟道：「保鏢來的，怎麼，你瞧不順眼？」

西刀聞人鳳哈哈一笑道：「老夫自然瞧不順眼了，保鏢的丟了鏢不算，連貨主都一起丟了，原來鐵旗鏢局的百年盛譽是這樣得來的！」

鐵含烟怒叱道：「你竟敢侮辱鐵旗鏢局？」

西刀聞人鳳道：「難道老夫說的不對嗎？」

青衫客秦三畏道：「你是怎麼啦？聞老，鐵旗鏢局保的不是人頭鏢，全家主僕失踪，他們何須負責？」

小菀道：「秦公子說的是，咱們保的不是人頭鏢，再說，太行第一家以龐大的賊衆傾巢來犯，賊人二十倍於敝局，咱們實在無力兼顧。」

西刀聞人鳳口齒微動，欲言又止，看來他對鐵旗鏢局成見頗深，但因碍於秦三畏，祇得勉強忍耐而已。

秦三畏道：「白夫人說的確屬實情，金家主僕如若有個三長兩短，咱們還得找智不平那老賊是問，不過……」

鐵含烟冷冷道：「秦公子還有甚麼指教呢？」

秦三畏道：「不敢，在下祇是借箸代籌，想替貴局的失鏢盡一點心力。」

鐵含烟道：「不敢有勞閣下，盛意心領了。」

秦三畏微微一笑道：「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是武林中人的本份，姑娘如此是太見外了，而且金立人兄弟與在下淵源頗深，區區幾箱明珠，在下一言可決，些許微勞算不了甚麼，姑娘何必介意。」

此人不祇是長像英俊，一張嘴更是舌粲蓮花，能令人提不起拒絕的勇氣。

何況適才相救之恩，他又隻字不提，人心是肉長的，鐵含烟焉能不生出一股歉意。

於是，她面上的嚴霜消失了，防衞的藩籬巳經現出了缺口。

秦三畏接着說道：「在下正好有事欲往錦州，咱們不妨結伴而行，姑娘認爲可好？」

鐵含烟道：「這個……」

青衫客秦三畏道：「姑娘是名震江湖的巾幗女傑，當不致有那世俗兒女之態，如若姑娘認爲不便，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姑娘都可自由離開。」

鐵含烟回顧小菀，問道：「大嫂，你看怎樣？」

小菀淡淡道：「祇要局主認爲妥當就行，不過我要尋找拙夫，錦州之行，祇怕無法追隨局主了。」

鐵含烟神色一呆，她不明白小菀的語氣爲何變得如此冷淡，連稱呼也改變了，急忙握着她的玉手道：「妳是怎麼啦？大嫂，少亭不是在山下等候咱們麼？這有甚麼好尋找的。」

小菀淡淡一笑道：「但願如此，咱們走吧。」

鐵含烟道：「好。」

她領先急馳，約莫頓飯時間，便巳到達他們約定相會之處。

但空山寂寂，萬籟無聲，這太行山

，似乎顯得異常的寧靜。

也許這是清晨吧，但夜盡天明，大地復甦，別的不說，那些鳥兒在天明之際豈會這麼安靜。

鐵含烟小菀同時一呆，她們互瞧了一眼，然後倏的一分，一左一右沿山麓尋找起來。

「相公……」

「少亭……」

尖銳而焦急的呼聲在山間盪漾，也傳入幾個旁觀者的耳鼓。

「秦公子，你看，小菀這小娘兒的是可人……」

「怎麼，聞老動了心了？」

「不，老朽是說……」

「不必解釋，聞老，祇要你中意，在下一定讓你稱心如意就是了。」

「公子誤會了，老朽數十年來未近女色，對此道早巳不感興趣，倒是費老兒素有寡人之疾，他也曾對老朽約略提及，公子如若能成全於他，他必然對公子大爲感激。」

「好，這件事包在在下的身上。」

「那麼老朽先替費老兒謝謝，不過此女外和內剛，公子決不能操之過急。」

「這個在下知道。」

「她們現在不叫了，可能巳經遇到了荊福。」

「在下有點担心……」

「公子担心什麼？」

「鐵姑娘雖是久走江湖，但性格豪放，對細節不大留心，那位小菀姑娘可不同了，她不僅極有主見，而且心思細密，智慧頗高，在下担心她會瞧出荊福喬裝的破綻。」

「那麼咱們暗中前去瞧瞧，如果荊福當眞露出破綻，咱們就來個霸王硬上弓，兩個女娃兒罷了，她們還能逃過咱們的掌握？」

「不，聞老，男女之事，一定要兩情相悅，如果要動強，咱們何必費這麼多的心機？」

「萬一荊福當眞露出破綻呢？」

「廢了他，鍾勇，你去。」

鍾義鍾勇是兩兄弟，在遼東，他們跺跺脚地皮也會震動。

祇是武林中人，時常會以俠犯禁，鍾氏兩兄弟亦俠亦盜，自然難免要干犯法紀了。

有一次他們落在官府的手中，青衫客秦三畏救了他們，爲了感恩圖報，這雙遼東豪客就成了秦三畏的長隨。

現在鍾勇受命去找荊福，他到的恰是時候，因爲荊福正在大吹法螺，向鐵含烟講得口沫橫飛。

此時他不能現身，先要瞧瞧荊福的法螺靈是不靈。

荊福裝扮的是一個年約五旬的樵夫，神態維妙維肖，很難找出甚麼破綻。

他告訴鐵含烟道：「不錯，那小哥兒是這麼說的，他賞給小老兒一錠銀兩，要我等候兩位姑娘。」

鐵含烟回頭對小菀道：「大嫂，妳看怎樣？」

小菀道：「相公說他發現了賊踪，叫咱們到邯鄲會合，他爲甚麼不等待咱們？也不怕咱們發生意外？」

鐵含烟道：「如果時機急迫，他就無法等待咱們了，好在邯鄲距此地不遠，到那兒瞧瞧也就誤不了甚麼。」

小菀略作沉思道：「那麼妳先去，我遲一天再來。」

鐵含烟沉吟半晌道：「好吧，希望大嫂不要躭擱的太久。」

小菀道：「這個我知道，回頭見。」雙拳一抱，逕向山路急馳而去。

鐵含烟心知小菀並不全信樵夫之言，還沿白少亭去過的路綫找尋。

但爲了獲得失鏢，爲了鐵旗百年聲譽，她却不能不信。

祇是她爲小菀担心，而又愛莫能助，因而神色之間，感到難過巳極。

忽然……

「鐵姑娘，沒找到白少俠麼？白夫人呢？」

說話的是青衫客秦三畏，他自己巳由鍾勇的口中明白了一切，然而，他的神態是那麼誠懇，莊重，縱然分明知道他言不由衷，也會給予他三分信賴的。

因此，鐵含烟螓首一抬道：「適才見到一位樵夫，他說白少俠因發現賊踪，巳追到邯鄲去了，所以……」

青衫客秦三畏道：「樵夫？樵夫怎能知道這些？」

鐵含烟道：「是白少俠告訴樵夫叫他來找我的。」

青衫客秦三畏道：「這就是了，好在邯鄲的去向與咱們原定的計劃並不衝突，但白夫人爲甚麼不一同前往？」

鐵含烟道：「她還有點私事未了，一二日之內定可趕到邯鄲。」

青衫客秦三畏道：「那麼咱們事不宜遲，立卽趕赴邯鄲怎樣？」

鐵含烟道：「好的。」

於是，鐵含烟在青衫客這一夥簇擁之下，向邯鄲急馳而去。

×　　×　　×

羣山重叠，一望無際。

這一望無際的山巒之間，却有一個少婦在孤零零的奔馳着。

她是小菀，一個心情十分沉重的小婦人。

她沒有瞧出樵夫的破綻，却不相信樵夫的言語。

白少亭的性格她知道，無論發生何等重大的事，他決不會丟下她們不管。

而且她似乎有一種不祥的預感，担心白少亭會遭到了甚麼不幸。

因此，她不願立即前往邯鄲，如果不沿着白少亭的去路找一找，她是無法安心的。

但……

「嘿嘿……人生何處不相逢，妳說是嗎？白夫人。」

小菀猛吃一驚，硬生生停下奔馳的脚步，向那發話之人瞧去。

「你……是金福……」

「白夫人好眼力，可惜妳發現得遲了一點。」

金福原名荊福，是敬親王府侍衞領班荊立人的僕從，他們主僕到鐵旗鏢局托鏢之時將姓氏改作了金字。

此時他兇像畢露，公然現身攔住小菀，所謂善者不來，來者不善，小菀自信不會怕他，但不得不保持極高的戒心。

於是她拔出長劍，冷冷道：「你適才是一派謊言了，爲甚麼？」

「那也並不盡然，妳要不要知道白少亭的消息？」

「我要知道，但我有點不解。」

「哦，說說看。」

「貴主人是貨主，鏢貨被刦，咱們應該站在相同的立場，彼此互助才對，但閣下……」

「妳說對了一半。」

「一半？」

「是的，鏢貨被刦，鐵旗鏢局就得負責賠償，咱們勿須對你們同情，也不必與你們互助……」

「那對的一半是甚麼？」

「那一半麼，是我喜歡妳，妳如果嫁了我，咱們豈不立場相同了。」

「狗賊大胆。」

鐵掌一吐，風雷併發，倏忽之間，她已向荊福攻出了八劍。

荊福功力不弱，但是要在小菀的八記劍招之中毫髮無損，將是一件不大可能之事。

當小菀長劍一收之後，荊福還是荊福，祇不過他的頭髮變得短了，兩頰在汩汩的淌着血水。

原來他的頭髮被截，兩耳被削，如若不是小菀手下留情，他那裏還有命在。

「說，姓金的，我的丈夫在那裏？」

荊福原是嚇得魂胆皆亡的，他估不到小菀的功力竟如此之高，現在他安心了，雖然失去了雙耳，祇要應付得宜，生命是可以檢回來的。

因此，他哼了一聲道：「我說了妳再給我一劍，哼，我不幹。」

小菀長劍再出，直點荊福的咽喉，動作快如電光石火，玉手輕輕一揚，森森劍氣已貼上荊福的喉頭。

荊福嚇得面色慘白，急顫聲道：「慢慢，姑奶奶，我說。」

小菀道：「說，我丈夫在那裏？」

荊福道：「妳先拿開長劍，姑奶奶，喉頭上擱着要命的玩藝兒，叫小的怎麼能說。」

小菀收回長劍，冷冷道：「少跟姑奶奶耍花招，否則我就讓你永遠也說不出話來。」

荊福道：「好，小的說。」

他舔了一下乾枯的嘴唇道：「姑奶奶，妳知道敝主人是誰？」

小菀道：「他不是金立人麼？」

荊福說道：「不錯，他是荊立人，祇不過那個金銀的金字，應該改做荊棘的荊字。」

小菀道：「說下去。」

荊福道：「敝主人是敬親王的侍衞領班，不折不扣的五品大員，貧不與富鬥，富不與官爭，妳要是殺了我，嘿嘿，鐵旗鏢局就大禍臨門了。」

小菀聞言一呆，暗忖：「這話不錯，我夫婦浪跡江湖，任甚麼都不必顧慮，可是鐵旗鏢局有家有業，我怎能跟他們惹來滅門大禍。」

荊福見小菀一聲不響，又故作同情的搖頭一嘆道：「妳們一開始就錯了，敬親王權傾朝野，豈是你們鬥得過的。」

小菀柳眉一挑道：「你不必拿着鷄毛當令箭，一個勁兒在這裏唬人，告訴你，姑奶奶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惹上了我，任何人我也不在乎，你如果不說出我丈夫的下落，你就休想活着回去。」

荊福道：「好吧，妳一定要問，我祇好告訴妳了，其實妳知道了也沒有用，難道妳敢到敬王府去救人？」

小菀心頭一凜道：「甚麼，我丈夫被關至敬王府去了。」

荊福道：「我說的是實話，信不信在妳。」

小菀道：「敬王府爲什麼要關他，咱們又沒有犯法。」

荊福道：「這個我就不知道了，話已說明，我要走了。」

小菀道：「站着。」

荊福道：「妳還待怎樣？」

小菀道：「你認爲我會相信？」

荊福道：「那祇好由妳了，妳何不到敬王府去查查？」

小菀道：「如果你說的屬實，我會去的，不過我丈夫是何等人物，敬王府那些侍衞豈能奈何於他。」

荊福道：「不錯，王府侍衞確實不是尊夫的對手，可是妳別忘了東掌西刀都是王府的客卿。」

這回小菀確是心動了，因爲他知道東掌西刀與官府確有勾結。

荊福走了，她沒有再對他難留了，這並不是怕他是官場中人，祇是不屑於殺他而已。

山風悽厲，捲得落葉四飛。

她像木雕泥塑一般，讓落葉飄上了她的秀髮，讓淚水濕透了她的胸衣，她好像一個失魂者，幾乎不知道身在何處。

良久，她猛一抬頭，含着兩泡淚水的秀目，忽然射出兩縷殺光，嬌軀縱一，逕向山下馳去。

× × ×

從日出到日落，再由黑暗到天明，她忘了飢餓，忘了疲乏，祇是一個勁兒的奔走。

她原先的小主人，現在的丈夫，身負血海冤仇，是她捨死忘生救出來的。

她愛他，甚於自己的生命。

因此，不管敬王府是不是龍潭虎穴，她必須去闖，能够救出白少亭自然再好不過，否則鴛鴦同命，縱然是死，她也要與他結件而行。

祇不過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她這麼不飲不食，不眠不休的奔馳，又能支持到幾時？

終於，在第二天的深夜，她倒了下去，她已筋疲力盡，一時之間竟無力支撑起來。

經過一陣歇息，她的體力已稍見好轉，及抬頭一瞥，她原來倒在一座土地祠前面。

這是一個十分破舊的荒祠，沒有祠門，牆壁也倒塌了幾處，月光由破瓦射下，投在一個神像之上。

別看荒祠破舊不堪，那神像倒頗爲完

整！

人在遭逢逆境之時，會時常將希望寄托着神佛，小菀驟然發現了這個土地公公，她那能不虔誠一拜！

「土地公公，求你保佑小女子救出我的丈夫，小女子當重修廟宇再塑金身。」

「那倒不必，祇要一壺老酒，四塊油炸臭豆腐，一碟花生米，本公公就替你找回丈夫來。」

「是，是，小女子一定遵辦，啊，你是……」

小菀在連聲答應之際，忽然發出一聲驚呼！

她雖在筋疲力盡，神思彷彿之際，但她畢竟不笨。

土地公公無論怎樣靈驗，他總是一個雕木泥塑之身。

泥菩薩也會講話，這豈不成了人間怪事。

何況土地公公要一壺老酒，四塊油炸臭豆腐，一碟花生米，這也是人間奇聞。不過天下之大，無奇不有，那土地公公不僅開口說了話，而且雙腿一伸，竟由神座上走了下來。

現在小菀知道了，他決不是神。

不是神，而接受小菀的頂禮膜拜，她胸頭的怒火可大了，口中一聲嬌叱，一掌就揮了過去。

「噫，妳敢目無神祇，公然行兇！」

土地公公口中在吆喝，可沒有出手招架。

也許他當眞是神吧，小菀那含怒一擊，竟碰到一股無形的阻力。

一掌無功，小菀沒有再度出手，她知道這位長髯飄飄，頗有幾分仙氣的老者，決不是一個等閒人物。

但不管他是何等人物，總不應該平白的佔人家的便宜，因而嬌聲叱喝道：「你到底是誰？」

「我？妳不是叫我土地公公麼？」

「哼，土地公公，你也配！」

「嗨，女娃兒，妳可不能不講理，我沒有混充土地公公，是妳這麼叫我的。」

「你沒有混充？不混充爲甚麼要坐到神座之上？」

「這個破廟只有神座較爲乾淨，我老人家在那兒歇息一下也不行麼？」

「這個……」

「好啦，女娃兒，咱們言歸正傳，告訴我妳的丈夫是怎樣丟的，我老人家帮妳找回來就是。」

「眞的？」

「自然是眞的了，我老人家豈會平白的佔妳的便宜。」

「好，你跟我走。」

「跟妳走？到那兒去？」

「找我的丈夫。」

「妳的丈夫是誰？咱們到那兒去找？妳總得先向我老人家說個明白。」

「我的丈夫名叫白少亭，現關在敬王府中。」

「甚麼？關在敬王府中？」

「不錯，你怕了？」

「誰說我怕了？不過妳的丈夫被關在敬王府中必然是犯了王法，對一個犯法之人，我老人家是不願管的。」

「誰說我的丈夫犯了王法？咱們是鐵旗鏢局的鏢師，前天丟了鏢，咱們是分頭追查失鏢而失散的。」

「鐵旗鏢局？妳們的老局主是鐵千仞了。」

「不，鐵老局主巳封劍歸隱，現任局主的是他的女兒鐵含烟。」

「爲什麼？鐵千仞正當盛年。」

「這就說來話長了，嗨，你到底是誰呀？」

「我麼，江湖上稱咱們爲四大家，我老人家是南邊的一個。」

「甚麼，你是南槍季老前輩？」

「前輩就是前輩，老個什麼勁兒，我老人家那一點老了？」

「哼，你自稱老人家，這你又怎能怪我。」

「好，老就老吧，我問妳，妳們的鏢是怎麼丟的？」

「自然是被人刦走的了，難道咱們故意丟掉不成？」

「咳，我是說誰刦的鏢，憑鐵旗鏢局的聲威，甚麼人有這份能耐？」

「太行第一家。」

「哦，姓智的，這一下鐵旗鏢局當眞碰上對手了。」

「可是他刦的只是一個空鏢。」

「怎麼說？」

「誰知道呢？我跟鐵局主瞧過一隻未曾開啓過的貨箱，裏面確是空的。」

「這就怪了。」

「咱們現在不管這些，前輩如果願意帮助晚輩，咱們就事不宜遲。」

「我老人家說過帮妳一定會帮妳，不過敬親王爲什麼要關妳的丈夫，總要有一個理由。」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這還要有甚麼理由！」

「就算何患無辭吧，到底是個甚麼辭兒？」

「晚輩也不知道，拙夫被捕是王府侍衞領班的隨從說的。」

「這當眞是一件無頭公案，好吧，算我老人家倒霉，咱們走。」

敬王府在洛陽，他們必須走回頭路。

這天到達湯陰，正是日正當中的時分。

午間必須打尖，這是人之常情。

不過只要提到吃飯，小菀的眉頭難免會暗中一皺，原因是這位老人家的脾氣太怪，時常會弄得令人啼笑皆非。

湯陰最大的一家酒樓名叫「朝雲」。正當東門大街，南槍季昭明大袖飄飄，領着小菀一逕走了進去。

湯陰地當冀豫二省的官道，來往的旅客十分之多，此時正是午餐時間，因而朝雲酒樓幾乎是座無虛席。

如果換了別人，倒可以在人少的桌上擠一擠，但南槍不行，原因是他必須南面而坐。

這是他的怪毛病之一，問他爲甚麼要這樣，他的回答很簡單：「這是我老人家的習慣」。

其次，他每飯必飲，下酒的菜是油炸臭豆腐四塊，花生米一碟。

酒，花生米到處都有，油炸臭豆腐就可遇而不可求，好在小菀十分可人，爲他

老人家帶來了不少。

總算他們運氣不壞，正有一張桌子空了出來。

南槍爲小菀叫了幾樣菜，他自己臭豆腐下酒倒也自得其樂。

忽然……

「久違了，季兄，可否借給小弟一個位置？」

南槍擧目一瞥，原來是東掌費彥衡。

當代四大名家齊名武林，但四大名家都有正邪善惡之分。

南槍北劍是正義的一面，東掌西刀則代表邪惡。

道不同不相爲謀，他們雖然並不陌生，但彼此之間從未打過交道。

因此，南槍季昭明淡淡道：「閣下請坐，女娃兒，咱們走。」

東掌費彥衡道：「別忙，季兄，小弟還有一事向季兄打個商議。」

南槍季昭明說道：「閣下還有什麼指教？」

東掌費彥衡道：「指教不敢當，小弟想知道季兄與這位姑娘是什麼關係。」

南槍季昭明道：「我不明白閣下何以有此一問，難道閣下當上了湯陰城裏的地保不成？」

東掌費彥衡道：「季兄不要誤會，小弟可是一番善意。」

南槍季昭明道：「那麼閣下就不必吞吞吐吐了，有話就直接了當說個明白。」

東掌費彥衡道：「好。」

目光一瞥小菀，接道：「小弟受人之託，實在情非得已。」

小菀冷冷道：「你是要對付咱們夫婦了，我丈夫是不是已遭到你的毒手？」

東掌費彥衡道：「這可不能怪我，是他自不量力！」

小菀嬌軀一震道：「他人呢？」

東掌費彥衡道：「在太行山。」

小菀呼的一聲站了起來道：「什麼，在太行山？」

東掌費彥衡道：「生有方，死有地，太行山有什麼不好？」

小菀面色一變，纖掌一吐，猛向費彥衡的喉頭抓去。

東掌費彥衡道：「姑娘！妳這是何苦，天下的男人多的是，妳何必那麼死心眼兒。」

他說話之際，身體紋風不動，直待小菀的纖掌接近喉頭，才一探右掌，以電光石火的速度，逕扣小菀的脈門。

當代四大名家，盛名果非虛致，他竟然後發先至，扣脈門有如探囊取物一般。

然而，他只不過剛剛扣到小菀的脈門，便感到氣海穴上有一種疼痛的感覺，他面色一變，回顧南槍季昭明道：「你這是做什麼？季兄。」

南槍季昭明微微一笑道：「沒有什麼，季某只是想討個人情。」

東掌費彥衡呆了一呆，立即鬆開小菀的手腕道：「各人自掃門前雪。季兄，小弟不希望傷了咱們兄弟間的和氣。」

小菀嗆的一聲拔出長劍，腕力一吐，逕向東掌費彥衡當胸刺去。

這位驟遭喪夫之痛的小婦人，心情的惡劣，可說到了極致。

對白少亭，她愛逾自己的生命，白少亭如果遭到不幸。她必然不想再活，因而她雖然明知決非東掌之敵，這一劍還是毫不考慮的刺了出去。

費彥衡右掌急伸，食中二指以肉眼難辨的速度，一下挾着刺來的劍尖，小菀無論怎樣運功，仍半點都動彈不得。

此時酒樓上的客人看到他們動了傢伙，立時秩序大亂，紛紛走避，片刻之間，只剩下他們這一桌三人。

南槍季昭明向全樓掃了一眼，冷冷道：「此地不是動武之處，要不咱們換個地方。」

東掌費彥衡鬆開雙指，眉峯一揚道：「季兄當眞要插手這件事？」

南槍季昭明道：「季某與閣下立場一樣，同是受人之託。」

東掌費彥衡啊了一聲道：「是什麼人能請動季兄的大駕？這個人小弟倒想見識見識。」

南槍季昭明道：「又是什麼人請託閣下，何不說出來讓季某長點見聞？」

東掌費彥衡哈哈一笑道：「這個麼，小弟不便說。」

南槍季昭明道：「爲什麼？」

東掌費彥衡道：「說出來咱們彼此都有不便，自然以不說爲妙了。」

南槍季昭明道：「季某兩肩承一喙，無家無累，閣下這不便之說，對季某似乎使用不上，不過季某不願强人所難，閣下不便說，季某也不想勉强，只是季某曾經受人之託，保護白少亭夫婦的安全，閣下既是殺了姓白的，這筆賬季某只得算在閣下的頭上。」

東掌費彥衡道：「這麼說咱們除了生死一搏，別無選擇了！」

南槍季昭明道：「我想是的。」

東掌費彥衡道：「好，不過目前小弟還有一件要事待辦，三月之後的今晚子時，咱們在太行山的望月峯了斷。」

小菀道：「不，你想逃？哼，只怕沒有那麼便宜！」

東掌費彥衡道：「老夫是何等人物，豈會失信於妳！」

南槍季昭明道：「讓他去吧，我相信他不會失信的。」

小菀雖是不願放過殺夫的仇人，但不能違背南槍的意旨，只得强忍悲痛，恨聲道：「我的丈夫現在何處？你說。」

東掌費彥衡遂將他與白少亭拚鬥之事略作說明一番，然後抱拳一拱，轉身揚長而去。

待東掌費彥衡去遠，小菀再也忍耐不住，竟伏案痛哭起來。

南槍季昭明搖頭一嘆道：「不要哭了，女娃兒，咱們快去料理妳丈夫的後事要緊。」

小菀仍足足悲泣了頓飯時間，才與南槍上道，重行馳向太行山區。

路上他們沒有半點躭擱，很快就找到白少亭與東掌費彥衡打鬥之處。

小菀瞧到了一片石壁，也發現了石隙中長出來的野草。

她忍不住一聲悲嚎，足尖一點，逕向那野草撲去。

「啊，相公，你死得好苦……」

她瞧到了白少亭，這位命途多舛的少年，仍懸身在石隙之內。

她只瞧了一眼，悲叫了一聲，一陣血氣上湧，她便暈了過去。

南槍季昭明嘆息一聲，遙遙拍出一掌，震開了小菀閉塞的氣血道：「不要緊，女娃兒，妳的丈夫並沒有死。」

「什麼？前輩，你說他沒有死？」

「不錯，不信妳仔細瞧瞧。」

小菀當然不信。

因爲只要是血肉之軀，無人能承受費彥衡那重如山嶽的掌力，何況白少亭懸身石隙已逾一月，縱然不傷斃命，也會凍餓而死，南槍說他還活着，豈不是欺人之談！

不信可以，但她不能不瞧。

這一瞧她呆了，因爲她發現白少亭的胸部在微微的起伏，並不是一具已失去生機的屍體。

這一喜當眞非同小可，口中一聲歡呼，縱身便向石隙躍去。

南槍季昭明一把抓住她的臂膀道：「使不得，女娃兒，這樣妳救不了他的。」

南槍季昭明說的不錯，要救下白少亭，確是一樁不易解决的困難。

因爲白少亭擠在約莫離地五丈的石隙之中，雙肩緊貼石壁，懸空立在那兒。

五丈高矮難不倒小菀，她的身形嬌小，也可以到達白少亭懸身之處。

問題是她能不能貼身五丈高的石壁，再騰出手來去救白少亭。

白少亭擠得十分之緊，她應該如何救法？

想到這些，她呆了，只得請教南槍季昭明道：「怎麼辦？前輩。」

南槍季昭明道：「辦法是有，妳必須先學會兩項武功。」

小菀道：「什麼武功？」

季昭明道：「游龍功與天鷹抓。」

小菀問道：「爲什麼要學這兩項武功呢？」

季昭明道：「游龍功與壁虎功相似，是較壁虎功更爲高深的武學，習會此功之後，可以貼壁行走，捷如游龍，而且只要身體貼着石壁，就可穩如泰山，雙手雙脚都可以離開石壁自由活動。」

小菀道：「晚輩明白了，而那天鷹抓呢？」

季昭明道：「天鷹抓是由鷹爪功演進而來，它可以洞金穿石，厲害無比，除了這樣怎能救下妳的丈夫？」

小菀道：「這兩項武功，都是武林絕學，晚輩到那兒找人教我？縱然當眞找到願教晚輩之人，但如此高深的武學，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學會的。」

季昭明道：「我老人家可以教妳，也可以讓妳速成，只不過我老人家有一個條件。」

小菀道：「只要晚輩能力所及，任何條件都願意接受。」

季昭明手撫長髯，嘆息一聲道：「老夫浪跡江湖，數十年來依然是孤家寡人一個，但歲月催人，老之將至，一旦撒手人間，連在墳頭燒一張紙的人也沒有……」

小菀道：「前輩有如孤雲野鶴，自然不願有家室之累，不過，前輩如不嫌棄，晚輩願意拜在你老人家的膝下。」

季昭明道：「此話當眞？」

小菀立即雙膝一屈道：「女兒小菀拜見爹爹。」

季昭明一把拉起小菀，哈哈一陣大笑道：「乖女兒，爹生受妳了，來，讓爹敎妳那兩項武功。」

小菀道：「爹！當眞可速成麼？你女婿在那兒受罪，女兒片刻也難以心安。」

季昭明道：「妳放心，爹自有速成之法，妳先向石壁擊一掌，讓爹看妳的內力具有幾分火候。」

小菀道：「好的。」

她猛吸一口眞氣，功行右臂，向石壁擊出一掌。

轟的一聲巨响，石粉紛飛，碎石四濺，這一掌之力，倒是頗爲驚人。

季昭明說道：「很好，按妳的內功，在當代年青一輩之中，可以算得一個高手，如果再打通任督二脈，突破生死玄關，除了幾個老一輩的，可以說很難碰到對手了。」

小菀道：「打通任督二脈，突破生死玄關，是內功的極高境界，一般人終身練武，也無法達到此一極限，女兒……怎敢有此奢求。」

南槍季昭明道：「妳說的不無道理，不過這是個人資質與師父是否高明的問題，妳坐下來，咱們以三日爲期，爹可以使妳達到此一境界。」

小菀又驚又喜的道：「多謝爹，可是他……」

南槍季昭明道：「妳放心，他如果有問題，豈能活到現在。」

小菀無可奈何，只得依言坐了下來。

三天不是一個漫長的歲月，但小菀却像渡過了三年一般。

終於，她成功了，經過出手試驗，她忍不住有一種出自內心的喜悅。

不過，此一喜悅十分暫短，因爲她忘不了在石隙中受苦的丈夫。

南槍季昭明撫着她的頭頂道：「不要着急，乖女兒，咱們只成功了一半，還有兩項武功必須學習。」

小菀道：「還要學多久？」

南槍季昭明道：「多則半月，最少也要十天。」

小菀急道：「要這麼久？」

南槍季昭明道：「如非妳內功大成，縱然妳苦學一生，也無法得到它的神髓，好啦，咱們開始吧。」

小菀經過九天不眠不休的努力，竟然提前習會了這兩項武林絕藝，除了火候尚淺，可以說盡得南槍的眞傳。

於是，她奔向石隙，以游龍功揉身而上，直達白少亭懸身之處。她伸手探向白少亭的鼻際，覺得他仍在呼吸，雖然呼吸極爲微弱，但證明他還在活着。

不過他雙目緊閉，面色慘白，縱然他還活着，却已逐漸趨向死亡。

瞧到此種情形，她忍不住咽哽出聲。

「相公……相公……我是菀兒……」

親切的呼喚，溫柔得像一泓春水。

但，不管她怎樣溫柔，如何的呼喚，白少亭依舊雙目緊閉，絲毫也沒有感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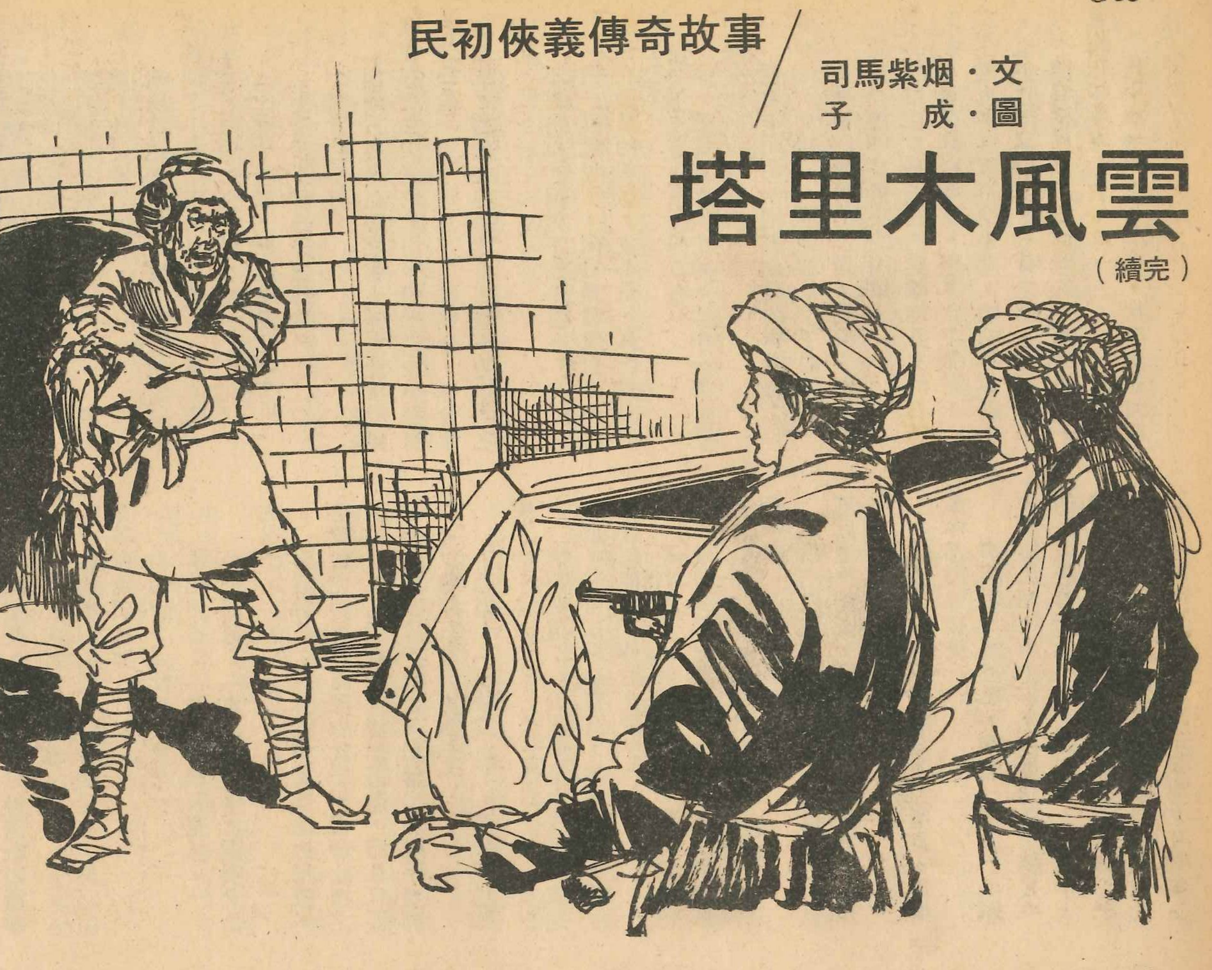
（未完）

民初俠義傳奇故事

司馬紫烟・文
子　成・圖

塔里木風雲

（續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白朗送走莎莎返回營地，這時朱七等人捕獲了一個叫沙哈夫的俄國人，白朗向沙哈夫盤問了一些有關俄國人侵入中國境內的目的和經過情形……白朗帶着菲菲，騎着馬來到藏珍的地窖內，兩人拿着藏珍圖對着那口石棺打量着，經一陣子思考，白朗終於找出藏珍所在，他們正在談論着，地窖上面的一羣匪徒也挾持着莎莎和小周嫂來了，莎莎來到墓穴中，隨着情況的變化，他和一個匪徒叫郭明生的發生爭執，但誰也佔不了誰的便宜，郭明生硬的不行，就來套軟的，對莎莎作不少承諾，但莎莎心中却另有了主意……

叱咤風雲後　三女慶新生

郭明生道：「好吧，妳如果認為要他下來我自然不反對，不過妳認為我怕他，那就錯了，我第一個就準備拿他開刀！」

秦莎莎道：「你敢嗎？」

郭明生笑道：「為甚麼不敢？我不動手，留給胡波去對付他。」

秦莎莎道：「郭明生，你把胡波拖進來，可是不智之至，你的人準能控制得他嗎？」

郭明生哈哈一笑道：「妳放心吧，我吃定他了！」

秦莎莎道：「吃定他有屁用，現在馬洛夫帶了人找他去了。」

郭明生回答道：「這個由我來担心好了。」

秦莎莎道：「不管怎麼樣，珠寶可不能讓他過目，而且也不准接近我們。」

郭明生道：「好，一切都照妳的意思，張成，你上去，把那老梆子跟劉拐子換下來，你守住上面。」

一個大漢答應了，沿着繩子上去了，郭明生與秦莎莎則是誰都沒放鬆，槍跟刀一直對指着。

約莫十分鐘之後，繩子一陣抖動，周嫂先下來了，後面跟着一個左腿微跛的中年人，柱着一根鋼拐。

周嫂道：「莎莎，妳怎麼又把我叫了下來，妳又不是不知道，上面都是他們的人，我們上面有四個人，我下來了，那四塊料更吃不住他們了。」

秦莎莎笑道：「沒關係，我已經跟郭明生談好了，大家折成對半，東西由我們保管，進了關再分，所以才叫妳下來，好起出藏珍。」

周嫂道：「起出藏珍，妳的圖又沒帶來。」

秦莎莎道：「不必，圖我記熟了。」

她在地穴中走了幾步，又比劃了一陣

，終於跳上了那具石槨，抬頭向上面看着道：「在這上面，老郭，你叫個人過來帮我的忙，把那塊石磚取下來。」

郭明生道：「怎麼會在上面呢？」

秦莎莎說道：「我總比你知道得清楚吧。」

郭明生道：「好，我來帮妳好了。」

秦莎莎道：「可以，老劉，你也上來，用你的拐杖把頂上的石磚砍碎，才可以取到藏珍。」

劉拐子却道：「莎莎，我的職務是監督，不管實際行動，所以妳別把我算在裏面，我不幹。」

秦莎莎道：「你不幹，難道你不想攤一份？」

劉拐子冷冷道：「我不想，藏珍取回去之後，誰也少不了我的一份，這個時候，我可沒興趣。」

他冷冷地看看四周一眼道：「現在你們的實力人數差不多，王二、王三，跟周組長是妳這邊的人，張必先跟胡六是老郭的人，你們雙方勢均力敵，我拐子只單身一人，因此，我不想參加你們的爭奪。」

秦莎莎道：「我們兩邊可以合起來吃掉你。」

劉拐子笑笑道：「妳是不清楚，却不妨問問老郭，他敢不敢？」

郭明生立刻道：「我不敢，莎莎，妳也別做這種傻事，老劉的那根鐵拐裏，藏有烈性的炸藥。」

秦莎莎一驚道：「這是為甚麼？」

劉拐子道：「這是代表組織給你們的警告和監視。組織也知道這一票財寶價值很高，每個單位都在爭取，誰有本事，誰爭取，可以按照成數攤下自己單位的一份，其餘的照繳上去，誰要是敢動歪腦筋私吞下來，叛離組織，可就要受到粉身碎骨的制裁了。」

秦莎莎道：「就憑這一根拐杖？」

劉拐子笑道：「這一拐杖裏面的炸藥，可以炸開兩丈厚的城牆，如果我在這裏把它引爆，可以把我們都埋在地下，我不說試試看的話，是因為這事兒不能試。」

秦莎莎看看郭明生，郭明生笑道：「是妳要他下來的，可別怪我。」

劉拐子道：「你們不叫，我也會下來的，不過你們放心，我的立場最公正，兩邊都不帮，我只管把東西押回去，誰得手都沒關係。」

秦莎莎道：「你看着郭明生他們強取，你也不管？」

劉拐子笑道：「莎莎，妳怎麼也這麼嫩呢？我們這圈子裏，人吃人又不是頭一回，妳能神通廣大，爭到主持這趟任務，別人眼紅是一定的，組織却不管替妳去消除敵人，而只管妳如何順利達成任務。」

秦莎莎道：「假如我對他們展開反擊呢？」

劉拐子道：「我當然也不管，只不過他們的人數太多，而且還有後援，我勸妳別做那種傻事？」

秦莎莎哼了一聲道：「好，那我不管了，藏寶地點在這頂上，我已經指出了，反正我也撈不到，你們去取好了，我現在就交給你們。」

說着她跳下了石槨，郭明生道：「妳真的不管了？」

秦莎莎道：「當然了，我瞎忙了一場，還是撈不着一點好處，這是何苦呢？弄不好還要賠上性命。」

周嫂道：「大妞兒，別賭氣，現在不是賭氣的時候！」

秦莎莎道：「周組長，都是妳，挑了半天，結果挑來的都是不近人情的人。」

周嫂苦笑道：「我也沒辦法，這次行動很艱巨，我要挑選都能當得起的人手，誰會想到這部門會派人潛伏到我們裏面來呢？我們這個特別行動組，一直是担任些特別的行動，看重的是身手功夫。他們派出的都是些好手，我在吸收時就以這個為標準……」

郭明生笑道：「妳們不必怪來怪去，組織祇有一個這個部門，不容許人自己攬小勢力圈子。妳們仗着後台硬，一定要成立這個特別行動小組，結果還是不能脫出我們這個部門的控制。這次回去後，妳們也該明白了，還是投到這裏來吧。」

秦莎莎道：「你在做夢，只要我們能夠回去，就有你們受的，現在我說不管就不管了。」

郭明生道：「妳不管也沒關係，可別在一邊想檢便宜，妳們沒機會的。」

他拔出槍來，比住了四個人，然後道：「張必先，你上來，把石塊頂開，看看有沒有珠寶，我來看住她們。」

秦莎莎道：「我們上去，不在旁邊總行吧。」

郭明生道：「不行，等珠寶找到了，妳才可離開，現在我怎知道是真是假？」

秦莎莎道：「地圖上標明是在這個地方，有沒有我可不敢担保。」

郭明生一笑道：「妳不担保也不行，除非妳把地圖拿來，證明確實是這個地方，否則妳就得負責把珠寶交出來，秦莎莎，妳最好老實點。」

秦莎莎又要發作，却被周嫂勸住了。那個叫張必先的大漢跳上石槨，伸手一頂上面的石塊，居然能推得動，連忙道：「上面是活動的。」

這一來使得郭明生的注意力轉移了道：「快推開看看，裏面有些甚麼？」

張必先推開了石塊，道：「有一只箱子。」

「快把它拿下來，珠寶一定是在裏面的。」

張必先把石塊推過一邊，把箱子取了下來，放在石槨上，打開了箱蓋，一陣光輝燦爛把人的眼都照花了，張必先忍不住抓起了一把道：「真有不少吶。」

郭明生道：「放回去蓋上。」

就在這一瞬間，秦莎莎已經發動了，她就地一滾，撲向了郭明生。王二、王三兩枝飛刀齊出，也都飛向了郭明生，郭明生的動作很快，一面閃身，一面扣發扳機，砰砰兩響，王二跟王三都倒了下去。

周嫂在行動時，撲向了一邊監視的胡六，兩人打成了一團。胡六手中握着槍，手腕被周嫂抓住，無法扣擊，拼命地翻動

着。

秦莎莎巳經滾到郭明生跟前，雙腿一踢，巳經把郭明生手上的槍踢開，兩個人也變成了空拳對打，纏戰不休。

槍聲驚動了上面，巳經有人問道：「下面甚麼事？」

劉拐子很冷靜地站在一邊道：「沒事兒，你們別下來，守住上面就好。」

張必先雙手捧住了珠寶箱，不知要如何是好。胡六怒叫道：「老張，你這個笨蛋，還不快把東西放下，過來帮忙。」

郭明生却說道：「不，先送到上面去，另外叫兩個人下來，我們還能撐一下．快。」

劉拐子却道：「不行，珠寶不准送上去，不准離開我的眼睛。」

郭明生問道：「老劉，你這是甚麼意思？」

劉拐子道：「沒有意思，我只是執行我的任務，看住珠寶，你們誰得手我都不管。」

郭明生恨恨地道：「好，張必先，放下箱子交給老劉，你把我的槍拾起來，幹了這兩個婆娘。」

張必先把珠寶箱放在劉拐子的脚底下，走到一邊去找手槍，那枝槍因爲被秦莎莎一脚踢到遠處去了，那兒又有另一具石槨擋着，他摸了進去，有一會兒才出來，郭明生道：「快，給這婆娘一槍。」

張必先握着槍柄却走到胡六面前，在胡六的頭上，狠狠地敲了一下，因爲胡六巳經把周嫂壓在地下，情勢非常危急了。

胡六哼了一聲，兩眼翻白，被周嫂推開，翻身倒下，手中的槍也被周嫂奪了過去。

郭明生怒叫道：「張必先，你瘋了，怎麼對自己人下起手來……」

他忽地住了口，因爲他看見這個人不是張必先，而是秦菲菲。

秦莎莎也喜出望外地道：「菲菲，妳也來了，白爺呢？我發出的信號，這麼快他就收到了？」

秦菲菲沒有回答，她的槍比在郭明生的額角上，使得他不敢再動了，乖乖地鬆了手。

秦莎莎起來後，揮手就給他一個巴掌，怒聲道：「姓郭的，這下子你也有抖不起來的時候。」

郭明生的嘴角巳經淌下血來了，却仍然狠狠地道：「秦莎莎，妳別以爲佔得優勢了，上面還有我們的人呢，回頭我看妳們怎麼辦？」

秦菲菲却笑道：「你應該想想我是怎麼進來的？」

郭明生怔住了，秦莎莎也道：「菲菲，妳是怎麼進來的，上面有人守着的。」

秦菲菲道：「我早在妳們之先進來了，自然不是從妳們的那條路了。」

秦莎莎道：「甚麼？另外還有路！」

秦菲菲點點頭道：「是的，另外還有路，郭明生，我把你宰了，從另一條路出去，神不知鬼不覺的多好。」

郭明生張大了嘴，說不出話來了。

秦莎莎道：「妹妹，白爺呢？情況很不對，整個小組差不多全是他們的……」

秦菲菲道：「根本也沒有我們的人了，即使有也不會跟我們走的。」

秦莎莎也怔住了道：「對啊，我忘了，那……」

劉拐子叫道：「好哇！妳們果然跟白朗串通，要背叛組織了，周佩芬，妳也有份。」

周嫂道：「我們不是背叛組織，只是不想幹了。」

劉拐子道：「不想幹了，這個圈子還能由得妳想幹就幹，不幹就走的？」

周嫂嘆了口氣道：「老劉，我們也算是多年朋友了，故而我希望你能放過一馬，裝作不知道。東西有你的份，你帶着走也行，隨後來拿也行，不管組織能給你甚麼好處，也絕不會比分上這一份兒强。」

劉拐子冷冷地道：「周佩芬，我倒是希望能吃下這一份兒來，只可惜我身不由己，我可以裝作看不見，可是回頭對上面的人又如何交代呢？」

周嫂說道：「老劉，隨便你怎麼說，反正我們不是從原路出去，也碰不上頭的了！」

劉拐子一楞道：「周佩芬，妳也是個老練行動的人，怎麼說這種幼稚的話。妳也不想想，這麼重要的一樁行動，這麼大的一筆財富，上級怎麼會放心只交給妳們這一組人來負責呢？俗話說得好，財帛動人心，上級會不防着妳們起異心嗎？我即使答應了也沒有用。」

周嫂一驚，說道：「你是說還有人在監視？」

劉拐子道：「在這洞裏是沒有了，他們不知道另外還有出路，所以就下來那麼幾個。」

周嫂道：「那你還担心甚麼？」

劉拐子笑道：「我担心的是妳們帶不走這些東西。」

周嫂道：「我們帶不走東西？老劉，這個你大可放心，我是看在以往的交情，跟你好言商量，否則我們硬要走，你一個還攔得住我們六個人不成？」

劉拐子一笑道：「一個人攔六個自然不行，可是三個人攔四個，大概總沒多大問題。」

「三個人攔四個，你那裏來的兩個帮手？」

這句話她實在問得多餘，因爲王二跟王三的兩枝槍巳經比起了秦氏姊妹跟白朗了。

周嫂不禁直了眼，沉聲道：「王三，你們是我十幾年的弟兄，怎麼也要跟我作對了？」

王三笑笑道：「對不起，組長，妳在組織裏，我們是妳的弟兄，妳要想叛離組織，我們就是執法者了。」

周嫂呆住了，秦莎莎也呆住了，王二還趁機揑了秦菲菲一下笑道：「二妞兒，告訴妳一句老實話，劉兄弟才是這次任務的眞正主持人，我們兩個是他的老弟兄，先前郭明生他們鬧得起勁，那是白忙，遲早也要乖乖地交出來的，妳們也是白動心思了。」

周嫂道：「劉拐子，你好陰險。」

劉拐子一笑道：「我可沒騙妳們，我來報到就是亮出了自己的身份，價眞貨實，如假包換。」

周嫂道：「你這個身份不假，可是你居然安插了兩個人在我的身邊……」

劉拐子笑道：「這個倒不是專爲對妳的，妳們這些半路上出家的，根本談不上甚麼，組織一直對妳們沒放心過，不過話說回來，就是那些老伙伴也一樣，都會有人在他身邊暗中監視着啊。」

秦莎莎道：「你們圈子裏有沒有信任的人？」

劉拐子道：「沒有，莎莎，告訴妳一句老實話，在我們這圈子裏，連老子對兒子都不能信任。」

秦莎莎嘆了一口氣：「好吧，算落在你手裏了，你說要怎麼樣吧？」

劉拐子一笑道：「其實妳們只是見財起意，不算是眞正背叛了組織，因此只要妳們繼續乖乖地達成任務，把東西帶回去，我仍然可以代表組織，不究既往的，就像郭明生他們一樣，我不是也沒有要他們怎樣嗎？」

秦莎莎哦了一聲道：「那麼殺了郭明生他們呢？」

劉拐子道：「很簡單，往大鼻子身上一推就行了。」

秦莎莎道：「上面的人可不會相信的呀。」

劉拐子笑道：「上面的人都是我的弟兄。」

秦莎莎道：「那怎麼可能，我下來的時候，還有郭明生的幾個人拿着槍在封住洞口呢。」

劉拐子道：「現在巳經沒有了。」

秦莎莎道：「你有把握？」

劉拐子笑道：「當然了，否則我怎麼會那麼放心地下來，妳們跟郭明生都太不聰明了，他以爲巳經控制住局勢，那裏想到他所謂的心腹弟兄，有一半是我佈置在他們身邊的，現在妳總該死心了吧。」

秦莎莎看了白朗一眼，見他臉上毫無表情，不禁有點莫測高深。劉拐子又道：「菲菲，妳們姊妹跟周佩芬的事，我可以放過不提，可是這件事不能有外人參加進來，因此妳得說實話，你們是幾個人過來的。」

秦菲菲沉吟不言，劉拐子道：「菲菲，到了這個時候只有說實話才能保全妳們自己了，說，白朗有多少人跟了來。」

秦菲菲道：「我們來的時候，只有我跟白朗兩個人，不過他還有兩個帮手一定會呆在後面的。」

劉拐子居然相信了。點點頭又問道：「此外，他們還有多少人呢？」

秦菲菲道：「我可不清楚，他的人都沒有直接上來接頭，究竟有多少，我不清楚，不過總有十來二十個，因爲有一半的俄國人是被他們消滅的。」

劉拐子再問她道：「現在那批人在那兒呢？」

秦菲菲道：「要問白朗了，他辦事神出鬼沒，不會跟我們說眞話，也不讓我們知道眞實情形。」

劉拐子冷笑道：「可是他却跟妳一起來取藏珍。」

秦菲菲道：「那是我們跟他談好了條件，許他得到三份之一的珠寶，而且我們怕他到時會反臉，所以堅持只准他一個人前來，以便於控制。」

劉拐子盤算了一下才道：「白當家的，你現在一定巳經知道我們是那一個行當了。」

白朗淡淡地道：「久仰大名，如雷灌耳。」

劉拐子一笑道：「你曉得就好，明白我們不是省油的燈，而這批藏珍根本是我們自己的東西，只是加以收回而已，所以你只有白白辛苦一趟了。」

白朗笑笑道：「白某帶了弟兄，迢迢萬里，花了精神氣力，還得貼老本，那有白白辛苦的道理。」

劉拐子道：「白當家的，你要弄清楚，現在是你落在我們手中，我這麼對你巳經很客氣了。」

白朗道：「我雖然落了單，但是我的弟兄沒落在你們手裏，這會兒算這個帳還太早呢。」

「白朗，你知道我們有多少人？」

白朗笑道：「在大沙漠上，你們不會比我的人多，而且你們要帶着東西回去，勢非經過雪山不可，不把我姓白的打發好，想要太平過關，恐怕沒這麼容易。」

劉拐子冷笑道：「在大沙漠上我們也不怕你人多，要知道我們還有一大批人在胡波那兒？」

白朗大笑道：「你若是指望那批人，那就更打錯主意了，胡波在沙漠上被人稱爲沙漠之狼，維吾爾人恨透他了，如果你們跟胡波結了伙，恐怕將寸步難行，再說那個叫馬洛夫的大鼻子帶着殘軍也去找胡波，是你們把他的考古隊打垮的，見了面你又怎麼個交代法？朋友，別看現在你們巳經得到了藏珍，如果沒有我白朗帶着你們，絕進不了關。」

劉拐子道：「別以爲你是老沙漠，我們一大堆人下來沒有人帶路，也沒摸錯地方。」

白朗笑道：「你們自己也明白，一路上都在我手下兄弟的監視中，我是沒意思動你們，否則早就摸掉你們了，在大沙漠上，我有維吾爾人做後援，你如果不信，可以問問這三個女的，回疆的第一勇士札木台還把他三個女兒送給了我。」

這些話是白朗叫秦莎莎傳過來的，她也一定說過了，因爲本來是事實，所以劉拐子倒是沒懷疑。也由於這些原因，才使劉拐子遲疑着沒開槍，否則他早就下令屠殺了。

劉拐子沉吟片刻，終於低頭，道：「白當家的，勞你長途遠送，我們當然會有一點意思的。」

白朗擺出一副江湖客的姿態道：「多少？」

劉拐子又盤算了一下道：「白當家的，你知道我們這次是奉命行事，自己作不了太多的主。」

白朗不理會這個理由，仍是緊逼着問道：「多少？」

劉拐子道：「她們答應你的三份之一實在太多了，因爲她們打算私吞下來，才那麼大方，我們還要回去交帳的，兄弟作主給一成……」

白朗笑道：「這位朋友，你也是老江湖了，該知道我先前答應她們分三份之一那句話有幾分靠得住。」

秦莎莎立刻做作地道：「怎麼了，白朗，原來你是騙我們的，你居然欺負我們女流之輩，你還像個漢子？」

白朗一笑道：「秦大小姐，如果妳眞是像妳所說的是爲了追回先人的骸骨遺產，我姓白的如果多要妳一分錢就不配在道上混了，是妳們自己欺騙人在先，又怎麼怪得了我呢？不過話也說回來，我若是眞得了手，至少還是會給妳們佔上個三份之一的。」

秦莎莎恨聲道：「現在說甚麼都是廢話了。」

白朗笑道：「那倒不見得，只要妳們肯接受我的條件，拿三份之一，我仍是可以……」

劉拐子忙道：「莎莎，妳別再轉糊塗念頭，我可以原諒妳們第一次，可不能原諒妳們第二次，老老實實的將功折罪，我可以把妳們的過失一筆勾銷。」

秦莎莎一笑道：「劉兄弟，問題是我們可以相信你多少？」

劉拐子道：「我對你們說的話絕對可信。」

秦莎莎一笑道：「不久之前，你還告訴我說，在咱們這個圈子裏，連老子對兒子都不可信任。」

劉拐子窘迫地道：「可是，現在又不同。」

秦莎莎道：「你別自己哄自己了，你現在還希望保持我們跟白朗的一點良好關係，所以才對我們客氣，否則你早就將我們除去了。」

劉拐子惱羞成怒地叫道：「放屁，我爲甚麼怕白朗，他還不是一樣的在我的槍口控制之下。」

秦莎莎道：「但是他的兩個助手，都在暗中守着，這兩個人又都是百發百中的神槍手，你敢惹他們嗎？」

劉拐子担心的就是這一點，被秦莎莎說了出來，居然哈哈一笑道：「莎莎妳到底是帮白朗還是帮我們？」

秦莎莎道：「我誰都不帮，只帮我自己，這批珠寶是我主持搬運回去的，我要達成任務，所以我跟白爺協議好了，以三份之一爲酬，保證我們安然回去。」

劉拐子道：「我也是爲着任務，也是爲了把東西安然地運回去，妳們又爭個甚麼功呢？」

秦莎莎道：「差得遠呢，劉拐子，東西沒清單，繳回去多少沒一個人知道，上級就是爲了這個，才派了三四批人滲進來，就是怕那一個吞了下去，現在只除了一個郭明生，還有我們呢，你不會讓我們活着回去的。」

劉拐子沉聲道：「大妞兒，妳實在太聰明了，人太聰明了可不是好事。」

秦莎莎也冷笑道：「我並不聰明，但是對你們的這一套可太清楚了，不會再受騙了。」

劉拐子已經想發作了，却忍了下來，笑着向白朗道：「白大當家的，既然她們姊妹已經談好了，咱們還是維持原議，以三份之一爲酬，一路上還請你費心。」

秦莎莎道：「白爺，別聽他的，他絕不會說眞話的。」

白朗却一笑道：「東西本來是妳們的，妳們拿一大半兒去倒也合理，這個條件我答應，不過有一點，劉兄，這三個女的，你當眞不放過他們？」

劉拐子笑道：「那怎麼會呢？白大當家說笑話了。」

白朗道：「沒有最好，老實說，你們鬥來鬥去我不管，但大家都知道一路上是我保她們下來了，要是她們有了失閃，我姓白的可丟不起這個人，人家還以爲我爲了謀財害命，那我以後就不能混了。」

劉拐子道：「不會的，我們不追究，就沒人會問了。」

白朗道：「劉兄，江湖飯可不是這麼個吃法的，凡事都得本着良心，再說我在安西城接的生意，一路保着下來，多少道兒上的朋友都知道了，你們不問，自會有人問的，因此，這三個娘兒們還得交給我到安西交人。」

劉拐子想了一下道：「可以，白大當家的到了安西可一定得把人交給我們。」

白朗笑道：「那當然，我是江湖道上混的，還能幹那種扣住人不放的事兒？」

劉拐子笑道：「我不是這個意思，只是她們都鬼得很，恐怕她們不肯好好地跟着白大當家的走。」

白朗笑道：「這個劉兄可以放心，我自然看得住她們，一路上她們作怪也不止一次了，何況她們還帶着一半的珠寶，我更會特別小心的。」

劉拐子道：「什麼！她們帶一半？」

白朗笑道：「劉兄，其實只有一小部份，因爲她們的一半兒裏，有我的酬勞在內，扣掉我的那一部份，她們只得六份之一而已，你們是一伙兒的，這六份之一，還會信不過她們嗎？」

劉拐子道：「這不行，東西不能經她們的手。」

白朗淡然道：「劉兄，我也不是三歲小孩兒，假如該我的一份兒不到手，我是不會放心的。」

劉拐子道：「白大當家的，你這就不上路了。」

白朗道：「我要是不上路，就整個統吃了，藏珍地點我是先知道，也先進來，我若是悄悄地拿走，你們誰都不知道。」

劉拐子笑道：「假如你白大當家的知道確實藏處，還會不撈了走嗎？你摸到這兒，只還差一步。」

白朗一笑道：「劉兄，你若是以爲我不知道藏珍所在，那可大錯特錯了，我不但知道，而且已經先打開瞧過了，不信你可以問這位二姑奶奶。」

秦菲菲說道：「是的，我們先進來過了。」

劉拐子道：「我不信，二妞兒，妳別帮着外人騙我。」

白朗笑道：「有一件最好的證明，這位二姑奶奶先抓了兩把藏在兜兒裏了，妳可以搜搜看。」

劉拐子移近了秦菲菲，她向白朗身邊躲去，白朗一把抓住了她道：「拿出來吧，別人還以爲我騙人呢？」

他手伸進了秦菲菲的懷裏，掏出了一把寶石以及一些亮晶晶的珠寶，口中輕聲吩咐了兩句。

秦菲菲一把奪回，叫道：「還我！還我！」

白朗把手伸得遠遠的，秦菲菲掙扎去搶，白朗把手中的珠寶丟向王二面前道：「接好，你看看，不假吧。」

出乎本能的，兩個人恐怕那幾串珠鍊掉在地上砸碎了。兩個人一彎腰去搶救珠子，就忘了監視。

白朗的動作很快，滾過身去，拳脚齊施。手掌擊中了王二的咽喉，一脚踢飛了王二手中的槍。

只這一下就夠了，白朗已從王二的手中搶過了槍，比着劉拐子笑道：「劉兄，局勢又改觀了。」

劉拐子在槍口的威脅下不敢再動了，只是瞪大了眼睛：「白朗，你逃不了的，我只要招呼一聲，上面就會亂槍掃射下來，把你們都擺平在這兒。」

白朗笑道：「這倒可能，只不過你也得陪在裏面了，我留下你一命，怕的也是這一手。」

秦菲菲她們的動作很快。幾個人已把被繳掉的槍支、彈藥都取回佩在身上，把白朗的槍也掛好了，周嫂與秦菲菲抬着箱子。

秦菲菲說道：「白爺，咱們現在可以走了。」

白朗的槍仍比着劉拐子慢慢地後退。劉拐子叫道：「周佩芬、秦莎莎，妳們眞的反了？」

秦莎莎道：「沒有的事兒，我們把東西交回去自然會有交代。可是對你們這麼迫害自己人的手法，也會要一個公道的，劉拐子，你給我小心點。」

幾個人退進了黑暗中。白朗扯着秦莎莎很快地隱沒不見了。劉拐子不敢追過來，片刻後，才大聲叫着上面的人……。

找到了馬匹，白朗他們把箱子放在那匹馱給養的馬身上，然後開始走向回程。

幾個人騎着馬笑成了一團。周嫂道：「白爺，東西雖然到手了，麻煩却沒有完，尤其是你不該留下劉拐子的，那個傢伙陰險狠毒……。」

白朗微笑道：「我知道，這傢伙不但心計極多，而且是你們這一次行動的最高負責人。」

周嫂道：「劉拐子開始就以監察員的身份隨隊行動。從他已掌握大局的情形看來，應該是了！」

白朗笑道：「那十幾個人中間，已經沒妳們的人了嗎？」

周嫂嘆氣道：「這個小組是我一手組起來的，有些人已經跟了我十幾年，那知道仍靠不住。」

秦莎莎道：「周嫂，妳別難過。說一個人都沒有，那是絕不可能的，只不過那些人都被妳留在關內沒來而已，妳這次挑選的都是一些妳最接近的人，是妳認爲最靠得住的人，那才是最糟糕的事。」

白朗笑道：「好在妳現在已經脫離了他們，就不必再怕身邊的人了，尤其是牛老三，他是絕對可以信任的，我可以給妳寫包票。」

周嫂居然紅了臉，低聲道：「他對我這次離開，心裏一定很不高興。」

白朗道：「那倒沒有，只是心裏想妳想得厲害，連喝酒都不起勁兒了，以前我得管住他，現在把酒放在他面前，他都不聞一下。」

周嫂笑道：「白爺，說別的我還可以相信，唯獨這句話，我絕不會相信的，他跟我說過，到他身上只有一條褲子的時候，他會賣了我去換酒喝，只有爲了您白爺，他才肯連這條褲子都不要。」

白朗頗爲感動地道：「他這麼說過了嗎？」

「是的，那是他說過的一句最有感情的話。在他的生命中，第一重要的是白爺您，第二是酒，第三勉强輪到我。」

秦莎莎答道：「白爺也好，酒也好，總不會跟妳爭的，妳雖排第三，也就跟在第一差不多了。」

這番充滿了情意的話，使得白朗有不堪負荷之感，連忙把話岔開道：「我留下劉拐子一條命，就是要妳們以後都能活得平安，否則我要收拾他太容易了。」

周嫂怔了一怔道：「白爺，這是怎麼說呢？」

白朗笑道：「如果當時就放倒了劉拐子，上面的人一哄而散，總有一兩個會漏掉，跑了回去，說出妳們落脚在什麼地方，不是會有麻煩嗎？我留下他，他把人集中在一起，然後一下子失踪掉，則妳們的下落，再也不會有人知道了。」

秦莎莎道：「白爺，他們還有十幾個人呢？而且都是好手，你有把握嗎？」

「在別處我不敢說，在大漠上，我絕對有把握。十幾個人在大漠上，只不過是一把沙子。」

周嫂道：「他一定會投向胡波，那兒還有他不少的人。白爺，這可不能掉以輕心的。」

白朗笑道：「我就是要他那麼做，因爲我也答應了娜麗莎，替他們除掉那條沙漠之狼。」

「行嗎？白爺，你知他們合起來有多少人？」

白朗一笑道：「知道。他們的人很多，不過不是一伙兒的，在一羣餓狼中間，投下一塊肉，我能叫他們自己打起來，而不再威脅別人。」

秦莎莎道：「那塊肥肉是什麼呢？」

白朗指着箱子道：「這一箱珠寶。」

秦莎莎嘆了口氣道：「白爺，我們已經對這箱珠寶不感興趣了，你愛怎麼處置都行，不過叫他們拿了去，我可實在不甘

心。」

「妳放心，最後珠寶還會回到妳手裏的。」

秦莎莎知道白朗絕不隨便說話，由過去所發生的事，她對白朗有充分的信心，也就不多問了。

重新回到他們藏身的墓穴中，牛老三已經等得很着急了，不過看見了周嫂跟秦莎莎一起回來，他立刻就咧開了大嘴，笑道：「頭兒，我知道你們一定快回來了，而且一定是順利得手回來了。」

「哦！你怎麼知道的？」

「那還用問嗎？我在上面監視那批王八蛋，看他們一個個垂頭喪氣，我就知道您一定得手了！」

「他們是往那個方向去的？」

「往西。就是您說的那個叫什麼阿爾西里！」

白朗笑道：「果然不出所料，他們找胡波去了。朱七呢？有沒有跟下去。」

「那還用得着您吩咐，早就跟着下去了。」

「好，我們也別躭擱了，休息一下子出發。」

牛老三道：「是的，往那兒去呢？」

白朗道：「自然是往大鼻子的營地，那兒有水源，我們要去把食水補足，否則寸步難行。」

牛老三道：「朱七巳拉了馱馬，大概就是去幹那活兒了，我們到那兒，他會把什麼都弄齊了。」

白朗一笑道：「這傢伙不愧是個老沙漠，一切都想得很週到，那我們就舒坦一點，慢慢地去，不必太趕了。」

白朗把大家的工作又給重新分配了，而且也作了新的部署與計劃。

歇了將近一個多鐘頭，他們又開始出發，走向大鼻子紮營的地方，朱七在那兒果然巳經把馱馬上裝滿了食水，而且也把劉拐子那伙人的行程作了更正確的報告。

沒錯，他們是折向阿爾西里的。

大鼻子走得很怱忙，至少還有兩三百枝步槍留了下來，大部份還是裝箱沒開過封的。

子彈也是整箱的丟在那兒。奇怪的是劉拐子他們走的時候，也沒有去動它。

周嫂道：「奇怪了，這批東西在沙漠上，價值不會遜於那些珠寶，他們怎麼丟下了呢！」

白朗道：「胡波對珠寶的興趣並不高，他的勢力範圍是在沙漠裏，他要想建立沙漠中的霸權，是無法靠財寶建立的，他最感興趣的是槍，光是那些珠寶，並不能叫胡波率衆而出，一定要用這批槍械爲餌，才能引動胡波前來。」

「可是留下了這些東西，不怕我們拿走嗎？」

白朗笑道：「我們帶得走嗎？」

秦菲菲道：「那我們怎麼辦呢？是不是也把它擱置不管，掉頭就走呢？」

白朗想了一下道：「我得把計劃改變一下。在這兒等着他們。」

衆人都是一怔，連朱七都愕然地道：「頭兒，在這兒等着行嗎？我們一共才幾個人。」

白朗道：「守住這三個地方，每處只要有兩枝槍就能把阿爾西里的來路封死，如果他們想繞個圈子，兜過來攻我們後路，至少要多繞過一座山，跑兩天的路。」

朱七道：「好吧！就照您說的方法，咱們一共才十個人，每處兩枝槍，就去掉六個人……」

白朗道：「夠了，你、我、老三跟周嫂、莎莎、菲菲六人，分守三處據點，娜麗莎負責接應。」

娜麗莎道：「還有我兩個妹妹呢！」

白朗道：「她們有事，小馬也是一樣，現在大家趕緊做一件事，就是把這些槍都上膛放在據守的地方去，能裝多少就裝多少，回頭恐怕沒空慢慢去裝子彈了，發完一枝換一枝，好在是槍多。」

大家分頭忙了起來，也不過才把地頭佈置好，秦莎莎巳經指着前方道：「來了……這麼快。」

白朗望着遠處的塵土，道：「是的，比我想像的要快，看來馬洛夫去的時候，巳經把胡波給叫來了，劉拐子他們大概是在半路上截留的，我們得多撐一下，槍夠嗎？」

「我們這兒巳裝了二十支，每一支八發。」

「那就是一百六十發了。有我們兩個人，也可把他們全數給放倒下去。」

秦莎莎笑道：「白爺，那得彈無虛發才行呀！我可沒這個把握，何況這些新槍沒使用過，準頭把握不住。」

白朗笑道：「別浪費，等人到了近前才放，就不太容易落空了，這條路有個好處，就是對方無法很急地衝上來，也不能一下子蜂湧而至，劉拐子他們能夠摸進營地裏，實在是大鼻子太差勁，我想只要我一個人，也能把來路給封死掉。」

大批的人馬黑壓壓地過來，聲勢是驚人的，牛老三與周嫂一組，秦菲菲與朱七一組也都打出手勢，表示準備好了，請白朗放心。

白朗沒有來得及說話，因爲來人巳經進入了射程，他的槍口略略地瞄準了一下，就開始噴火了。

靜寂的原野被槍聲撕裂了，排頭四匹馬上的四個漢子都翻身落馬。

白朗沒有問清對方的身份就開了火，他知道不會錯，因爲那是四名俄國槍兵。

這四槍把馬隊打亂了，不過那是有秩序的亂，整個馬隊散成了三路，那些馬上的騎士都是幹馬賊出身的，個個身手了得，他們藏在馬腹中，以馬匹作掩護向三處缺口逼進。

可是白朗他們的槍法太神了，三個女的也不含糊，她們負責射馬，那目標比較大，槍枝雖然不太順手，但是在十來丈的距離下，也不太容易錯失。

馬匹中槍後，不是倒地就是負痛跳起，藏身在馬匹下的人也失去了掩護，而且是被摔出去的，更難控制行動，使得白朗他們很容易補上一槍。

那景象是慘烈的，可是雙方都像是鐵石心腸一般視若無睹，馬隊重新編好了組

，四匹一排，一共分成三隊，前後各距五丈左右。秦莎莎道：「他們又要衝了。」

白朗道：「是的，這叫四方排馬陣，專門用來搶攻山頭險關的，如果一開始，他們就以這個陣打仗，倒頗爲傷腦筋，很可能就被他們衝過來了。」

秦莎莎道：「那麼現在呢？」

「現在可失去先機了，路上橫着那麼多的馬屍，成了最好的障碍，絆住了馬匹的進行。」

秦莎莎哦了一聲道：「難怪有這個好處，我還在奇怪你剛才叫我射馬，一匹都不能放過，我想只要沒有人在上面，何必要對畜牲那麼殘忍呢？」

白朗嘆道：「戰爭、流血，都是殘忍的，不管是對畜牲、對人，都不能心軟，否則就是跟自己過不去。」

秦莎莎沒有說話，因爲第二次的衝鋒浪潮又到了，這次藏在馬肚子裏的人也開始放槍回擊了。

只是白朗他們早巳有了準備，無情的槍管噴着無情的火花。

第二次的攻勢被阻了下去，白朗的槍巳經停了，朱七跟牛老三仍然在給那些受傷者無情的打擊。

槍聲停止後，足足有一個小時，終於有兩匹馬過來了。馬上的人手中執着白巾，一個是馬洛夫，一個則是虬髯漢子。走到臨近時停了下來，那虬髯漢子叫道：「白朗，我是胡波，我要問你話。」

白朗在掩體後面冷靜地道：「我們沒話說。」

胡波道：「不，我巳經見過劉拐子他們，知道你們之間的衝突。你是爲了珠寶，我是爲了那些槍枝，那是我花錢買的，現在我仍然花錢向你買。」

白朗笑道：「買到了槍之後呢？你就可以打我們了。」

「不！我做人質跟着你們走，我的弟兄們在一個小時之後才過來接收槍械。」

白朗道：「在沙漠上，一個小時並不算很長的距離。」

「我一直跟着你們，直到把你送進玉門關。」

「你敢去嗎？到了那兒，別人放不過你。」

「但是，我相信你白朗是不會出賣我的。」

「那麼買槍的錢呢？不能空口說白話吧！」

「都在這兩匹馬的包裹裏，一半是金塊，一半是法幣跟盧布，我只要槍，不要珠寶，我們不必作對的。」

兩匹馬上都有着一個大布包，看樣子不會假。白朗笑笑道：「還有劉拐子他們呢？我想他們不會甘休吧？」

胡波向後一招手，另一匹空馬帶着兩具籮筐過來。胡波跳下了馬，把籮筐倒在地上，居然是一堆血淋淋的人頭，他提起了一顆，那是劉拐子的。

秦莎莎不禁打個冷戰，低聲道：「他們眞狠，居然把劉拐子給宰了。」

胡波道：「你到底作什麼打算？一定要拚的話，我並不怕你，我知道你們沒幾個人，挨到天黑後，我們仍然可以衝過來的，只是我不想跟你作對，我們河水不犯井水，犯不着火拚的。」

白朗對這個結果畢竟是感到意外的，一時不知道如何應付才好。

忽地槍聲一響，馬洛夫倒了下去，白朗也嚇了一跳，那是娜麗莎開的槍，胡波驚叫道：「白朗，你怎麼不守江湖規矩？對我們開槍。」

娜麗莎道：「槍是我開的，我叫娜麗莎，是札木台的女兒。胡波，我們中國人的事情，不要把外國人扯進來，馬洛夫是我打死的，因爲他任意挖掘我們維吾爾人的墳墓，侵犯了我們的聖地，這是我殺他的理由。」

胡波道：「這個理由要俄國人相信才行。」

娜麗莎道：「不必要，沙漠是維吾爾人的生活區域，在這片土地上，我們有充分的主權保護我們的一切，這是中國政府答應的，以這個理由，我們就可以對任何人交代了，下面我要殺死你了。」

白朗忙道：「娜麗莎，不可以，妳要殺他，也得先把他放回去，他到底是維吾爾的酋長。」

娜麗莎仍然扣了槍機，砰然一響，胡波倒了下來，後面的人一陣大亂，紛紛鼓噪了起來。

白朗道：「娜麗莎，你把事情弄糟了，在你們維吾爾的習俗上，這是站不住脚的。」

娜麗莎笑道：「假如他是胡波，我當然不對，但他不是。我只不過殺了一個冒充酋長的人。」

白朗一驚道：「什麼？他難道不是胡波？」

娜麗莎笑道：「當然，我的目的就是要消滅胡波，自然對他研究得澈底，他就是燒成灰，我也能認出來的，胡波是個胆小鬼，他不敢站出來的。」說完又大聲道：「胡波，你這個懦夫，站出來講話，不要派替身來替你送死。」

鼓噪的人羣停止了喧鬧，而且向後退了，顯然，那個眞正的胡波嚇破了胆，不敢再逞計了。

就在這時，遠處一陣號角聲飄來，娜麗莎興奮地道：「我妹妹找到我爸爸了，主人，我們封住進路了，這下子可以把他們一鼓成擒了。」

維吾爾的戰士來得很快，沒多久，巳是滿山遍野。

胡波的手下有的想向前衝，可是幾聲槍響，就把他們鎮住了，娜麗莎大叫道：「拋下武器投降的不殺。」

乒乒乓乓，一陣亂響中，那些人都高舉着雙手下了馬，集中在一堆。

身材高大的札木台從人堆裏抓出個漢子，身材十分矮小，那才是眞正的胡波。

白朗笑道：「好了，娜麗莎，妳的任務巳完成，可以回到妳父親那兒去了。」

娜麗莎道：「主人你不要我們了？」

白朗看看跑來的秦氏姊妹，再看看遠處飛騎趕來的小麗，瀟洒地一笑道：「我的女人太多了。」（全文完）

狐狸尾巴

相傳狐狸活到某個年齡，就會煉成一種妖術，能够隨意變化人形，而牠却無法將自己那條尾巴掩飾起來。因此，人們常以「狐狸尾巴露出來了」這句話形容某一些狡詐之徒的事機敗露，狐狸固然要千方百計地掩飾牠那毛茸茸的尾巴，人們想要抓住那條尾巴却也並非易事，不信您就往下瞧！

（一）

魏家有錢，有個漂亮的女兒，固然是四鄉八鎮人人皆知的事；不過，魏家最出名的還是他們莊院的防盜樓子上的那座古炮。

在清末民初那一陣子，盜賊蠭起，如果仰仗官兵來維持治安，那是夢想。因此民間都是自買槍彈，自組民團，保鄉保土。魏家莊院位於七道拐的『九狐山』山麓，因爲是祖宅，子子孫孫誰也不敢想到遷移的事。他們家離鎮上遠，民團的保護力延伸不到那兒去，沒關係，魏家有錢，他們家築起了防盜樓子，所謂『防盜樓子』，那是護城河溝、高牆、碉樓等等組成的，再加上猛烈的槍火，盜賊自然無法越『雷池』一步，何況還有那尊大炮。

那尊大炮的炮管約莫有三尺來長，炮膛的粗大可以容下一個十歲小童，據說可以裝填火藥五十斤，外加鐵砂子三斗。那尊火炮的威力如何，沒人說得出來，咱們不妨借用一句四鄉八鎮的人們慣說的一句話：

『別說那尊火炮有多麼厲害，單是轟地一響，就把盜賊給嚇跑啦！』

只要能够嚇人，它就具有威力了。

『九狐山』是因傳說有九頭狐狸在山上修煉得道成仙而得名的，自然這一帶關於狐仙蠱人的傳說也格外多。可是，魏家莊院却從來沒鬧過狐仙，據一位風水先生說，魏家所以沒鬧過狐仙，就是因爲那尊古炮鎮壓的緣故。

因此，那尊古炮就出名了。

據說有一個德國人，專程到中國來收購民俗文物，他不知出了多少多少『馬克』，反正是一筆很大的數目。魏家老爺子却是搖了多少多少次腦袋，就是不賣。

咱們在這兒稱他一聲『魏老爺子』，是依照當地人們的稱呼，那是一種尊敬的稱呼，其實，他才四十冒點兒頭，距離那個『老』字還有相當一段距離。

魏家是大家族，不過，依照族規，除了長房要居住祖宅之外，其餘的都可以分支出去，因此，魏家莊院雖大，住的人並不多，到了魏世昌這一代，更是單薄，只有他這麼一個兒子。他也許曾下過決心，要將魏家繁衍興盛，不然，他不會一連討了九房妻妾，不幸事與願違，雖然妻妾多，子女却不多，除了四姨太爲他生下一個千嬌百媚的寶貝女兒之外，其餘的連個蛋都沒有下過。

咱們方才說魏家莊院住的人不多，那是以莊院和人的比例來形容的，若是加上僕婦、帳房、護院的武師，也有好幾十口子。魏家不作買賣，幹嗎還要帳房呢？嘿！那些帳房是專門向佃農收租的，魏家是當地最有名的大地主，他曾經說過一句豪話：

『有人在我家吃過晌午，不管他的脚程有多快，他都得將肚裏那泡屎拉在我的地頭上。』

想想看，他有多少地？

九狐山是不是眞有狐狸成仙得道？無人能證實，但是山上多狐狸却是眞的，當地盛產狐皮，常有外地的皮貨商人前來搜購。

這一天，大概是中秋剛過，重陽未到

詭計傳奇中的傳奇事

杜飛·文

，正是秋高氣爽的好天氣，也不知是誰在魏世昌那個寶貝女兒面前出了個餿主意，她竟然吵着要組成一個秋季圍獵隊進山獵狐。這一下，魏世昌可急壞了，他整日就是担心這個寶貝女兒可別讓狐仙給獵了去，如今他的寶貝女兒魏秋雲却要去獵狐，那還得了！

他正在愁眉苦臉，不知如何是好，突然門房來報：

「老爺子！有客！有客！」

這一聲『有客』，可把他給救了，他連忙以會客爲藉口，暫時擺脫了吵鬧不休的寶貝女兒。

跟魏世昌來往的朋友並不多，交朋友也講究財勢相當，要不是縣政府的什麼要員，就是什麼錢莊的大掌櫃，若不是貴客，門房也不會那麼愼重其事地跑到後院來專程稟報，一個內管事的，就能三言兩語把來客打發掉。

從內院跑到前廳，還有一段很長的距離，魏世昌邊走邊問道：「是誰呀？」

「沒見過。」門房輕聲回答。

魏世昌的臉本是團團的一張富貴臉，此刻却突然變成了長長的馬臉，可難看極●了。

「富順兒！」魏世昌怒吼了一聲。「你愈來愈糊塗了，沒見過的生客也往莊子裏迎，萬一……」

「老爺子！您別發火呀！」富順兒不慌不忙的。「看來客的穿着就知道不是歹人，他說是跟你送錢來的，小的敢把財神爺往外推嗎？何況小的已經請何武師、章武師守住了前廳，不會有漏子的。」

「他沒說誰教他送錢來的？」魏世昌的火氣小了一些。

「小的沒敢問，也不便問。」

「唔！」魏世昌的脾氣好像他們家的那尊火炮，發威時一聲巨響，接下來就只有餘烟嫋嫋了！

來客約莫四十來歲，穿着一件紫湖色的團綉軟緞長袍，溜光閃亮，一頂禮帽擱在茶几上，懷裏抱着一個黃色的皮包，那裏頭倒像是塞滿了『票子』，唯恐被人搶走似的。

「老爺子！冒昧！」來客一口京片子，繃脆響亮，聲音悅耳，態度斯文，任何人都不可能對他有反感。

「敝姓夏，草字鐵山，請指教，請指教！」

說完後，立刻遞上了一張名片。

名片上印的頭銜是『寶玉古玩號店東』幾個字……魏世昌沒往下看，臉色就變了，他就站在那兒，連坐都不想坐了。

「夏掌櫃！你跑錯門兒啦！」

「老爺子說笑，這兒不是……？」

「這兒是咱們魏家，沒錯，可是魏家沒有敗家子，還不會依靠變賣祖產來過日子，你在這兒連一根稻草也買不到，兩個山字打疊，你請吧！」

「老爺子！」夏鐵山很有耐性，他仍是笑瞇瞇的。「錢不怕多，勢不怕大，老爺子何必那麼固執呢？譬如說，碉樓上那尊古炮，有人出五萬大洋向你買，你就賣，然後再化三百塊錢你就可以造一尊炮放在原來的地方，過手就賺進了四萬九千七百塊錢，何樂不爲？」

「哦！你就是來買那尊古炮的？」

「小號可買不起，只是受人之托。」

「你出多少錢？」

「五萬大洋！」夏鐵山伸出一隻手來搖了搖。

「五萬？」魏世昌也伸了右手，氣呼呼地說：「你如果再不滾蛋，這『五萬大洋』就摑在你的臉上！」

「魏老爺子！這……這算什麼呀！咱們在談買賣，買賣不成仁義在啊！」

「滾！滾！」魏世昌厲吼着。

姓何的、姓章的兩名武師出現了，夏鐵山知道這筆買賣談不成了，連忙提着皮包扯腿走了。魏世昌氣得臉色鐵青，他認爲一定有人存心要買走那尊古炮破壞他們的風水。

（二）

魏世昌的第四房玉夫人芳名叫做筱玉仙，是個坐了九年科班的坤角兒，在紅氍毹上剛剛嶄露頭角，就被魏世昌以銀彈攻勢而豎起了白旗。雖然她沒給魏家生下一個兒子，畢竟還有了個寶貝女兒，在一房妻妾中，她自然是有地位的。不過，她很賢淑，非但沒有恃寵而驕，反而對人親切，就連下人，都和和氣氣，因此，魏家上上下下，內內外外沒人給她一個壞字；就算她眞有什麼『壞』事，以她作人的條件，人家也不會說出來。

唯一說她壞的，恐怕只有她那寶貝女兒了。此刻魏秋雲正在跟她吵鬧不休。

「娘！妳壞死了！也不去跟爹吵，跟爹鬧，人家要去山裏獵狐，等到冬天，我身上穿的狐皮袍子是我自己獵來的，那多有意思呀！」

「秋雲，妳也老大不小的了，」筱玉仙雖然在責備女兒，却是滿臉含笑，一些兒也不敢呵斥。「算算看，到了今年冬月，就十七啦！大人要懂事，上山打獵，哪是女兒家能辦的事呀？」

「娘！什麼女人、男人呀！你忘啦！去年咱們偸偸去騎馬，何武師才教我那麼一兩下，我就奔來跑去的，可也沒從馬上摔下來呀！」

「秋雲！」筱玉仙的臉色都變了。「這檔子事我教妳絕口不提的，妳怎麼又提啦！給妳爹知道了，那還得了？」

魏秋雲非但不害怕，臉上反而出現了詭譎的微笑。

「娘！妳可讓我逮住狐狸尾巴了，妳跟爹說去，讓我帶人上山去獵狐，要不然，我就把咱們跟何武師溜出去偷偷騎馬的事給抖出來。」

「秋雲！妳怎麼可以這樣對娘說話？」筱玉仙的臉色發了青。

「我不管！娘！我可不是說着玩兒的喲！」

筱玉仙又笑了，她似乎拗不過這個驕縱成性的寶貝女兒。

「好！好！我跟妳爹說去，瞧妳這孩子，都是我慣壞了……春香！」筱玉仙叫了一聲。

一個十四、五歲的小丫環應聲跑了進來。

「快去端碗蓮子湯來，給小姐喝。」

「哦！」

蓮子湯端來了，筱玉仙親自嚐嚐，說是不够甜，又親自加了糖。魏秋雲也顯得很乖順，將那碗蓮子湯喝了個一乾二淨。

（三）

這一天算是很平靜的，可是到了傍晚時分，魏家却發生了一件天般大的事情。

魏秋雲在喝了那碗蓮子湯之後，就回房午睡，看看已到了晚飯時候還不見她起來，丫環春香就去叫她，這才發現魏秋雲發高燒，身上的衣服被她自己扯脫得胴體半露，而且還囈語頻頻。

這一來，比起那尊古炮發威時還要更加震動了魏家莊院。

魏世昌急如星石火地吩咐人用快車去鎮上請大夫，車馬立刻就駛出了莊院的大門。

這時，何武師悄悄地來到了魏世昌的身邊。

何武師約莫三十多歲，來到魏家七個年頭，武功好，槍法也神，爲人、作事，更是循規蹈矩，魏世昌給他的評語是『忠實可靠』四個字，因此，他在魏世昌面前說話很有份量。

「老爺子！有句話小的不敢說。」

「何浩！」魏世昌對他直呼名字，透着親切。「你在我跟前還有什麼話不好說的？」

「小姐不是患病。」

「發高燒，說囈語，不是患病是什麼啊？」

「我看是鬧狐仙。」

「胡說！」魏世昌低聲叱斥：「咱們家有那尊古炮鎮着，怎麼會鬧狐仙？」

「唉，老爺子！狐仙是最靈不過的，小姐整日吵着要上山獵狐，把狐仙給得罪啦！」

「哦？」魏世昌有些兒信了。

「我有個朋友，以前在道上混過，很會些法術，如今他當了道士，我去找他來看看。若是當眞鬧狐仙，他有法子驅狐，如果不是，這個消息也不會漏出去，免得別人笑話！」

「他在那兒？」

「就在鎮上。」

「好！你立刻就去。千萬記住，要守秘密。」

「老爺子儘管放心。」

大夫請來了，說是魏秋雲感染風寒，剛好腑內的燥火上升，內外交迫，病情才如此嚴重，務要善加調養，開了藥方，然後走了。

然後，何浩所請的道士也到了，他手執桃木劍，一副凜凜然不可侵犯的神色，一見面，魏世昌就對他另眼相看。

道士進了房，桃木劍虛空在魏秋雲的身體上劃過，魏秋雲的驅體竟然發生了一陣顫抖。

道士打了一個手勢，衆人立刻隨着他悄悄地退出房外。

魏世昌立刻問道：「道長，情況怎麼樣？」

「令媛的確是被狐仙糾纏……」

「道長確實能肯定嗎？」魏世昌一把抓住了道長的手。

「老爺子！」道士緩緩地說：「關於這種事我是不會亂下斷語的，而且事後我還要拿憑據給你瞧，所幸這個狐仙的道行不高，她的靈魂不能距離驅體太遠，只要將牠抓住，小姐就會復原了。」

「怎麼個抓法呢？」

「我自有辦法。」

這位道士眞像是法力無邊的樣子，他先畫出圖樣，教人立刻在前院的廣場上搭起一座鎭妖壇台，之後他又將何浩拉到一邊，交代了許多事情，他將帶來的一大疊符咒交給了何浩。

何浩立刻帶人展開了行動，他先將通過護城河的幾處吊橋拉了起來，斷絕通路，然後又將那疊符咒一張張地沿着護城河佈滿，分別用石塊壓住。

魏家的人手多，那座高達九尺的鎭妖壇台，立刻就用七張八仙桌，疊成三層而搭了起來，週圍一圈，閃亮着七七四十九盞招魂燈。

道士披上了法衣，上了壇台，開始作法。

魏家上上下下，裏裏外外，肅穆寧靜。魏秋雲雖是個女兒，畢竟也是魏家的一條命根子。

（四）

魏世昌焦灼地待在書房裏，何浩看看一切都停當了，就端了些酒菜去陪他喝酒，的確，魏世昌對他是另眼相看的。

「何浩，說正格的，我可不相信什麼狐仙不狐仙的，你那位朋友眞的可以信賴嗎？」

「老爺子！您想想：您待我恩重如山，沒拿我當下人看待，我能給您出漏子嗎？剛才他向我保證過，最遲在天明的時候，他一定可以將那頭妖狐生擒活捉。」

「如果他眞有這種本領，我倒担心了。」魏世昌憂形於色。

「爲什麼？」

「他要是殺了那頭妖狐，咱們不是跟狐狸結上了仇嗎？你可知道狐狸也有子子孫孫啊！」

「老爺子！您放心，我已經關照過他，如何處理那頭妖狐，由他帶到別的地方去處理，不干咱們的事呀！」

「唉！只要能救我那寶貝女兒，什麼後果我都不去想啦！」

書房中也有睡榻，兩人喝了一陣酒，魏世昌有點兒累，就靠在睡榻上睡着了。

何浩爲他的主子蓋上了絲被，然後悄悄地走了出去。

他往後院走，很仔細地巡了巡，在一棵槐樹下，他發現了一個人影。

「誰？」他喝問。

「我！」是筱玉仙。

「哦！原來是四夫人。」

「何武師！我眞有些担心。」筱玉仙的語氣很緊張。

「四夫人不必担心，我何浩作事一向是穩紮穩打，一到天亮就功德圓滿了。」

「唉！」筱玉仙輕輕地嘆息了一聲。女兒情況危急，作母親的憂心忡忡，那是很自然的現象。

（五）

天終於亮了。

道士經過了一夜的作法，絲毫沒有疲勞的現象，仍然神采奕奕，目光炯炯。

魏家上上下下幾十雙眼睛在看着，魏世昌也醒了；他們都要看看他捉狐拿妖。

可是，狐狸的影子都還沒有見着哩！

這時，只見道士像發了瘋似的揮舞着手裏的桃木劍，突然大喝一聲，桃木劍向前一指。

大夥兒順着桃木劍指着的方向看過去，他們只看到了那尊古炮！

「瞧！」何浩突然叫了一聲。

瞧什麼呢？

何浩又在嚷：「妖狐躲在炮筒裏。」

他這一嚷，大夥兒全看見了，可不是，炮口露出白茸茸的毛，那不是狐狸尾巴嗎？

牠只顧將自己的身體掩藏起來，却沒當心將狐狸尾巴露出來了。

道士的桃木劍始終指着那個方向，也許他是用劍的法力將那頭妖狐鎭住，使牠無所逃遁。

何浩顯然早就經過那位法力無邊的道長的授意，他拿出一根長竹竿；那根竹竿的竹節全部打通，穿進一根繩索，在竹竿的前端出露一個圈套。他將那根竿套交給了他手下一個護院莊丁，而且向那莊丁低聲囑咐了幾句。

莊丁走到碉樓的底下，雙手高舉竿套，雖然他的雙手有些顫抖，繩套仍然套上了那條從炮口露出來的半截狐狸尾巴，然後從下端將繩套收緊。

捉狐拿妖的行動已經到了最高潮，整個廣場上黑壓壓一片人頭，却連一點聲音都沒有。

道士的左手在揮動，示意所有的人向後退，大夥兒誰敢不避，連忙向後閃避。等大夥兒都退到一個相當距離的時候，道士右手中的桃木劍猛地向下一壓。那個雙手緊握竹竿的莊丁就猛力一拉。

大夥兒的眼睛誰也沒有眨動，誰不想看看狐狸被拉出來的模樣兒，這是千載難逢的大好機會。

但他們並沒有看到狐狸，只聽到轟然一聲巨響，烟硝瀰漫，整個碉樓都崩塌下來。

現場一陣凌亂，人們爭相奔走，唯有何浩奮不顧身地衝了過去，瀰漫的烟硝立刻吞蝕了他的身影。

那個莊丁仍然緊握着那根竹竿，他已經被嚇呆了。繩套上只有一條狐狸尾巴，並沒有狐狸的身體。

事後有人說，那頭妖狐跟道士鬥法，雖然牠敗了，但牠鼓氣炸塌了那尊古炮，免得牠的同類再被『鎭』住，自然牠的身體也炸成碎片了。

眞實的情況如何呢？

（六）

正是大雪隆冬的季節。

一座寧靜的莊園裏搬來一對夫婦，在他們來此之前，僕婦們早就僱妥了，顯然，他們是很有錢的人。

男的是何浩，女的是筱玉仙，這大概是任何人都沒想到的事。

女的是潛逃，男的是拐帶，可是，任何人也看不出來。當他們的馬車在莊園門口停下時，立刻就被僕婦們迎了進去。

「這兒不錯吧？」何浩得意地問。

「哎呀！」筱玉仙嬌滴滴地說：「你辦的事兒那會錯呀！要不然，我會把終身托給你嗎？」

「瞧！」何浩指着庭園的花木。「那有妳喜歡的，就好像妳還在原來的地方，只是男主人換了。」

「也缺少了我的寶貝女兒。」筱玉仙說到這裏，眼光紅潤起來。

「玉仙！」何浩柔情萬種地說：「妳還年輕，妳要生多少兒女都可以，我可不是魏世昌啊！」

「你教我在蓮子湯裏讓秋雲吃下去的那種藥，以後不會危害她的健康嗎？」

「玉仙！妳放心吧！那種藥吃下去只會使人發燒一個晝夜，事後不會有害的，這幾個月她不是鮮蹦活跳的嗎？」

「我老覺得對不起我的寶貝女兒。」

「玉仙！別去想啦！……倒是有一件事使我放心不下。」

「什麼事？」

「魏家的祖宗留下那麼多的金錢珠寶，埋在那尊古炮下面，魏世昌怎麼可能不知道呢？」

「我猜想一定是他們家那一代的先人想在臨死的時候才告訴他的子女，也許死得太倉猝，來不及交代兒女了。」

「玉仙！要不是妳翻閱前人的書劄，發現這個秘密，咱們就算能天長地久，也沒法子過這種富有的日子呀！」

「何浩！要不是你想出來的詭計，那些金銀珠寶不是仍埋在那尊古炮下面嗎？」筱玉仙嬌媚地笑着。「何浩！你的主意也想得眞絕！」

兩人邊說邊走進了金碧輝煌的廳堂。

僕婦正要奉茶，却見有個熟悉的人出現在他們的面前，那個人的身後還有十來個標悍精壯的漢子。

那個人是何浩的朋友，也是他的同事，是章武師。

在這一瞬間，何浩的臉色大變。

章武師緩緩地說：「老何，那的確是一條妙計，不過，你却犯了一個錯誤。」

何浩無言。

章武師又緩緩地說：「你應該連絡山中的獵戶，收購一條眞正的狐狸尾巴，結果你却用了四夫人的狐皮圈領子，那是咱們老爺子親自在皮貨行裏買的，老爺子一眼就認出來了。」

何浩絕沒有想到他一直在狐狸尾巴上面施展詭計，却沒想到自己的『狐狸尾巴』露出來了。

（本文轉載時報周刊）

長篇武俠故事

血劍鴛鴦

伴霞樓主・文
子　成・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甘霖，鳳嬌和小寶登上呂苗子所僱的船，突然見一窮書生趕來要搭順風船，甘霖答應讓他上來……醒來時，已不見小寶和那窮書生，甘霖等人四周尋找不見只好繼續上路，走到一破廟中，鳳嬌找到些酒食，她把飯食弄好，把菜餚美酒端上，兩老頭正喝酒間，突然一個老花子從窗口躍進來搶去酒壺，這人原是小寶的爺爺，這酒是他送來給甘霖等人喝的，見鳳嬌不喝酒而出面，因此酒能百邪不侵，非要鳳嬌喝不可。至此他們才知那窮書生是季公子，是小寶的父親，小寶早已和季公子南下。鳳嬌謝過老花子又繼續上路。

一條借刀計　三惡慘遭殃

老花子道：「這可奇了，大路在前，你這老兒枉自保鏢多年，敢情連路也不識，條條路，條條通苗疆，但大路可只得一條，走吧，快走。」

在他連聲催促之下，三人那敢停留，既然再無顧忌了，天色亦已近晚，立即就找到渡頭，過了汨羅江，鳳嬌道：「爹，我們住下吧，太陽雖未落山，但趕到下一個鎮市，可就太晚了。」

甘霖明白女兒的意思，不願遠離了老花子，再說，天黑了走路凶險多，何況適才眞是大搖大擺渡江，已現了身，那湘江人屠戶與湘江一判必已得報。

原來過江就有個鎮市，還不小，有上千戶人家。趁尚未入鎮，在無人之地，甘霖道：「你們聽出這位前輩的意思麼，他非但不要我們躲避那兩個賊子，顯然還要我們故意誘敵，誘那兩個人現身。」

甘霖把前後的大道上仔細又瞧了瞧，鎮口見有行人，來路上，遠遠地也有，不過都相隔得遠。

鳳嬌道：「爹，我想，那季公子請我們護送血劍，分明是送而不護，爹，你忘了龍江釣叟的話麼，今兒再聽這老爺子一說，還有不明白的，甚至也不是送。」

呂苗子迷惑了，道：「姑娘，這是怎說？」

鳳嬌道：「我是說不是送到苗疆，而是送到賊子們手中。」

呂苗子的眼睛瞪大了，鳳嬌不像是在說笑，而且甘霖這老鏢頭也直點頭，竟也說道：「鳳兒，你果然聰明，你這話題提醒了我，這血劍若是落入賊子手中，自然互相爭奪，拚個你死我活，那時……」

「那時天下皆知，也就死人無數。」鳳嬌接口道：「當眞妙極了，劍到了誰的手中，那人也就會沒命了，簡直成了催命符，萬兩黃金永不會到手，倒先賠了性命，啊喲！」

現下那血劍在誰的手中，不是在她的手中麼？鳳嬌向左右瞧了瞧，路邊有株大樹，說：「爹，呂叔叔，你們等一等，我

去轉一轉就來。」

她去來得好快，呂苗子還在向四下張望，鳳嬌一聲啊喲，他只道有甚麼人來了，却是鳳嬌回來了，原來是去樹後解下血劍來，用一根帶兒栓了，掛在包袱上。

甘霖一時沒了主意，鳳嬌說得有理，他也明白季公子之意，不過是要以血劍掀起一場腥風血雨，把那苗家姑娘，也就是小寶的娘引出來。

雖然地覆天翻，不知會有多少人喪命，但死傷的必也是貪婪邪惡之徒，必是武功極好的，這樣的人爲患江湖自也更大，就像湘江人屠戶和湘江一判，橫行三湘多少年，早就是死有餘辜了。但無論如何，這也不過是猜想，若然人家季公子不是這意思呢？豈不負了人家的重托？

忽然心中一動，道：「鳳兒，只怕不似你想的這麼簡單，若然季公子眞是此意，却又何必自去江湖上，把那幾個高手引開？小寶這爺爺，也就不會暗中跟來保護了，你一個人小兒家，見過多少世面，懂得多少。」

鳳嬌道：「爹，那日釣叟不是說，季公子之所以把血劍交付與我們，必已有了失而必得的把握麼？若然能因此引來羣雄爭奪，而血劍又不失，那自是更好。但是，爹，你這忘了，這番不過只是湘江屠戶和湘江一判兩個惡賊罷了，現下我們已不怕他們下毒暗算，若然仍怕了他們，那也太沒用了。」

甘霖把眉頭皺了皺，不過也沒言語了，自己的女兒，那性情他豈有不知道的，最是好勝逞强，何況又新得龍江釣叟點了幾日功夫，也眞是點石成金，劍上的威力何止倍增，這丫頭必然是想要一試。

他搖頭，嘆了口無聲的氣，季公子是否眞要引來高手爭奪，尚不得而知，看來這丫頭倒眞想以這血劍把江湖中人引來，好一展身手。罷了，當眞是初生之犢不怕虎，但想到小寶的爺爺，那老花子就在身後，小寶曾把兩個惡賊戲耍得不亦樂乎，有了這老花子在身後，却也不怕了。

鳳嬌早向鎮口跑去了，便是甘霖要阻止，也來不及了，眼前迎面來了一行人，鎮口近了，人也更多了，他要再對鳳嬌喝斥，必然會引得路人注意，那才眞是欲蓋彌彰了。

進得鎮去，鳳嬌一個勁兒往前走，眼看走過了好幾家客棧，也不停步，甘霖可惱了，趕上前去，叫道：「丫頭，站住了。」不料，鳳嬌對他使了個眼色，退到她爹身邊，說道：「爹，你瞧着有甚麼不對麼？」

他只道鳳嬌故意要在鎮上招搖走一遍，讓人瞧到她背上的血劍，聞言一怔，却是那走近前來的呂苗子道：「姑娘，瞧我說得對不對，那客棧中的夥計，好像都避着我們，一見我們三人，都即刻轉過身去，那在門口接客的，客也不接了。」

這正是未晚先投宿的時候，當眞他們一路走來，就沒聽到一個夥計招呼他們落店的，甘霖一心在女兒身上，又要注意街上來往的行人，倒忽略過去了。

鳳嬌點頭道：「原來呂叔叔也注意到了，我們進鎮時，不是就有一家大客棧嗎？那店裏的夥計分明迎了出來，待見爹和呂叔叔在後，倒像怕了我們一般，即刻轉過身去，當時我是瞧見了，不過也還不在意，不料到了第二家第三家，亦復如是，到這裏，我們已走過七家了，那店裏的夥計都是一見到我們，就臉色變了，立即轉過身去，好像還生怕落到他店裏去。」

甘霖道：「當眞？」

呂苗子道：「如何不眞，以往我們走鏢，老鏢頭，你忘啦，全是我去找棧房，這裏雖不當大路，沒走過，要說和店裏的夥計打交道，老鏢頭，你可不及我了。不信，我去試一試。」

當下退回身去，街右就有一家客棧。這番甘霖可瞧見了，那店裏的夥計本是正在招呼人客落店的，一見呂苗子走近，立即人客也不招呼了，而且立即轉身，分明是躲了開去。

呂苗子上前，叫道：「夥計，兩個客房，有麼？」

那夥計轉過身來了，但却不先瞧他，而是向街道的兩頭瞧了瞧，才皮笑肉不笑，說：「客人，落店呀，可眞不巧，今兒人客多，住滿了，客人你多走一家吧。」

呂苗子的咀張了張，但不出聲，瞧了甘霖一眼，才道：「好，我找別家去。」

三人走過兩間舖面，又有一家客棧，要知那鎮雖不當北往南來的路，但却是地當出入洞庭湖的要路，是以來往的客人也多。客棧也就多了，呂苗子上前，又復如是，那夥計躲不過，又陪笑，說是客滿了。別說時間還早，店裏也冷冷清清，那似是客滿了的。

三人一連去問了七間，家家如是，問到最後那家最大的棧房，那夥計也一口回絕，不過遲疑了一下，說道：「我們這鎮上，今兒必是全滿了，客人，我指引你一個地方，那裏也還住得人客，就是出南街口，路北有個莊子，那裏在鎮上人客沒處投宿時，也會收留人客的，不過……不過……」那夥計迅速向兩街頭掃了一眼，才又低聲道：「不過天色也還沒黑，往南走出二十多里地，就又有個小鎮，三位必能找到宿處，不過要快。」

那夥計的最後兩句，幾乎已是轉過身去說的，而且低得像耳語一般，更三步作爲兩步走，退回店裏去了。

甘霖道：「走，這裏既找不到宿處，我們往南走。」鳳嬌叫道：「爹……」甘霖把眉頭一皺，說：「走，別多話。老兄弟，別張望，你打前頭走。」

出得鎮口，鳳嬌憋了一肚子氣，說道：「爹，你這是怎麼了，似這般胆小，我們還能走路麼，再說，躲得過這裏，往南去也是躲不過的，不是說路北那莊子可以投宿麼，不如就去那裏。」

甘霖道：「那可中了他們的詭計了，時候還早，這麼多客棧，那有客滿了的，分明就是要我們投到那莊子去，說不定，就是兩個惡賊的巢穴。」

鳳嬌眉兒一挑，說：「好啊，我們偏去那裏，爲三湘除這個大惡。」

甘霖道：「你好大口氣，胡說，你有多大點能耐，快走，你那裏知道這兩人厲害。」

鳳嬌搶着道：「爹，那個甚麼人屠戶，不過是專門毒害人，我們既然不怕他下

毒手，還怕他怎的。」

甘霖當下把那日遇到人屠戶和湘江一判的經過一說，道：「別說那人屠戶了，便湘江一判，那根判官筆下，實有過人的武功，判官筆我見得多了，却從未見過比他那判官筆更粗大的，少說有三四十斤重，可見他不是浪得虛名，我們躲還躲不過，明知那莊子是險地，豈有倒反而送上門去之理。走吧，老兄弟，你走快些。」

呂苗子聽着父女兩人說話，那脚步自然慢了下來。啊喲，太陽落山了，眞得趕快。

甘霖把長短劍都問了問，明知他們不投那莊子去，不上惡賊的當，必會在前途攔截，但總勝過暗箭難防，說道：「鳳兒，你不是要鬥這兩個惡賊麼，若我猜得不錯，不用等到天黑，他們必然會追來。」

鳳嬌道：「恁地時，反正躲不過，我們爲何要躲。」

甘霖道：「你懂得甚麼，旣然難免一拚，明處自然勝過暗裏。老兄弟，你可記住了，若有人現身攔截，你不可上前，要知現身的人必有過人的功夫，這番可比不得往常，亦不是普通黑道上的人物。」

呂苗子怎會不明白，憑他那點功夫，對付毛賊尚可，送命事小，倒碍手碍脚。

那料走到天黑，路上已不見了行人，並未有人現身，方在慶幸，驀聽鳳嬌咦了一聲，在前面忽地一縮步，劍也立即出鞘。她巴不得找人一試劍法，尤其是甘霖把湘江這兩個惡賊讚得厲害之極，她可不服氣，是以跑在前頭，林子那邊已見了燈火，顯然前面就是那小鎮了，不料鳳嬌正要入林，忽地一聲驚呼，急退了一步。

甘霖也立即拔劍，搶上一看，只見林子邊上，就在大道傍邊，躺着一人，天未黑盡，天上尚有微光，尚未認出人，已一眼瞧見那根判官筆。

鳳嬌道：「爹，果然你猜中了，這賊子在這裏攔刦，但是誰……咦！爹，你瞧，這賊子一身烏黑，滿臉是血，像是中了毒！眞怕人。」

甘霖也以爲是湘江一判，聞言一怔，在這湘江的地頭上，難道還有人會使毒，因是也心中一動，近前一瞧，道：「敢情是終南一判，是北判，不是南判。」

早聽呂苗子在一邊道：「老鏢頭，這裏還有一個，啊，又一個！」

一個在林邊，一個在樹後，又有兩具死屍，但却是被人殺死的，一個胸膛洞穿，兀自還在往外冒着血泡，一個死得更慘，半個頭已被砍去了。這麼說，死去還不很久，必是在天色黑下來之時。

甘霖過去一瞧，却不認得，那兩具屍首周遭，滿是斷枝，一株小樹更横折在一邊，顯然經過一番劇鬥。

是了，甘霖把當前的情景一瞧，便明白了，那日終南一判便曾說過，要找湘江一判鬥一鬥，自然對血劍仍不死心，顯是離了洪湖，就即往南邊來了。

鳳嬌忽然從一株樹上飛落，叫道：「爹，你聽！」

林子那邊傳來兵刃碰擊之聲，也有叱咤之聲，甘霖連忙道：「快，這邊來！」

呂苗子和鳳嬌聽到更近的一聲金鐵交鳴，有人一聲狂笑，跟着一聲怒吼，分明即要穿林而出，三人忙躲過一邊，土崗上有五株比碗口還要大的樹，樹下長滿了一叢叢灌木，恰好能藏身。

三人剛縮入那灌木中，立即見到兩個人影飛掠而出，當先的是那個終南飛狐，天色雖昏黑，但瞧那身形就知道是他了，這矮子比常人矮了一個頭，極易辨認。跟着是個使劍的，那劍在飛掠之時，發出一道寒光。

是終南劍客，只見他横劍當胸，喝道：「暗算人的，算甚好漢，有胆就滾出來，啊！」

話聲未落，一條黑影已向他撲到，只見他旋身，圈臂，一劍劈出，那黑影登時一分爲二，原來是一根枝葉濃密的樹枝，終南飛狐恐懼萬分的叫道：「快退！」

皆因那樹枝擲來奇快，若不是內家高手，豈能辦得到，終南劍客亦非弱者，如何會不明白，那料他退得快，竄前更快，拍的一聲響，有人說：「回去！」終南劍客回身一劍疾掃，原來是他被人在背心打了一掌，但身後那有人影，便那土崗的三人亦看不清楚，終南飛狐雖在他身側，却因全神注視着林子的一面，聞聲回頭時，早沒人影了。

說時遲，林中追出了三個人來，當先的正是那長衫大袖的人屠戶，說：「兩位還沒把命留在三湘，就想走哇，聽說三位自稱終南三友，義同死生，你們那個判官已經向閻王殿報了到，兩位豈能不作個伴兒。」

那終南飛狐一旋身，和終南劍客背靠背，分明是因適才被人在背上拍了一掌，怕再被暗算。

終南劍客怒道：「詭計暗算，你算甚好漢，今天我和你拚了。」

要論眞實本領，終南三惡數他最好，那終南一判顯然是受了暗算而死，不用說，那兩具死屍是人屠戶的人了，奇怪湘江一判不見現身。

人屠戶一聲狂笑，說：「要不讓你見識一下，大概你們死也不服，好，待我瞧瞧你這劍上有多少點功夫，來來，且慢，你兩個一齊上吧，免我多費手脚。嘿嘿，當眞你們吃了豹心虎胆，那血劍進入三湘，就是我們的囊中物，你們竟敢妄想爭奪，我也不用兵刃，來來，那事主兒就快來了，別躭擱。」

說着，霍地一步上前，左袖向終南劍客拂去，那兩人霍地一分，終南劍客半旋身，一劍削出，啊！只聽噹的一聲響，那劍竟被那飛袖蕩開，原來那袖上必是釘有甚麼金屬之物，難怪他不携帶兵刃了，敢情他這兩袖就是他的兵刃。

那終南劍客在劍上確也有相當造詣，一上手，兩人已走了四個照面，但在那第四招上，終南劍客的劍幾乎被人屠戶的袖管捲着了，差點被奪出了手去。

甘霖可在這瞬間，早把當前的形勢看得明白，忙不迭把鳳嬌和呂苗子的袖管一拉，一點頭，立即退下土崗那邊去了。

那兩人也明白，不趁此時雙方鬥得難解難分，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那前面的林中必有人屠戶的人，湘江一判不見現身，怕不是在前途攔截，沒法兒，退後又不能，只有往東走，幸是那鳳

嬌倒也聽話，三人藉着黑暗和那林邊的草叢隱蔽着身子，迅速向東面奔去，待到叱咤聲已不聞了，甘霖也把脚下放慢，直起身子來，向左面一個土山一指，道：「到那裏去。」

那裏地勢高，而且有疏落的樹木，估計已遠離大道有兩里地了，那土山下是大片農田，也不見人家。

眞老了，甘霖在山下停下脚來喘氣，却是鳳嬌迅速搜查了一遍，回到跟前，道：「爹，這左近沒人。」

甘霖已緩過那口氣來，說道：「鳳兒，你都瞧見了，看你還敢心高氣傲不，其實那終南三惡的武功你已見識過了，你想，那終南一判已喪命在這人屠戶手中，你便沒見到適才兩人那幾招，也該知道厲害了。」

鳳嬌冷哼一聲，道：「爹，我可不是怕了他們，不過担心呂叔叔和爹，不過……不過，那人就是人屠戶麼?他那袖中藏着兵刃也罷了，怎麼劍會削不破那袖管，不怪那人屠戶在江湖稱霸了。」

甘霖道：「甚麼袖中藏着兵刃，你不見他那袖管也就是兵器麼，只怕藏着的是更厲害的中人立斃的劇毒，我是久已聞名的了，今日也才是初次見到。現下你知道厲害了，就算你在劍招上能勝得過他，那劇毒你也會防不勝防。」

忽聽緊隨身邊的呂苗子惶急叫道：「老鏢頭，快瞧！小心！」

只見來路上如飛奔來了兩人，甘霖道：「上去，快！」他向一株樹上一指，那是一株徑尺的大樹，蔭蔽着山頭，呂苗子輕功不行，但爬樹的本領却行，迅速的爬了上去，兩人也跟着騰身竄了上去。

是奔來了兩人，但並不快，近了，這時已有了月色，不過月色不明，來人到了土山下，顯然亦是見到這株大樹，也跑到這樹下來。

是終南劍客和那終南飛狐，難怪遠看像是一個人了，那矮子扶着劍客，尤其是上得山來，更是跌跌撞撞，顯然那終南劍客受了傷。

只見終南飛狐回頭望了一眼，說道：「提着氣，提着氣，這氣鬆不得，這裏地方高，可看得見來路，他們要追來，能及早發覺，你歇一會。」

他把終南劍客放倒在地上，從懷中取出個瓶兒來，說：「我們這番下三湘，我就知早晚要遇上人屠戶，是以備下了這瓶解藥在身，可不知能不能解得你中的毒，可惜老三中了毒，我發覺得太晚了。」

他迅速把藥倒入終南劍客的嘴裏。敢情他是脫下一件衫，在田裏濕了水，如飛奔了回來，絞出水來滴到終南劍客嘴中，道：「提着氣，別讓毒攻心，好個歹毒的人屠戶，幸是你和他沒有繼續的鬥下去，沒……」

終南飛狐似是心中一動，本來他是在向四下瞭望的，忽然怔了一怔，那目光望着來路，呆呆的再也不動了。

只聽終南劍客道：「是……追來了！」雖是透着驚惶，但話聲恐懼而短促，顯是要提起那口眞氣之故。

終南飛狐道：「不，若是追來，我倒不以爲奇了，正因沒追來，才透着怪?是了……別說話，提氣，提着氣，待藥力透達全身。是了，必是他要刦奪血劍，又見你已中……中……中了……」

終南飛狐聲調有些顫抖，反而是他忽然氣促起來，顯然終南劍客也瞧出不對來，叫道：「你你……你也……噯呀！你也中了毒。」

一言未了，終南飛狐的身子一幌，但跨出去的腿一軟，已栽倒在地。

終南劍客掙扎着要起身，但只是撐起了一半，便又栽倒了，不用說，那口氣也提不起來了，只說得一句：「好個歹毒的人屠戶……」那兩人都蜷着腿，在草地上滾動起來，顯然是痛得亂滾。

樹上的三人看得明明白白，也聽得明白，便鳳嬌也駭壞了，她不是要找人屠戶鬥一鬥麼?別說不一定能在劍上勝過他了，這兩人都是親眼見到的，便是沒和人屠戶鬥的這矮子，竟也中了毒，必是他飛袖對敵之時，那袖中的毒粉也撒過對方的四週，何況又是夜晚，但看得見又能如何，和他對敵的人又不能不呼吸，一旦吸入，啊！

那終南劍客顯然中毒較深，吸入最多，解藥也無效，只一會工夫，已不動彈了，不，還在抽搐，雖然有了月光，但樹下月色可透射不下去，跟着那終南飛狐也不滾動了，却是那蜷屈的身子，忽然伸直了，也不再動了。

死了！可是親眼見到這兩人死去的，鳳嬌掩着嘴，才沒叫出聲來，幸是沒叫出聲來，因爲就在那瞬間，樹後轉出一個人影，雖是黑暗中僅能見到人影，也一看就知是人屠戶，只聽他乾笑一聲，說道：「若是就這麼讓你們斷了氣，可便宜了你兩個，你們在大河稱霸，我在我這三湘逍遙，本是河水不犯井水，竟敢跑到我這地頭來送死，今天我是成全你們，死也博個美名兒，在天下流傳，好個終南三友，哈哈，當眞是義同生死。哈哈……你……你……」

不料言尚未落，那矮子竟然一躍而起，寒光一閃，人屠戶飛袖捲出，再一抖，一柄短劍直飛出數丈外的山下，不料人屠戶才一聲狂笑，終南飛狐已撲到了，幾乎就在那短劍擲出的同一瞬間，人屠戶顯然萬萬料不到終南飛狐還有一把短劍在手，而且是已然撲到，才亮出劍來，撲嗤一聲，人屠戶竟沒躲過，那短劍插中他的左肩頭。

只聽人屠戶一聲怒喝，左脚一滑，右腿飛脚踢得矮子的身子直飛出數丈外去，嘩啦一聲響，才見終南飛狐的身子從那面一株樹上跌落，落地便也不見動彈了。

那人屠戶氣極了，撲前加上一掌，那樹在搖幌，月光也乍暗還明，顯然這番矮子跌落下樹時，已然斷了氣，人屠戶那一掌下去，矮子連腿也不伸一下。

人屠戶撤掌躍開，現在是立身在月光之下了，那柄插在他肩上的短劍，更是寒光閃閃。只見他咬緊了牙，瞪眼望着終南劍客，待見是眞斷了氣，才一蹬脚，把肩上的短劍拔出，迅速撕下衣襟，包紮那傷肩。

若然趁人屠戶在驚怒又受傷之頃，即刻下樹去……但晚了，那一刻眞個動魄驚心，樹上的三人也駭然而驚，那鳳嬌雖然

摸着了劍柄，但晚了，只見山下一條人影如飛而來，是湘江一判，啊了一聲，說：「怎麼，你受了傷……這兩人不是已經死了麼？」

湘江一判說着走去兩具屍體傍邊，査看了一下，分別踢了一脚，才又說道：「我見你久不返去，才巡了來。你怎麼……是誰傷了你？」

人屠戶把傷肩包紮好了，蹬了蹬脚，道：「是我一時大意，這矮子沒有和我過招中毒不深，我要不原已想到了，怕他不死，是以追了來，不料這矮子當眞狡獪之極，必是發現我追來了，竟詐死倒地，是以上了他的當。」

湘江一判接着問道：「你的傷不要緊麼？」

人屠戶道：「這矮子中的毒雖不深，但總算中了毒，不過是發覺得早，提住那口氣吧了，能有多大的勁道，我倒忘了他是一隻狡獪的狐狸，着了他聲東擊西的道兒，却是你怎麼跑來，那三人也應該趕到了。」

湘江一判道：「到甚麼，連鬼影也沒有，你說奇怪不，却是跟住那三人身後的人來了，明明向南邃了的，他跟在那三人身後，只有半里之遙，天黑前還見到落下那山坡，就是林子前面那山坡……」

人屠戶道：「糟了，必是……天黑時？是了，必是我把這兩人誘入林中時，皆因我在對付那終南一判時，這兩人已殺了我們兩個人，你又不在身邊，沒法，我只有把他們誘進林子裏去，必是在那個時候，那三人來了，快，快追，南邊的路不通，一定往東面去了。」

兩人如飛落下土山去了，月下的身影由濃而淡，去遠了。三人這才跳下樹來，雖然明知地上有兩個死屍，但鳳嬌仍然發出一聲驚呼，皆因這兩人死得比那終南一判更慘，那終南飛狐顯是着了那一掌之故，就不僅是七孔流血，那血直是噴了滿臉滿身，一雙恐怖的眼睛，也睜得更大，尤其是他躺倒之地，樹搖月光幌動，乍明乍暗，便若隱若現，也就更加怕人。

鳳嬌一轉身，溜到甘霖身後。呂苗子道：「老鏢頭，我們得趕快走吧，眞厲害，他們往東尋不到我們，必然要再往西追下來的，我們可是人生地不熟。」

甘霖道：「說得是，你這丫頭怎麼了，平日不是說什麼天不怕，地不怕，爲什麼現在倒怕了死人，休要出聲。」

三人順着那林子往東，奔了二十多里地，只見來到了一個河灣，河邊泊着幾隻無人的小船，月下遠處，隱隱現出城廓。

甘霖道：「且慢，那必是平江了，我們可去不得，這一帶都是湘江一判和人屠戶的地頭，那城中豈無他們的人，走，過江去。」

三人跳上小舟，那呂苗子抄起槳來，甘霖父女也抓起兩塊船板，那江仍是汨羅江，江面不寬，一會工夫便到了南岸。呂苗子說：「老鏢頭，你們上岸去，我得把船駛回去。」

甘霖道：「好，老兄弟，你可眞成了老江湖，還是你想得到。」

鳳嬌道：「我們放塊銀子在船上就是了，這船必是河邊那幾戶漁家的，還怕他們尋不到。」

甘霖道：「哼，你這丫頭懂得甚麼，明日人家發現船不見了，却泊在這邊岸上，不用半日，那人屠戶必能査出，準知我們打從這裏過了江，你呂叔叔眞不愧老江湖，差點連我也忽略了。」

呂苗子把船搖開去了，甘霖見那河邊空曠，四外無人，月色也不明，這才嘆了口氣，說道：「你這丫頭不知天高地厚，差點誤了事，若不是碰巧了，我們還有命麼，你可是親眼見到了，休說你不一定能勝得過人家，就算能勝，也會像那終南三惡。」

那鳳嬌可不服氣，肩頭一揚，道：「爹，你忘啦，小寶那爺爺給我們喝了酒，便是專門用來解那毒的，我那時眞被那個甚麼人屠戶嚇住了，我們眞該和他鬥一鬥，既不怕他洒那毒粉，還怕怎的。」

甘霖道：「丫頭，幸是當時你嚇住了，要不然可糟了，那老前輩的酒便能解毒，但也只能在一個定時中有效，豈有永遠有效的，你不想想，我們是甚麼時候喝那酒的，從午間到現在，多少個時辰了。若然失了效，我們豈不送了命，再說，人家的人多，湘江一判更難鬥，你沒瞧，那判官筆有多粗。」

鳳嬌道：「爹，我倒想起了一事，你記得那終南劍客打林中竄出來時，不是被人在背心上拍了一掌麼，當時天色太黑，月亮沒昇上來，因是沒見人，故爾忽略了，現下想來，必是那小寶的爺爺，他不是跟在我後面麼，分明是不讓終南三惡逃走，借人屠戶之力，爲中原除一大害。」

甘霖一怔，不由心下生愧，當眞這丫頭聰明，他忽略了的，她倒想到了。當眞在終南劍客背心上拍一掌的人，還喝了聲「回去」。

甘霖搖了搖頭，說道：「鳳兒，便眞如你所說，我現下仍然心有餘悸，越想越怕。」

那鳳嬌也不言語了，顯然也怕了。如何不怕，任你武功再高，那人屠戶只要接下你五七招，你就會吸入那致命的毒粉，而那人屠戶的一雙袖管，便是他的兵刃，就算袖管上釘着鐵器，若不是內功深厚，也是無法施爲的，那就別說隨招發於無形的毒粉可怕了，便在招術上，亦無勝得人家的把握。

甘霖瞧她低下頭去，心下稍慰，又道：「你知道厲害就好了，那在終南劍客背上拍了一掌的人，若眞是小寶的爺爺，只怕……只怕……」

鳳嬌道：「爹，你說他也不敢惹人屠戶？」

甘霖道：「我想，顧忌總是有的，這苗子回來得眞快。」

鳳嬌道：「在那裏，怎麼我不見啊？」忽然一怔，噯叫了一聲，說：「爹，他把船送過岸，又怎麼過江啊？」

甘霖道：「你是不知你這苗子叔叔，那苗疆雖然沒大江大河，但山高水急，且不通舟楫的多，因是從小就練就了涉水的功夫，你瞧，那不是他來了。」

鳳嬌見到了，江上一點黑影，由小而大，踏水，兩人向下頭迎上去，一會呂苗子便上了岸。甘霖道：「老兄弟，辛苦你

了，快穿上衣服。」

初春天氣，春寒料峭，何況是在水裏，饒他是鋼筋鐵骨，也凍得呂苗子的牙齒捉對兒廝打，鳳嬌忙走開去，江邊的樹木濃密，但葉落枝枯，她轉過一個土堆，雖然月夜無人，但沒了遮掩，總算難爲情，於是越走越遠，終於找到了個隱密些的地方。

原來她是要把那亮出來的血劍，再又縛到背後的衣底，可就得脫下衣衫。

就在那瞬間，她尙未把衣服穿上，只聽江邊响起了一聲呵呵，雖然相距很遠，但也聽得淸淸楚楚。

鳳嬌大吃一驚，人屠戶！

糟了，她是個女兒家，不穿好衣衫，可不能趕去，待忙忙掩好繫好，恰起劍來，巳聽那人屠戶道：「你那閨女呢？在何處，趁早說了，我不難爲你。」

鳳嬌掩到那土堆後，只見那枯樹林中，有幾個人影，江邊上下也有人，似在搜尋，是尋她！

鳳嬌慌忙伏在土溝裏，正因那土堆光禿禿，連一株樹木也沒有，那般搜尋人倒不多瞧一眼，而且顯然巳搜査過了，她一時打不定主意，皆因她巳瞧得明白，下流頭是人屠戶，這一面是那湘江一判，把她爹和呂苗子夾在江邊。她爹連劍也不拔出來，顯然明知拔劍出來，也遠不是人家的敵手，何況人家有七八個人。

那甘霖可眞沉得住氣，道：「當眞是山不轉路轉，路不連水相連，此間又得與兩位相遇了。」

人屠戶哼了一聲，說：「少廢話，老兒，我問你那閨女，我再說一遍，你交出血劍，我不難爲你，要不然，那日你早沒命了，你不過爲幾兩銀子吧了，替人家賣命，可不値得，快說。」

甘霖嘆了口氣，道：「你問我那閨女麼？可惜晚來了，不瞞兩位說，便我們也在尋她，我眞不瞞你，先前碰上兩位和終南三友一場惡鬥，我們是前無去路，又不敢走回頭，只得急忙忙，落荒而走，不料失散了，　也尋她不着。」

鳳嬌心中一動，她爹先嘆一口氣，但把話聲提得很高，分明是要她聽到，就是說不要她現身出去。血劍在她身上，當眞她出去又豈是人家的敵手，豈僅血劍不保，必然也會因此沒命了。

她不禁打了個寒噤，是她想到那終南三惡死狀之慘，而那三人是何等武功。

只聽湘江一判怒喝道：「你這老兒敢是不要命了，要不是我們巳然得報，如何能趕來，攔截到你們，分明你三人是在一道的，假如還要命的，就快說。」

這湘江一判是冷爆性子，話出口那根手臂般粗的判官筆早巳向甘霖一圈，巳上前一步，指正甘霖的胸口。

鳳嬌才要長身，却見人屠戶一擺手，說道：「你又來了，這兩位都是好朋友，他們不過爲了幾兩銀子罷了，又何況任何事皆有商量的地步，休要莽撞。」

人屠戶不但擺手，而且還拂了拂袖，分明是示意湘江一判退後。鳳嬌才鬆了口氣，甘霖又嘆了口氣，說道：「你不信我，那也無法，但擺明在眼前的事實，如何能騙得了你們，這裏我等人生地不熟，若是失散了，我父女三人豈會不在一起的，何況你們把這左近都搜遍了，若蒙兩位把我那閨女找到了，別說我雙手奉上血劍，還要感激不盡。這位說得不錯，我們不過爲了幾兩銀子罷了，說眞的，早知有這麼多凶險，便是萬兩黃金，我們也不敢接這單生意。」

人屠戶與湘江一判對望了一眼，不料那湘江一判怒吼一聲，說道：「好個狡獪的老兒，你要不死在臨頭……」噹的一聲响，湘江一判的判官筆被人屠戶的飛袖盪開，好強的力道，那湘江一判竟然站立不穩，被震得退了兩步。

人屠戶對甘霖道：「老鏢頭，我信你，你不是要我們替你尋訪嗎？那容易，你也說得不錯，這裏我們是人熟地頭熟，必能尋到你那閨女。老鏢頭，你想不到吧，往下流頭走不出三里地，便是我們的莊園了，江湖上還沒有幾位知道我們的老家在這裏，兩位今晚可是巧了，誤打誤闖，倒闖了來。有道是相請不如偶遇，兩位請去莊裏歇息，我這就派人替你尋訪。」

隨一招手，對走近身去的一人吩咐道：「這位甘老鏢頭，可是位貴客，休要待慢了。」只見他向陸續走近身去的三人吩咐道：「你們陪同兩位回莊等候，我隨後便來。」

那最先被召喚的漢子便向甘霖拱了拱手，道：「老鏢頭，請。」

別說是鳳嬌了，便甘霖也迷惑了，這人屠戶竟然以禮相待，可是大出意外。不去，難道眞個是敬酒不吃吃罰酒。不去可不行，甘霖道：「老兄弟，走吧，難得主人如此好客，我們也不客氣了。」

那四人兩個在前，兩個在後，把甘霖和呂苗子夾在中間，順着江岸走下去了。

這才是誤打誤闖，竟闖到人家的巢穴來，不怪被人家發現，立即攔截住了，還有何說，只有自怨倒霉，那甘霖想得好，妄想逃走，那就是立即送命，唯有盼望小寶的爺爺，那老花子眞在暗中保護，也許還能救他們出險，鳳嬌也許能够逃脫。但他心下仍不免疑惑，當眞鳳嬌去了何處？這左近被人屠戶的人搜査遍了，怎會沒她的踪跡？

那鳳嬌却伏在土溝裏，連大氣也不敢出，眼看爹和呂苗子被人家挾持去了，但無論如何，眼下總算沒凶險，當眞這人屠戶用意何在？

不用她去猜想，那人屠戶巳說了出來，只見他目送甘霖去遠了，才道：「我是怎麼對你說來了，像你這樣莽撞，豈不誤了大事。」

湘江一判道：「這老兒分明是胡說，我們得報，明明說是三人向那邊河岸走來，要渡過江來，我們趕來，不是也把這兩人截住了麼？豈有渡過江來，倒失散了的理由。」

人屠戶道：「我豈有想不到的，但就算那女娃娃機警，溜走了，你想想，她能逃得過我們的手掌麼？別說她不出五里地，她能逃得過我們的人擒獲了，你不想想，我們把她的爹擒回去了，那女娃娃又豈會獨自逃走，適才你若殺了她爹，那才遭透了。」

湘江一判道：「我明白了，我們把她

爹擒下了，不怕她不自行投到。」

人屠戶道：「還有，你忘了那郎岱土司是怎麼交待我們的了，血劍尚在其次，最緊要的是查出這老鏢頭把血劍送去何處，交付與甚麼人。」

湘江一判愕然，道：「你這話，我可又不明白了，那土司那麼認眞，以萬兩黃金爲酬，不是尋這血劍麼？」

人屠戶嘿嘿笑道：「你這人，眞是不會用心思，你且想想，沒有這血劍，他不是也當上土司麼？而且作了十多年土司了，這些年來他收買人心，那苗子已多歸附了，還要這血劍何用。」

湘江一判道：「你這麼一說，我可更不明白了，那麼他爲何要出到萬兩黃金的重酬，來尋訪這血劍。」

人屠戶道：「你不明白的還多哩，其實，他老不在尋訪血劍，而是血劍的持有人，不，我是說血劍的所有人，要知血劍若落在外人手中，那也是無用之物，也不能作爲爭奪那土司之位之用。」

湘江一判點頭道：「我明白了，你是說那郎岱土司眞正要尋訪的，是那前土司之女？」

人屠戶道：「總算你明白些了，要知他以陰謀詭計，謀奪了土司之位，那前土司之女一日若在人世，他那土司之位便不安穩，就他明查暗訪，那土司之女，亦即是他那堂妹，尚在人世，而且知道血劍的下落。」

湘江一判啊了一聲，說道：「他知道？這可就奇了？」

人屠戶道：「他知道，那一點也不奇，正因爲他知道血劍在甚麼人手中，這才出到萬兩黃金爲酬，我再說得明白些吧，要不然你仍然不會明白。」

那湘江一判本來已好像明白了，不料人屠戶越解說，反而越不明白了，把挽在頭上的牛心髻，也抓成了亂鷄窩。鳳嬌倒沒搔頭，但那頭抬得越來越高，竟把危險也忘了，若然這兩人一側面，立即就會發現她，皆因那土堆光禿禿，只有些稀少的小草。

只聽人屠戶乾笑一聲，說道：「原來這是那土司的詭計陰謀，他知劍是在甚麼人手中，也知落在何處，但那人的武功已了得，更兼還有兩個更厲害的人物暗中保護，是以想出這條毒計來，以萬兩黃金爲酬。

湘江一判驀地一拍大腿，道：「我明白了，是那土司明知劍在何人手中，却又不敢去爭奪，於是，挑起中原武林人去下手，他志不在劍，不過是要殺那血劍保有者罷了。」

人屠戶笑道：「總算你明白了……」

湘江一判搶着說道：「我明白了，難怪你那日不殺那姓甘的，嘿嘿，嘿嘿，我說啊，人屠戶怎麼轉性啦，血劍即使不在那老頭兒身上，憑你人屠戶，只要伸一根指頭兒，還怕他不老老實實招出來，你那手分筋錯骨的功夫，便是一身銅筋鐵骨的人，也受不了的，你倒好言好語，許他重金，今日又落在我們手上，你更吩咐不可待慢。」

那天上的浮雲稀薄了些，雖然月色不十分分明，但鳳嬌連他們的眉目也看清楚了，只見人屠戶眉頭一揚，啞着嗓門兒打了個哈哈，說道：「你平素最是魯莽不過，血劍懸賞黃金萬兩，你難道不知是甚麼人傳揚出去的。」

湘江一判道：「那郎岱土司來到我們這裏，我只道你不過和他相識，三湘與苗疆比隣，他也常去他那裏盤桓，那自是你最先知道，從我們這裏傳揚出去的。」

人屠戶道：「非是我要瞞你，而是因爲一開始，我就知他有陰謀，要利用我等，哼！嘿嘿，他把我當作甚麼人了，他那詭計，如何瞞得過我，我若當時對你說了，我也不能將計就計了，你若眞會相信了，那是連你也上了當，不信呢，那郎岱土司得知計謀不售，我可又不能將計就計，我今兒坦白告訴你罷，他在這些年來，爲了收買人心，那前土司的金銀，已被他化去大半，那有黃金萬兩。不，你聽我說，那土司之位，乃是世襲的，少說也有兩三百年了，累積的金銀珠寶豈在少數，他花去的，能有許多，關鍵便在這裏了，原來他代攝了土司之位後，竟尋找不出那財寶藏在何處。」

人屠戶繼續道：「在峒中搜尋了五六年，竟是踪跡全無，只差沒把那峒翻轉過來。這才想到那血劍上，據他想來，即使血劍上沒隱藏那財寶的秘密，只要找出那前土司之女，亦即是他那堂妹來，必然能找得出來。」

湘江一判啊啊兩聲，道：「原來如此，我明白你的用意了，原來你也志不在血劍，而是要找出那血劍的所有者來。也爲了……」

人屠戶一擺手，道：「你明白就是了，不可說出，現下你自然明白，我非但不會殺那姓甘的，不會奪他的血劍，而且……而且……」

湘江一判眉飛色舞，道：「而且要保護他父女。爲的是要從他身上，找出那土司之女來。」

人屠戶又乾笑兩聲，道：「你這話今後休再提起，別以爲這曠野無人，要知隔牆會有耳。現今江湖上的高手可全出動了，鬼影手來去無踪，玉羅刹更令我担心，那婆娘別瞧她笑臉如花，狡獪可數她第一，就我所知，她打從開封府，就跟在那姓甘的後面了，但既不露面，也不出手，若我猜得不錯，她亦已猜到這其中的蠱惑，任大夥兒去爭個你死我活，她却在暗中瞧熱鬧，若不到緊要關頭，她也不會現身出來，老實對你說，我眞顧忌她三分，這也就是我不敢把實情告訴你之故。」

湘江一判道：「原來她是要等大夥兒鬥個力竭精疲，非死即傷之後才出來？我說啊，我一直在留心，怎麼明知她不離血劍左近，却總不見她現身。原來……」

人屠戶道：「你猜對了一半，她是要找出眞象來，別人也罷了，這玉羅刹近年來不時在苗疆現身，我已不止一次與她在苗疆相遇了，你想，她去苗疆做甚麼？若我猜得不錯，她已早有風聞了，走吧，他們已去遠了，要防有人去刦奪血劍，對那老鏢師不利，我們可有用他之處，走。」

湘江一判道：「你担心甚麼，我不信有人敢到我們這地頭來撒野，那是不要命了，我再問你一句，當眞這玉羅刹是個甚

麼來路，你知道麼？」

人屠戶搖搖頭，說道：「若是知道，那就好了，這婆娘又不是吃江湖飯的人，好像從地上冒出來了，連見過她的人也不知，若不是你……」

湘江一判竟會現出難爲情的模樣來，道：「原說了，那年我見到她，你知道，我是不喜女色的，竟也心動了，那知道婆娘恁地厲害，我是吃了她的虧，若不是你趕到，幾乎……幾乎……」

人屠戶笑了半聲，顯然是忍不住要笑，但仍然忍住了。道：「你不也是和我一樣，那次以後，才知江湖上有這麼個玉羅刹，若不是後來遇到荷澤烏婆婆那個義子，也吃過玉羅刹的苦頭，我們連她的名兒也不知道，走吧。」

兩人走了，鳳嬌倒大大鬆了口氣，不料這湘江一判和湘江人屠戶非但不要奪他們的血劍，反倒在暗中保護他父女，這可眞是萬萬想不到的，雖然這人屠戶別具用心，眼前不過是利用她父女，但至少眼下是沒危險了，她爹落入他們手中，反倒安全。

她站了起來，雖說只不過盞茶工夫，但她伏在土溝裏，不敢動，連大氣也不敢出，又担驚受怕，是以渾身都痲木了。

鳳嬌溜下土堆，活動了一下手脚，怎麼辦，她得打定主意，她爹雖無危險，豈能不去救他出來，但她豈是這兩個惡賊的敵手。

那人屠戶在三湘之外，江湖上都以湘江人屠相稱，其實在三湘，江湖上只稱人屠戶，加上湘江，不過是說湘江乃是兇險的屠場而已，鳳嬌早已聞其名，却不會眼見。

鳳嬌今晚却眼見了，饒是她天不怕，地不怕，也不由她不胆寒，想想那終南三惡是何等身手，幾乎不到十招，便已慘死在人屠戶手中。

她一時打不定主意，向四外瞧了瞧，眞怪，那小寶的爺爺不是說暗中保護他們麼？先前在終南劍客背心上拍了一掌的若然是他，那麼，怎會不現身出來？眞怪。

冷月，洒了滿江清輝，她這個初出江湖的姑娘，那知江湖之上，會有這麼多狡詐凶險，那苗疆的土司，也無異是個土皇帝了，誰料那個小朝庭中，也充滿了陰謀凶險。

鳳嬌眼望着那冷月滿紅，那頭兒直搖起來，她是想到那季公子，這番委託他們護送血劍，又何當不是詭計，不同的，只不過他用心較正，但對她父女來說，可就大不利了。

她嘆了口氣，這能怪人家麼，萬兩銀子爲酬，當時明知有凶險，但仍接下來，心甘情願，能怨人家麼。

她其實也並非打不定主意，而是有所待，明知人屠戶把她爹和呂苗子擄去，就是爲了要以兩人爲餌，引她自行投到，她也非去不可，原來季公子以重酬相託，不爲劍，而是爲了引出血劍的主人來，那郎岱土司以重金爲賞，又何當不是爲了人，更知道人屠戶絕不會傷害她父女，那麼鳳嬌現下眞正明白了，自然也就不以爲念，她還怕甚，大不了落入他們手中，啊……鳳嬌眼睛一亮，不是眼前有了亮光，那月色依然不明，是心下出現了亮光，人屠戶是在將計就計，她爲何不將計就計，兩方面，不，三方面，都志在尋出那小寶的娘來，眞正爲人的只有季方，那郎岱土司是爲了權位，人屠戶是爲了財，却都得找出人來不可，啊，不，不是三方面，該是四方，還有小寶呢，小寶要找他娘，她是那麼痛愛小寶，有此機緣，她更得助他一臂，找出他娘來，這多奇妙。

鳳嬌樂得幾乎要哈哈大笑，這麼說，明裏她父女是在險地，不料暗裏，這幾方面的人，非但不會傷害她父女，而且倒要暗中保護，想想這些日來，倒白担驚受怕了，這是多奇妙的差事啊，妙啊，妙極。

既然她爹沒危險，她急怎的，那料她等了又等，始終不見有人來，心下好生失望。

原來她認定那老花子，小寶的爺爺，一定會跟隨在後，會現身出來的，那料一個時辰都過去了，月亮早偏了西，仍不見人來。

罷罷，再等下去，天可要亮了，爹不見她，不知她的下落，不知有多担心，現下既然已明白了眞象，更該趕快去告訴爹，也好令他放心。

她不用尋找，人屠戶的莊子，不是在下流頭三里地外嗎？古語說世閭無水不朝東，這汨羅江可偏朝西流入洞庭，她往西走出三里地，果然就見到那莊園，莊子在兩個小山環抱中，背靠着一座高的山嶺，這樣高的山在這一帶還眞少見。

其實遠看是山嶺，走近一瞧，原來是三座重疊的山，把那莊子環抱在中間，前面臨近江面，兩座小山成爲門戶。

鳳嬌繞過小山，只見一道牆垣，把前面小山和右側一座高山連接起來，好大的氣派，簡直就似城垣一般，上到高處一看，裏面的房屋却不多，但也有百十間，更見樓台亭閣，散落在花木扶疏中。這裏雖是江南地，但江邊所見，樹木多數葉落枝枯，裏面的樹木却枝葉茂盛的常青樹，顯是經過匠心經營。

鳳嬌瞧着就是一怔，這那是江湖人物的巢穴，簡直就是王公大臣的宅第。心想：不可能，這必是甚麼大官兒告老歸田，在此建下的宅第，但先前却是聽得清清楚楚，明明說是下流頭三里地。

啊喲！鳳嬌按着劍，就站在她適才立身之處，但鳳嬌按在劍上的手放開了，因爲那是個女子，看來不過二十來歲，非但不是勁裝，而且空着雙手。

鳳嬌道：「你……你是誰？」

那女子笑道：「我正要問姑娘是誰，爲何深夜來此，你倒先問起我來了。不過麼，我不用問，也猜到姑娘你是誰了。你姓甘，名鳳嬌的甘姑娘，是不是？」

鳳嬌大吃一驚，那手可又落在劍柄上了，急退一步，道：「你怎知我的名姓，你是誰？」

那女子笑笑，說道：「我不僅是知道姑娘你的名姓，而且也知道姑娘你爲何來此。」

鳳嬌不自覺退了一步，若不是這女子恁地言語，眞不該怕的，這女子年紀不大，溫溫柔柔，甚至不像是身有武功的。她爲何要怕。

但鳳嬌心下劇跳起來，因爲那女子又說了，道：「姑娘，你來找爹?是吧，來，跟我來。」

說着，已轉過身，已邁了一步，但鳳嬌目瞪口呆，並不移步。

那女子已停步，扭過頭來，笑道：「難道甘老鏢頭，不是姑娘的爹麼?老鏢頭不見姑娘，食也不嚥，坐立也不安，好生掛念，來吧。」

鳳嬌吸了口氣，說道：「且慢，我問你，這裏的主人，可就是人屠戶和湘江一判?」

那女子點頭，却又搖頭，還將頭搖了搖，說：「人屠戶，多難聽，那是長不出象牙的狗咀裏叫出來的，我爹姓屠單名一個仁字，人家因爲我們居住三湘，可就把名姓顚倒來叫了，姑娘，請吧，我爹怕派別人來，姑娘會害怕，不敢進莊，故爾派了我來，姑娘放心，我們對你父女，並無絲毫歹意。」

鳳嬌心下眞有些怕，但被人家說破，她那高傲性兒就不服氣了，登時把胸脯兒一挺，眉頭揚了揚說：「哼!誰怕了。」

那女子似笑，非笑，分明是忍住笑，道：「姑娘那會害怕，我就說了，人家甘老鏢頭走南闖北，變鳳旗揚名天下，老鏢頭的千金，豈會怕的，不過麼，派人來迎接，可就不敬了，是以我親自前來迎接，姑娘說吧，甘老鏢頭在客舍中立等。」

鳳嬌一仰頭，她可不信這女子的甜言蜜語，但可知她的話也有一半兒眞，當眞她已明白了眞象，還怕甚麼，那人屠戶早算她要來的，早聽那人屠戶親口說了，派人來等候，只怕這莊子的前後四週，都有人在等候，既然已暴露了身形，又知此去無險，她怎會害怕，道：「原來是屠姑娘，如此，有擾了。請。」

她心一橫，當先落下小山，那女子嘖嘖兩聲，道：「姑娘好胆色，這邊請。」

兩人併肩落下山，只見那莊門洞開，却不見一人，偌大的莊子，不見燈火，更不見人影，不料來到莊門口，驀然間燈火通明，那莊門口分列着八個大漢。可眞把鳳嬌嚇了一跳，但她立即就明白了，原來那八個大漢手中都提着風燈，但被厚厚的黑布罩住了，不過是她們來到莊門，一齊揭開黑布罷了。

八個漢子都跨着腰刀，但刀不出鞘，高舉着風燈，見到有人來齊齊唱了個大喏，而且齊一閃身，退到兩傍。

那女子偸瞥了鳳嬌一眼，總算她雖從沒見過這樣的大陣仗，大氣派，但早橫了心，是以驚而不形於面。昂然走了進去，那女子倒怔了一怔，忙隨後跟去。

她說是人屠戶之女，那是一點不假，原來這莊園眞是朝中一個古老歸隱的大臣所建，只不過享不得幾年淸福，便給他的敗家子氣死，不多年物業也亡了。有人問：爲何敗家子總出在富貴人家，這話可問得好笑了，窮人家何來家可敗?唯有膏粱子弟，才不知創業維艱，學而優不一定則仕，但富有了錢財，强盗也會變鄉紳。又豈僅個人如此，連國家也如是，君不見那侵略與刦奪天下者，一朝國家富有了，於是，就披上紳士外衣，滿口仁義道德。閒話休題，總之，這莊園落入人屠戶手中了，從此，平江縣都知道有了這位屠員外。他的女兒單名一個鳳，誰不希望自己的兒女成爲人中龍鳳，可惜人屠戶無兒，只得這個獨生女，不用說，也就傳了她一身武功，只不過年紀靑，十幾歲上就在丫環僕婢環繞中，不用裝假，那氣質自也變易了，眞變得像個大家閨秀，可惜的是，這一來把她的靑春誤了，人屠戶來往的都是高一頭，低一臂，虬筋栗肉的莽漢，沒一個是她瞧得上眼的，故爾二十四五了，仍然待字閨中。那是眞正閨中，皆因她雖然有了一身武功，倒越來越瞧不起她爹交往武林中人，是以從不到前面來厮混。今聽說有這麼個名兒也有一個鳳字的姑娘，就要前來，那寂寞的心，不由也靜極思動，便討了這差事。

還好，鳳嬌的年紀小得令她不致生妬，倒佩服了她的胆色，道：「姑娘，今日天色已晚，只怕你爹已睡熟了，不如隨我回轉後園，明兒再與令尊相見。」

鳳嬌哼了一聲，道：「我就知你們沒安好心，不行，我要即刻見到我爹。」

不料那屠鳳笑了，道：「甘姑娘，你比我小，我不客氣了，叫了一聲妹子，這是難怪你的，好吧，你要不見你爹，你也不會放心的，請隨我來吧。」

那莊中處處樓閣，却被花木山石隔成一簇簇，只有當中才是房屋圍繞的大廳，那屠鳳帶着她分花拂柳，來到一處精舍，道：「妹子，你去看來，那燈火已微弱，必是你爹老人家已睡了，若是我，就不會叫醒他，且待明日相見。」

鳳嬌一掠到了窗下，原來窗後有幔，難怪近前來才見到燈光了，從那縫隙中，只見那屋內豪華之極，她長了那麼大，就沒見過那麼豪華的居室。她一眼便見到她爹了，屋中有兩張床，她爹和呂苗子，分臥在一張床上，果然他們都已經沉沉睡去了。

鳳嬌不由一怔，先前這女人不是說她爹在立等麼?而且她爹並未偸聽到人屠戶的談話，身在險地，她又沒踪跡，她爹又豈能放心睡大覺?

但仔細瞧了瞧，却又實是她爹和苗子叔叔，而且睡得好生安詳。

屠鳳把她衣袖一拉，退了開去，向她連連招手。鳳嬌聽話了，看來先前在江邊偸聽到的談話，眞不假，人屠戶眞以客禮相待，不差，她爹和呂苗子面上有酒色，顯是被欵待過了，醉了酒，自然容易入睡的。

屠鳳道：「小妹子，沒騙你吧，你爹辛苦了一天，這必是我出去等待你的時候才睡去的，你好意思驚醒他麼?來吧!」

鳳嬌不再疑惑了，人屠戶這魔頭豈會安好心，但現下有利用她們之處，那是眞的，眼下絕無凶險，她還怕甚麼，道：「那可打擾了。」

屠鳳瞧了她一眼，那眼色中分明有疑惑，據她爹說，這姑娘聰明絕頂，連他也上了當，他打開封府一路跟踪南下，雖不是眞要刦奪血劍，但亦不知她把血劍偸換了，從水路而來，幾乎壞了大事。

屠鳳心疑，如何不疑，這麼聰明的姑娘，怎會沒一點疑心，恁地坦然，多一句話也不問?

鳳嬌眞是坦然，她已明白了人屠戶的用心，那會不坦然，是夜深人靜了，一路田徑通幽，又過了小橋流水，轉到那大廳的後面了，連一個人也沒有見到，偶然只能見到一些房舍中有燈火，也微弱得很。

屠鳳帶她到了一簇樓閣處，才見有兩個丫環掌着風燈迎了出來，鳳嬌壓制着自己，才沒發出羨嘆之處，她眞不相信，人屠戶這樣殺人不眨眼的魔頭，居室華奢不奇，竟還透着高雅，尤其是這樓閣中，不!不能顯露出來，否則被她看輕。

鳳嬌視如不見，她被帶入一間房中，只見桌上已擺上了飯菜，那屋子更是華貴高雅，而且寬大。屠鳳說：「小妹子，這是我住的，我啊，一見你喜歡得了不得，我是眞把你當作小妹子看待的了，這裏的房子雖然多，但別間給你住，可就委屈了你。」

鳳嬌一退步，道：「不不，你隨便給我一間房就是了，是姑娘你的臥室，我豈能……」

屠鳳却已拖她近身，摟住她，道：「小妹子，看來我們眞有緣，我是眞的一見就喜歡你了。」

怎麼啦?她竟然嘆了口氣，那話聲也幽幽，說道：「小妹子，我知道，你已明白我們是甚麼人家，小妹子，你最是聰明不過，你該會瞧得出來，我可是和他們一樣的人麼，是以，這麼多年來，你不知我有多寂寞，難得今兒遇到你，我可有伴兒了。」

鳳嬌的眼睛睜大了，別樣可以假裝得來，那寂寞的哀怨，可是假不來的，她心腸軟了，非但不掙扎，反倒倚偎着那屠鳳，同時心中一動，若然這屠鳳眞如她所說，善良而又寂寞，和她相好了，豈不是有助他父女將來脫出危難?現下人屠戶是要利用她父女，將來他的目的達到了，豈會放過他們。

鳳嬌登時有了主意，也立即改了口，道：「姊姊，我這一身骯髒得很，我只是怕髒了你的繡榻罷了。」

屠鳳眉開眼笑，道：「你是眞心叫我姊姊麼，小妹子，我眞高興，有了你這個小妹子，你怎麼骯髒了，你不知道，我有多羨慕你走南闖北，我就是喜歡你這一身風塵味兒。來，你必定餓壞，我已備下飲食在此，只不過簡慢了些。」

隨聽她吩咐丫環添碗筷來，鳳嬌可就明白了，這那是替她備下的，必是她夜出，丫環替她備下的小食，雖然不豐，但却精緻。

那屠鳳陪着她，鳳嬌道：「姊姊，你怎麼不吃啊，望得人家怪不舒服的。」

屠鳳忍不住在她臉蛋兒擰上了一把，笑道：「誰叫你這麼好看，原來燈下看來，小妹子，你更美更好看了，我越來越高興，有了你這位小妹子，噯呀!怎麼這也害臊啦，眞不信你是個走南闖北的姑娘，臉皮子倒恁地嬌嫩，好啦，我不瞧你就是了。」

鳳嬌可不是被她瞧得臉兒紅了，唯獨那眞情流露，是假不來的，鳳嬌暗暗高興，更打定主意，要贏得這顆寂寞的心。

又何須她去贏取，那屠鳳眞和她投了緣，親密得了不得，飯後，又尋出衣衫來替她換，雖是兩人相差了七八歲，却是差不多高矮。

那一晚，自是同床而眠了，屠鳳問長問短，說個不休，直到鳳嬌再也睜不開眼來了，那屠鳳才摟住她，住了口。

但鳳嬌眼是睏得睜不開了，心下可明白，不敢睡熟，尤其是要躲着屠鳳，生怕她觸及那血劍，幸是血劍不長，她換衣衫之時，把劍和她的短劍一起，滑落到腰下，而屠鳳也只是摟住她的肩頭，她雖然小心提防，奇怪的是屠鳳竟然一句也不問。

就在要睡又不敢睡之頃，驀聽窗外傳來彈指的聲音，跟着屠鳳的臂從她頭下縮出去了，鳳嬌也更淸醒了，反而一側身，面向床裏。

她聽到屠鳳下床，隨即有托開窗戶的聲響，一會窗外有話聲傳來，只是低得不能聽聞。

她知屠鳳已出去了，忙一蜷身，翻下床來，房中沒燈火，窗外却有月色，外面的話聲更低，而且更遠了。

那窗未關，鳳嬌溜出窗去，只見樓下兩個人影，已轉到太湖石後，她飄身下了樓，洪湖邊上住了幾日，日日和小寶追逐，今晚施展開來，慚愧，她倒從小寶那孩兒獲益不少，皆因小寶指點了她不少的輕功訣竅，終於能把小寶捉住了，今晚施展開來，才知已遠非昔比，竟是大進了。

不用說，那窗外彈指的人，必是人屠戶。

果然是人屠戶，鳳嬌騰身上了太湖石，探頭一瞄，只見人屠戶與屠鳳面對面，那屠鳳就坐在太湖石上，說：「爹，我可眞喜歡她，你不會難爲她們吧?」

人屠戶喜道：「好啊，可不知道她喜不喜歡你，我正要你喜歡她。」

屠鳳道：「眞的?哼，爹，那小妹子眞可愛，我一見就喜歡她了，我可不許你傷害他們的。」

人屠戶啞着嗓門兒，打了個哈哈，說道：「我爲何要傷害他們?我要傷害他們，早沒命了，丫頭你不是喜歡她嗎，那好辦，我絕不傷害他父女一根毫毛，也絕不刦奪他們護送的血劍，只不過要知道他們把血劍送去何處，交與甚麼人吧了。」

屠鳳道：「爹，但是，你不是說，他們也不知道的麼?」

人屠戶道：「不錯啊，他們現下也不知道，若是知道，他們早沒命了，我也不用費這麼大的勁了，但他們一入苗疆，必然是會知道的，我才留下他們的命來，丫頭，你沒瞧，我眞把他父女當作客人相待麼，難得你喜歡，若是那丫頭也喜歡你，那就再妙不過了。」

屠鳳一楞，隨點了點頭，說道：「爹，我倒有些明白了，那麼，我替你探聽他們要把血劍交付甚麼人就是了，你可不能傷害他們，要不然，我可不依。」

人屠戶又啞聲打了個哈哈，說道：「人家稱我人屠戶，不料我家倒出了個女菩薩，好好，丫頭，看在你份上，我答應你，稍後，她爹就會前來，丫頭，你可得假裝睡着了，別出聲，任由他把這女娃娃帶走。」

屠鳳霍地站了起來，道：「甚麼，爹，他們要走?這就……」（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殘山俠隱

蕭逸・文 子成・圖



遞柬桑家堡 求宿在南樓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古浪和童石紅兩人來到桑家堡附近，正在無法會見桑九娘，兩人在客棧內商議一番，決定趁星夜偷偷跑進桑家堡，想找出桑九娘的住處，一路上古浪小心翼翼，桑家堡的四周有圍牆圍着，十分巍峨，翻過圍牆，見有一大爿宅子，較近處一石屋透着燈光，古浪走前去窺探，只見一個七旬左右的老者坐在石牀上，不久只見桑魯歌走了進來和老者談了一陣後又離去。此時老者開聲叫古浪進屋，老者見古浪英俊清秀，十分讚賞，原來這老者叫金旭光，古浪得知他是阿難子的好友，十分高興——

古浪搖頭道：「沒有啊？」

金老奇怪道：「這就怪了！……他是怎麼交待的？」

古浪覺得奇怪，便把阿難子坐化的前後情形，大略的告訴了金老。

金老笑道：「原來如此，他的遺偈你可曾都看過了？」

一言提醒了古浪，這才想起，阿難子曾留下三封遺偈，第一封已經看過了。第二封遺偈，註明要自己到了「黃桷椏」後拆開，想不到竟忘記了。

這時被金老一言提醒，古浪不禁嚇出了一身汗來，忖道：「啊呀！我眞該死！若是誤了事，那可怎麼辦？」

金老笑道：「我與阿難子乃是數十年道義之交，你不必顧忌我，快拿出來看看吧！」

古浪還在猶豫不定，金老站了起來，由書架上取過一本書，翻出一頁，遞與古浪，笑道：「你看看這本書，就可以放心了！」

古浪接了過來，只見其中夾着一張白紙，由於時間過久，已然變黃。

紙上寫的是：「旭光吾兄大鑒：

日昨之晤快慰平生，兄之欲言而未言者，弟已洞悉，所約之事必不爽言，來日自可證實。弟明日即返『青海』企求仙藥，小成之日，即『春秋筆』出世之時！自我遺言着其拆偈。行程匆匆，不克面辭，再次把晤，當在九天以外速來速來！

弟阿難子於亥子六月」

古浪看罷驚喜交集，按照時間算來，已是十年前的事，但是筆跡蒼勁，果是阿難子所寫的無疑。

金老接過了書，笑道：「孽障！我爲你延遲了飛昇呢！」

古浪連忙倒地而拜，金旭光含笑扶起，說道：「現在你可以放心了吧！」

古浪毫不遲疑，立時打開了小包，取出了阿難子的第二封遺偈。

打開之後，上寫：「字示古浪：桑九娘生性怪癖，護犢尤甚，曾有允婚傳技之說，然余默察未來，你與桑姑娘無緣，則入桑家堡，見桑九娘必諸多困擾，想已應驗。

余有一老友金旭光，居於桑家堡西石屋，可助你成功，宜往見之！ 師字」

古浪見過，大喜過望，連忙捧與金旭光看，金旭光看罷，就着燈光燒了，笑道：「前天你就該來，我見你不來，以爲阿難子誤算，準備明日離開此地呢！」

古浪嚇了一跳，笑道：「好險！幸虧我今天趕來了！」

金旭光突然向窗外望了一眼，說道：「剛才與你同來的是什麼人？」

古浪面上一紅，說道：「是……是一個朋友！」

心中忖道：「金老好厲害，他一眼就可看出幾個人……」

金旭光接道：「他現在已經走了！」

古浪一驚，急道：「啊！這裏地勢太大，她若是走失了還得了？我要去找她回來。」

金旭光攔道：「不必尋他，這一帶沒有什麼人敢走動，你把他找回來，咱們談話反倒不方便。」

古浪雖然不放心，但是聽金旭光如此說，也無可奈何。

金旭光又問道：「你要見桑九娘，可有什麼計劃沒有？」

古浪搖搖頭說道：「我也不知道要如何見她，今天夜裏來，就是想看看她住在什麼地方。」

金旭光笑道：「孩子，桑九娘豈是這麼容易被你找着的？你知道這一帶地方有多大，你到那裏去找她？」

古浪皺眉道：「那我怎麼辦？桑魯歌他們又不肯爲我引見，我只有自己找！」

金旭光皺着眉頭，說道：「這婆子眞可惡，現在連我要見她也不容易了！」

古浪聽他這麼說，不禁便發起愁來，雙目怔怔的望着金旭光。

金旭光沉吟片刻，抬起了頭，說道：「她這裏每天都有一個負責接待的人，明天午後，你準備好拜帖，正式投拜，先搬到這裏面來住，我自會爲你安排。」

古浪聞言甚喜，但是轉念想到了童石紅，很是爲難，半晌才道：「可是……我還有個朋友！是否也可以一起住進來？」

金旭光笑了笑，說道：「看來你這個朋友是個女朋友了？」

古浪面上一紅，點了點頭，低聲道：「乃是後輩的未婚妻子！」

金旭光啊的一聲，道：「啊——難怪桑燕那丫頭搗鬼，原來你把未婚妻都帶來了！」

古浪的臉又紅了，金旭光笑道：「這是正當的事，沒有什麼好害羞的，明天你在拜帖上寫好，一塊帶進來好了。」

古浪聞言大喜，再三稱謝。

這時金旭光走往窗前，把窗戶推開，向外望了望，說道：「你可以回去了，我還要趁這個時候，去查看兩個地方。」

古浪也惦記着童石紅，立時施禮告退，當他走到門口之時，突然想起一件事，轉身道：「前輩，你可認識丁訝？」

金旭光一喜，說道：「怎麼？你也認識？」

古浪笑道：「嗯，不但認識，還熟得很呢！」

金旭光立時又把古浪給按了下來，說道：「快告訴我，你們怎麼認識的，他現在來了沒有？」

古浪便把自己結識丁訝的大概情形，告訴了金旭光。

金旭光聞言沉吟道：「他坐了桑家的船來了？我怎會不知道？……不會！他一定還在外面……」

他自語不已，又對古浪說：「你若是見了他，請他快來一趟，你外面還有這麼多強敵，還是快些搬進來的好！」

古浪這才二次辭退。

金旭光跟到門口，說道：「他們查更的就快來了，你還是不要多留，什麼事明天進來之後再談。」

古浪連聲答應着，辭別了金旭光，天已將近四鼓。

他把這一塊地方都轉遍了，却是不見童石紅的踪跡，心中好不奇怪！

他忖道：「必是她已先回店裏了。」

古浪想着，又尋找了一遍，仍是不見童石紅的踪影，在這種情形下，他又不能大聲呼叫，只得在疑慮不安中，向旅店趕去。

這一路上，古浪眞個是比飛還快，這幾天的相處，已使他對童石紅產生極深的感情。

只見他如同騰雲駕霧一般，一瀉千里，由南山之上，飛行而下！

不一會兒工夫，古浪已趕到了「青山店」，他飄身越過院牆，來到後院之中。

他身子一着地，突見五六丈外，一隻樹椏上，坐着一個黑衣老者。

雖然是黑夜無光，但是這個人古浪太熟悉了，一眼便看出是哈門陀！

古浪大吃一驚，怔在當地。

哈門陀坐在樹枝上，寒風傳過來他冷酷而又嚴峻的聲音：「哈門陀恭迎『春秋筆』主！」

古浪聽他這麼一說，心頭不禁一震，但事到如今，自己也無法再否認了！

他只好一言不發，靜靜的站在那裏。

哈門陀冷冷說道：「不知道春秋筆主可肯接納我這江湖野老麼？」

古浪昂起頭，說道：「你以前是我師父，現在是我師伯，若有訓示，我自當恭聆！」

一語才畢，哈門陀如半天之鷹，飄然來到他的面前。

古浪已經可以很清楚的看出，哈門陀的面孔湧出一層憤怒。

哈門陀只是不住的冷笑，入耳驚心。

半晌，他才說道：「你說得眞好聽，先爲師父，後爲師伯，這麼說我們倒是一家人了？」

古浪提着聲音道：「是的……」

哈門陀壓低了聲音，斷喝道：「住口！你這不義的畜生！」

古浪心頭一震！却不回話，雙目注視着哈門陀的一舉一動，謹防他猝然下手。

但是哈門陀並沒有下手，咬着牙，繼續罵道：「好個陰險的奴才，我太過信你了，想不到你隨我學藝之時，已經暗隨阿難子學藝！」

古浪雖然憤怒，但却無話可說，錯在自己當時誤投了這個惡師。

哈門陀又接着說道：「你不必害怕，現在我絕不會傷你一根汗毛，可是……嘿嘿……」

他說到這裏，發出一連串陰狠的笑聲，令人聽來不寒而慄。

他笑過之後，接着又道：「等到了那一天『春秋筆』到了你的手中，我再與你算算總帳！」

古浪聞言心忖道：「萬幸！他不知道『春秋筆』就在我手中，否則，可就危險了……」

哈門陀又道：「你現在有什麼話說沒有？」

古浪搖了搖頭，低聲道：「沒有話說了！」

哈門陀由鼻子哼出一聲，說道：「哼，諒你也沒有什麼話好說，現在我問你，那桑九娘是作什麼的？」

古浪心中好不驚奇，忖道：「他居然不知桑九娘是作什麼的，這可奇怪……」

古浪想着，嘴上說道：「我也不知道，只是阿難子要我來找她！」

哈門陀似乎很信他，點了點，說道：「無怪你會不知道，連我也沒有聽過此人，不過我會很快查出來的！」

說完這句話，兩人就沉默下來。

哈門陀臉上，似是又痛苦，又憤怒，同時更充滿了婉惜之情，半晌，他才說道：「好了！你可以回去了。」

古浪一言不發，轉身就走。

他像是逃避鬼怪一樣，極快的離開了哈門陀。

當他走出十餘丈時，再回頭看，哈門陀已不知去向。

古浪不禁吐了一口氣，自語道：「好難纏的怪物！」

他仰起了頭，見他與童石紅的房間，都是一片漆黑，也拿不準她是否回來了。

他雙足微微用力，身如巧燕般，拔上七八丈高，向自己房間飛去。

他人在半空之際，已然一掌打開了窗戶，人如穿簾之燕，輕飄飄的落了下來。

這時，遠處的樵樓，恰好打着四鼓。

古浪匆匆把長衣脫了，用手指輕彈牆板，低聲道：「石紅，妳可在房內？」

問過之後，却無回音，古浪心中一驚，略爲提高聲音，又道：「石紅，我是古浪，我已經回來了！」

但隔室依然就靜悄悄的，古浪心忖道：「練武的人不可能睡得這麼死……」

想到這裏，不禁大爲驚駭，立時翻身而起，拉門奔了出去。

他跑到童石紅的房門前，用一點力，那門栓已經被他推斷了。

古浪入房後，只見室內空空，玉人已渺，心頭不禁大驚！

「石紅還沒有回來…還沒有回來…」

古浪心中想着，額上冒出了冷汗。

「一定是在桑家堡有了意外……」

可是，他並沒有聽到一點聲息，那麼莫非她跑到別的地方去刺探了？

想到這裏，古浪不禁頗爲生氣，心忖道：「這個丫頭，眞是不知厲害，我再三囑咐她，她還是到處亂跑！」

古浪空自發了一回恨，回到自己房內，童石紅沒有回來，使他心神不寧，坐在窗前胡思亂想！

突然之間，他想到了況紅居，心忽有所悟。

古浪忖道：「必定是況紅居把她逼走了！」

想到這裏，心中略爲安定，因爲況紅居與童石紅的祖孫，絕不會對她如何，同時，古浪也相信，童石紅總是有法子從況紅居身邊逃開的！

一直到了天亮，古浪都無法入睡，心中一直惦記着童石紅的下落。

直到五更天亮，古浪才沉沉睡去。

一睡醒來，天已正午，古浪嚇了一跳，趕忙爬了起來。

他想到與金旭光約好之事，慌忙叫小二來侍候着淨面嗽口，匆匆吃了些東西。

童石紅依然沒有下落，弄得古浪焦急不堪，看着午後已過，勢難再等。

古浪便留下一封書信，交付櫃上，大意說她回來請速到「桑家堡」報名求見。

留好書信之後，古浪命小二備好馬，臨行付賬，店家却是死也不收。

古浪知道這是桑家堡開的店，便也不再推讓，給了些賞錢便走了。

陰霾的天空，似要壓到人頭頂上來，氣候嚴寒，凍得人手脚發痛。

古浪滿懷心事，不知此行是福是禍，但是最令他寬心的是，在桑家堡有一個接應他的老人。

此外，現在他才感覺到童石紅在他心中，佔着何等大的份量，由昨夜開始，他腦中一直放不下她。

馬兒不急不緩，寒風吹着他的臉龐，感覺到爲「春秋筆」的事，已經傷透腦筋而急於結束了。

古浪想到：「辦完了這件事，我要安定下來，成了家……」

想到這裏，一陣喜悅，腦中湧上了童石紅清秀的面影。

「唉－但願好事莫成空！」

他把馬兒加快了些，踏着凍得生硬的大白石頭，發出了陣陣清脆的聲响。

快到桑家堡大門時，有兩個人在巡邏，古浪看時，不禁笑了起來，自語道：「這兩個寶貝！」

原來這兩個正是昨夜的馬哥兒和劉勾子。

古浪快到面前時，劉勾子大步一揚，喝道：「哥子，這是個什麼地方，還不下馬？」

古浪忖道：這小子好大的忘性！

古浪想着便道：「劉勾子，你不認識我了？」

由於昨夜深更之中，古浪又以手掩面，所以他們認不出來。

劉勾子大爲奇怪，說道：「哥子，那條綫上的，怎會知道我劉勾子的萬兒？」

古浪差着沒有笑出來，忖道：「這時倒也擺起譜來了！」

古浪還沒說話，那馬哥兒們也趕了來，大模大樣的說道：「鈎子，叫他先下馬再說話，那有這麼大的架子！」

古浪聞言詫異道：「唷！這兩個小子到了白天簡直變了一個人了！」

劉勾子點頭道：「對！下馬！孔老夫子見了人還要下轎，你算什麼？下馬！」

古浪又氣又好笑，說道：「要我下馬可就不好看了！」

劉勾子挺上一步道：「你說什麼子？狗娘養的……」

話未罵完，「拍！」的一聲，已經挨了一個嘴巴，打得他一路怪叫。

古浪沉聲道：「不准叫，昨天晚上的事你忘了？」

劉勾子及馬哥們兒這才知道煞星來了，嚇得臉上變色！

劉勾子掩着臉道：「好…你有種！你又來了！」

古浪一笑道：「以後見面的時候多得很！」

說罷把馬兒一帶，由他們兩人的身旁掠過。

馬哥們兒叫道：「反了！反了！吹快笛！」

說罷便有一陣尖笛音的聲傳來。

古浪心中好笑，忖道：眞是蠢才！

劉勾子和馬哥們兒還是賣勁，笛子吹得滿天响，桑家堡大門外擁出了十餘個壯

丁。

古浪大喝一聲，直衝過去，嚇得衆人紛紛躲讓，古浪已然直衝入了桑家堡的大門。

這實在是桑家堡難得一見的情形，圍在門口的數十壯丁，立時一片混亂，口哨之聲响個不停。

進入大門之後，古浪自動把馬放慢，端坐在馬背上，靜候主事人的出現。

這時那數十壯丁，又紛紛擁進門來，把古浪圍到了中央。

古浪微微含笑，低頭望着他們，他們個個都非常年青力壯，看來似乎都有些武功底子，忖道：「桑九娘眞是佔山爲王，手下這麼多嘍囉，要想造反倒很易……」

古浪正在胡思亂想之際，突聽一聲嘹亮的聲音喝道：「什麼事這麼吵？」

此言一出，衆人的聲音立時停止了，古浪舉目望去，只見一排雅房之側，轉出了一個二十五六的壯漢。

他穿着一件淺青的兩截便裝，足下草履，看來精神奕奕，且顯得一片樸實。

那人一眼望見古浪，似乎顯得很驚奇，立時快步走了過來。

他邊走邊道：「你們都讓開，各人幹各人的活去！」

古浪聽他說的是北方口音，心中很是奇怪，忖道：「看樣子，他是這裏的一個小頭目呢！」

思忖之際，那年青人已然走到面前，只見他混身黝黑，結實得如同鋼鐵一般健壯。

黑面青年人向古浪拱了一下手，嘴角掛起一絲淺淺的笑容。

古浪仍然騎在馬上，略爲彎腰，含笑容禮。

那黑臉青年含笑道：「在下羅光時，敢問這位仁兄大名，來此何事？」

古浪見他態度很好，便下了馬，含笑道：「小弟姓古，單名浪字，來此拜見九娘的！」

古浪報出了名字，羅光時顯得很驚訝，立時說道：「啊！原來是古兄，我們久仰多時了！」

古浪心中忖道：「如此看來，桑家堡的人均知道我要來了！」

羅光時已然轉過頭去，招呼一個少年，把古浪的馬牽去，古浪取下了包裹，道謝不止。

羅光時笑道：「能與古兄相晤，眞乃是快事，請到客房小坐待茶。」

古浪笑道：「忒也打擾了！」

說着二人走向那排雅房的第一間，古浪入內略爲打量一下，只見這間房很大，分三處擺桌椅，乃是一色籐子編就，漆上了白色，看來很是悅目。

在正面牆壁上，排着一幅巨大的中堂畫，畫的是山水寫生，青山翠谷，雲深萬里，極具功力。

另外排着幅條畫，寫的都是詩詞歌賦清新雋雅，悅人心神。

靠西邊是兩大扇落地大窗，捲有蓆簾，想是因爲隆冬的關係，所以深綠色的窗布垂下，在窗戶之前，擺了一張巨大的屏風，黑底金漆畫着修竹菊花，並賦有詩句，眞是美不勝收。

古浪望着這等擺設，不禁暗暗稱妙。

羅光時已笑笑道：「古兄請坐，待我備茶。」

古浪也不客氣，靠窗坐了下來，並道一聲：「打擾！」

他游目在那扇大屏風上，仔細的欣賞這一片花卉樹木。

那些修竹，有的青枝吐芽，欣欣向榮，有的老而强堅，縱橫交錯，但都是挺秀俊拔，英氣勃勃！

突然，古浪發現有一行小字，寫的是「桑魯歌仲秋戲筆！」

古浪不禁吃了一驚，忖道：「想不到桑魯歌還有這手功夫，眞比我强多了！」

他再看那此菊花，有的花瓣奔放，有的含蕾半吐，神態各異，色澤亦別，很是有趣。

其下另一行小字，字體甚是娟秀，寫的是：「桑燕補菊，時年十六。」

古浪更爲驚訝，他想不到這兄妹二人竟擅丹青，並且是多年以前的作品，現在必更爲精進了！

他正在暇思之際，羅光時已然捧了茶來，古浪稱過了謝，笑道：「桑氏兄妹眞是個多才多藝，這一筆丹青，眞是羨煞人了！」

羅光時笑道：「他們兄妹倒是喜歡這些，並且還能吹弄管簫，高歌吟詩呢！」

古浪心中很是佩服，也感到很慚愧，因爲他自幼孤苦，以致沒有機會來研究這些。

他們又談了一些話，古浪由身上取出一件紅色的拜帖，遞給了羅光時，笑道：

「現有拜帖在此，煩請羅兄轉呈九娘過目吧！」

羅光時含笑接了過去，笑道：「古兄來得實在不湊巧呢！」

古浪心中一動，問道：「怎麼？」

羅光時笑笑道：「你若早來一日，便可見到九娘，她老人家已經於昨日出門去了！」

古浪心中忖道：「果然不錯！她不見我！」

想到這裏便說：「小弟因有急事，不得不見九娘，但不知她何時可以回轉？」

羅光時搖了搖頭，含笑說道：「這話可就難說了，需看她老人家的興緻如何，如果她興緻好，說不定玩上一年兩年才回家呢。」

古浪聞言，很是氣憤！正要說話，羅光時已接着說道：「不過若是沒有特殊的事故，她老人家半年之內就可回來，我看古兄你還是以後再來吧！」

古浪冷笑一聲，說道：「羅兄，你說得好簡單，我萬里迢迢趕來此地，叫我就此離去，實在很令人爲難，既然她出了遠門，我便在此等她！」

羅光時聞言面有難色，沉吟了一下，說道：「此事在下不能作主，古兄請坐坐，我去請我們少爺來！」

古浪冷冷說道：「你最好請他來！」

羅光時一笑，站了起來，對一旁的小童道：「小鄧！給古少俠送點心水菓！」

小童答應而去，羅光時笑道：「古兄用些請點心，我立時就來！」

他說着，拿着古浪的拜帖走了。

古浪心中雖然氣憤，却又不能發作，只得悶悶坐在那裏。

正在氣悶之時，突見旁門處，走進一個白髮老者，古浪一見大喜！

來人正是昨夜所見到的金旭光，他穿着一件褐色的長衫，長袖拂地，拖拖拉拉的。

古浪才站起來，金旭光連連向他使眼色，暗示他再坐下來，但却是一言不發。

古浪心中雖然奇怪，但是知道他這樣作，必然有些道理，便坐了下來，裝着不相識。

金旭光逕自走到古浪身後，古浪略略回頭，這才看見，在屏風之後，有一隻大書架，上面擺滿了綫裝書的古籍，爲數甚多。

金旭光一面翻找書籍，一面低聲說道：「古浪，少時魯歌安排你的住處時，你要堅持住要南樓，知道麼？」

古浪心中一驚，壓低聲音問道：「爲什麼？」

金旭光低聲道：「自然有道理……」

才說到這裏，他突然停止下來，專心的找書。

古浪知道事出有因，便把頭轉過來，假裝欣賞那張屏風。

果然，房門開處，羅光時又走了進來，他笑着說道：「古少俠，我們少爺就來了……」

說到這裏，他突然望見了屏風旁邊的金旭光，面上神色微變，趕緊走了過去，躬身道：「金老爺子，你怎麼也來了？」

金旭光轉了身，沒好氣的說道：「怎麼？我又不是囚犯，到那裏去還要先向你報告不成，豈有此理！」

羅光時陪笑道：「金老您說笑話了，我是想您老需要什麼，只要吩咐一聲，何勞你老人家親自跑這麼遠呢？」

金旭光的火似更大了，瞪着眼睛說：「你少拍馬屁，我還能動，用不着你們孝順！」

羅光時在古浪面前，連碰了兩個釘子，弄得面紅耳赤，苦笑着退了下來，說道：「好吧！由您吧！」

他說着又對古浪道：「古爺，你稍坐，我看看點心怎麼還沒送來……」

古浪連忙笑道：「不必費心了，我沒有那個習慣……」

但是羅光時仍然走了出來，接着室外有人低聲的談話，不一會兒工夫，桑魯歌推門走了進來。

古浪連忙笑道：「桑兄！我來得太魯莽了吧？」

桑魯歌笑了笑說道：「我還想到店裏去看你呢，想不到你已然來了！」

他言下之意，似乎有些責怪古浪，不該冒然而來。

古浪裝作聽不懂他的意思，一笑坐了下來。

桑魯歌逕自走到金旭光身旁，低聲道「金老，你找什麼書？」

金旭光頭也不回，說道：「你不要管我！」

桑魯歌笑道：「你要看什麼書，開個條子，少時我給你送過去……」

話未說完，金旭光已經打斷了他的話，說道：「又是這一套！我自己要看書自己找，用不着別人費心！」

桑魯歌一笑，不再說話，靜靜站在他的身旁。

片刻之後，金旭光抱了數十本古書，轉身而走，邊行邊說：「我看幾本書，也跟防賊一樣的防着，這地方是不能再住下去了……」

說到這裏，恰好羅光時送來了點心和水菓，金旭光用右手拿了個脆梨咬了一口，推門而出。

羅光時與桑魯歌對了一下目光，彼此苦笑一下，並未說話。

羅光時放下水菓之後，立時出房而去了。

古浪隨口問道：「這位爺子是誰？倒是怪有意思的！」

桑魯歌接口道：「他是敎我們讀書的老先生，脾氣古怪得很，與我們練武的人處不來。」

聽了他的話，古浪心中暗笑，忖道：「你倒眞會說謊，還當我不知道呢！」

這時桑魯歌遞上了水果，古浪見其中種類甚多，便取了一枚青棗。

桑魯歌笑道：「你的拜帖我已經看到了……」

古浪笑道：「那麼就煩你給九娘過目一下。」

桑魯歌面上微紅，停了一下，說道：「很是不巧，九娘已於昨日出門了！」

古浪聽桑魯歌也這麼說，心中很是憤怒，冷笑一聲說道：「那麼我只好在此等她了！」

桑魯歌面有難色，說道：「我看你還是住在店裏好……」

古浪把他的話打斷，說道：「此番就是住在店裏住壞了，九娘出門，我連一點消息都不知道！」

他的話把桑魯歌說得臉上發紅，強笑道：「也好！你住在這裏，我們兄弟也可以親近些……不過童姑娘如何安排呢？」

提到童石紅，古浪不禁頗爲担心，但他並沒有露於言表，只說道：「她有事已經走了！」

桑魯歌笑道：「其實舍下房舍頗多，童姑娘若是願意，可請她一併搬過來。」

古浪接口道：「謝謝你，她回來以後，會來此找我的。」

桑魯歌笑道：「舍下空曠得很，我們還是住在一處，否則我眞怕慢待你這位貴客呢！」

古浪笑道：「你住在那裏？」

桑魯歌道：「我住在東樓，只我一人，清靜異常……」

古浪打斷了他的話道：「不！我最好住在南樓！」

此言一出，桑魯歌大爲驚訝！

他的雙目睁睁的望着古浪，半晌才道：「你怎麼知道我們這兒有『南樓？』」

古浪笑道：「你們既然有東樓，必然也有南樓了，再說這四川境內的人，幾乎沒有人不知道你們南樓的。」

桑魯歌將信將疑，望了他一陣，說道：「難道就是爲了這個你才要住南樓？」

古浪雖然難以應對，但他臉色依然，含笑道：「這『南樓』乃是桑家堡的勝地

我難得進來一次，是想瞻仰瞻仰，他日離開此地，也算是我古浪一分莫大的榮耀呢！」

桑魯歌一雙發光的眼睛，一直瞪在古浪臉上，正色道：「古兄，你堅持要住『南樓』？」

古浪這時已經想好了說詞，故意作出傷感之狀，正色道：「桑兄，不瞞你說，昔日阿難子飛昇之時是這麼囑咐我的。」

聽古浪這麼說，桑魯歌默然無語，他垂目不語，似在思索。

古浪心中很是詫異，忖道：「看他樣子，很是爲難，莫非有什麼特別的原因不成？……」

想到這裏，已聽桑魯歌說道：「既然你一定要住南樓我自會爲你安排，因爲你是我們桑家堡的貴客。」

古浪說道：「這麼說實在叫我受寵若驚了。」

桑魯歌皺着眉頭繼續道：「不過…你住在南樓，我却不能担保你的安全呢！」

古浪聞言大爲詫異，問道：「這是爲什麼？」

桑魯歌搖搖頭，說道：「對不起，這事牽涉得太多，有些我也不太清楚，恕我無法告訴你。」

這些話聽在古浪耳中，覺得越發奇怪，一雙俊目不解的望着桑魯歌。

桑魯歌一笑道：「我看你還是陪我住在東樓，等我姑婆回來，我立時安排你們見面……」

古浪打斷了他的話，搖頭道：「桑兄，聽你這一說，我倒越發動了心，我看我還是住在南樓吧！」

桑魯歌面上笑容頓失，點頭道：「好吧！不過那句話還是說在前面，若是萬一出了什麼事，恕我無法保證你的安全……古兄，我們一見如故，這些話絕非出於無故，還請三思。」

古浪不禁有些不悅，正色道：「桑兄，你的話我實在不明白，我古浪雖不是什麼重要人物，可是混到現在，仍是單槍匹馬，從無倚仗他人之心，照你這麼說我入桑家堡，若是沒有你的保護，就是死路一條？眞令人費解！」

聽他這麼說，桑魯歌面上一紅，笑道：「這……話不是這麼說，我方才說錯了話，請勿介意。」

古浪雖然滿腹疑惑，却也無可奈何，接道：「再說我此來是十二萬分的誠意，府上諸位雖然與我陌生，但亦無仇恨，總是說不上一定要置我於死吧？」

桑魯歌先是一怔，繼而笑道：「你說笑了，我們爲你來此，還忙碌一陣呢？」

這時羅光時正好進來，桑魯歌叫着他道：「光時，古少爺住在南樓，你趕緊去收拾收拾？」

羅光時聞言，面色微變，說道：「南樓？」

桑魯歌揮手道：「別多問，快去！」

羅光時滿面疑色，轉身而去。

這些情形古浪看在眼中都裝作未見，等羅光時出去後，桑魯歌又道：「舍下佔地甚廣，你初來地勢不熟，最好少活動，免得走錯了路，我每天會去探望你的。」

古浪連聲答應着，心中却有些不太舒服，忖道：「難道這桑家堡就是龍潭虎穴不成？」

他們又談了一些閒話，羅光時進內道：「少爺，房間已經收拾好了。」

桑魯歌站起了身子，笑道：「古兄，我領你去休息吧？」

古浪點頭稱好，隨着桑魯歌走出了客房，他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問道：「那南樓離此遠麼？」

桑魯歌接口道：「不算太遠，不過也不算近。」

古浪關心着自己那匹馬，說道：「我那匹馬怎麼辦？」

桑魯歌笑道：「在這裏面是不用騎馬，我們這兒有人飼養馬，你放心好了？」

古浪却還是不放心，把羅光時叫到面前，詳細的囑咐了一陣，這才隨桑魯歌而去。

他們踏在白石鋪成的山道上，寒風習習，吹得令人難受。

古浪笑道：「你們這片大院子，恐怕要不少人來整理吧？」

桑魯歌道：「還好這兩天雪停了，不然更費事呢？」

談話之際，二人沿着這雪白的石板路，向南面折去，古浪心中忖道：「他果然帶我到了『南樓』去了？」

他又想到金旭光，忖道：「不知他爲何一定要我住在南樓？眞個想他不透？」

這時石徑延入一排叢竹之中，古浪見這一片竹林，佔地極大，雖是隆冬，仍然枝葉茂盛，不知他們如何栽培的。

桑魯歌用手指着這片竹林，笑道：「我們一家人都愛竹子，所以種植了這麼大一片，這塊地方就叫作『青竹坡』呢？」

古浪問道：「現在已是深冬天寒地凍，雖然竹子耐寒，也少有生長得如此茂盛的，莫非你們有什麼特別的方法不成？」

桑魯歌笑道：「古兄果然是慧眼，這園內的花木，都是我們用藥物栽培的。」

古浪這才恍然，忖道：「怪不得這裏花木如此茂盛，原來是用藥物培植的。」

約有半盞茶的時間，才走出了這片竹林，古浪心中暗暗驚異，並且緊緊記着地勢。

出了這片竹林甬道，左邊竟是一大片寒潭，生滿着蓮荷藕枝，有的竟是含苞待放，香氣微聞。

古浪益發驚異了，笑道：「這裏簡直是人間仙境，莫說你們一家人都有超人的武技，就是凡人在此住了也會成仙呢！」

桑魯歌縱聲大笑道：「你實在太誇獎了？」

他們二人談着閒話，誰也不提正事。

古浪心中很是遺憾，因爲在他還沒入桑家堡以前，他與桑魯歌可謂一見如故，無所不談，而自己進了桑家堡後，雙方都是一片虛假了。

談談說說，不知走了很久，地勢也越來越高，沿途亭台樓閣，美不勝收，古浪也無心觀賞。

這時兩人的位置是在這座小山的極南山弦，長江就在脚下，金沙滾滾，極是壯觀。

桑魯歌手指着前面，笑道：「古兄，南樓就在那邊。」

古浪心中一動，舉目望去，不禁吃了一驚，暗道：「好險的地勢。」

緊緊沿着山邊，在拐角處，聳立着五六株合抱大的巨木，每根都在十餘丈外。

在諸樹之前有一棟青竹編成的小房子，凌空而起，架在一枝枝的橫桁上。

古浪不禁停了下來說道：「魯歌兄，這座小樓建築得眞是別出心裁啊！」

桑魯歌笑道：「我們堡內的建築極多，都是姑婆和我們兄妹設計的，千奇百怪，樣樣都有，可是，我們還是最喜歡這座小樓。」

古浪問道：「這座小樓設計得確實出奇，尤其是借着這萬險的地勢建成，更是匠心獨運，不知是何人設計的？」

桑魯歌不答他的話，却道：「我們走快些！」

說着當先而行，這時所行的白石路，由於面積太廣，已經改用碎石鋪成。

二人健步如飛，沿途樹椏低沉，似要壓到頭上，很是難走。

片刻之後，二人接近了那座凌空小樓，古浪這才看清了，這座小樓竟是很大的一幢樓。

在這山邊與南樓之間，竟然還隔着一條三餘丈的懸崖，有一株支持着南樓的巨樹，竟長在對面崖口的邊緣上。

每當山風猛烈時，滿山呼嘯，那座小樓也是搖搖欲墜，令人心驚胆顫。

古浪實在料想不到，是這麼怪異的一個建築，心中詫異萬分。

這時桑魯歌已說道：「這南樓雖然時常有人整理，可是很久沒有人住了，本來有一座橋，爲山洪沖斷，一直沒顧得修，現在我們只好自行設法過去了。」

古浪打量那五六株巨樹，每一根都是筆直入天，十丈以內絕無雜枝，而十丈以上則是巨木橫桁，恰好用以支持房屋。

但是兩澗之間相隔三十餘丈，毫無憑藉，輕功再好的人也不可能凌空虛渡。

古浪心中很是詫異，忖道：「莫非他要考驗我的輕功不成？」

才想到這裏，便聽桑魯歌說道：「我先過去。」

古浪忖道：「我正要看你弄些什麼名堂？」

這時桑魯歌已然振臂而起，平空拔上了五六丈高，落在一株大樹的橫桁上。

古浪便見他雙手在樹枝上動了半天，突然之間，他偌大的一個身子，如同箭弩一般射了出去。

古浪不禁駭然，忖道：「他能縱這麼遠？」

古浪詫異之際，見桑魯歌已然飛出了三丈以外，身臨懸崖。

這時古浪才看清楚，原來他手中持着一根兒臂粗的葛籐，這根葛籐約有三丈多長。

古浪很是詫異，忖道：「這麼短的籐子有何用？」

一念還未畢，桑魯歌已然由於索盡而落了下來，他的身子如同猿猴一般盪了回來。

他好像盪鞦韆一般，來回了好幾次，古浪這才恍然忖道：「原來他是利用擺盪之勢，來增加他的衝力？」

桑魯歌每次盪回來，雙足便在樹幹上用力一踹，身子又射了出去。

如是好幾次，那籐索竟越來越長，古浪這才注意到樹幹之上，有一個活環套着那籐索，每次用力就會向外伸出三尺。

古浪心中忖道：「這樹離地不過十餘丈，等繩索放到十餘丈時，他盪回來不是要碰地了麼？」

古浪實在不大了解，這時籐索慢慢放長，已經有幾丈長了，所以次次桑魯歌盪回來，雙足離地面不過幾尺而已。

他最後一次盪回來，雙足在樹幹上用力一踢，大喝一聲：「去也！」

等到籐索用盡時，他雙手一放，身如一股急箭般，由半空中射了出去。

古浪見他本來已出去十丈以外，再加上這籐索的助力，又射出了十丈左右，加起來一共出去了二十餘丈，但是距離對岸還有十丈左右。

只見桑魯歌落下時，恰好够着對岸突出的一枝大樹帽，他伸手之間，又抓住了一根籐索，一擺之際，已然落在那株大樹之上！

兩下的距離配合極好，古浪忖道：「原來他們一直都是用這種辦法過澗的！」

這時桑魯歌在對面的大樹上，把所用的那根籐索，放回了原處，叫道：「古浪，對不起，現在只有用這個方法過來，你可以照着我剛才那樣……」

他們遙遙相對，桑魯歌大聲的叫着，古浪也提高了聲音答道：「好！我就照你那樣！」

說過之後，他一連幾個縱身，已經到了這株大樹的樹頂。

古浪抓過了剛才桑魯歌用過的籐索，提起看時，這根籐索差不多有十丈多長。

古浪略一思忖，想道：「我一次就可越出了十丈左右，不必像桑魯歌那樣費事了？」

想到這裏，抬頭向對面望去，見對面那株大樹，遙遙相對，方才桑魯歌所用的籐索搭在那裏，索頭被染成紅色，很是顯目。

古浪估計的距離和位置，他雙手握住索頭叫道：「我來了。」

話聲未畢，身如飛弩般射了出去。

古浪的輕功果然高些，他一次便縱出了十丈左右，力盡下降，盪了回來。

當他盪到樹邊時，古浪雙足用力在樹幹上一踹，再次盪了出去。

這一次盪得更猛，一次便到了盡頭，古浪竟不再盪回來，立時把手一鬆。

也像桑魯歌一般，身子凌空，疾射出去了，半空之中，如同一隻巨大的飛鳥一般。

古浪眼中看準了那節紅色的索頭，但是萬料不到，他一次就鬆了手，擺力不够，加上他比桑魯歌壯些，身子又背了個包袱，所以一縱之下，只縱出去九丈多遠。

當古浪力盡下落時，他趕忙伸手去抓那根索頭，但是兩下相差尚有一尺多遠。

古浪一把沒有抓住，身子急速下降，心中大爲驚恐，有些兒不知所措。

一旁觀望的桑魯歌，也嚇得驚叫道：「啊呀？……」

古浪驚慌之中，目光掃中一物，他拚命的把身子一扭，凌空轉過了一尺。

但是那索頭在上，已然抓不住了，但身旁却有一枝頗細的軟枝就在足下。

古浪心中大喜，他努力提足了眞氣，身輕如燕，右足點在那姆指粗細的軟枝之上。

他足下有物，立時化險爲夷，就借着這軟枝之力，身子反彈上來六尺多高。

這一次古浪不敢大意，一伸手就抓住了那節索頭，身子盪了過去。

他也像方才桑魯歌一樣，身子劃起一道弧綫，反彈着抽了過去。恰好落在了桑魯歌的身旁。

古浪死中求活，幾乎嚇掉了魂，一張臉成了煞白色，頭角涔涔有汗。

他心中忖道：「一個人眞是不能逞強啊！」

桑魯歌還弄不清楚，怎知古浪是眞的失手，還是故作驚人，但是見他一次擺盪，就過了崖來，心中好不驚佩！

那座小樓還在數十丈外，桑魯歌笑道：「古浪，你好俊的功夫！」

古浪面上一紅，含混道：「一時大意，差點葬身谷底呢！」

桑魯歌指着那小樓道：「我們就由樹上過去好了，不然少時還是要往上爬！」

古浪點頭答應，桑魯歌在前，有如戲技猿猴，縱躍如飛，古浪在後，如同穿林之蜂，緊緊跟隨。

不一會的工夫，二人已先後越上了「南樓」，停在一道小簷廊下。

當古浪落脚之時，突覺脚下一軟，身子似乎要向下沉去，不禁吃了一驚。

但是，他的雙足，只是微微一沉，發出了「吱——」的一聲輕响，並未向下沉去。

古浪這才恍然，原來這整個一座樓，均是由細籐和竹片編成，人行其上，載沉

野獸的招絕

海雲

偶然看見七十高齡的萬籟聲照片，垂垂老矣，顯得又高又瘦，不勝感慨。萬籟聲並非全國武功最出色的一個，但却是最熱心的一個，他是中國功夫全國大會戰贏出來的冠軍，而且苦練許多個門派，寫了一本書叫做「武術滙宗」，至今仍是對中國刀槍，拳脚，棍棒以及暗器等寫得最齊備的一本書，不論如何，他是有貢獻的，一旦老去，那就無話可說。

萬籟聲是自然門大師傅杜心五的高足，所謂自然門，暗指這一派的拳脚是出手自然的，一拳一脚，都是一方面保護自己，另一方面則向對方空隙發招，等於打籃球沒有固定的方式，只是乘虛而入，擾亂對方的陣營，然後搶攻，自然門的另外一種特徵就是多方面向各種動物學習，不止是有些招式學習老虎或熊，而且還向魚蝦蟹學習，很少拳脚會如此多彩多姿的，總之，自然門是向動物學習最多招式的一門拳派。

如果說練習拳脚的人該向猛獸學習，首先值得注意的當然是老虎。南方或北方都有虎爪這一招，洪拳裏面稱做虎鶴雙形的一套拳脚，更加重視虎爪。事實上能够把橋手練到堅如鐵石，五指伸開，向前一抓，有如虎爪一般銳利，那是佔盡上風的，原因是抓着對方的中上門的重要部位，不管抓頸抓喉，抓眼，抓鼻，都有可能使敵人受傷，萬一抓不着，對方用手擋格，見手抓手，見脚抓脚，正如一頭老虎撲攻。故此，體型粗壯的人，發力沉重，練習過虎爪，不管他的拳脚屬於那一個門派，都是略佔上風的。

當年陸阿采創造洪拳，把少林拳裏面比較突出而且容易學習的一些招式，累積在一起，變成洪拳，特別注意威猛的一方面，後來詠春之娘創白鶴拳，把這種拳脚加入虎爪，變成虎鶴雙形，既有虎的威猛，亦有鶴的靈活，因此，那一套洪拳就更加出色。

跟虎形遙遙相對的另外一種飛禽走獸而又值得學習的就是鶴形，另有一套拳脚也是向飛禽學習的，却不是鶴，而是鷹。北方的鷹爪拳盛極一時，事實上若指掌，能够把它變成痲鷹的爪，那就穩佔上風，特別是練習過擒拿手的人，加上了鷹爪更加厲害。

鷹爪與虎爪不同，虎爪本身就是撲攻的，一爪落空，然後見手抓手，鷹爪並非用爪出擊，而是用爪去抓對方的指掌腕臂，施展擒拿術，使敵人屈服，故此，這兩種拳脚在基本上有相當大的距離。

在摔角方面，有許多招式是學習野獸的，特別是「熊抱法」，或者「猿壓法」，都是很出色的招式，所謂熊抱法，那是百份之百向狗熊學習的，兩頭狗熊相鬥，俱是如此，使勁把對方抱住，向上一提，雙脚落空，自然氣力消失，跟着把自己的腹部向上頂起來，壓住對方的橫隔膜，使他呼吸艱澀，氣力全消，自然而然的獲勝，摔角之人腹肌特別強大，雙手箍腰，那種壓力也是很沉重的，故此，練習任何一種摔角，必學熊抱法。至於猿壓法，那是摹仿猿猴相鬥而學到的一種招式，在敵人背後出擊，把自己的一雙手伸過對方左右兩手下面，繞到對方的頸上，然後把自己兩隻手掌緊握對方的頸部，他就要低頭，原因是他的兩隻手失去了作用，無法搶救，同時頸骨受壓呼吸艱難，渾身發軟，這一招是任何一種猿猴都懂得施展的，向牠們學習，變成摔角當中相當重要的一環，它就叫做「猿壓法」。

少林拳當中有一套拳稱做十形拳，包括龍蛇虎豹鶴獅象馬猴彪這十種飛禽走獸的搏鬥姿勢，可見很久之前的拳師已經知道向野獸學習了，延至近代，還向昆虫學習，螳螂拳就是其中的一環。

載浮，有如水上之舟，並且不時的發出輕微的聲响。

古浪好不驚異，說道：「這座小樓建築眞個奇怪，是我生平僅見呢！」

桑魯歌笑道：「我們胡思亂想出來的，請莫見笑！」

二人正說之際，由走廊的另一端，進來一個短裝的孩子，年約十六七歲，生得黝黑健壯，這麼寒的天，還是赤足、短褲，露着膀子。

他見到桑魯歌，立時施了一禮，笑道：「少爺，客人來了麼？」

桑魯歌笑道：「你沒看見就在我旁邊麼？」

說着轉頭對古浪道：「這個童子叫浦兒，是在這裏招呼你的。」

古浪笑道：「太費心了。」

這時浦兒已道：「少爺，房間都整理好了。」

桑魯歌點點頭，問道：「可是東廂房麼？」

浦兒點了點頭，桑魯歌笑道：「好得很，我們進去看看吧！」

古浪對這個浦兒很是奇怪，因爲他完全是一副漁童的打扮，又不太愛講話，顯得古裏古怪的。

他們在浦兒的引導下，一直向東廂房走來，足下起落之間，發出了陣陣「吱吱」的聲响，使古浪感到很不舒服。

古浪暗中注意，靠東走廊這一排，一共有三間房間，房門是木製的，但是都被漆成了青綠色，並且拘出了輪廓，乍看去好似也是由竹片編成似的。

這裏本是一片高地，房屋又在樹頂上，大風冷烈，吹得滿樓吱吱發响。

古浪忖道：「這可眞是怪事，這種房子造來有何用處？」思忖之際，已然來到了東邊的第一間廂房，浦兒伸手推開，古浪尙未入房，鼻端已然嗅着一股淡香。

桑魯歌微一皺眉，笑罵道：「浦兒，是誰作的主？你怎麼把老夫人的冷柚摘了下來。」

浦兒毗牙一笑，露出了雪白的牙齒，由於他皮膚很黑，所以看來特別滑稽。

他笑着說道：「你說是貴客，我當然了採冷柚，老夫人不會怪，她方才……」

才說到這裏，桑魯歌趕緊叱道：「好了，別多說啦，茶泡了沒有？」

浦兒接着：「早泡好了，『百絨茶』，也是老夫人那裏拿的！」

方才雖然桑魯歌很快的喝止了浦兒，但是古浪耳尖，已聽出桑九娘並未離開，桑魯歌果然騙他的。

他心中大喜，忖道：「只要桑九娘在此地，絕不怕見她不着！」

古浪雖然這麼想着，但是面上一絲也未露出，慢慢的打量着這個房間。

房中的佈置，和景色的襯托，眞可以說是人間仙境，令人嘆爲觀止了！

這間房子很大，約有三丈見方，靠着兩邊甬道，對面開着很大的窗戶，窗前不遠，便有一隻攀籐老枝，絲絲垂掛，隨風而飄。室內一張編製甚妙的竹牀，舖着雪白的牀墊與牀單，一個四方的竹枕頭，和一牀新疆毛毯。

牀前有一隻小巧的木櫃，爲放置衣物所用，漆成了雪白色。

另外一邊，放着一個書架，却是空的，看來是爲客人自帶書籍所準備。

在靠窗之處，設有一張茶案，兩把竹椅，茶案之上，除了器皿之外，還擺有一個翠綠色的古瓶，插着些粉紅色的梅花，翠紅相間，益增美艷。

這房間的特色是，並無一幅字畫點綴其中，但却擺了些古董，看來古雅淸雋。

古浪看過之後，不禁讚賞道：「眞是個人間仙境！」

桑魯歌笑道：「過獎了，你認爲這房間佈置得如何？」

古浪笑道：「妙極！最難得是色澤的配合，三色相間，不沾一點俗氣，想必是你的傑作吧！」

桑魯歌搖搖頭，指着浦兒笑道：「南樓歸他掌管，一切都是他設計的呢！」

古浪大爲驚奇，他料不到這個憨渾渾，漁郎般的小童，竟還有這等眼力。

浦兒一雙明亮的眼睛望着古浪，微笑道：「請多指教！」

古浪忖道：「此子將來一定是江湖中不得了的人物呢！」

桑魯歌又陪了他談些話，道：「有什麼事儘管吩咐浦兒，我還有事，今天晚上或許不能來看你了！」

古浪笑笑道：「我沒什麼事，你請便吧！」

桑魯歌作別而去，古浪留心他去的路綫，見他並未由來時的樹頂越過，反而轉向了後山，心中很是疑惑！

忖道：「如此看來必然還有捷徑可通往前山，否則他若是繞過這片大山，豈不是要天黑了？……可是方才又爲什麼要由樹頂過來呢？」

他思索一下不得其解，又想到金旭光要自己到這裏住，到底爲的是什麼？」

正思忖間，浦兒走來道：「古少俠，可要看看景色？」

古浪正在沉思之際，冷不防被他嚇了一跳，轉身看時，那黑小子雙目睜睜的望着自己。

古浪心中一動，忖道：「敢莫是桑魯歌派這個黑小子來盯我？」

他想到這裏，不禁對浦兒笑笑，那黑小子立時又露出了一嘴的牙。

古浪笑道：「好的，我正想去這個小樓轉一轉。」

浦兒雙目睜睜的說道：「隨我來！」

他轉身出房，古浪緊跟在他後面。

出房之後，他們立時轉到東廂房的走廊上。

古浪扶欄觀望，只見遠天含愁，烏雲片片，老樹枯籐，長江蜿蜒如帶。

尤其是小風吹過之時，雲霧如絲，迤邐而過，立於小樓之上，使人有置身世外，心神空靈之感。

古浪立在風口，寒風凜烈吹得他衣衫飄拂，但是古浪却好似沒有絲毫感覺，因爲他已完全陶醉在這片綺麗的風光之中。

浦兒也看出了古浪的神情，他一言不發，半晌才指着那如帶之流說道：「這條水就是你來時的小路，由這條河轉出去就接着長江，可惜此山不够高，不然還可以看見長江呢！」

（未完）





他婦女雜誌從未見過

最夠份量的

專欄‧特寫

"新夢"可以看到

全新世界

美夢成真

你最熟悉的明星與偶像

以你想像不到的姿態出現

使你驚奇‧使你喜愛

新風颯大製作

千錘百鍊‧即將出版